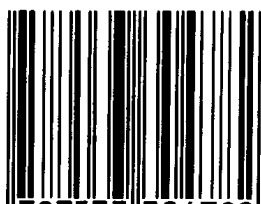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四四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益智編四十一卷(二)

〔明〕孫能傳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孫能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益智編四十一卷》提要

益智編卷之十七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兵戎類六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戰略下

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

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河而南絶其粮道別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致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與燕兵戰于臨朐南叅軍胡藩曰燕悉兵出戰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從之克其大城于是因齊地粮儲悉

停江淮漕運超求救于秦秦使謂裕曰慕容相與鄰
好今晉攻之急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若軍不退當
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
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曰此語
未能威敵適足怒敵耳若廣固不下羌寇奄至何以
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
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自張之辭也
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
何能救人丁亥裕悉衆攻城獲超送建康斬之
朱齡石爲益州刺史與臧熹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

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當從外
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
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
水趣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
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
乃開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
中水取廣漢使高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
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
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

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
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
何無忌次桑落洲桓玄將何澹之率軍來戰澹之常所
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
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
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驚擾官軍
亦以爲然乘勝徑進大破之
隋末王世克擊李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克悉
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

兵三萬傷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克還我且按甲世克
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
矣陳智畧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遂出兵世克先索
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
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遂潰
按左氏傳厨人濮與華登戰以裳裹首而荷以走
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無忌之破何澹之
王世克之破李密其智皆出於此然楊玄感僞稱
敗以怠官軍則又反其意而用之用在我則我奮
而足以敗敵用在敵則我懈而反敗於敵戰氣之

盛衰亦在其善用之耳

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以數千騎乘之玄兵於是大潰

劉裕伐秦王鎮惡請帥水軍趨長安許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伏登岸容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還無它岐矣乃身先

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遂入長安

宗慤伐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按國初張輔討安南安南列象爲陣輔以畫獅蒙馬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退走正祖宗慤之智

隋劉方經畧林邑師渡闍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走蹂其陣即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而還

按五代時南漢吳珣克賀州楚人來救珣鑿大穽于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穽中近時趙珂在大同與俺答對壘夜于陣前掘小坑詰朝來衝馬多躓俺答痛哭而去二事與劉方並同

宋潘美伐南漢南漢人教象爲隊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置陣前以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其軍遂大敗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叛沐英曰賊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陣既交象皆被甲衝突而來我軍矢石俱發象股栗而奔賊衆大敗

按物之體巨而力強惟象爲最故佛書稱菩薩之力譬之龍象南中諸夷每恃以取勝然所以禦之者其方亦多不獨獅子而已鶴林玉露云鼠可害象是象畏鼠也虞衡志云倉卒遇象以長竹繫火逐之輒退是象又畏火也嶺南異聞云象嗜稼引類次田而食烏夷以孤豚縛籠中懸諸深樹孤豚

被縛喔喔不絕聲象鬪而怖復引類遁去是象又畏孤豚也

宋檀道濟伐魏以資運竭乃還有亡走魏者具說粮食已罄魏人追之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魏軍見之謂資粮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爲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少魏兵甚衆道濟命軍士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師而還

齊魯康祚侵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于

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走趣淮火競起不辨淺處溺死不知其數

西夏元昊擊吐蕃唃厮囉兵臨河湟厮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厮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

陳侯瑱圍逼湘川周遣賀若敦救之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川俄而秋水汎溢粮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内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伏甲出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稱投附以招瑱軍瑱軍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隋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楊義臣救之義

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

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詔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破之

唐吐谷渾與党項冦洮州詔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

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
擊虜衆大潰

按陸騰之詐聲伎柴紹之彈琵琶所以柔敵人之
銳氣而使之自懈與宜僚弄丸越王使罪人自剄
意同

宇文忻擊尉遲迥於鄴下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
者數萬人忻與高熲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于
是擊所觀者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
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大敗

周韓雄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頗爲邊

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
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
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楊摽至建州東魏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薛修義與斛律
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摽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
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
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
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
費摽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
軍

隋末涿郡通守郭絢討高士達時竇建德爲士達士
達自以智力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授焉建
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拒絢詐爲與士達
有隙而叛之士達宣言建德背亡取虜獲婦人紿爲
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
爲前驅破士達以自效絢信之懈不爲備建德襲之
大破絢軍

唐李光弼詰河陽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
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

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
承其根氊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
進須臾自燒盡

李愬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法當避愬
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
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

按劉裕之入臨朐李愬之破吳房皆以往亡取勝
二人果銳略同而李之出其不意謂賊以往亡不
吾虞尤爲勝算當鄧禹之敗於王匡幾困矣會明
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理兵勒衆勢

乃復振使匡出其不意因而壓之禹復有噍類遺
李愬授文成柵柵將吳琇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
釋其縛署以爲將琇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
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在
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
聚者祐果輕出爲用誠所擒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
爲客將日夜與計事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
防捍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乘虛掩襲直抵懸
瓠比賊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乃夜出軍令祐率
勁騎爲前鋒襲張柴殲其戍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

半至懸瓠城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
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殺門者
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
請罪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
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
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愬曰朗山不利則
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
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
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恃遠者不顧近慮
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

乎衆皆服
按李愬之入蔡我　成祖之討乃兒不花以雪高
行周之取鄆以雨藥元福之破契丹以逆風蘇定
方之襲頡利沐西平英之征雲南以霧皆所謂出
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
浙東兵大破裘甫于南陳館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
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觀察王式趣諸
軍圍之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
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
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諸將請曰某等久更

行陳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
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
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
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
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
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
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
及也
按餌兵勿食兵家所戒當戰急時往往投之重餌
以亂其行而取之一中于餌鮮不爲所乘者鄧羌

與赤眉戰賊以車載土覆豆其上佯棄之以敗官軍周訪圍杜弢弢大擲寶物于城外人競拾之因突圍而去懷州之役賊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攘遂致潰奔皆中于餌之患也賊委棄繒帛盈路而令士卒無敢顧卒以破賊跌跌戮可謂知兵矣

宿州賊張玄稔將兵數萬拒官軍康承訓遣辨士招諭玄稔出降承訓卽宣勑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

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離符離符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

張晊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朱溫顧兵少不敢出求救于兗鄆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援溫置酒軍中中席溫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至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大敗之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命朱守殷守之梁王召王彥章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船于楊村夜命甲士持巨斧載冶者具韛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卒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守殷不爲備卅中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

劉鄩以晉兵在魏晉陽必虛欲襲之潛引兵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城上時有旗幟往來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此必詐也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晉王卽發兵追之鄩還守莘城

宋畢再遇嘗與金人對壘度敵兵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于營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

覺欲追則已遠矣
劉鄩屯於莘莊宗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末帝數
促鄩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鄩善機變本欲示弱以
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
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
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
反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稍却追
至故元城鄩大敗
國朝遼東楊文引軍圍永平　成祖命劉江往援戒之
曰敵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愼勿追之爾留永平月
餘即盛張旗幟整飭隊伍聲言回北平徐行一二程
卷旗囊甲夜復入永平彼聞爾還必復來寇爾出師
奮擊必敗之江至永平敵果遁江如　上旨稍出即
還敵果復至江出兵掩擊大敗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遣彭彥章拒之戰于狼
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
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舡舷
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
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舡吳兵大敗
張彥澤與契丹戰於陽城軍中無水又大風契丹順風

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諸將咸曰虜乘上風吾居
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藥元福獨曰軍中饑渴已甚
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
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即上馬力戰大敗之
梁賀德倫攻蓚縣晉李存審謂史建瑭等曰蓚縣方急
當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
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
一之阜城自將一隊約各取梁軍樵芻者十人明日
會於下博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
晉王大軍至矣時蓚縣未下梁王引兵五萬就德倫
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等各將三百騎効
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叩梁營殺門者縱
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
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白曰晉大軍至矣
梁王大駭燒營夜遁
梁王景仁擊趙晉遣周德威屯趙州莊宗會德威營于
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
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
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
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

勉以徐取也退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待之莊宗曰吾孤軍千里其利速戰不乘勢急擊使敵知吾虛實則無所施矣德威曰趙人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謂張承業曰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耳使梁得舟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勝也承業入言之莊宗乃退軍鄗邑德威遣三百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至鄗南兩軍皆陣莊宗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

可却眞吾之勝地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梁軍輕出遠來必不暇賫糧糗縱其能賫亦不暇食不及日中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遂大敗

宋曹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行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曰牛羊無用不如棄之整衆而歸瑋不荅虜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將近瑋使人謂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疲甚皆忻然解嚴良久瑋又使人謂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謂其下曰虜既去復來幾行百里矣吾知其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若乘鋭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疲不能立人氣已闌吾以此取之

曹瑋在邉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其食則其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遇寇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軍旗付虎翼軍使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軍所破殆無遺類宋史作張亢事

趙范趙葵既破李全夜議詰朝所向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趨新塘陷淖中官軍追及碎其尸

國朝閩冦鄧茂七退保陳山張楷用其降將羅汝先誘

之使出攻延平乃集諸將授計三面設伏以閫兵孱
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伏兵合擊大破之
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取勝密令軍中聞鉦
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則大呼馳突士
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
却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謂青天使也鉦聲
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
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遏山嵎青遽鳴鉦而止將佐
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
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按狄武襄平嶺寇儂智高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武襄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域非大將
事智高因此獲免人皆罪武襄不入邕州脫智高
於垂死乃武襄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
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
止矣然猶攻擊不止往往大敗此武襄之所戒也
臨利而能戒正武襄過人處也

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
下或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
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
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
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南徑
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

李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張俊歛兵若無人者居
月餘進以大書牒來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爲怯
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
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俊乃令楊
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
敗走筠州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
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飛使

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賊
大潰

岳飛在相州討劇賊陶俊賈進和遣卒僞爲商入賊境
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
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

徐壽輝將王善攻福州巡檢劉濬被執罵賊而死其子
健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
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
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磔之

建炎初山賊何三五作亂黃仁環謂諸子曰吾受國恩恨無以報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酋曰今欲破縣兩王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留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鼓而東至朱邨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揷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旣定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奮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輩諸酋留者令諸子享于家酒酣自後斫殺之

開禧中金人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

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人馬死者不可勝計

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藥咯者人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畢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張貴至小新城蒙古以兵數萬邀擊之貴爲無底舡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

國初張士誠遣其弟士信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城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士信益兵攻城再興告急於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援之再興以援兵少而敵衆請益兵是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將至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取處州宜借以張

聲勢亦制寇一奇也乃揚言右丞徐達平章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克日進擊使諜榜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

納哈出寇遼東由蓋州城南沿柞河遁歸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氷爲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竪旗各嚴兵以候四顧

寂若無人已而虜至砲發伏兵一時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

成祖駐師徐州欲移軍南行諸軍曰各營軍士多出取糧恐後至者城中出兵掩之非便　上曰無慮要雖一人行彼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先藏百餘騎於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戒曰爾至城下解鞍息馬示以安閑若敵不出卽慢罵以挑之敵怒來追爾按轡徐行引其渡河既渡卽舉砲我縱兵擊之彼必回渡河蒼黃之頃必成擒矣數騎往來城下城中

兵不敢出乃焚其廬舍大罵之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然城中不勝憤開門出兵追度河伏發　上以數騎馳出西門夾擊之敵奔潰後單騎往來城中人竟不敢出

車駕北征發廣漠鎮　成祖諭諸將曰虜性貪至死不易今雖潰散必有窺伺我後者乃命諸軍先渡河伏騎士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令步卒十餘持銃後行實草于囊載之以誘虜戒曰虜至則引入伏中舉銃伏兵聞銃卽出上按精兵千餘殿後發虜見大軍渡河果貪所載物競趨而至銃發伏兵出虜亟回走上所率兵已至生擒數十人自是軍行虜無敢窺于後者

永樂初勑總兵官宋晟曰近兀良哈人來言鬼力赤部落移向北行胡人譎詐未可遽信或覘知武城侯軍出故遣遊說以怠我軍若我軍輕信而驕卽墮其計宜比常加愼昔隋長孫晟毒水上流以敗突厥宋劉錡亦毒潁水以敗兀朮此皆前代名將所爲爾可官給米麴令諸屯多醸酒探知虜寇將至卽置毒酒中河井亦然而退以避之彼飢渴之際人馬受毒可不戰而斃也兵家之事以權取勝此而獲濟不愈于殺人以逞乎

正統中郭登鎭大同虜騎數千突至登令置毒於酒具羊豕肉香紙僞若祭塚者見賊佯走賊爭食飲死者甚衆

劉江在遼東金州望海堝其地極高乃築城堡以便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度倭寇將至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艢直趨堝下登岸江犒師秣馬略不爲意既而賊至江被髮舉旗鳴砲伏起賊大敗餘衆奔櫻桃空堡將士請入剿殺江不許特開西壁縱之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人斬首千餘

間有脫入艢者悉爲隆等所縛將士請曰公見寇意思安閒臨陣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出何也江曰寇始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禦敵之道也賊始魚貫而來類長蛇陣我故爲真武形以厭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兵氣賊既入堡若急攻之必死戰故縱其生路此圍師必闕之意也兵法皆有之顧諸君不察耳衆皆服

天順間大壩之捷壩吞黃河唐來渠口也勢奔下俯瞰城邑胡酋索來入寇欲毀壩縱水灌境內特精騎調援延綏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以疲弱挽車付

其子詡總攝以行至壩所與賊遇背河而營詭設牛馬于河之南滸以善水者往來河中戲罵水皆不及腰賊誤以爲淺乃大驅造吾壁而下詡令車徒截其半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而還

陶魯以父成死事廕新會丞累遷左布政使撫治兩廣其行兵兵不先知卽裨將亦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其日某時發之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惟曰戍守賊不及備而敗嘗宴客樽俎未徹捷報已至坐客駭其神筭云

嘉靖初沈廷儀在廣右荔浦賊八千渡江東寇諜者以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馬寨夫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公以滑石灘狹牽緣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成列而濟衆難圖矣欲奪其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帛伐岸竹揭竿編筏以爲縿刻頃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潛以小舡載勁卒伏葭葦中賊營于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賊皆辟易斬獲溺死無筭

延儀在柳城每以淒風凍雨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毡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聲銃者二賊盡驚挈妻裸而蒲伏山頂往往寒冷或觸崖石死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毡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諸所使爲詗者亦同會於城旁更相駭怪已而詗之城中人廷儀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是賊益膽落

益智編卷之十七終

益智編卷之十八

兵戎類七

招撫凡十五則

漢梁冀怨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謁綱綱釋縛慰納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晏然

唐時蠻群聚爲寇討之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治他事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告云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

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略漢中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代復爲羌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太守李顯之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

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梁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栁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即降附

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

唐李懷光反馬燧與渾瑊合兵討之賊將徐庭光守長

春宮城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多我當身往諭之燧徑造城下呼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復西向拜燧曰朔方將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之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庭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渾瑊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覩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

王國良爲湖南牙將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觀察使曹王皐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爲逆者特逃讒抗死耳我固爲京杲所搆幸蒙聖明湔洗何心復加兵刀于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皐乃從一騎稱使者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我來受國良降國良今安在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皐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

邛州阡能亡命爲盜陳敬瑄以高仁厚爲都招討使將

兵五百人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餅者到營中邏者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云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勾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横及百姓也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羅渾擎立五寨于雙

流之西仁厚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諜者賊大喜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踰塹走衆執以詣仁厚仁厚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劒遏之衆投甩石擊之共

擒以獻仁厚其衆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衆鈎出之斬首以獻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及新津人至羅夫子棄寨奔阡能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延貢降者至諸寨呼譟爭出執阡能羅夫子迎官軍擁馬首大呼曰百姓負冤日久今遇尚書如出九泉覩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徃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

擊滅之

宋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至涇州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檄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乗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憂貴果出降

金完顏昌屯承楚劉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叩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刱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寨去

張浚視師潭州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幺滋蔓爲害請果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幺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讙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岳飛討湖寇楊幺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無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賊黨黄佐遂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會召還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杆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皮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幺赴水死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王四廂名瓌

按漢時路博德討南越遣使招降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遂平南越所謂善用間諜親而離之者也岳武穆平楊幺正用此法嘉靖中王直陳東等出沒海上殘破東南兵部建議欲倣武穆官黄佐故事懸賞購募以賊攻賊而省臣上禦倭方略以部議

爲非計廟堂是之遂令一意剿賊其禍日以蔓延厥後胡襄懋誘致徐海乃擒陳東厚禮王激葉宗滿乃梟王直卒以用間得之當直就得罪時嘗爲官軍捕斬陳嶼王欲以自贖令有司以急收之患豈至是哉

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崔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

元忽辛爲河南宣慰司同知河南多盜往往羣聚山林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

未幾賊二人來歸忽辛賜之冠巾曰汝昔爲賊今旣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無間悉放還令徧諭其黨數日招爲首者十輩來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忽辛命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臥戸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擧盜聞之相繼款附

國朝楊信民巡撫廣東時賊衆數萬有民欲入城赴愬官司疑爲賊間縛之於獄信民命出之印押公據數萬散布四方約曰縱爲盜殺人有此據者悉免其罪願入城者聽令旣下民爭趨城泣拜臺下信民慰遣

之官民爭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咎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月餘賊衆纔數百人耳

沙縣鄧茂七反張楷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楷與都督劉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于有司暴征不能恤乃舒發其怨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卽不服兵之未晩副使邵完謇曰日兵部招降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時軍中實無印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

按張公矯印得古人應變之奇乃同事者忌之從而媒孽其短竟緣此得罪近時任事之難類如此

攻取

魯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魏曹仁從圍壺關曹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

言于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乃降

周世祖討李守貞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日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漢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

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入咸陽

耿弇擊張步步分兵屯祝阿别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張步大將費邑軍歷下分遣弟敢守巨里耿弇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

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三萬人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乃分兵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收所斬首級以歸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空城夜走

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安諸郡太守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耿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虚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藍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國朝　成祖將取滄州乃下令征遼東將士頗不樂張玉等以爲言　成祖密諭曰德州城壁堅定州城粗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凍修城

不易我乘其未備攻之必克兵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爲備耳乃以夜二更啟行晝夜三百里直抵滄州城下徐凱始覺衆股栗不能甲麾兵急攻拔之

漢妖賊單臣等相聚入原武城詔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光武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勑宮撤圍賊衆分散遂拔原武

賊帥韓忠據宛拒朱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
山以臨城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
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
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
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黄巾造逆納
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
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
張超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
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
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

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儁大破斬之
黟帥陳僕等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徑路危狹臨高下石
不可得攻吳中郎賀齊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
爲作鐵戈密于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
道夜令潛上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
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聞鼓聲四合謂大軍已
上驚懼不知所爲守險者皆走大軍因是得上大破
僕等
劉先主自將伐吳孫權遣陸遜拒之先主自巫峽至夷
陵立數十屯自正月相拒至六月遜上䟽曰夷陵國

之關限失之則荆州可憂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合
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願至尊高枕
不以爲念也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擊之必
無利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
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
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
晉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
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告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
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

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爲大兵將至懼奔武
昌敬遂陷襄陽
殷浩北伐羌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長史江逌擊之逌
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
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
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
其亂擊之襄遂敗
宋晏州夷卜漏反招討使趙遹討之漏據輪縛大囤其
山嵎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
進廵檢种友直所部多忠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

通遣土丁捕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燼以膏蠟縳於猱背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崕顛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挐猱蟻附而上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生禽卜漏晏州平

按杜佑通典云磨杏子中空以艾寔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火鷄火猱亦其變法也

晉末劉裕圍慕容超于廣固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

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裕四面進攻尚書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

周尉遲迥將席毗羅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于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兵自歸屠之彼意絶矣衆稱善毗羅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

唐高祖以羅士信爲行軍總管使圖王世充士信圍世充千金堡中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譟既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

太宗征蓋蘇文師次白崖城城主孫伐音潜遣使請降曰臣已願降其中有貳者詔賜以旗幟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舉幟於城上高麗以爲唐兵登也乃悉從

按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伐音舉幟于城上而高麗以爲唐兵登是也隆慶中虜圍石州城中堅守不可拔虜紿城上人曰我與汝胡帽能效我作胡舞當解圍去乃擲帽于城上城上人不虞其詐着而舞于陴間城中望見謂虜已登城矣衆大驚潰城遂陷虜則狡矣時無有覺其詐者中國不幾無人哉

梁王重師爲拔山都指揮梁大祖攻濮州已破濮州人積草焚之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氊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

唐明宗襲鄆州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宋王全斌伐蜀進次益光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

來蘇蜀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官道合若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乃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之棄砦而遁

藝祖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水浸城者餘數板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人知壅水灌城之利但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國朝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畊爲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後聞用兵時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隳畊讀宋史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語疑之及收官歸父老謂畊曰兵已退數日水涸城乃隳於是知古今事勢不遠而人之知識有逮不逮也後畊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按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横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鱉之何說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宋事一證也

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安撫明鎬以城峻不可攻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穿道既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城大潰

寧宗遣畢再遇與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

兵以奇勝嘗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
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
戈旗舟楫于石匜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
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
門遁西城猶決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
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
而下於是兩城皆定

金粘没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
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
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

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

元木華黎取東京令石抹也先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
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
也先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
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
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
動揺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自我無勞爾輩是
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不費一矢

漳州民陳桂龍有衆數萬屯高安砦乘高爲險人莫敢
進副元帥高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卻是
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柵桂龍遁走

國朝正統中山雲鎮守廣西時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
討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于
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
營山下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亟
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貞州土酋阿傷據香爐山山壁立陡絶築砦以禦官兵
稍近則木石毒矢俱下諸將仰攻不能克副都御史
鄒文盛乃以意製鐵猫爬山虎繩梯等具復採木製
飛橋戰樓高與賊砦埒乘夜雷雨大作諸軍舁攻具

附崖猱引而上遂拔其柵縱火焚廬舍四面夾攻賊
退保後山山峻隘尤甚諸將探知山後頗有林木藤
蘿可懸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賊約至日令軍
中善言者招賊首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爲稽延賊
果聚前山觀聽諸將乃督兵從後疾登賊倉卒不能
禦乃大潰

贛賊池仲容據浰水巢王文成公守仁將攻橫水恐賊
乘虚出擾乃爲告諭具述禍福使人往諭賜以銀布
賊黨多感動公已破橫水仲容懼使弟仲安投招意
在緩兵因而窺覘虚實公陽許之陰使人召隣縣激

害者詰軍門計事問以攻剿之策皆謂此賊狡詐兇悍前兩經夾剿偕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勝今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公以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賊狃於故常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盧珂鄭志高陳英將掩襲之是以爲防珂等乃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獨與之抗故深讐之公陽信其言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以廉其實公回三人來告變公陽

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收縛將斬之時仲安在營大喜訴珂等罪惡公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屬盡斬之于是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意令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還乃發又遣黃表往諭仲容勿以此自疑容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來投訴公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南安賊巳掃蕩浰頭又歸化民久勞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歸農仲安亦歸報其兄賊遂弛備表復說仲容今官府安輯勞來何可不一往謝況珂等日夜哀訴乞試拘爾等若不至者卽可証反狀之實今不待拘而往必信爾無他謂珂等爲詐

殺之必矣仲容然之乃率麾下四十人詣贛公密行屬縣勒兵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珂等兵道經浰巢別責一牌以捕珂黨爲名賊不復爲意仲容至見官兵巳散市多張燈設戲珂等又果械繫大喜曰吾事得萬全矣公乃夜釋珂等使歸發兵而令屬縣設牛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度珂等至家屬縣勒兵巳集乃設犒於庭先使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發兵同時入巢賊驚懼失措乃大潰

按池賊以盧珂等三人爲言特一時捂飾之詞耳王文成公乃因計就計倏陰倏陽弄仲容于股掌

之上縛之如一匹雛與安平卽墨之兵頗相類

浰水巢奔敗之賊復哨聚于九連山山勢極高四面斬絕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賊自上發石滚木我兵百無一全王文成公選精銳七百人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及巳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巳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散

益智編卷之十八終

兵戎類八

守禦

漢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邑王尋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里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中兵到而佯墜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軍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乗勝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

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内孤使蘇茂將兵度鞏河攻溫檄至河内太守寇恂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諫曰今洛兵度河前後不絕待衆軍畢集乃可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悉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乗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至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國初故元將王保保寇鴈門指揮吳均率衆拒之自卯至午我軍大呼曰援兵至矣衆皆踴躍欲戰胡寇聞之解去均追擊敗之

光武諸將爲隗囂所敗詔馮異軍栒邑未至囂乗勝遣行廵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乗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若虜得栒邑三輔動揺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謂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廵不知馳赴之異乗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廵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

晉賊孫恩攻海鹽城内兵力甚弱劉裕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乗

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梁王僧辯次巴陵侯景將寇荆州僧辯並沈公私船于水分命衆軍乗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無人賊至城下謂城中曰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

東魏高岳將步騎十萬攻王思政于潁川思政命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岳恃其衆四面凌城思政選驍騎開門出戰岳敗走

宋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卧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填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牛金液虜竟不能近城

漢匈奴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徃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三國陳登在廣陵孫策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

曹陳矯求救於曹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

宋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栢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筭

岳飛與金人大戰氾水關大破之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擧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國初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嬰城拒之時徐達在西安得報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岡夜襲木槽關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然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夜遁

魏程昱字仲德東阿人也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縣

令踰城走吏民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屯止昱謂薛房等曰度等得城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擧幡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昱開門擊之破走東阿得全

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荆州遇疾疫惟遣將軍張
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蔣濟乃
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
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
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
張特守合肥吳諸葛恪圍之特吏兵戰死者過半城將
陷特乃謂吳人曰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
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
日城中四千餘人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
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

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攻特還夜徹屋
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
吳人大怒攻之不能拔引去
唐李光弼守河陽賊兵方盛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
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
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攻南城將陷之抱玉
乃紿之曰吾粮盡明日當降賊大喜歛軍以俟之抱
玉因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
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

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亮聞
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將士失色莫知爲計
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卧旗息皷不得妄出菴幔大開
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
有伏于是引軍北趨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將
有強伏循山遁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魏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
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
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自卧舍中不起權
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故委以此郡今

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宋義熈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
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
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
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
引去
梁馮道根領阜陵戍初到阜陵魏党法宗率衆二萬奄
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開
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
軍因退走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唐党項寇蘭州城内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爲刺史崔知温使開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權善才率衆來救大破党項

李謹行爲積石道經畧大使吐蕃率衆十萬寇湟中謹行兵士樵採素不設備忽聞賊至遂建旗伐鼓開門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進

魏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于内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内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晉馬敦爲汧督氐羌襲汧詘地而攻敦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甒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穬火薰之潜氐殲焉

穬大麥也

劉勔圍殷琰于壽陽勔竪長圍治攻道于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趙法進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穨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毁之從其言勔用草芽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草于是火然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參軍虞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司馬楚之從征柔然別將督軍粮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梁侯景反逼城衆皆兇懼羊侃爲守城督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虚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西魏韋孝寬鎮玉壁高歡傾山東之衆連營數十里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於城南鑿地爲十道孝寬復掘長塹簡戰士屯塹上毎穿至塹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歡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刀遥割之松麻俱落歡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竪木柵以捍之歡無如之何乃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戸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歡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夜遁去城竟以全

魏攻壽陽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貍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内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内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佛貍魏太武帝小字

隋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過一旬自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急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之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榦纔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宋馬知節知延州邉寇將至時方上元節遽令張燈啓關以爲宴樂寇疑其有備引去

元世祖討乃顔其黨塔不歹擁衆十萬進逼乘輿司農

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
床鐵哥進酒塔不亙按兵覘之不敢進左丞李庭曰
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
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
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
遁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縳槀爲人
千餘被黒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槀人還
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
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去

尹子竒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
賊聞之達旦警備既明巡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
城中無所見遂觧甲休息巡與南霽雲等十餘將各
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
士卒五千巡欲射子竒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
謂巡矢盡走白子竒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
目幾獲之子竒乃走

尹子竒復寇睢陽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
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
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
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
攻城巡溶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薪爲磴道欲登
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
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李光弼入太原史思明率兵十餘萬攻之時鋭兵悉赴
朔方麾下不滿二萬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
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
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

用及賊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内壊輒補之月
餘不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寘城下令倡優居臺
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
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
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
爲壍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
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
死者甚衆賊驚亂因鼓譟從之俘斬萬計 楮音杖

朱泚圍奉天渾瑊禦之賊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

毬及葦目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葦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以塞隍城中窘急瑊與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雲梁以進載數千人及隧而陷火趂風發瑊益薪潑油須臾焚賊皆死舉城懽譟賊乃去

西川節度使盧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豬水須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毁樓四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蠻以雲梁

鵞車四面攻士叫譟鵞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㯠拔膏炬車焚箱閒蠻卒盡死蠻撤民障落爲蓬籠如軍蓋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忞以甖貯糞潘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然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宋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畚梃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人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卒五百臨東門

賊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賊以爲神

幹離不屯京城下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李綱率諸將出救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种師道言刼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果用

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

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

金人南侵劉錡與將佐趨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錡取僞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至城下矣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閉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時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錡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哨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

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七日至順昌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得兀朮大喜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械上錡懼惑衆立焚之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我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朮拔營去

朱仲晦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兵五千爲

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吃酒飯少定與暑藥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呼一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

爲竹筒所滚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云

孟宗政在棗陽軍金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韛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刲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

北圍樓登城城中箄以長叉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攻金兵墜死燎焰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訛可遁走

元董摶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國初賀宗哲攻鳳翔指揮金興旺知府周焕嬰城固守敵以荆爲龜笆每笆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八凰嘴城上投藁焚之敵輒以鐵鈎攬藁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興旺與焕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于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户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斂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坡伏果發

故元也速侵通州時城中不滿千人守將曹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以戰彼衆雖多然亾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仵勇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三亘

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引兵遁去

石和尚僭逆荆襄震駭王信度房陵險要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衆突至圍攻之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

鐵鉉守濟南　成祖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内佯開門納師成祖喜止灌入城懸門發幾爲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

許忠節公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飈起圻甸公使民各
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
壯者執刄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
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
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宸濠圍安慶守備楊銳知府張文錦爲固守計賊擁雲
樓數十將乘城城中造飛樓數十從高射賊輒殪夜
縋人焚其樓賊又置天梯梯廣二丈高於城外蔽以
板前後有門中伏兵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然
其端俟梯稍近即投其中燥木着火輒燎須臾而盡

時軍衛卒不滿百餘乘城皆民兵闔戶調發老弱婦
女亦令饋餉每朝餔登城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
又暑渴乃置釜鬵於城上煮茶以飲士賊攻城城上
或投石或以沸湯沃之賊不敢近銳等射書賊營諭
令解散稍稍有亾去者募死士夜刼其營賊大驚擾
濠謂其徒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遂引兵去
海賊陳東圍阮鶚于桐鄉東伐大木盛爲樓櫓撞竿以
攻城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獻
計爲縿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縿挽以上斬
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逼　十九卷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刋
兵戎類九
定亂
漢光武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
之吳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輒進兵者
斬乃移檄告郡敕使收守長欲斬之而使人謝城中
曰守長無狀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繫斬
之矣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
人之城非衆所及也
魏張遼爲盪寇將軍時荆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

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
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
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
頃定即得首謀者誅之
宋薛長孺通判漢州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
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
扣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
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
而出散于村野捕獲是時非公則一城之人盡遭塗
炭矣

王戩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戩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歛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

魏趙儼爲關中護軍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漢中將軍殷署督送之儼慮其有變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張既舍署兵果叛儼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何益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

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遂去行三十里止息呼所從人諭以成敗慰厲懇切前到諸營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相率還降儼密請舊兵鎮守關中曹操遣劉柱將二千人須到乃發遣事露諸營大駭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當去者亦不敢動一日盡遣上道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諭幷徙千人所全致二萬餘口

晉劉遐鎮淮陰卒成帝以郭默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不樂他屬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諸葛長民謀爲亂猶豫未發劉裕在江陵深疑之絡繹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幕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屍付廷尉士庶咸恨

正刑之晩

宋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亾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諮議參軍張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旣而祗果不動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

黨斬以狗

王翃為河中少尹悍將凌正約其徒夜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數賊驚遁卒誅正軍城乂安

宋轉運使曹翰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

國朝洪武初故元降臣宋玉與其散卒在河南者謀以二月二日夜三鼓集衆叛同知徐麟知之戒掌漏者故延二鼓寇疑不敢發黎明遣鎮撫胡溥率邏兵往

捕盡獲之

唐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為終始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晞再拜叱左右解甲敢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為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代韓遊瓌遊瓌不俟獻甫至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掠脇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為帥都虞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聞請希朝乃入城紿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義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紿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

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但取首惡者衆所譁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於軍

栁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等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耶衆皆拜趨赴梓州

曹臯鎮襄陽羅珣嘗署府幕臯卒軍亂刼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狗環棘庭中俾授所刼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

武義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陳楚爲節度使馳驛
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
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
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
怒將爲變景讓方視事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
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
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
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
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五代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有大將謀作亂行逢知之
大會諸將于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爲汝曹
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撾殺之坐上股栗
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

宋王德用知定州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
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
當自入倉視之乃徑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
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
後給黑米此輩見米麤黑以爲所給盡如此故喧耳
專副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
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汝當棄之耶汝何
敢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
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詈之曰衙
門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
乃舍之倉中肅然

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韓魏公爲帥馳入倉群卒前訴
公懷中出一裹曰某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
八鐶今雖陳下亦不失四鐶適皆自汝扇搖命數
卒于前公凝然不動一軍股栗

高瓊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
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
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其豐宜知幸
也衆言遂息

張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
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詠徐下馬東北向叩
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按石敬塘屯忻州屯兵聚譟遮敬塘呼萬歲斬三
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其有異志乃使張敬達爲
副以分其兵狂民迎寇萊公呼萬歲遂爲王賓口
實當萬軍呼譟之時令乖崖不知出此衆譁未必

遽止亦安知不啟人之疑耶或以訴事告韓魏公
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
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
何爲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
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
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于擒獲處斬
却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亦未能了
又可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章獻時公與王文康
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
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臣在蜀時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
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
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于中
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即席斬焉屛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
從股栗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誶語共拆井亭燒
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
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
折亭者杖而流之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富韓公弼以告
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洩變生時中貴張從訓銜命至
青公度其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
之無得脫者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
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
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
夜刼之衆乃服益即安石之父也
英宗即位赦天下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時荊南所給
縑帛故惡不堪既陳於庭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
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偶語紛
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
城外且言變起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
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
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非殺我不
可遂擲劍於庭披胸示之羣校苶然自失遽聲喏受

賜而去

蘇頌知杭州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客諭兵官捕首領十數人械送獄中逮夜宴散而坐客不知也

神宗在藩邸聞蘇頌名及即位頌適送伴契丹使宿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扣門欲入救頌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間生事賴頌不動而止使還上聞頌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頌爲可用

劉几字伯壽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

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程明道先生簽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二股河并修塞第五埽决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吳芾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之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亾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屹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

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怗息

副總管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沈括出錢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十騎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粮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粮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狥

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以時給卒怒譟入府守趨避挺之坐堂上呼問其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

孝宗升遐光宗病不能喪人情洶洶陳應祥欲乘此爲
變結約已定其一卒卜于白羊先生卜者曰此卜將
何用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都統馮湛帳前一
人見之遂潛跡與語紿以已得罪于湛倘有所謀願
預一卒之數卒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
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
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
可爲內應乃與白巾一告以期其人與卒詣湛告變
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之定叟方臥起與湛密
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殽與客飲遣人請陳及他一

二兵官同來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
教場射殺之

趙南仲葵父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
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出呼曰此朝廷
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怨誹
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
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崔與之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鬨
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怗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
之闔郡以寧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
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
直奪吾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
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
諸市而薄彥直之家

黃登主管制司機宜文字夜有謀變者或以告登堅臥
不動翌日坐廳事以他事召之特誅其首餘悉不問
一軍乃安其處事機變類如此

金張奕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在郡者二萬

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
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
比明亾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
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撾鼓鳴
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元卜天璋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飢民數萬人集河上欲
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
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

福壽同知樞密院事顓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

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爲比使得
請遲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討
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

國朝郕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
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捽順擊死復索
毛王二長隨將擊之廷中大譁無復朝儀文武諸大
臣皆驚避于忠肅公謙時爲兵部侍郎堅立不動監
國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止之請降旨令群臣
立班勿擅動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期亟死監國從之
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曰請再
宣諭羣臣王振罪當赤族俟敕 太后行誅未究馬
順罪應死勿論衆稍定朝退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
徐步出左掖門王文端公謝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
鎮定雖百王直何能爲

劉源清巡撫宣府滴水崖軍賈鑑等與市商訟不勝因
激怒衆圍商居掠其貨縱火焚倉塲嬰城而守時官
兵在外燒荒源清寄遣人檄副總兵劉淵參將李彬
日事已無歸鎮可出間道至滴水禽諸惡也淵等馳
赴作亂之二日即至城下彬卒飛石墜其陴衆遂附
登淵呼曰兵一入所殺豈止亂者耶又能止焚掠耶

乃止于是令城中曰所捦止鑑等十八人耳餘不問
也鑑等多自殺擒數人送之鎮斬之一堡悉定

嘉靖中大同兵作亂戶部郎詹榮以理儲至鎮有父喪
值變作不克去聞官軍戰數不利潛使鎮撫王寧詣
軍門呈儲牒寧既呈牒恐不去督府屏人與語寧曰
今屯兵已久外寇且復來 上德音屢布罪止渠魁
而爲兇徒所遏城中弗聞即聞弗信也得片札爲徵
約內應圖之不數日可辦夫渠魁不數十人而城中
生齒且數萬軍門忍盡殘之乎督府曰善給之印札
榮以示遊擊戴廉時叛卒推指揮楊麟馬昇主軍事
廉召昇激以大義昇從之榮復欲計事軍前使尒揚
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郎中有信義盍兇之
出乞軍門叛卒不之疑榮計事畢出遇兵部郎楚書
謂書曰城中不知德音欲就公以天使賫詔入一省
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榮入城紿曰炭路許通聞有
天使賫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寄與昇等共盟于廨
昇揚言天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是夜昇等擒諸首
惡斬之遂定

遼陽巡撫呂經刻剥軍伍軍士富羊兒等倡亂縛經載
以柴車裸老娼並載溺其口以狗攄城叛御史曾銑

方行部閩變外示安靜不以爲意連發檄諭叛軍曰勿殺人勿擄婦女勿放死囚呂有罪業已劾之非爾輩罪也事畢欲回諸將請以兵衛曾麾去但用二旗前導呼曰御史來叛軍開門請命曾一無所問密具奏請但誅首惡以安全遼　上許之遷延至冬而亂首殊不可得時有總兵韓彬致仕家居其子承慶多智略曾問計慶約以除夜擒羊兒等三十七人以獻各處兵馬量地遠近令元旦辰時集城下以備不虞遼俗以除夜五更燒福慶潛命每賊門首家兵五人守之伺其出卽縛取毋得諠譁及旦無一人脫者卽

以軍興法戮之他無所問不遺一矢遼左遂安初慶將舉事曾潛製青衿冠服是夜集諸博士及弟子員閉門講學達旦衆咸不解其意及縛賊始輟講開門兵者詭道閉門講學旣令賊無畏忌心可出不意事或不濟亦足以避難云

益智編卷之二十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一

兵戎類十

制叛逆

西周宮他亾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二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亾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宋曹瑋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亾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

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盡殺亡之卒遂不復叛

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怒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隷其衆困苦之邊頻以安

按曹武穆之殺叛卒張忠獻之困酈瓊其智皆祖

馮且然馮且籌於暇豫二公應於倉卒當騎報忽
至僚佐人人失色而二公顏色不變言笑如平時
抑又難矣劉鄩制王彥温亦得此意
五代葛從周攻劉鄩於兖州鄩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
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
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温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素遣
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
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梁兵聞之疑彥温非實
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漢臧宮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田戎與岑彭相拒于荆門

彭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
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
回轉出入至旦越人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
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
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
三國高幹反張琰將舉兵應之澠池令賈逵不知其謀
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
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逵盡誅之修城拒琰
袁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皆欲

屬瓚紹聞之使董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
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
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
專為謀主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
張吉辭當攻鉅鹿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
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斬之一郡惶恐
以次安慰遂皆平集
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范先以
請邑為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為河東太守固
等以兵絶陜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三萬戸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
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
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
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
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
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
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皆先督之固等
喜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曰欲為非常之事不可
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從之

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識又曰人情顧家諸將椽
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又從之于是善人
在外陰爲巳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幹
入濩澤固等容調兵未至識乃將數十騎赴堅壁拒
守吏民多助識者會大兵至幹敗固等伏誅
唐貞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
總軍務邀求旌節陰召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李泌
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
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
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

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使他人
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
可出其不意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
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
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
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
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白上
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因疾馳
而前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
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壁

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
既視事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
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
得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節使愼無入關
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後上遣中使詣陝必
欲誅之抱暉遂亾命小俊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其子迺爲亂詔以董晉代之
晉既受命惟將幕官傔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至
鄭州迎候將吏無至者左右皆懼勸晉遲迴以觀事
勢晉曰奉詔赴官何可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

然未至汴十數里惟恭方來迎晉命其勿下馬氣色
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衆未測其淺深初惟恭謀代
萬榮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意晉
之速至心常怏怏驕盈慢法潛圖不軌晉覺之誅其
黨械送惟恭京師流之汀州
洪容齋四筆曰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
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妥定其智勇過人如此
唐史猶譏晉爲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
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陸長源爲行軍司馬
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

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刱劉玄佐李萬榮鄰
惟恭時士卒驕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
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旬至之明日
悉罷之謂之儒弛實爲失當晉在汴二年而薨長
源代之卽爲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
矣
鍾會發兵反人情憂懼會留衛瓘謀議使瓘慰勞三軍
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
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
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

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
言不起會曰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
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部分諸將羣情肅然
吳孫翊爲丹陽守都督嬀覽郡丞戴員與左右邊洪等
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逬
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諸將皆知覽
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遂入居府中悉取翊嬪妾及
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
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
嬰等說覽巳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免禍爾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
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
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
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覽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卽大呼二君可起高嬰
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縗絰奉覽員
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
晉溫嶠轉中書令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嶠于
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
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而悅之會

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才
敦然之問誰可作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
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鳳爲之奸謀因敦餞
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
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
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
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
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
豈得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嶠還都具奏敦逆謀
請爲之備

毛寶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參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

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王以陸俟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俟單馬之鎮超聞之大喜以俟爲無能爲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

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請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餘遂平之

齊王僧粲引兵襲長沙長沙人皆欲走從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拒僧粲數戰不利鎮軍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坐斬之焚其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

宇文仲和據涼州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晉昌民吳與殺太守以應之保欲殺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忌之整陽爲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逼涼州彼勢孤危宜急分精銳救之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使將兵以往彼不濟矣保從之整行及玉門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與進擊瓜州州人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

梁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召高涼太守馮寶寶夫人洗氏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以告夫

人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

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弟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蕭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狥賊示以恩信賊服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

後燕遼西太守李朗陰引魏軍爲自安之計慕容盛遣
李旱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旱中路而還謂
有内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
平旱候知之襲克令支遣將卒騎迎朗及於無終斬
之初盛追旱還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
曰前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
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亾竄山澤未可卒平故
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羣臣
皆曰非所及也
周小吏部辛昂使益梁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

城昂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趨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
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
魏瓜州刺史元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代之榮壻劉
彦殺康而取其位頻徵不奉詔將圖叛逆周文難於
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申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
彦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彦見徽單使不
以爲疑徽乃遣人微勸彦歸朝以揣其意彦不從徽
又使贊成其住計彦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
右密謀執彦遂叱而縛之宣詔慰勞吏人及彦所部

復云大軍續至城内無敢動者
唐德宗欲移幸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吏往奉天迎駕令
張用誠領兵迎護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
之會震又遣馬勛迎候上召勛與語對曰臣請計日
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召用誠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
以復帝勉勞之勛既得震符乃請丁壯五人偕行出
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俱至
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發火于驛外軍士爭
附火勛乃從容出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
走壯士自背擒之勛即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

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
誠反逆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用誠不問
汝輩欲何爲乎衆皆讋服
隴州將牛雲光謀擒韋皐赴朱泚事泄遂率兵以奔及
汧陽遇泚家僮蘇玉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
我持詔以皐爲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皐若不
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乃反旆趍隴州皐迎勞先納
玉受其僞命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懐詐請納器甲使
城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爲信然盡付弓矢戈
甲皐受之乃納其兵明日犒蘇玉雲光之卒于郡舍

伏甲兩廊盡誅之斬雲光玉首以狥

朱泚之亂涇州留後馮河清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禆將田希鑒與泚通殺河清李晟既復京師請出鎮涇州希鑒使使來謁晟謂曰涇近吐蕃脫虜入何渠能獨禦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兵晟遣彭令英戍之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並轡而入道故爲歡希鑒妻李以叔父事晟晟呼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毋久溷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酒行命令英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别久忽忘之可各言姓名于是得首亂者三十人數其罪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而死入營撫諭衆股栗不敢動

吳少誠攻許州兵馬使安國寧謀以城降賊事泄判官劉昌裔密計斬之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唐明宗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守殷反跡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棣州刺史張蟾叛王師範遣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于郊外命劉剸斬之座上因使剸攻蟾破之

晉高祖將幸鄴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和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高祖曰卿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敕十餘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時鄭王爲開封尹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卽以宣敕命李建崇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行至花山遇建崇兵遂敗走

蜀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指揮使孫欽當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内外未安請爲公廵察卽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

宋陳希亮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希亮聞之卽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周希

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抑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以狥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付役如初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汹汹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遽取黄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

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分隸他軍頃刻而定

益智編卷之二十一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二

兵戎類十一

待降附

漢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不肯下乃引兵擊范陽范陽令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欲

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而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齮走保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強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遲明圍宛城三匝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

曰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
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足下盡日止攻死傷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
前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
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
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
守爲殷侯引兵西無不下者
魏曹操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操遣徐
晃攻之晃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
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

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
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操善之
唐蕭銑既出降或請李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
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
拒師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
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
驅之死守非計之善也乃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
下
漢成帝時單于遣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
言欲降即不我受我自殺終不敢還歸議者或言宜

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單于
詘體稱臣遣使朝賀今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
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
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邊境安危
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便天子從之遣中郎將
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
到官位如故
東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

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
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
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曹操征馬超文帝留守田銀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
之賊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爲宜如舊法參軍程昱曰
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
赦以示威天下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
域之中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縱誅之宜
先啟聞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
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信手無朝夕

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帝曰善白操果不誅
操還聞之謂昱曰君非徒明于軍計又善處人父子
之間

蜀費禕待信新附太過張嶷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
杖節咸見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
少以爲警後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懽飲沉
醉爲循所害

魏郭淮爲定羌大帥毎羌胡來降輒先使人推問其親
里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欵曲訊問周
至咸稱神明

吳呂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出降蒙未據城而作
樂沙上虞翻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
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時城中
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元魏遣西河公石救懸瓠至上蔡常珍奇出迎石未即
入城博士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
有府庫制其腹心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
觀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備石乃嚴兵設備其夕珍
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
淮北命張永將兵五萬迎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
虛正須單使令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
鎮密邇邊隔地險兵強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
寇將爲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
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
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

周李遷哲南出徇地至巴州梁刺史牟安人開門降安
人子宗徹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克之城主遣使請
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
得無詐也遂不許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

哲進擊破之

北魏爾朱榮大破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
分割恐其疑懼乃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
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
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西魏大將周文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
僞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
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齊神武軍
遂亂西魏軍得全而返

敕勒酋長胡琛遣其將宿勒明達寇魏涇州蕭寶寅崔
延伯爲先驅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
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遂大敗
唐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
稍稍叛去王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欵塞與部落
無間延傒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鋒
乃是畜養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請至農隙
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
南方麇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

糧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
謂降狄不可南徙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傷
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今置之朔塞
滋成禍萌前至河氷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
唐荆川云　國朝于謙實用此策
李愬討吳元濟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
易遠近虛實盡知之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
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益知賊中虛實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以爲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
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
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
耳
後唐魏王繼岌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明宗軍變
於魏莊宗慮衍有變遣人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
宦官張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謂殺降
不祥乃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
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欵錢納之以爲腹
心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不聽杭州新
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携寮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

曉曰設此何用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
如是何不向裏設之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
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
也後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徐綰等挾宣卒爲亂頼
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宋太祖親征太原北漢兵數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
帝將開壁門入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
輕出已而果諜者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
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齊獨以爲蠻去殘酷

而歸有德宜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後數年蠻果爲亂

程琳判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以爲有備引去

下溪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領兵討之自是入寇

不已後仕義乞復通貢却欲得投來子孫宰相文彦博擬奏許之韓魏公曰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諭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聽命荆湖之間遂無事

王博文知秦州初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死者甚衆詔褒諭仍推行其法於邊郡

遼降將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宇文虛中憂之力言於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於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勿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

宣和末羣盜蠭起至建炎初祝靖薛廣党忠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從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民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

元主攻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已而逃歸元主怒欲

屠其城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不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元主大悅

國初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太祖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　太祖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齊議討古州叛蠻來降者多留之軍中　太祖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聞有降者乃留寘營中此豈兵家

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之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平章推誠待之不疑其詐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擒平章以去剮而奴之以為戲笑此可為鑒自今有來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為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

百戶王輅徃臨洮收李思齊降卒還京師遇賀宗哲攻鳳翔因以其衆入城與金興旺并力備禦興旺以輅所將皆新附之衆慮其生變乃紿衆曰王百戶兵新至宜有以犒之遂括城中牛畜復以布囊盛草若將餉輅士馬然衆以為然并守益力

翁萬達總督宣大先是歸正人至境墩軍徃徃執殺偽首功遂有南望號泣不敢近塞及乘間竊入有被執抵為虜諜者萬達曰首功賞重招來賞輕小人惟利是趨其勢必至殺降以邀重也乃議定招降賞格遠哨人於大邊外招降人至者壯男子五金幼弱婦女三金同行人衆壯男子每一人遞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婦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墪卒賷送者壯男子三金幼弱婦女一金同行人衆亦遞加有差須布

諸鎮路行之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邊人曰不惟全生命而革偽級借官祿亦鉅萬也

安反側

晉公子重耳出亡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反國立為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曰若竊我貨寶而逃猶有面目見我耶鳧須曰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請赦鳧須顯出以為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輕於鳧須者乎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

漢高帝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摇動之心上在雒陽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而所誅皆生平所讐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

故不恐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喜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

按晁須之見晋文留侯之封雍齒二事不類而釋一舊憾以安衆人疑懼之心其意則同魏鄭公貸二李陸宣公請釋趙貴先罪廉希憲釋紐鄰與魯官皆此意也

光武拔邯鄲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曹操破袁紹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晋桓謙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收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虚實許爲内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唐太宗平王世充收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如晦稟上當如何上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裹一石命中使沈滹沱中更不復省

周太祖平李守貞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將案之從事王溥諫曰魍魎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唐太宗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巣者（隱太子建成巣刺王元吉）皆不自安往往潛伏思亂魏徵白帝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宫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卽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悦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

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悦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狄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誅往往亾匿仁傑上疏曰邉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諸爲突厥脅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慰撫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禁其下不得侵擾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廣平王帥師東討賊大敗安慶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

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
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脇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
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
安慶緒奔河北脅從者相率待罪闕下陳希烈等合數
百人肅宗方喜刑名三司使崔器亦刻深乃以河南
尹達奚珣等爲重罪斬於獨柳樹者十一人賜自盡
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
日行刑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皆自拔歸命
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三司用刑連年流貶
相繼及王璵爲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
然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
宗後亦悔歎曰朕爲三司所誤臨崩詔天下流人皆
釋之
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嘆者李勉過問之
對曰某被脇制守官非逆者勉哀之上言曰元惡未
殄遭點汙者半天下皆欲溂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
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釋宥由是歸化日至
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朱泚
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命爲節度
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

陸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乘輿未復大憝猶
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
琳發憾猖狂則我喉咽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
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
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
罪况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况阻
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
存慰之
裴度入蔡州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
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
衆感泣
後唐郭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或以爲言崇
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
多梁舊將皆吾王上斬祛射鈎之人也令一切拒之豈
無反側且藏於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
乃悉獻其所藏以資賞給
宋真宗以馬亮爲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賊平召
問蜀事會械送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
誅之亮曰愚民脇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
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

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張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禦衆捕謀者則都邑之下震至驚擾不若擢旻爲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乃進旻爲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趙尚寛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寛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隷他營

元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隣奧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加寛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旣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紐鄰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國朝　太祖擒陳兆先盡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衞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益智編卷之三十二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三

兵戎類十二

鎮人心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于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

漢高帝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帝出欲馳夏侯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

顏師古曰固徐行者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之心而令敵不測也

東漢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

魏田豫督青州諸軍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illegible]

魏京兆王愉反都督李平討之軍至徑縣夜有蠻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自定

宋岳飛既敗金人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

吳漢與周建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培其氣

張奐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三國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于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曹操徙隴西天水南安民以充河北民相恐動擾擾不安張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

孫堅治兵魯陽進討董卓遣仇稱還州督糧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衆甚整乃引還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設施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

司馬師目有瘤疾使醫割之及毋丘儉文欽作亂欽子鴦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

晉永嘉中王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丞相王導曰建業古之金陵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

李矩守滎陽劉聰遣從弟暢討矩屯於韓王故壘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勑王世充欲乘其獘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宋狄武襄青征儂智高大兵出桂林道旁有一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駐節而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

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驩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師還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按此三事皆假神道以作士氣孫武所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亦其一也

趙麻秋攻枹罕張重華遣謝艾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懼不敢進

魏拓跋英擊敗齊將姜修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進擊破之

謝艾擊麻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進戰大破之

胡藩從劉裕征鮮卑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鵞蒼黑色飛入裕帳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劉裕與賊盧循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將趙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麾兵將進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裕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循溺死者萬餘人

按劉裕討桓玄與盧循皆以麾折幡沉而勝然則妖祥豈足信而怪異果足駭乎衆皆惴懼失色裕

獨歡笑如常所以安人心而振士氣也向使稍有遲疑我軍奮氣一沮不可復收何以取勝故行軍之際如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或梟集牙旗或杯水變血或麾竿斷折惟主將決之統兵直進不可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無所之裕得之矣

魏入彭城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

矣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
破虜項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
入據城遣羸卒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還
梁庾域爲犨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
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
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呂纂伐禿髮利鹿孤使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
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
與纂戰敗之
燕慕輿根就誅內外危懼慕容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

出入徃還一人步從或有諫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
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倚哉於是人心稍
定
桓謙帥衆二萬寇荊州江陵士民多懷貳心刺史劉道
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
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
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賊趙廣圍成都劉道濟出財物於北射堂令裴方明募
人道濟時有疾或傳道濟已亾莫有至者梁儁之說
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以

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危禍立至宜稱少損聽左右
給使髮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喚左右三十餘人告
之曰吾疾乂汝等扶侍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
息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亾來幾日子弟言君漸差
誰言亾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日千餘
人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蕭道成出頓新亭以當其鋒
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
齊王洋討柔然以千餘騎爲殿宿王瓜堆柔然別部數
萬騎奄至齊王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

縱兵奮擊柔然披靡
梁伐齊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
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葢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
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
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
東昏軍乃退
唐輔公祏據丹陽反遣李孝恭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
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曰
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盌中血乃公祏授
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

公祐焉

安祿山破東都殺大臣李憕盧奕蔣清使其黨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顏真卿恐搖人心詐謂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遂斬子光密藏三首他日爲位慟哭人心益附

後唐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參軍李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史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

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人詾詾異議藏竄山谷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爲樞密使或勸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宋薛奎在蜀民有得僞蜀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詾詾出異語且覬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初蜀新亂公宇周列吏舖凡數百所張忠定公至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真宗親征契丹盡以軍事委寇準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一云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視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韓魏公請與范公出按邊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議未合退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爲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請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

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滕達道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

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滕達道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

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
王洙知襄州會蘄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閱士不
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
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盧士宏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
驚擾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爲樂民頼以安
兀朮謀攻汴京宗澤命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
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
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輩必能禦敵
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衍方戰伏起前後夾擊

敗之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于平江時湯東野爲守一
日聞有赦令至心疑之走白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
者徃視有故則綴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
明受僞詔也又以告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巳至此胡
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湯曰然則奈
何曰令亟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
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
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
於是人情略定乃央大計

趙錫知吉水縣民稱爲趙佛子贑冦揚聲擾廬陵民欲
逸去錫携酒飲山亭民始安
國朝喬莊簡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宸濠之變府部大
臣計無所出公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談笑飲奕自
若京師恃以爲安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益智編卷之二十三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四

刑獄類一

刑法

魏宋金等在合肥亾逃舊法軍征士亾考竟其妻子曹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妻毋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高柔曰士卒亾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謂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亾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亾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家活者甚衆

滿寵爲許令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荀或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曹操曰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皆大怒及因此得了乃更善寵

按楊太尉以積德之門身爲名臣不宜加以楚掠滿寵不知之特以阿瞞之爲人忌而多猜既以獄付寵必遣所親近從旁覘察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而脫之獄中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以考掠脫楊彪此皆有以窺阿瞞之深者也裴松之訾爲酷吏之用心雖有後善無解前咎殆河漢之論矣

北齊王晞爲常山公演友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

唐龍朔二年宇文化及子孫理資廕所司理之至於勾留右肅機楊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永泰初馬璘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

周世宗擊北漢劉崇樊愛能等引兵先遁帝欲斬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海內苟軍法不立雖有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

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太祖帥周師與唐兵戰於六合將士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者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上遲徊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遣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盒子貯來六宮聞而哭之良久畧揭以慰上由是宮掖肅然

張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非爲一錢而其意深矣

呂公弼知成都治尚寛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陳恕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狥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燕肅判刑部故事州郡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肅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法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

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李孝壽知開封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縛之作狀欲送府爲同舍勸解久之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翌日竊狀走府曰秀才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真宗幸澶淵丁謂以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

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旣渡復擇民少壯者分畫地界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内晏然

儂智高圍廣州王罕行至惠州召耆長令發壯丁又召尉發民增弓手久無至者適有婦人訴僕夫奪其釵珥罕令斬首置道傍告百姓曰此壯丁不肯行者民聚觀有懼色於是耆長得壯丁六百尉得弓手二千皆集威聲遂振

趙彦倓知紹興府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彦倓取死囚暴首刖足徇于衆曰此刼菱藕者也遂散其衆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規其財者長被創即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領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刼盗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壊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後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彷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鶴林玉露曰唐宣宗遺詔立夔王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楊公慶持示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坐之悰謂公慶曰主上新踐祚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文正之言與悰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一開厥後秦檜當國必借此籍口以沮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以狥將佐爭言此戲爾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曰汝頼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讙者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毎旬檢校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

一豪婦人所紿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曰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神宗時韓晋卿爲大理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煩將劾不應讞者晋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晋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

元時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滿二百貫者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虚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虚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大名宣撫参議烏古論貞臣處事機甚有决斷嘗奉朝

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從便處决時圍李璮于濟南人心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淵子清謀曰璮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懾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機變云

張雄飛爲澧州安撫使有巨商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欲寛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

國初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　太祖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愈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豈人所能窺測天作之君信哉

太平府民毆死孕婦律當絞其子代父受刑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婦死係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父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正德中劉玉爲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刼父兄者刑官處以卑幼擅用財律比常人減等玉言律之所減本指竊盜蓋以財物輕而倫理重今犯強刼乃人倫大

變宜從強盜論　上是之著爲令

讞議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

也絕不爲親卽凡人耳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日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事發丞相翟方進等以爲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

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詔從光議

魏時重士亾法罪及妻子亾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主簿盧毓駁曰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以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欲肆之大辟若同牀合巹之後罪何所加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曹操曰毓執之是也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魏夷母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亦坐死以懷姙繫獄主簿程咸議曰女有三從之義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喪紀所以異在室也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從之

晉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刺史殷仲堪曰律詐取父母卒依毆詈法棄市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恐所不當故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父存言亾相殊遠矣遂活之

義熙中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亾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餘人無應復告合並全之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右僕射封德彝議監門校尉不覺察合死無忌誤帶刀當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于君父不得稱誤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德彝固執胄駁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死

中宗時李鍔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鍔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期可乎曰期者鍔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鍔連坐不可執政然之罪止鍔及子息無旁坐者

權梁山謀逆河南尹王怡往案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爲京兆留守復案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于人獄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索借人情有之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

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恩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脅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父被力人張湴所拉氣將絶持木插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勅旨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減死一等

張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者及葬其父乃盗母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

蘇寀爲大理寺詳斷官民有父死而母嫁者聞母死巳葬乃盗其柩祔于父法當死寀曰子盗母柩納於父墓豈可與發塜取財者比上請乃得減死

趙閱道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閱道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卒免死一府皆服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盗者其母欲前取盗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主盗有亾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鬭論是守者不得主盗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鄭克曰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盗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盗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鬭而實非鬭若以鬭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于法葢用法者謬耳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傷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

鄭克曰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死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吳文恪公訥在南京會審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訥曰當依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

上限內平復減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
廢篤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曰辜
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又何不云傷不平復而死
者殺乃虛立此辜限乎

六安縣民有孼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
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
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
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
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永樂朝高郵民父年老其長子不聽教命欲擊之而力

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長子竟斃于父刑部論次子
准弟毆兄死罪律父舉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禮毆
殺律杖九十老年收贖具奏　上曰法原于情其議
未當命蹇義等再議義等議曰次子從父命助執兄
初非有殺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於父耳
上命免次子斬罪謫戍邊其父免贖

景泰中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錄囚有戍卒四人
牧馬三人互毆一人至死有司拷訊一人當之驥曰
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上請卒得　旨
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二十四卷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五

刑獄類二

折獄上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與其親愛也始
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
是以知其有姦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
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

知之此辭聽之善術也折獄者往往祖焉至于聞
婦人哭而知殺夫之姦則聽之以氣有超于辭者
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蓋以此

漢揚州刺史莊遵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
之云夫遭火死遵疑焉勑吏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
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
考問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
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曰在某街詰旦
命捕哭者乃婦喪夫也滉疑之再三拷問獄不成吏

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屍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子產曰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漢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汙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能決廷尉邴吉曰聞真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中取同年小兒俱解

裸之此兒獨啼言寒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按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見南史柳州曹泰年八十三生子名曾日中無影年七十方卒見朝野僉載觀此二事邴吉驗影之說良不虛也

潁川郡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巳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黄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去兩婦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懐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

乎此事審矣長婦乃伏罪

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民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亾失數年見在同縣趙奉伯家各言巳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忽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巳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巳崇知之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欵服

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共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呼騎吏斷[illegible]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恩前撮之

而縑主稱寃宣因詰責具服悉畀本主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之服罪

國朝周新爲按察使有訴爭兩傘者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使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其罪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

而殺其兄便卽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于法可放嫂歸寄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寃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晉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婦曰子法當死得無悔乎婦曰子無賴寧其悔傑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迹其後婦出與一道士語曰事了矣俄將棺至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捕之一問承伏乃與婦私嘗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杖殺道士以向棺盛之

宋葛源以泰和簿攝吉水令有寡婦告其子源以恩義說之不從則使人捕與間語驗其對則書婦告者也窮治具服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迎咲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因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

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

宋張詠知杭州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

與婿皆泣謝而去
按張乖崖斷子婿之爭其意甚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兩公亦以神剖之曰理曰法曰情殆無絲毫遺憾後有奉使者悟張老詭書以家財斷給一飛尤爲快人惜記者逸其姓名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於家乆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

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證奉使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環饊者今之環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至無以証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責者乃服

魏䕶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亾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至州府稱寃莫有省者乃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亾盈泣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曰汝夫不與人有讐乎對曰無曰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叩頭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遣吏卒往掘得其屍抵子文罪

胡質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

吳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徃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

吳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黃門素恖藏吏乃以鼠矢投其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吏以蜜瓶入亮曰既盖而復油紙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求貸而臣不與亮曰

決爲此也令破鼠矢裹燥亮咲曰若矢先在窨中中外俱濕今裹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

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江南大理寺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之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師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卽白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屨上有暴汚因問其由云爲暴所濺使脫視之乃暴塗也僧色動遂滌之卽見血痕以此劾之僧乃服

宋西川費孝先善軌革有王旻行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

下路人盈塞旻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隣人欲嫌終身之好俟夫歸將殺之旻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晡呼旻洗沐易巾櫛旻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守呼旻問曰汝隣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謂僚佐曰一石穀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此辨雪誠遇明卽

活之驗歟
苻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
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將暮母及路
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
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
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賊遂服罪葢以賊若善
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齊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
食鷄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
唐韋善道遷郴州太守有訟鵞者問其所飼甲云稻穀

乙云糠飯叱而留之明日視遺矢有芒𥞊召甲歸之
人服其明
國初李亨爲鄞令有二軍籠二鵞經西門道逢民家鵞
羣取其二併納籠中民踵其後來訴軍曰四鵞皆買
於慈溪亨問飼以何物曰糠粃問民則曰常放之野
所食者草耳頃之鵞糞庭下糠草異驗二軍不能對
傅琰在山陰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
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將
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

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伏罪
按近時黄洽中爲烏程令有豆商與米商共爭一
斛洽中曰兩家搆爭皆斛之罪也叱左右杖之斛
破豆屑出焉米商乃受罪而去此與傅琰辨團絲
李惠辨羊皮事同
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巳物二家詞證等前
後令莫能決顧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
牛徑還本宅盜始服罪
周于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
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令兩家

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牛遂入任氏羣中又陰使人
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訶詰杜氏服罪而
去
國朝楊景爲澧州判官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爲
成獄景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
民家入其苙中卒乃服罪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
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
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
時稱其博物弘恕

宋強至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
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
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為上聞仁
宗悟曰頃歲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同主守
者遂傳輕典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

北魏司馬悅為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于
道路或疑張堤為刼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
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
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

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
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欵服靈之又於及
祖身上認得毛奴所衣皂襦遂釋堤

元汪澤民為平江路總管推官僧淨廣與鄰僧有隙久
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鄰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
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
于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鄰僧不勝栲訊乃
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
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鄰僧械械之

李崇為揚州刺史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
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
詐稱是弟為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託云見
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蓋等不勝楚各自欵服崇
疑之乃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
曰僕在州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
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揚
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為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
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固求少停共人具報崇
一鞫即服數日間思安亦為人縛至崇下笞女巫一
百遂釋蓋等

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召問
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
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
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
失金

隋張允濟為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牸牛依妻家者久之
孳乳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
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

詰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唐新鄉人王恭往戍邊留牸牛六頭于舅李璡家五年産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牒令裴子雲令收入獄敎追盜牛賊李璡至縣叱曰賊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内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墻下璡急曰吾牛三十頭總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衫璡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卽還牛璡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酧璡餘並還恭

宋劉宰授泰興令隣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户於主有連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徵其租則曰牛鬻人矣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於宰宰乃召二旬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旬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詰其所驗視租户曰吾牛固某氏所租旬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元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别疏一狀比驗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勑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勑推詰峻急其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勑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僙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承僙先令一人伏案下聽之又令一人報云長史喚僙倉皇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僙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具承伏法

衛州板橋店主張迯妻歸寧有三衛楊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其刀殺迯却納鞘中正等不知至明店人追正等視刀有血痕收訊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旣集爲人數不足且散止留一老婆日晩放出令典獄者密覘之云婆出當有人與語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泄明日復爾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喚出與老婆語者問之具服乃是與迯妻有姦

而殺之
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懐刀血汚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人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送擒真盜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懣仰卧西窓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喚州官集索一

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張鷟爲河陽尉有吕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是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維揚有富人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母賜觴于子將飲疑酒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詬其母曰以鴆殺人上天何佑母拊膺曰天監在上何當厚誣訴于府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觴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妻也亞呵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於廳側劾之乃是夫妻同謀以誣其母也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舟泊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啟扉俟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卽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

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場以俟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惟一屠最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擬以奸罪杖背而已
宋紹興中黃勲知新昌縣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刲刀驗之皆豕膏也值旱徧禱于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鞫卽

伏人以爲神
咸通初趙和爲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鄰以莊券
質于西鄰貫緡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千期明日
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之文明日
西鄰不認且無保證終爲所拒東鄰訟于縣以契券
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乃召能幹者數輩齎
牒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
狀甚悉請捕送之時鄰州條法惟持刀截江者無得
藏匿追牒至彼果擒西鄰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
活何爲寇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

錢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乃
言稻若干斛莊客某還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
錢若干貫東鄰贖券者銀器若干事某匠造成者和
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鄰贖券八百千緡耶
令檢券付東鄰寘之於法
元永嘉民有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亾
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寧海王簿胡長孺長孺曰爾
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
爲贓逮兄赴官力辨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國朝弘治初郭彭祥守眉州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
省其貲每托弟携歸置產券契皆弟收掌兄卒于官
嫂扶櫬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訊不
服乃越境訴之於郭郭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
姓名移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其爲盜得財致富其
弟泣曰某田某宅皆吾兄仕宦所得者置之契券俱
在郭一一錄記乃召其嫂語之弟遂款服悉還其產
裴均鎮襄陽里人妻有外情者乃託病于夫曰醫視疾
病云是骨蒸須獵犬肉食之則瘥夫曰吾家無犬何

以致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可繫而屠之夫如
言屠犬以獻妻留之篋笥命鄰人告焉公鞫之立承
具述妻前後之故公曰此必妻有他奸欲躓夫于法
耳劾之具得其真乃置妻及外情者于法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裹蹄金一甕送於縣
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視之皆土塊耳
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
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
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
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在幕中俛首無所

答浒公詰之袁曰其疑此事有枉耳浒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諸俾移獄府中閲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溶瀉與塊相等旣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擔舁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聽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領文籍分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旣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訴寃曰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以其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遣入兜子中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五代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劔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駡奪其劔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怒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有人行商回其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婿送官吏嚴訊之乃自誣服獄既具郡從事疑之請緩其獄乃追封内仵作行人令徧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墓塚又問有舉事可疑者乎一人曰某豪家舉事言死却妳子五更初墻頭舁出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囚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妳子函首瘞之以屍易此婦畜于私室豪民棄市

鄭克曰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説五代時事頃聞一事頗亦類此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廟避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曉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拷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弃其首與刃于江中遂坐死後其夫于優戲場認得其妻諸伶悉寘捕獲伏法葢向者無首之屍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携以去小郎之寃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遂決乎

有獻新櫻于慕容彥超俄而爲給役人盜食主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葢主

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藜蘆散
既飲立皆嘔吐新櫻在焉于是伏罪

南唐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厭稍
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麪金不與
乃訟於縣公飲以茶而洒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食
惟厭耳肆家乃伏罪

按武寧王徐達嘗軍於吳江有貨食者知武寧軍
令嚴肅誣一軍士強食其麪冀賂已以丐免聞於
武寧武寧心知其誣剖腹視之果無有乃殺貨食
者噫武寧欲借一以警百令則肅矣彼無罪之軍
士不幾於冤死乎彥超之吐櫻馮儀之吐厭其事
可法惜武寧之不知出此也

武行德守洛京國家方設鹽法捉獲一斤以上必加厚
賞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嘗有村童負萊入城
值一尼與之皆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
萊籃中獲鹽數斤遂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
白綃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敝衣百
結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因問離家來與何
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曰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
啟倖以求賞也問其狀捕之即日而獲其事果連門
司村童獲免

蜀許宗裔守劍州部民於燈下識認刼盜告吏擒之所
收贓物維繰絢紬線而已宗裔引問囚稱是本家物
與失主互爭宗裔命取兩家繰車又問繰線各用何
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尾子開視之見杏核與囚
欵同仍以絲絢安於車軖量其小大亦是囚家物其
枉獲雪

宋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公撻而遣
之後半載公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
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

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乎不平乎彥曰均問章
章由不均公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于
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換人服
公明斷

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
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
請自治之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
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徙
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
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

卿莫能定也

張詠知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曰爾于鄰伍誰是最隙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不遂構怨之深詠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訴擅殺牛者詠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伏罪

包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旣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國朝周德成知休寧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蹤跡弗

得德成詰之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德成曰即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桑主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惟濟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汝自爲之耶誣者乃服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讐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讐人之門而訴於官讐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具得本謀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巳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於州積十餘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公至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章頻知九隴縣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頻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遂引伏

郭申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亾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人不勝榜楚遂自誣服獄上皆以爲是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詬若水廳事詬之若水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

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
得上下皆恠一旦詰知州屏人言曰某所以留其獄
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
密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
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因從簾中推出示之
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
向敏中判京西有僧暮過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權宿
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
出僧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亾其婦
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亾去走荒草中忽墮

眢井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明日主人搜得之
執詣縣不堪掠治僧自誣與婦姦誘與俱亾恐爲人
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贓在
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
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
無可言固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出訪吏食
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潛問曰僧某獄何如吏
紿之曰昨已笞死於市矣嫗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
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
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

嫗指示其舍吏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
胡宿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
箠楚不敢言宿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
人告曰吳姓也宿遽引囚辟左右復問囚乃曰且將
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由宿取具獄繙閱搩其
本辭乃被殺之婦與吳姓者姦共殺其夫謀執平民
告官以掩巳罪也其精誠格物如此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
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
之民如公言叔畢訟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
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朱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
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壻汝子故汝
代其命有之乎囚動色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
汝女爲婢指錢爲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
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
歐陽曄治鄂州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
決公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

獨以左令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臨事明决有古良吏决獄之術多如此

張杲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圃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李晃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致富分財當

優之後婢兒稍長詣官乞還兄姓令欲判可晃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為運使聞赴崇安晃迎曰法順人情今與人同艱辛以致豐裕欲終奪而窘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襄曰非王簿吾幾誤任法矣即具奏論朝廷是之著為令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伎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印尾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某年月日某抱去某見之先生曰歲久矣何記之詳也叟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以其冊進書云某年月日某抱兒與張三翁先生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叟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安得稱翁叟駭謝遂服罪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為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公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

獲得一鎖匙而已即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潜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即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國朝王新同知廣德州有樵者鬻薪亾其斧覓之買者匿而不與樵訴於官新乃解其人之縧陰詰其家果得斧

范純仁知河中參軍宋儋年暴死公遣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客

置毒鱉𦵔中公問𦵔在第幾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尚
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僧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𦵔
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僧年醉歸毒
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益智編卷之二十五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六

刑獄類三

折獄類下

宋王罕知潭州有婦病狂數邀知州訴事出言無章前
守毎叱逐之罕獨引歸廳事委曲徐問雖言語雜亂
然時有可採者乃是人之正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
爲妾所逐累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其妾盡
以家資與之婦良愈

李南公知長沙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
非前子訟於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

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
兒族

長沙有鬬者甲彊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
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葢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
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横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
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嘗乘舟按部遥見水上
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蹁躚迎舟而來容色摧慘及相
去咫尺忽不見次日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寃䰟欲
申吐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警慧者衆莫測

所爲既至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婦以言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縣人遇某人謀財殺已敢以遺恨告周錄其語客檄彼郡捕得兇氏一鞫具服

管涔子曰昔聞老人說死人須要個生婦人與他貌相似者多與之酒醉後扛去與死人同牀將生人舌放死人口中度過死人自然狂語隔房去聽從頭將紙筆鈔錄便知其根因宋包待制守濠州時土公陳尚妻阿楊教尚此法尚如其言卒明貴善之冤此法亦神矣哉

王文恪留守西京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亟呼吏作教下縣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果重疊冐請盜印爲之者

王洋知邵武有袁氏夫死投牒丐他適洋視衰絰之下紅裳微露且無戚容命械繫之一掠而服果毒殺其夫者也人服其明

陵州仁壽縣有洪氏利鄰人田誑之曰租我田我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剗其稅役而租之踰二十年乃僞爲券以茶染紙若類遠年者訟于縣以爲已田縣令江公取券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色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服

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眞西山帥潭州有程二業邸店生子年二十餘慶謀于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已首於官付左院推勘卽准服問其故則卒無言詢諸鄰里亦云挾利殺

其謀叵測但父子之間並無他故西山疑之一夕炷香告于神夢神語曰此乃二十年前事耳旦起呼程屏左右曰今獄已成爾心下有何別事程倉皇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事我已悉知其勿隱程啞然曰二十年前有溈山行者欲買度牒其殺之見瘞廚中西山籍其家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入禁謂其子曰爾別作生計不見其父何如其子曰不會作生計西山曰若作生計我與爾千貫錢其子曰若得千貫錢買度牒溈山出家耳遂以所籍家產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

成安民亢其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持
刄殺父里卒以聞于令令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爲
此特持刄時不自知耳令悟問其父曰汝何業曰少
業邸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
而嗅之卽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葢業邸
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乃服罪死
劉宰爲泰興令有姑愬婦不養者宰召二婦并姑置一
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巳饌饋姑
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李處厚知盧州梁縣有敺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

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
吏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曰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
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
然自是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作葢刳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
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
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
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于罪而據其妻也寘
妻并姦夫于法

唐公爲冠氏令有婦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
之詣官謂一瓜不能治罪乃自摘三十枚以誣其婦
公問曰婦人盜瓜時挈何筐篚乎瓜主曰無公卽叱
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
遂服誣告之罪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
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無首莫能
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
其妻嘗與男子通急召男子別鞫其妻疑男子事泄
言實與男子奸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

生咸以爲神
金臨晉主簿李復亨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
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
及邑人槖中佩刀謂之曰刃蟣馬血火煆之則刄青
其人欵服果有仇
李復亨爲南和令有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
至使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服
斡里朶爲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郡城以
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不與訴于縣縣以無契
驗却之乃訴于州斡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闞

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

元胡長孺爲寧海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

烏程縣有富民張甲妻王無子張納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縣尹干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謂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乳

妾父母吐實乃呼鄰婦王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

國朝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鄰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御史鮑忠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寃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寃追之不得旣而見一白烏遶憲臺飛鳴忠疑之以爲前所見白衣人托以控寃也命左右密致筆楮於東北方至二鼓取之果得寃狀云

其妻某氏有外私被謀死明日如狀往按人稱神明

永樂中周新爲浙江按察使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寃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欵服加刑人稱神明

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訴之周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據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歷城縣有出商三年歸得金二百餘深夜埋母墓側詐

爲析本狼狽而歸妻不勝悽慘夫告之曰吾得銀二百埋母墓側明當取來至期則已失矣其夫遍訴諸司無可白者訴襃毅公曰暮夜無知所告惟妻耳蓋必其妻先有所私從旁竊聽不然天下豈有神輸鬼運者耶乃逮妻刑鞫果如公言

曾穆爲福建僉事富民周允文無後以姪繼之晩而妾生子因析貲與姪以子及產託之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出逐之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于羣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狀類周遂歸其產

陳茂烈爲吉安府推官有夫制于悍妻嫁有娠之妾既

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愧服

刑部主事管思易錄因湖廣衡陽有秦氏孀居鄰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婦陷于辟思易至郡境夢老婦縶一馬泣訴于車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視牒右尺牘有馮小二曰將無是乎遽呼訊之立承婦遂得釋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

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于官問者按女有姦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姦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況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脩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

鉛山縣有賣薪者嗜鱔得薪直以半市鱔烹食之一日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鄰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張昺初蒞任有絲袍黑幘者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也鄉有冤獄願公雪之昺問其故神曰其中鱔毒死非妻殺也試置羣鱔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上者必

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昺如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黄瑜知長樂縣豪珉殺人而匿其屍訊不服法司欲從疑釋瑜因請自訊忽蚱蜢折左股甃于硯謂曰汝折其左股沉黑水池中神告我矣珉驚服

雍泰知吳縣民有妾亾者妾父訟其夫寄殺吾女兩月匿屍湖中石下泰召其夫訊之夫曰妾逃兩月跡求不可得妾父脇財始知死所泰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寄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苟賂耳一拷而服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姑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獄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貲縣定慧寺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行距寺二里許有三蛇當道逐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狀

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冤抑當指死所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水坑不出公令人洩去水三屍宛然取寺僧鞫之則利其所攜致命也僧乃伏辜

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同飲于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且無首有司疑生所爲備極拷掠生誣服許襄毅公呼至前見其少年美資非行兇者意必賣酒家殺之也乃佯叱曰爾殺人何稱冤爲其時近歲除公意貪人得銀必買布過節忽拘各布商以私用帳來入莫知其故至則見酒家以殺人之次日易布數匹數日復易數匹公密令人覘之知酒家常窺門下探聽卽捕之至則恐懼失色戰吃不已公曰汝既殺人若吐實不加爾刑果卽伏罪問何故無首答云藏在空桑樹中押取之果得首儒生乃釋

泰安州一富民姦傭僱工人妻其夫有怨言撻之折脛而死以其妻付一人領去將屍夜棄于壑死者之兄訴于官朱御史石廉憲俱問誣告許襄毅公提一干人鞫之累經刑具言詞慣熟無可入者公取其中一篤實者問其村巷門戶樹石之詳又取一篤實者問其居止人口孳畜之詳復取一人語以門巷人口孳

畜之詳其人驚懼謂公微行知其詳也公復云折脛而死必有縛治之物隣家婦牽花牛過時已實告我汝第言之合吾所聞則已否則痛加爾刑其人不得已吐實謂死時以破箕裹其脛至夜疼痛而死公取兇犯詰之驚懼伏罪問其屍曰夜棄于壑不知有無公曰陸地雨水暴發漂流不遠令吏卒尋之果獲屍破箕猶縛其脛云

有巨室婦當農時往田中督視朝出暮歸一日晚不及城假宿城外其家館之樓詰旦不啓戶主婦排闥則殺死于榻矣居隣聞之官竟歸罪于主翁御史盛杲

徃其家周視樓居見旁垣有補甃痕因問此外何隣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鍛其家口翁有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曰汝姦事吾已知之可吐實無嘗吾刑女即陳與東隣少年即私召即至具述本末毋姦佩刀自衛是夕婦拒之因手刃焉獄具斬即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貴宮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㜮在傍曰此我隣家子也爲小娘執伐成佳偶矣賣㜮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㜮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徃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姦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㜮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㜮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輸服葢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姦殺之生由是得釋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寺中寺僧延入師徒皆欲淫之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毋與

夫家互尋不得訟於官閩人林大合爲都司斷事攝邑不能決適有門子得罪當譴林曰汝故以得罪適出遍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父之門子入此寺僧師徒皆與狎有小沙彌語洩入以白林林曰是矣翌日過寺焚香頻仰首向天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即令縛之曰天巳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之訟解

安吉州富家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葢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伎盛服輿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服罪

京師有盜刼其家遺一冊子盡富室子弟名書某甲某日會飲某地或聚博狎倡某地按冊捕至皆訴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及究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葢毋盜偵而籍之也少不勝榜毒誣服訊贓

所在涙言埋郊壇外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絕遂結案待決一指揮疑之曰吾左右一髯職豢馬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猝呼而問之髯叩頭曰公毋張皇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祝令毋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今聚以伺我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問盡執之向所發贓乃得報宵瘞之耳遂以服法

其縣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單子擠之水携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至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主人莫知所

之乃聞之縣逮舟人鄰比詞詢反覆卒無狀歷攻莫決其令至屏人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下船言止此耳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

黃尚書紱爲四川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紱曰汝寃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諸城隍夢中若有人言州西寺者紱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抵寺盡縶諸僧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諜之無牒使醋塗其額麗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分其財乃盡殺僧毀其寺

藍偉令蜀邑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偉曰必鳴寃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即令洩去其水得隻磨發磨得伏屍而不知殺者爲誰偉令徧求村中麻合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視其橐重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訊得實罪死

姑蘇一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夫返殺而食之抵夜夫死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堂疑之乃以情問婦婦以雞對覓老雞數十令死囚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也

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江濬知眞定縣有黠少年裹石橐中而假宿舘人旦發

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舖人笞掠無所得濤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劉志方知仙居縣有僞獲盜布者志方詰之皆曰婦織之耳命各取織蔻來驗之事獲釋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以語婦婦不從夫利其金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某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亾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歸以爲某也訟于郡某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吽夜僧于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某募人察僧所在果於傍郡識之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衆出縛僧僧知語洩曰向其夜門啓欲入盜見婦盛裝泣牀側欲與淫不可得殺而携其頭出挂上三家舖架上拘上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即埋着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于是二人皆抵死

有被殺于路者始疑盜殺之及檢沿身衣物俱在遍身鎌刀傷十餘處檢官曰盜但欲人死取財今物在傷多非冤仇而何遂屏左右呼其妻問曰汝夫與何人有仇最深曰夫自來與人無仇近有某甲來做債不得曾有尅期之言非深仇也官默識其居遣人告示側近居民所有鎌刀盡將呈驗如有隱藏必是殺人賊當行根勘俄齎到鎌刀七八十張令布列于地時方盛暑內刀一張蠅子飛集官指此刀問爲誰者乃是做債尅期之人擒訊猶不服官曰衆人鎌刀無蠅子今汝殺人腥氣猶在蠅子集聚豈可隱耶左右失聲嘆服殺人者叩頭服罪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于河其子求屍得之疑瀕河人殺之也訟于鉛山縣逮係數十人備極拷掠卒無狀縣以白府錢心知其冤乃爲盡釋一行人商子泣曰賊可縱耶錢曰此輩非賊也吾爲汝捕眞賊耳密問汝父何商曰布何地曰某地錢密逮其地布行諸牙儈及諸任儎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儎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由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肯承錢密遣官往搜其家亦無所得詢諸比隣鄰人云前其夜多吠厖往來剝啄但不知其故耳即有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穫野

多聚穉獨一處最高大發之皆布也冊人乃伏罪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刼人于通州獲之不服州以
白藻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
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
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
由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紿也忿然曰乙
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
論如法
覇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捕
其六人亦相繼覺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

乂不決有　旨切責郎中移疾臥閤王敬所先生攝
其事郎日抵曹命一隷衣敝絮伏墀左趣召六人墀
右伏厲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狀
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王元美在青州時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
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公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
縛者跪堦上其足躡綠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公密
呼一隷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
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綠絲履曰此逸盜也公大笑
曰爾乃以吾隷爲盜即釋縛者

慈谿張觀察謙謫尉揭陽有許氏者縱其女與漳人通
漳人誘去匿之渡口許氏誣其壻黃金殺女欲抵金
死以滅口公廉知女渡江莫得其所匿處以計逮
舟子而集邑人縱觀公詭曰舟子利女裝而沉諸江
吾且使人問之江神當告我密使人偵邑人云何一
人從衆中竊言我知女匿所何問江神之爲迹之遂
抵漳人罪而金得白

益智編卷之二十六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七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刑獄類四　甥能正立之甫校刊

迹盜

魏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曹操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宋王安禮字和甫尹京時有匿名文書告一富家有逆謀者都城皆恐和甫不以爲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驗富家無實跡因詢其曾有兊家否答曰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縶馬生至對款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馬生所作罪之

晉陶侃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刼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刼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

宋王德用爲邢洺磁相巡檢盜張洪覇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武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擒之

元寧海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主簿胡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巖中人突出邀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窮其黨置於法

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賫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刼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刼人告之使者到州

以狀白津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騎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一老姥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北齊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换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周枊慶爲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刼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

榜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洩露今欲
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
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因盡獲
黨與
高謙之行河陰令先是有人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
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馬
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
私議者有二人相視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悉
獲其黨
齊高潡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

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
州潡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
見脯識之推獲盜者
高潡轉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黒牛背上有白毛潡乃詐
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萊三畝數被偸高潡乃令人
密往書萊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萊葉有字獲賊爾後
境内無盜
國朝成化中王愷為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刼陳
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荳者和少熟荳其中夜過
寺門復刦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荳中有熟者遂
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盜賊屏跡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
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盜刼其部
内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詣縣案
殺之自後祀者頗絶
隋張允濟為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葱結菴守之因告曰
不須守若遇盜當來訴老母如戒居一宿而失葱母
以告允濟悉召左右居人使之一一聽其手乃得盜
者

路伯通為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為人盡鋤其苗詣伯
通陳告無明證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村
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吮其鋤果有苦
味者捕獲遂伏罪
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結聚為盜
俘之沒為官户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
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刼盜旦還仍又執繖如此
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
在弗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
下時遣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

應募齊勑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盗明矣惜
其勇捷誡而釋之鐵杖後為名將
唐張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刼殺奉勑十日内須
獲賊壽至行刼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以
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
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
若為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
天后時太平公主妝奩為盗所竊后大怒召洛州長史
謂曰三日不得盗罪長史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
遇湖州别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白尉曰得盗物者

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别駕無名笑曰某歷官所在擒
姦擿伏有名盗至前無得脫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請
為解危耳尉白之長史聞於天后后召謂曰卿得賊
乎對曰若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州縣令不追求
兩縣擒盗吏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后許之無名
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候之見胡人十餘
輩衣衰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
果得焉馳白無名問曰胡何向曰向一新塚設奠哭
而不哀徹奠巡視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
使盡執諸胡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后曰卿何

策而得賊對曰非有他計但識賊耳臣到都之日即
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盗但不知葬處今當拜
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賊既奠哭而不哀
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
促府縣賊既急必取而逃之矣后曰善
呂元膺鎮岳陽嘗出遊見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皆
衰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侈近葬則省此姦黨為詐也
令左右搜之棺中皆兵刃公詰其情衆曰某盗也謀
過江掠貨是以詐喪使渡者不疑耳同黨數十輩已
於彼岸期集遂擒之付于法

柳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歲儉隣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
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遏公綽即
命軍候擒其人破柩皆實以稻米葢葬于歉歲并舉
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盗乃夜放驢而藏其鞍
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
鞍人服其智
懷州河内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盗從河陽長店盗行
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街中見叱
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服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

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五代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質錢千萬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不數日果得質僞銀者執之伏罪

宋錢惟濟知成德軍民有僞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矣已而果然

張詠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羣官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僧惶怖服罪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

桑懌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盜起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授以名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得輒出居數日軍吏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餽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就媪餕而以其餘遺媪乃稍就媪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又聞懌閉營不出知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懌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愼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又三日往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楊繪知開元府吏請擒穿竊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踪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于庭一訊具服人稱神明

德安有人家被盜絕無踪跡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噀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乃令胡猻從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

陳襄知浦城縣有人失物既捕偷兒數輩莫知的爲盜者襄乃詒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襄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

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乂引囚逐一令手
入帷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遂承
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
劉光授泰興令富室亾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
以爲寃光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
果盜則長于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
寸矣訊之果伏罪
胡長孺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浮圖菴誦經一嫗
失其衣告訴於前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中命繞
佛誦經如故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令神
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長
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
善京尹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乂執一親僕訊之立
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
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盜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
是得之
南京郭總管嘗獨坐有旋風在前叱之旋盤急曰爾有
寃耶呼吏隨旋風所止吏隨出東門十里許入林間
見一屍帶有小私記印取之郭藏印詰旋風曰待爲

汝明白一日呼所屬司縣官畢至曰朝廷將買布絹
若干行移甚峻不先期備辦恐或遲悞各坊巷鄉都
逐家收樣中者議價逾數日畢至果有此印記者曰
此樣中矣遂呼主者至以千計即示以印記其人具
服
國朝按察使周新初往浙江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
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
者鞫之乃刼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商家給之家人
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有窶人擔紙勞困息肩路傍不覺
熟寐其紙爲人盜去訴于官貴使人擡失紙處一石
至階下杖焉觀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窶
人客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任於府數日出
公牒多買諸賈人紙令各書姓名於上召窶人認之
果得原紙盜乃服罪
曹州省祭趙葵其親被盜夜殺於野趙訴于許襄毅公
公知賊之必逸也乃罵曰暮夜殺人豈可指名妄告
殺人之辜汝自當之枷杻收監乃下令曰被告許將
情來訴羣賊翕然稱寃赴訴無一人後者咸服其辜
僉都御史楊北山名武爲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

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數十人跪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丁壯者令履其上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躡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有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熟睡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

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貫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益智編卷二十七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八

說詞類一

奉使

齊孝公伐魯臧文仲謂展禽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敢犒輿師齊侯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汝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

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哀斐而與之盟

齊晏子使荊荊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來欲辱之何以也對曰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于是荊王與晏子語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取而樹之江北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王曰欲以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楚王曰齊無人也晏子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謂使子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比方之辨于辭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

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魯子服景伯如齊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荊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師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將殺以釁鼓其何吉也曰是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不怒將懈怠今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國之卜非爲一臣卜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

楚人信鬼故懼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垂屏外藩以爲

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于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見諸發逐韓子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求救于荆荆王大悅許救之甚懽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人之所憂也而荆王悅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子乃歸齊人拔五城而荆救不至

按魏文侯借道于趙攻中山趙將不許趙利曰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不如許之許之大歡彼知趙利之必輟攻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趙利之智更深于臧子

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

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倍鵠在也

趙使諒毅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名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受幣而厚遇之

按諒毅之說秦王與賓媚人蕭同叔子之對同意

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曰秦以十五城易璧可與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

使者相如曰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於是遣相如入秦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冲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齋戒五日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王之威以修敬也今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

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持其璧欲以擊柱秦王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以十五城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不可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决負約不償城乃使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亾歸秦王齋五日設九賓于庭引趙使者相如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趙立奉璧來今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就請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絶秦趙之驩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蜀遣伊籍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起一拜未足爲勞權甚異之

吳遣徐詳至魏曹操謂曰孤願濟横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對曰若越横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也曹操笑曰徐生無乃逆詐

魏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道路得病稽留不及羣臣歎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至刑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留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殷夏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自知免于防風之誅帝悅

晉凉州張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王曜謂之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

而云不能保何也鷖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
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
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
況鄙州乎曜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宋明僧暠再使於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
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
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周盧愷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
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唐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韓愈宣慰衆皆危

之穆宗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
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之節豈意同賊反耶甲士前曰
先太師爲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
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
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
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
旗節劉悟李佑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廷湊慮衆
變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
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

也廷湊曰卽當出之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
歸奏帝悅
後唐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
至天長吳王厚禮之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
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
賓王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王嘉之竟達命于杭州
而還
燕軍敗于內黃後汴師攻燕亦敗于唐河他日命使聘
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號內
黃以何藥可瘥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

之必愈賓王皆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宋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
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
以歸國主令繕寫送之於是盡得其十九州形勢屯
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
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
牒州取地圖時陳秀公升之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
浙所供圖放其規模供造及圖至聚而焚之具以事
聞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孫瑜使契丹適征西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

辭以奉使有旨不肯賀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曰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

蘇東坡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説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嘆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

周煇清波雜志曰煇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璹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説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

之利明皇未然惟明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言也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之語

蘇頌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少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當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對極中事理

徽宗時秘書郎衛膚敏往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奈何請至燕山觀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周端禮嘉定六年充金國慶賀生辰使金主聞使至輒伏盜剽刼禮幣欲以使者失職啟釁端禮及境察知其意乃遷幣他邸夜果遷册數十問宋使者何在無所得黎明募壯夫倍道至金主弗知令伴使索書幣

甚亟端禮具以進金王大驚怍臣僚相顧失色贈遺
甚厚使還寧宗大悦

元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
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巳受矣
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
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

餘干人李思衍事與此同

國初交趾黎麟請命矦公璡輔禮部侍郎章公往錫封
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僂矦公止之曰
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

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愕爲撤關而入由是蠻夷益謹
禮不敢肆

益智編卷之二十八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九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說詞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刋

對來使

秦昭王遣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
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錐椎破之謝秦
使曰謹以解矣

齊庚杲之兼王客即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
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
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魏遣李道固使齊齊帝讌之甄深於御筵舉酒勸道固

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深徐答曰詩所
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服道固乃受酒

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
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殿侍慌莫
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
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勑而止

岳珂曰是時陶竇諸名儒皆端委在朝使之角辨
騁辭庸詎不若鉉藝祖以爲大國之體不當如是
耳其亦不戰而屈人兵之上策與

按不識一字之人竟以制辯博之徐鉉而結其舌

此老子以柔馳騁至剛之術

太祖出師南征李煜遣徐鉉朝京師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

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祠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上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孫資政沔出師環慶宿營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言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其下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張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

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

按沈括此論業已得辨冊之要領使廟堂能持之堅可無許也奈何因介甫欲取姑與之一言遽割新疆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後日兵端不亦惜乎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餼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倍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以受謁而後報特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亦用安道例

陳希亮知鳳翔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廡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

呂大防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

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
高宗上仙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
俾歸宰相周必大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
館伴發遣朝廷更無一辭於禮未安遂口占數語令
使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于紫宸殿驕倨甚固請
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虞允文請駕興
上入內天錫色沮允文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
奸禮有詔放仗使人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儐者懇祈
詣朝再見上壽遂極恭朝論稱快允文下其事于邊
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國初高麗來朝賜宴作樂使者以國喪辭編修趙壎曰
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　太祖乃不許辭

盟會

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境必具
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以遇禮相見
齊使萊夷以兵劫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
之兩君爲好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爲不祥于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
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
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
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侯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
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
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
象不出門嘉禮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
是用糠粃用糠粃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
享齊侯歸責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汶陽之田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飴甥會秦
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
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太子）曰必
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衛侯會吴于鄖吴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吴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于鄟澤將歃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于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諸侯伐鄭許鄭成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乃盟而還

秦王使使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竊聞趙王善音請鼓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進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以相娛樂秦王不許相

如前進缻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
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能
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善說

秦晉圍鄭佚之狐言于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
必解鄭君從之燭之武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
知亾矣若亾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
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亾鄭以

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彊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
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
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君引還

秦伐魏孟嘗君見燕王曰秦且攻魏願大王救之燕王
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救魏且奈何
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出
國門而望見軍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
未許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恐天下之將有
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也而
臺巳燔游巳奪矣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
半與秦秦必去秦巳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
秦兵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
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
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寡人聽子乃起兵八萬從田
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
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
從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

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
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竊以爲
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趙惠文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
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趙
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爲之殺無
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
于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今能守魏者
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

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
王而出之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旄對曰韓且坐而
胥亾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旄
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旄曰韓強秦乎強魏
乎王曰強秦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
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
其所強與其所不怨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秦急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
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
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
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令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
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
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
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
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有子孫
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
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禍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
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
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
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
怒子子其待之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
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臞者憂公
子之且爲質於齊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不如布衣之
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
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
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
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且以爲公子功也

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乘車制衣為行具

漢梁孝王使人刺殺袁盎景帝聞公孫詭羊勝畫計遣使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入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太上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子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嫡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自殺何者治天下不以私亂公今大王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謝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梁事得釋

益智編卷之二十九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說詞類三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善諫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梗陽人有獄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叔寬曰與子諫乎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嘆獻子問曰人有言惟食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嘆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嘆中食自咎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嘆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乃辭梗陽人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于臣僕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時景公煩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屨賤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知從何肢解始也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

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病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病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按陳子亢諫止殉葬而欲以妻與宰爲殉正孟子所謂仁術也西門豹之沉巫宋均之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媼皆得子亢之意

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公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速殺之無令遠聞公忸怩乃趣赦之

晉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公曰吳其亾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發千兵下可陳鍾鼓諸侯聞者亦曰

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公乃罷臺

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王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麓主苑囿之官　當日直日也）

魏文侯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召座而反之以爲上客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祖棄之於野穀乃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凶具穀曰乃後父老不能更作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巳自責更成純孝

蜀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遊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魏許攸擁部曲不附曹操操大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

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成之若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操曰凡人也襲曰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方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吳孫權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惟諸葛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悵然乃赦之

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法論者多為言猶不解孫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于事何如濬意乃解（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仲膺名邵）

齊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移在此器也帝甚慚

齊文宣末年昏縱裴謂之上書諫言甚切直帝將殺之謂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言於帝曰樂運知書

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遂因獲免

國朝弘治初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事得罪評事夏鍭上言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高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入不報

齊孝昭帝斬人于殿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皐

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朝廷非殺戮之所也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隋大理掌固來曠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高祖推驗綽無阿曲帝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顔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唐李弘節爲桂州都督以清慎聞旣沒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共一羸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思之置不問

文德皇后旣葬太宗念后不巳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毁觀

谷那律嘗從高宗獵在塗遇雨因問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不爲畋獵上悅賜

帛二百段

廣德二年春不雨斗米千錢河東道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代宗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民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

肅宗久不朝太上皇於西内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

宋光宗久不過重華宮禮部侍郎倪思疏十事言多痛

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于
嘉王也上爲動容
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
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勃諫議大
夫張仲方皆以爲言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
繫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垂八
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
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其寃未嘗言其不敬亦
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
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越有司檢料行宮裴度
從容奏曰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
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
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
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敬宗荒暱月視朝才三四侍郎韋處厚入見自陳有罪
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
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
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
死亾之誅帝大感悟

宋太平興國中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
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遣中使諭執政曰郊赦
可特無貸祖吉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
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吉本何
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喜其對而止
寇萊公在鎭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
所奏上怒謂太尉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
尉徐對曰寇誠能臣無知騃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
上召王旦質之公至讙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

若同下御史府公叱欽若使退上大怒命付獄公從
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訶譴當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顔不怡願且還内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召
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坐
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使
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
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
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上曰非卿言朕
固難忍月餘欽若等皆罷
丁晉公談錄曰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

貴行事歸功于主上耳嘗有臣僚判審刑院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真宗遲回欲寬貸未有聖語判院輒奏云是魏振男上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如何知院鑒前覆轍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涕泣云玷陛下之科名孤陛下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惟俟一死而已上特與貸罪安置

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于府園騎山樓瘦木亭上及公再守魏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榷

法公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榷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劉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動色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予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耳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疏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然則救東坡者宜爲何說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秦檜當國洪忠宣公鄭亨仲胡明仲朱新仲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相公有言不敢輒言也滋爲

人天性長者凡於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容齋隨筆曰當時使憸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

孝宗朝右正言袁孚論北内私酤言頗切直光堯震怒上御批放罷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不可翌日朝扣榻以請上厲聲曰詔已行矣尚何留文惠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

問乎何罪上諭以疏意文惠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北内給事無非閹人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憑依自恣何所不至上悚悟天顏少和文惠曰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以天下養而使北内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曰善居數日乎請祠得守永嘉郡

孝宗用知閤門事樞密承旨張說為簽書滿朝譁然起爭上弗聽范成大當制朝士過問當覩草否笑不應

獨徽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忽請對出詞頭納榻前徐奏曰臣有引喻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略同閤門官日日引班乃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

淳熈中知南康軍朱熹應詔言一二近習之臣蠱惑心志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近在朝夕帝大怒曰是以我為亾也諭趙雄

令分析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元順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學士承旨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國初州人侍郎某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

乃曲意懇之守曰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寸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一曰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塟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武廟時逆瑾擅權嘗縶給事御史二人于朝門囊以三

木人莫敢言適　上命近侍立聚取百沙燕放生聚
故闕其二　上怒詰之聚頓首曰長安門有一給事
一御史被縶願放之以足百燕之數可也　上遽命
釋之

嘉與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救於
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
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益智編卷之三十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説詞類四

諧諷

楚莊王有所愛馬病肥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
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
之王曰何如對曰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
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
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

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
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
葬之于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
也

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
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
卒後數年莊王置酒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即忼慨高歌涕泣數行其歌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
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

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孫叔敖廉潔不受錢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令如楚不忘亾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

齊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

聞于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一日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亾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罪乃殺之公曰可于是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亾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罪已畢請殺之公止曰勿殺而謝之

漢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

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大笑而止

漢武帝少時侯母常養帝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於邊乳母入辭帝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速行陛下已壯寧尚須乳母活耶尚何還顧帝憐之詔止勿徙西京雜記 世說

新語假作東方朔事

唐韓晉公爲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毋容求顧况營救况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舍之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嘗問其何人因輒受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俯首久之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德宗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劉玄佐鎭汴嘗以謎怒欲殺將軍翟行恭內外哀之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往見玄佐都無言將辭曰聞翟行恭抵刑乞令所由付屍一觀玄佐怪問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五代張茂貞居岐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

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優人張廷範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大[illegible]松明之禁遂止

唐莊宗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爲民請帝怒叱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帝大笑令乃得免去

南唐時關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伶人申漸高乘詼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

宋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决梁山湖八百里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巴至

上林則已焦也上大笑

紹興壬戌省試秦檜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藉藉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爲誰優長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即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三秦四坐不敢領略一鬨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遼伶官羅衣輕滑稽通變多所規諷遼主與大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遼主屢不競前後已賞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輸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大癡和你都輸去也遼主始悟不復戲

辨才

齊桓公觀于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君子用則小人退)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私小便也)

楚子享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胥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魏王謂鄭君曰始梁鄭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謀所以對魏鄭公子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敝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洞庭君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東漢陳正為大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髮怒勅斬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且臨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乃罪黃門而釋正

吳使張溫聘蜀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惟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

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爲不養
老也昭卒無詞遂爲盡爵
魏向雄以小譴繫獄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
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我不問也今會躬爲叛逆又
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
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
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
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
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
談宴而遣之
郭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幷誅使者徵攝甚急
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
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刼留之淮五子叩頭流
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還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
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亾亦
無淮也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宣王
乃表原之
晉齊王攸當出藩王濟諫請無數忤旨出爲河南尹坐
免官武帝語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

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苦責之因曰知愧否濟
答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
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黙然
樂令女適成都王頴王兄長沙王執權于洛遂搆兵相
圖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于長
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
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
斷帝大怒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
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顔遂使溫
嶠不容得謝嶠于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
悟名言
潘京武陵人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
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
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後趙石虎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闕虎怒
太守惶怖避匿功曹李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
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
白首咸知效命非惟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
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

困獘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嘉之於
是太守獲免
宋孝武嘗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
後反叛帝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
爲陛下杜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帝語荀伯玉卿
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
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唐高祖鎮太原引張後胤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卽位
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

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
臣之功過於先聖帝大笑
燕廷玉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
幕府廷玉勸泚入朝泚怒縛廷玉辱之囚歲餘問曰
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廷玉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
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時溥獻黃巢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
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以從賊居首者對曰
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
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
上不復問皆戮于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
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淨因繼成禪師同十大法師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
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問諸禪曰吾佛設
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
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
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
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法師所謂愚法
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
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

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
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
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
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聞麼曰不聞師
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
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
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
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
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
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

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敎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賢聖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法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

寶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的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

按是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

國朝慈谿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戒之曰汝儕知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吾儕小人惟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華亭錢學士嘗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學士譴之蹙額對曰病矣學士曰奚病對曰往時黃提刑嘗第老夫實受役傷膂焉黃之第今敗瓦頹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憮然遂謝里旅

益智編卷之三十一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二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人事類一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知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楚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

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變其徽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入秦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問曰何以知章子之不叛王也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殺之而埋於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謂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稽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亡索之於是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

漢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趙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叛卒如充國之言

東漢晉文經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士大夫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輒以詢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符融察其非真乃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

宜察焉儁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

并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招置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于敗

曹操遣刺客見劉備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尚未得便會既而諸葛亮入客神色失措須臾客如厠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

數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走

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晉王濬初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爲益州刺史明立威信蠻夷歸附

王敦既亾王應欲投王彬彬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桓温將伐蜀諸賢咸以李勢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惟劉惔云伊必能克蜀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

後專制朝廷耳後竟如其言

苻堅將問晉鼎朝議遣謝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中書郗超曰是必濟事昔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人咸嘆超之先覺

梁竟陵守孫暠郡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裴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知人之鑒深得之矣後暠以郢叛卒如俠言

唐侯君集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

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毁時賢常有不平之語上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俄而君集果謀反誅

崔寧專蜀十餘年朝廷患之及入朝吐蕃南詔合兵入寇諸將不能禦德宗趣寧歸鎮宰相楊炎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今遣之無功則蜀地敗有功則不可復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無遣而發神策都將李晟將兵討之納親兵於其腹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改授他帥使千里沃壤還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乃留寧遣晟將而定

李師道拒命詔田弘正進討師道將劉悟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二州以獻悟既平賊大張飲三日設角觝戲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軍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以帛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快目前耶吾奏詔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

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盎短舌也

韋氏兄弟皆輕侮之獨韋宙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他日必爲大用後果策名竟登廊廟

宋唃厮囉犯塞時曹瑋在秦州真宗召李廸問瑋備禦何如對曰必勝帝曰何以知之對曰唃厮囉兵遠來諜聲言以其日下秦州會食意以激怒瑋而瑋勒兵不動此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是以知其必勝也居數日瑋捷果至帝由是益重廸

王鬷奉使河北時曹瑋爲定帥屏左右謂鬷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何以教之瑋曰瑋在陝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德明一子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未以爲然寶元中鬷爲樞密使元昊果反上問邊備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虢州始歎瑋之明識

祥符中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見王文正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具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巳不淺聞正公言不信也姑應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謂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並相道文正語皆嗟嘆以爲非所及

王曾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

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送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非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始被進用巳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呵逐亦不去曰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徤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如此乃爲一簡答之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徤者遂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是天章閣侍制杜杞

李師中初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

樂之

富弼過南京見留守張安道坐久之富公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辟以考校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堅請外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

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安石爲相行新法置條例司拜司馬公樞密副使公力辭不受命以書喻安石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富弼一日有憂色邵雍問之弼曰先生度其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絶人遠矣

吳環素以堅挺有氣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有以環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如其言

盛文肅公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公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爲詩謝之公得詩不

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詰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公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范延賞爲殿直過金陵張忠定公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新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鄽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皆號能吏

益智編卷之三十二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三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人事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料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必此是也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公乃尊祿而進之

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爲諸侯笑矣

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其言曰盡敵而反（狂夫祭詛之言）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享蔡侯醉而執之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裝黃金千鎰遣少子往

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朱公不得已遣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聽其所爲長男至楚發書進金如父言莊生曰可疾去慎勿留莊生間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曰奈何莊生曰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告長男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長男以爲赦弟固當生重千金虚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未去耶長男曰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莊子羞爲兒子所賣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生而見我富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欲遣少子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

東漢鄧禹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光武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縛愔歸罪

馬援兄子壻王磐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遊京師與隂興朱浮等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亍多所陵圻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事相連死洛陽獄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内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死者數千种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漢陽太守傅燮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敎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

舉十危賊聞大將軍至必萬人一心邉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寛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鄙

魏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曹操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反聞果至

北魏陸俟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曰不過朞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魏主大驚召俟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寛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雖身短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爲散騎常侍

洪容齋一筆曰裴潛陸俟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産戒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寛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寛猛相濟之説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寛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温恢謂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子孝曹仁字時屯樊城關羽攻之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其言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司馬昭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

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後會反于蜀昭自行至長
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
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
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
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
是乃釋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
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及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
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
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
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
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
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反以狀對卒免
蜀先主任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
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治中從事楊洪啟太子
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
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
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
異奔吳求活耳勅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得矣曶
綽承洪言果獲元

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
聽及瑯琊即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
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
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
活也衡從之吳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
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
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説平生常
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
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
也及遵子綏被誅弟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陶侃在荆州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
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
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
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
寇禍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
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
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桓温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
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王述曰

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

齊神武至洛陽還傾產以給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唐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鑾輿不復更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不拔乃班師

高宗命李勣伐高麗侍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很爲我鄉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洊饑地震裂人相掠賣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果平

天后時劉褘之下獄睿宗爲抗疏申理親友咸以爲必見原有竊賀之褘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速吾禍也竟賜死于家

郭子儀等克復西京肅宗遣中使請上皇還都召李泌謂之曰朕已請上皇還都且請還東宮修子職矣何樂如之泌曰上帝不來矣帝大驚問故對曰理勢自然人臣七十尚老而欲傳況欲復勞上皇以萬幾何渠來乎帝曰奈何對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馬嵬請留靈武勸進皆羣臣愚忠幸今日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則上皇來矣帝卽使泌草表立遣中使奉表入蜀其後使還言上皇初得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

詔定行日帝大喜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張孝忠與朱滔破李惟岳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引軍還營義豐將佐曰尚書布赤心于朱司徒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喻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鬬緩之必翻然改圖且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

涇師犯闕德宗倉皇自苑北便門出幸翰林學士姜公輔奏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

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召之使陪鑾駕不然
恐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上
曰巳無及矣既而亂兵果迎泚反據長安
會昌中河東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
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卒千五百人使
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疋石初至
軍用乏以巳絹益之人纔一疋時巳歳盡軍士求過
正旦而行監軍李忠義趣之弁遂作亂詔王逢留太
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沂兗兵還討弁遣中使馬元實
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
公須蚤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
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
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卒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
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財李相正
以欠軍士絹一疋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
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河東兵
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
乃擁忠義自取太原擒弁斬之
朱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僞云永
和重寳也須人主莊肅發之邵安石請以重囚啟鑰

機發矢貫胸臆全忠嘉歎
宋治平中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巳而
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言
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
止主飲食不及他事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
及某事則以某辭辨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
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
之夏人聳服祝常言魏公眞賢相非他人可比
子猶曰爲慶曆聖德詩儇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孫
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歐六忠
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
王正甫一日約康節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
疾明日正甫來康節曰某之辭會有以吳處厚者好
議論王平甫乃介甫之弟介甫方行新法處厚每譏
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
此某所以辭會也正甫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
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
甚苦乃已
哲宗時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章惇詆其狂妄羈管新

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浩初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詔暴其事遂竄韶州

陳瓘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奏旨取公所著尊堯集將施行其言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與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違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謫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人服公遠慮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中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竄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斂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益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温公等敘官爲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識

高宗時翟汝文知越州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之言

金逆亮將南寇使劉蘊古僞降以覘國遂授迪功郎改京秩爲鄂倅吳山伍員祠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報像易牌列其官位姓名人皆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旨其意何在魏仲昌曰他人歸正者

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眞細作也諜之入境不
止一人楊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
不信後蘊古私使僕北歸有告者搜所遣家訊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誅
韓侂胄聞吳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
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討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
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
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丙誅曦露布以聞
按宇文紹節之料安丙似矣然非楊巨源李好義
爲之首倡則丙束手無措何能成誅曦之功哉紹
節之言亦幸而中耳視今王恭襄之料王文成猶
未易同日語也
元時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巳
發阿魯渾薩里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何以
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
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
浮言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
還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
誣之
平章曹立巡東南至常熟有告囬囬百餘人匿海渚殺

猪會飲謀爲亂立遣卒捕之吏胡松請曰是詐也顧
毋煩兵立怒曰吏何用知之松曰囬囬不食猪今言
殺猪詐可知也不聽往果無獲一舶賈胡數人訊之
蓋訟者嘗與互市負其貲不能償欲投間殺之也遂
抵訟者罪
國朝土魯番阿黑麻擄哈密王陜巴及金印去詐稱以
萬人入冦甘肅報至朝議頗駭馬文升曰土魯番至
哈密十數程哈密至嘉峪又數程道乏水草間夷使
入貢多載水以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
哉此必不能至虛聲恐我耳巳而果不至
宸濠反聞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王恭襄
公瓊時爲兵部尚書獨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
濠必守仁巳而守仁果擒濠如公策
智智編卷之三十三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四

人事類三

蚤慧

齊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漢昭帝時上官桀與大將軍霍光有隙欲害之乃許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亾

東漢建武時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覈而刺守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時諸郡各遣使奏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吏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明帝時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明帝對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曰大人踰越五嶺僻在海邉風俗雖陋然多珎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愼願少留意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輟不寫

魏鄧哀王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嘗致巨象曹操欲稱其輕重不可得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秤他物較之卽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

晉武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衷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卒宜

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

明帝數歲坐著元帝膝前屬長安使來元帝因問明帝長安如何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答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唐劉晏七歲舉神童爲正字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爲畫眉總髻明皇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正謂當時左右多朋黨也

五代張策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宋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訟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識者知其不凡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失足跌墮甕水中羣兒譁棄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

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齓中矣

范純佑幼有智略與富彥國家子有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益錫造者純佑在側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純佑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嘆服時始十餘歲

國朝劉端毅公玉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公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

幹辦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使告於秦曰鄭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召孟明使出師襲鄭至滑鄭販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賁之周

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
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
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矣滅滑而還
漢昭帝時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
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
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
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
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何人竟

得姦詐本夏陽人成方遂居湖以卜筮爲業有故太
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以
幾得富貴坐誣妄不道要斬東市
東漢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欲歸之說太守彭
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
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
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
未知所出望見道中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
具食問以所聞生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
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

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
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應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
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
見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
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白
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與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
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

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
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齊神武欲觀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
曰亂者須斬
袁尚攻兄譚于平原留審配守鄴城會曹操圍鄴尚欲
令配知外動止與主簿李孚議所遣孚請自行尚問
當用幾人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直將三騎足
矣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勑使具脯糧不得
持兵杖各給快馬所在止亭傳到梁淇斫問事杖三
十枚繫馬邊著平上幘投暮詣鄴下詐稱都督歷北

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訶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歷操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以繩引之得入守圍者以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還而顧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陰心計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不如驅出之乃夜簡得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人人持火孚乃將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遂突圍去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太史慈請行於是蓐食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直突圍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無敢追者

按李孚之入鄴太史慈之出都昌可稱兩奇孚用陰慈用陽

宋張邵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戒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舟船倉庫至曉取辦旦日裕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裕曰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周宇文泰遣奚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情而還

唐信安王禕討契丹以裴耀卿爲副令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給之耀卿曰夷虜貪殘見利

忘義今賫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給付並畢時突厥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耀卿已還

涇原節度使馬璘病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攝其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主喪事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位于營次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

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李楚金爲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
相率譙譁手瓦石脅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
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
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
敢覷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
擢任貝州出是大理
五代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王鏐遣兵救之蘇州
有水通城中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
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行水乃先以巨

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
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
遂大敗之
宋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盡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
外章三上王旦悉抑之特率屬僚訴于宰府旦徐曰
微瑣之帛固應自至柰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
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介遂罷監事
歸徂徠山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
嘗從介學于是竦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

有旨編管介子於江淮又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
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孥戮不足以爲酷
萬一介死未嘗叛去是朝廷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
後世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
曰介之死必有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
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
苟無異說即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
中使以爲然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蒙正之子）
儂智高攻陷昭州安撫使孫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
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

敢北侵
張詠知成都王帥王繼恩帳下寵卒恃勢嚇取民財民
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
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
黨洶洶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與王帥有不協
名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
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
入其家爭鬭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
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命

出彀之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錢以買牛明年震摇息逋民歸無牛以耕其價騰踊渙復以所買牛依元價賣與河北一路惟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金宗寧鎮臨潢鄰國有警寧聞之乏糧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卽遁去邊人以窩幹亂後苦無牛寧復令入粟易牛旣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宰黄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冦且至炳亟遣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冦

國朝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至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侮人命椎碎之因以上聞　太祖嘉嘆曰人處常易應變難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乃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焉

變之才矣

武廟未至南京權倖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應天府丞寇天叙曰如此輩以侯駕反取罪耳權倖懼問計天叙曰吾當計名於簿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

茅坤爲廣西僉事欲入剿猺賊以鄉道不審諸猺獞並阻山谷我師偵者不得入于是别募死士爲緝事軍令各携善畫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又恐邏者追及以藥筆傅之紙絶無可覩見者出則按圖别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間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百餘處大略如掌股間矣

博物

齊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仭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桓公伐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

尺冠冕人物具馬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此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馳還以聞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憤氣之所生也此地必秦之

故獄處也詔丞相按地圖果秦獄地上曰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爛一云武帝東行至函谷關有物當道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曰此名爲患憂之所生也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聚地也夫酒忘憂故能消之帝曰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梁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煞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餞祝酹復瘞之尋有拔城背主奔秦之事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

南郡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武帝祀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爲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

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爾雅注作終軍事）

魏王蕭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
以爲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
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
之敗
吳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
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
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
無尾可烹食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
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

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晉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
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
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
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
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
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
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
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

言果聲聞數里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乂乃至底得穴行數
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
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三捋得
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
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
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
曰此盤與洛陽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鍾故聲相
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

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
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
僧具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
盛饌當與除之僧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
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
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
永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
不能飛浚儀董養聞之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
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
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

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錞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寳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博識君子哉

太宗問光祿寺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克藥韋不知所從得就侍中郝處俊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爲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爲乃止當時服處俊之博識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魚之憂會殴獻秉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内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閫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寘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

按息壤記云禹堙洪水玆有海眼泛濫無恒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寘於穴中以塞其水脉

李德裕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泠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曰到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閲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亨一甌沃於肉食内以銀盒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巳化爲水衆服其廣識

徐鉉仕江南日嘗入直至飛虹橋馬輙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轡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漚以腐糟隨毁者乃是鉉斸之去土尺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二尺腦骨若叚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浥漚之遂爛焉

李後主獻畫牛一軸在欄外夜歸欄中宋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宋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忽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之鎬味之愀然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餳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家有八喪天官書曰色黃曰爵餳

葉曙字杲卿師事林逋天禧末錢塘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眞宗上仙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歐陽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眞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清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滓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語人曰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自出按之有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有壽短促則涌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

李才元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

篋乃化爲二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
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
異矣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
岐謂之怪傳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于樹以尾塞
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鼫鼠曼倩識騶虞

元王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王宜早還元王以問耶
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
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元王

卽日班師

國朝弘治戊午六月京師西門有熊入城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
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宜愼火未幾
城內在處有火災或問出何占書曰予不曉占書曾
記宋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
世則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愼火果延燒官民舍十
之七八予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益智編卷之三十四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五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人事類四

危疑

商紂爲長夜之飮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
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
醉而不知

周隰斯朋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
隰子家之樹蔽之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
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

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田子將有大事而我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
言其罪大矣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楚始皇自送至灞上翦請美
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
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
時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旣至關使使還
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
然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怚音龐

漢王以蕭何爲丞相守關中事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詣軍所上必信君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聞淮陰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

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何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黥布反高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何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何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君今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寇恂守河内光武數策書勞問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君以此時據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帝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病不視事自請從上征帝曰河内未可離也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

按高帝與蕭何同起豐沛倚之如左右手君臣之誼可謂篤至乃疑何之心蓄之終其身不解也黄東發曰方帝困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弟詣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

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買田宅自汚何幾族相國之善終三人益有力焉光武推心置腹乃復不能釋然于寇恂令董崇得窺其微彼王翦請田宅以自堅臧霸李典遣子弟及諸將家屬詣鄴其所遇秦皇魏武固忮刻猜禍之主也又無足怪矣

秦滅魏購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兩人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然之

羅景倫曰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
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
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
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頴賓論劉項專說一忍
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字之力
漢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爲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絶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
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
將軍止之是也

杉惲既失爵家居治産業起室宅以財自娯安定太守
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
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産業通賓客有稱譽
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下
廷尉按驗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以朱佑爲護軍嘗見親幸祐侍
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
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世祖兄縯爲更始所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語如平
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食被席有涕泣處獨寛

解世祖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
姊文姬賢而有智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
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
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
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
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十餘年梁冀既
誅災眚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
死者子孫于是大赦求固後嗣燮還鄉里姊弟相見
悲感傷人既而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遇朝廷傾亂

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
天耶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
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曹操表劉先主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嘗從容謂先主曰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
方食失匕箸于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
曹操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主簿賈逵乃入
白事操怒收送獄吏以其主簿也不即着械逵曰促
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于卿將遣人來察我

着械適訖王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旣而原復其職

司馬徽有人倫識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苐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寧往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

司馬懿多權變曹操聞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于是勤于吏職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

曹爽等專擅朝政司馬懿稱疾潛爲之備爽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涖荆州來候懿懿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爽等不復設備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懿部勒兵馬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有無君之心不宜典兵宿衛爽窘迫不知所爲遣人詣懿歸罪請死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晉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

言卽于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于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啟帝陰爲之備（世說作羲之）

郗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桓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暗于事機遣牋詣温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愔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温得牋大喜卽轉愔爲會稽太守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惟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閒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兾

其有各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
醉幘墮几上以其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
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隋煬帝以唐公李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徵詣
行在淵遇疾不時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
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益懼因
縱酒納賂以自晦
唐蘇味道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
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
所席地而坐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

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
于嶺南
安祿山畧權皐爲從事皐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
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會祿山使皐獻俘
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蕃皐妹壻也密以計約之
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蕃蕃至皐示巳喑瘂蕃而瞑蕃
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逸皐而葬其棺人無知者祿
山不疑其詐許其母歸皐微服候于淇門奉母晝夜
南去及渡江祿山巳反
安祿山逆節頗著平原太守顔眞卿以霖雨爲託修城

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
賦詩或譖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無
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城守具備
郭子儀宅在親仁坊居其坊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
三千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
或至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麾下將吏及郎
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隷子弟啟諫公
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巳成而不自崇重以貴
以賤皆遊卧内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曰爾曹固非
所料吾官馬食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向使崇

垣扃戸不通内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
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
間四門洞開雖讒言日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
皆服
德宗刱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隷人潛殺羊載
以入城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
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
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
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陸贄貶忠州至日土塞其門鑿莱由狗竇中入端坐習

古方書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德宗問曰爾過峽中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乃拜爲太子賓客公已卒

韋澳爲京兆尹會判户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宣宗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日卿意何如對曰臣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甥栁玭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五代李嗣昭與周德威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晉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宋張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謂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于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座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謂聞之亦不害也

東坡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自當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歌詩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

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東坡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爲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爲知幾

初寇準謫雷州人有舍之者爲丁謂所害自是無敢舍遷客及蘇轍安置雷州莫諜所止海康人吳國鑑特創一室館之轍與之立僦券章惇果謂其強奪民居下州追治以僦券甚明而止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曰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

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葢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國朝燕山護衛百户倪諒上變告燕邸官校于諒等陰事逮至京戮之有詔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醒藩臬張昺等入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昺等皆歎息

益智編卷之三十六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男能正立之甫校刋

人事類五

急難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桓公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欲以此役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楚公子微服出亾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隷也不力門者出之

晉成都王頴反狩瑯琊王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頴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劉牢之孽王廞廞敗走不知所在子華年十二隨沙門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幞在後津邏疑焉華行遲永呵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

我以杖箠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是得免
袁昂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
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侯景與宇文泰戰泰馬驚逸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
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駡曰籠東軍士爾
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
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鶴林玉露曰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佑進馬
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項羽以陳平爲武信軍擊降殷王拜爲都尉賜金二十

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
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目之
使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
乃止
光武南馳至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
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
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
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比至河
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

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謂官屬曰王霸權以
濟事殆天瑞也
三國賈詡去官西還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
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
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
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
耳
呂布走投袁紹紹忌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
承制使領司隷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
其圖已乃使人鼓箏于帳中潛自遁去夜中兵起而

布已亡
按成化初倭奴寇大嵩官兵因潮落夜圍其舟倭
設詐以燈懸于篙尾卓之沙上官兵望見以爲檣
燈達曙不移比曉賊已乘潮遁去倭之設詐與布
略同堂堂中國乃爲小醜所賣亦足羞矣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
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
突出引還
孫堅爲董卓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着赤罽幘
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堅從間道

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着伏草中卓騎望
見圍繞数重近覺是柱乃去

魏于謹嘗爲鐵勒所逼謹嘗所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
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
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晉王敦將舉兵內嚮明帝密知之乃微行至于湖陰察
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
鬚鮮甲奴來也帝毋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
敦故謂帝云于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馬有遺
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

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
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
爲信遠而止不追帝獲免

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
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于是羣胡
皆垂泣而去之

劉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知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又流涕
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蘇峻亂庾氷時爲吳郡單身奔亾民吏皆去唯郡卒獨
以小船載氷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氷所
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
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
醉衆不復疑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宋檀祗爲廣陵相亾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
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
廳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入欲掩我不備
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
散追殺百餘人

東昏餘黨孫文明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掖

門至夜燒神獸門呂僧珍帥羽林軍邀擊不能却梁
武帝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
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於東市

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爾朱敞少隨母養於宮
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大街見兒童羣戲者敞解
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勑不識敞
便執綺衣兒比究問乃知其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周尉遲迥爲相州總管韋孝寬代之孝寬至朝歌疑其
有變遂稱疾徐行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伺之審其
反狀乃馳還所經道橋悉令毀撤盡驅驛馬自隨又

刱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殽酒芻粟以待之迥果遣深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又無馬遂停留不進孝寬由是得免蜀公即迥也

唐李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㓷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

涇原兵作亂德宗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司農卿段秀實與岐靈岳謀誅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鋭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乃

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

宋建炎航海之役及水濱衛士多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國朝　太祖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乃約期招上飲欲置毒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即偕往中道　上躍馬佯迎視天若與語者回馬恚詈曰吾何負于爾爾乃欲害我耶二子問故　上曰適

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殺我二子駭汗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逡巡去然心謂果有神佑告者自此不敢萌異志

處權倖

漢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宫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孫不孫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賞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

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爲郎
東漢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
晉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馬端臨曰古人之於所爲主也有君臣之義焉故難則死之羊叔子之賢蓋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也

杜預都督荆州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楊駿爲太傅多樹親黨公室怨望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駿弟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裴頠薦韋忠于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服而就之

哉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着密埋之設有着者污之而後服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幾雖呂須亦不如也

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齊江祏爲太子詹事啟江華爲丞祏時權傾朝右以華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華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華獨以智免

梁何之元爲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亾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周宇文護初執政欲委令狐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唐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盧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五代王朴爲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有隙朴見漢與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勸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

宋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

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丁謂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公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乃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國朝　武廟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統邊軍數萬扈從驕很傲誕無人臣禮喬公宇虞有他變乃精選通武藝者數十人充吏卒隨護一日會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輿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也彬部下邊人長而大覷彼小甚忽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青沙者有重手法來敵者皆負彬由是奪氣

嘉靖己亥大計京官右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即大言曰工部郎中黃完宜首黜之大學士夏言聞之即爲居間廷相舍之蓋完女言子婦也言子殂婦孀懸之故力解完廷相亦故從焉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相

首黜三王事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曰際奴顏于夏
氏昏夜罔間何以戒庶官吾初欲黜完正爲際耳言
無再求之理矣讚大服之
髙安吳宗伯山產季女分宜嚴相聞之令所狎客爲其
孫求婚宗伯紿曰吾有女而不婚相公家將復誰婚
向所產者男也客反命分宜知其紿已怛然意㣲其
子銜公特甚㩆言官論去之及分宜敗宗伯免於波
及詩曰明哲保身宗伯有焉

益智編卷之三十六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七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邊塞類一

安邊

趙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
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
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
輒收入保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
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
代之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請牧牧曰王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舊約匈奴數歲無

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
車騎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止不
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多爲奇陣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其後十餘歲不
敢近趙邊城

漢劉敬從匈奴來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
可益實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
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
曰善
東漢都護班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
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
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
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寛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
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背叛如超所誡
大將軍梁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

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諭之曰戎狄荒服言其荒
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二
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惡忍其小過
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
按梁商之諭機康卽班超定遠所以語任尚也尚
以班所言爲平平而忽之卒致邊禍今二人從商
之言又何至羌戎擾動而以坐事徵乎
威武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

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
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
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
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
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
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
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
然虞詡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涼州旣
棄卽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寔過餘州今羌
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
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
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
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來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
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
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微子言幾敗國事
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
然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
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

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魏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興至官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唐順之曰今四夷通事之弊多如此

裴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

漢諸葛亮平南中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爾

張東之曰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

北魏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

西魏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知其動靜突厥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自是不敢復至

唐貞觀初嶺南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上命發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

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既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李公掩持節慰諭盎遣其子智戴入朝上曰徵令我發一介之使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

王忠嗣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常謂人曰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常

貯之橐中示無所用軍中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伺虜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戰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臣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粮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鍾維新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酷類甘肅等處而朝臣建言禍不在身者多橫議誰人責一狀哉

五代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數寇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宋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武健多謀蠻黨服之召至闕下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為殿直賜

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湖無復邊患

宋曹瑋知秦州奏羌人潛謀入寇請益兵真宗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李迪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陳奏不足深罪臣在陝西觀邊將才略無出瑋之右者必能為國家建功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

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覩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耶秦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陜西籍諸州兵數爲一冊常置鞶囊中自隨耒敢以進上趣取之指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即傳詔于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入寇瑋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上喜謂廸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李允則知雄州城北有舊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

月堤自此甕城之人悉内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監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其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葢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其爲備故也

邊人以外地質契冊故稍侵邊界賈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

趙德明遣使乞歸順詔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或勸公摹本以進公念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復山後之意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莫喻公意後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鋭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

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

默爲經略蕪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資携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爲非

范忠宣公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

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患又將貽他日意外之憂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内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濼於是自保州西北東盡滄州幾八百里悉爲渚潦至今倚爲藩衞

國朝成化間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希旨言永樂中嘗遣三保太監鄭和出使西洋所獲珍寶無算　上然之詔索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於庫中檢舊籍車駕郎中劉大夏故匿其籍吏檢之不得數被撻大夏秘不言會臺諫論止其事項呼吏問曰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從旁對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竦然降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一云有中官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劉忠宣公故匿其籍使

者勿午吏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按正德時近幸言西域胡僧能知三生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齎送番貢等物饋賜鉅萬内庫黄金爲之一空所經縣驛供億不可勝計卒爲番人所襲奪狼狽而歸使當時復有一劉忠宣豈至是哉

益智編卷之三十七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八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邊塞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馭夷

漢傳介子使大宛還謂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頭還詣闕議者咸嘉其功

東漢班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超乃閉侍胡會其吏士與共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當奈何……從司……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洩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悉燒死明日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乎于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班超使西域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沙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超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素知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
皆以爲可虞詡獨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知其獸心
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
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
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
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
舉種反叛

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餘部不知所屬竇憲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
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
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
降衆無緣復立阿佟以增國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
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

北匈奴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
患燉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
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
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
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千餘人[illegible]昆侖[illegible]
[illegible]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illegible]

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
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
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
廷下其議尚書陳忠請于燉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
兵以撫諸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出屯柳中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羌迷吾等諸羌大怒謀欲
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時迷吾子迷唐與武
威羌合兵來寇塞下未敢攻訓先脇月氏胡訓擁衛稽
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
護訓曰不然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
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
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
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
君待我以恩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
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

前漢末呼韓邪單于携部落入臣于漢漢割并州北
以安之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與漢人雜處晉武
帝踐阼塞外匈奴二萬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
故宜陽城下復與晉人雜居其後稍因忿恨殺害

史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居戎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充之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

晉劉淵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于武帝帝召與語悅之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也及鮮卑樹機能陷凉州帝問將于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皷行而西可指期而定恂曰淵果能斬樹機能凉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突厥寇幷州周宣帝令侯莫陳昶擊之監軍宇文弢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弦若欲追躡良爲難久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麥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

隋突厥雍閭請婚長孫晟曰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染干素有誠悃前亦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上曰善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掩襲染干染干大敗部落亾散夜與晟以五騎南走至旦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本無宽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晟留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染干入朝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獻貢太宗令文泰使人往迎之魏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于此輩若任其商賈往來邉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獘矣漢建武中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盖不以蠻夷勞弊中

國也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緣邊諸州何以
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西安
朝廷欲討之裴行儉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李
審禮喪元劉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
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
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至西州諸蕃郊
迎行儉召其豪長因揚言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
乃發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
爲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嘗忘也孰能從吾獵乎諸胡

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
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使人趣召之都
支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
遂禽之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約齊
襲遮匐護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王并言都支
已禽狀遮匐亦降果不勞而定

景雲中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
邊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
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
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朝廷未許

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
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
矣說曰善卽奏行之

郭元振遷西安大都護西突厥烏質勒強盛款塞願和
元振卽其牙帳與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
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
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勸元振
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
兵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弔
贈禮哭之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悅

吐蕃遣使請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西安四鎮戍兵并
求分十姓突厥之地乃以郭元振充使往察其宜還
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默
啜耳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
之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意則爲邊患必深
宜以計緩之使其望和未絕則善矣欽陵以四鎮近
巳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谷渾密邇蘭鄯
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
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
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

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若欽陵少有乖違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一旦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禦四夷也武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内興矣武后深然之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其弟賛婆等來降

蘇頲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嶲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羞愧不敢侵邉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京師大震急召郭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已而二虜爭長分營而居子儀使李光賛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果在此可得見乎光賛還報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邉鄙焚蕩我畿甸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瀰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于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俱大破之

李自良事鮑防爲牙將會回鶻入寇防令焦伯瑜擊之自良曰回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扼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逆戰大敗而還

自清水刼盟兵臨近鎮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虗日國計
匱之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
致富彊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
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
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上
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
西川韋皐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戰屢勝吐蕃
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正與泌
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
渾瑊節度使李抱玉署馬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

功驕恣州縣供饋少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
實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遣賂虜酋與約
得其旗章爲信有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
右少有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駭至出境無敢豪暴
按馬燧之馭回紇是矣設如今日可以賂帥安斬
死囚哉湖廣有善沒者假以衣冠被害則投水以
恐之亦馬燧之意事在景王就國時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
其爲變皆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祿李暢
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

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所過暴掠州縣
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
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
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暴某亦得殺之
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
司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禮抗坐
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
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略既

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
壠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
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
略自此回紇使至景略皆拜之於庭
宋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召寇
準與之謀準退經宰相幕次呂端邀至幕中曰上召
君何爲準告之故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
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
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曰願分我一盃
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陛下今日殺之繼遷明日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
讐愈堅其叛心耳上曰然則如何端曰宜置於延州
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
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
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
神宗時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司監王覩曰老羌雖就
擒其子統衆如故彊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
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上嘉
納之
真宗有事於泰山時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帛王

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于
歲給三十萬銀絹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
契丹得之大慙
夏州饑趙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
明方納欵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真宗以問王旦旦
曰第詔德明云已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
來取上從之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貢饋賜與程式
未定内都知閻承翰專掌其事執政有欲以漢衣冠
賜來使者承翰以爲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

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爲定
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
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
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言雖不行朝廷韙之
國朝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可
汗遣使入貢　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慙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宰相呂

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
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
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虗聲耳未足恃也洛
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
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
建北京議者韙之
元昊反有詔削奪官爵募能生擒若斬首者即爲節度
使賜錢萬貫呂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
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告誓則有之非所以禦
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

改之巳聞有指斥之詞矣
元昊遣使求通巳在界上而并册與元昊有隙使來請絶其使時王者欲遂納元昊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理難拒絶仁宗以示張方平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并册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乂和之彊虜也封册元昊而并册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并册之怨必自此始若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懐之理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欵本緣并册之請今聞卿招誘并册邊戸失甥舅之懽并册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

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册暮行矣如此于西北爲兩得時人服其精識宋史作吳育事
屬羌多懐二心密與元昊通范文正公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奏徙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遠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冐雪往旣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一云世衡伴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旣醒謂曰我醉卧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悦服
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世衡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皷乃造一馬持戰皷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皷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皷而出遂爲所擒
神宗時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别羌星羅結不從經略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指揮使王君萬詐爲獵

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擿之墮馬斬首馳歸以獻
夏王諒祚寇大順城經略使蔡挺使趙明擊之諒祚中流矢遁去從寇柔遠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詰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諜宥州問故諒祚大沮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詔諒祚入寇韓琦請停其歲賜絶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彦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

必服會誂策與琦合而誂詐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
卿料也
蘇頌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言阿里骨已死國人
未知所立𧰼官趙純忠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擁純
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頌獨曰不可越境而
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
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
無恙
國初高麗未服　聖祖遣諜瞯其王之冠制而爲之以
給内侍因指謂其使曰汝王之貴僅與此曹同耳觀

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猶崛強抗
朕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欵請併屬女直吐蕃諸部刻金以
盟　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北虜狼子
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小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
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
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
台之請
北虜入貢兵部尚書于謙言北虜雖云入貢譎詐難測
若令來京久任未免窺瞰事機况郊天在邇　聖駕

及文武大臣各營軍馬俱在城外而虜衆乃居城内
揆之事體夫豈爲宜又京師物貨騰貴難于供億宜
行大同等處鎮守官量爲延欵俟郊天後方令入城
彼因天氣向暖必不能久住民力亦可減省從之
降虜安置河間東昌等處歳久生聚日蕃驕悍爲患方
也先入寇皆思乘機騷動于忠肅公謙因王驥發兵
征苗奏遣其有名號者厚犒隨征事平留彼於是數
十年隱患一旦潛消
初中朝使臣往朝鮮彼國陪臣入貢皆從遼東連山關
一名鴉鶻關也天順中朝鮮使臣奏言每使來被建

州夷人邀刼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南徑趨廣寧前
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下兵部議將
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趨遼
陽經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鎮戍此
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徑趨前屯入關
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遂不果從
按宋劉敞使契丹虜人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
柳河敞問曰松亭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
不道彼虜相與駭顧羞愧契丹不道松亭而道柳
河故以險遠誇示使者正不欲中國知其遠近不

虜敵之習知之也大抵前人立法皆有深意後人不
知而輕改之鮮不貽他日之憂矣
成化中西番烏思藏等處入貢其數踰舊制一歲中有
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禮部尚書周洪
謨奏言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爲驗
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
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放以防詐僞
詔從其議其費始省
熊景爲廣西僉事都御史朱節檄景當潯桂諸猺猺人
類而獸性動必以死逞靜則跧伏不見蹤跡景乃陰
遣人商服負鹽抵猺所猺不疑集問虗實答曰吾商
人不知新按察司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
千數實石其中窒以巨木計曰猺出降無庸發此不
然當破大藤峽者也猺具白酋即日詣降
雲南思疊土酋梗化守臣上議請討倪岳謂今中外民
疲財盡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廷議欲遣京朝官往諭
之岳曰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得無示弱于天
下乎使思疊聞之必輕中國且京朝官諭之不從則
策窮矣不若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
不服則再議用兵未晚也從之思疊聽命

嘉靖庚戌虜犯京師虜酋爲嫚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
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　上命廷臣議可不
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
吉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闇不解事萬一多書可
許則三千人入城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
震驚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恫喝許之入貢此何
異城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
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以爲不
可乃止
隆慶庚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把漢那吉者酋
婦所鍾愛以郄于俺酋遂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
古留之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執
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
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
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
後以居者合毳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犄則兩利而
俱存之弗犄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
內收其力因上其議時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唇
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崇古因要其縛叛示信酋
婦曰漢肯全吾孫吾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討

盟通貢市如約執全等來獻崇古送歸那吉

益智編卷之三十八終

益智編卷之三十九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工作類一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營造

陳惠公大城起陵陽之臺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善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遂竊赦所執吏無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爾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趣種乎謂天既雨可往耕種也　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然欲趣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罷役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此其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址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

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
臺址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廪之儲數以萬億度八
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
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乃罷起臺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
矣抑臣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
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
土木勝臣懼其未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亾

晉桓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
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

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
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東亭名珣丞相謂王
導）

周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
輒壞孝寬勒部内當堠處但植槐樹既免修復又
行旅宇文泰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
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唐柳子華爲修宮使設棘圍于市諭曰民有得華清
瓦石材用投圍中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
營辦略足（子華公權諸父）

馬燧爲隴州刺史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
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
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

宋仁廟朝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
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
窯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烟幾道知之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
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
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
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

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陵州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自井底用栢木爲榦上出
井口垂緶而下方能及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榦
敗屢欲新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
有雨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晴則亟止推官楊
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如是累
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

高宗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
雨郡與漕司大憂之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
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

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
矣吏曰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瓦
不可勝用一云幼安欲起砦柵以防蠻獠期一月成
時秋霖彌月所司言瓦不易造幼安問須幾何曰二
十萬幼安令廂官自官舍神祠下至民家各取簷瓦
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鎮
按稼軒二事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耳當稼軒時東
南半壁之天下岌岌乎若燕之巢幕此何等世界

也建樓玩月是不可以已乎其以爲起砦防蠻獠
者近之
國朝正統中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勑
屬巡撫尚書周忱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勑
使請公還治公曰弟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
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
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城池
曹操征馬超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
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

水灌之可一夜而成操從之乃多作縑囊運水夜
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
魏王爲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
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綿相接
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
主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乃旋師
晉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
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
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

賊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夢溪筆談云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
之赫連城緊密如石劚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
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
七丈以爲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
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則
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
不能到城下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
踈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爲危道其間
刓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

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爲可法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爲城隨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周韋孝寬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留其要處置一大城乃發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可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

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令汾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唐張仁愿爲朔方總管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淮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于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

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仁愿曰兵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

德宗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鼎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

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高駢移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蠻酋將施停候有警乃命僧景山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

而僄信讋慄不暇一云騂將築羅城使僧景仙規度
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卧役吏受方
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令
坎埳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
凡九十六日而畢
宋藝祖詔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
傳趙中令鳩工奏圖詔取方直坊市經緯其間井井
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
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時人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
美政和間蔡京擅國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

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離
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其
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擊一壁皆不可立竟以
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
范仲淹知慶州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
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番將趙明
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
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
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
楊延昭駐遂城契丹攻之甚急延昭悉集丁壯登陴

守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
丹乃引去
國朝羅通守居庸虜攻圍甚急城甎石乾裂不可守
寒又莫之措公令灌水石甎城冰堅乃選精銳乘之
應敵老弱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近
黃節以兵部主事巡視古北白羊二口時虜猖獗將
城乃令軍士以水灌城冰滑虜不得上逸去因
乘之虜敗遯
蘇軾知徐州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城將敗民爭出避
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乃履屐杖

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
雖禁兵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
儕小人敢不效力遂帥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
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堤成雨日夜不止河勢益
暴軾宿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惟有一沙泉在
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
不可城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鄧子喬往視其地
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墐土
即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

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
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

羿冊伐女真女真有灰城以水淋之爲水堅不可上
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羿冊既不能
城野無所取遂引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

播州冉璡及弟璞有文武材隱居蠻中聞帥辟召皆不
至聞余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居數月無所
玠疑之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
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
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

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
日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
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密以聞於朝詔璡權發
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
守

國朝正德中都督馬永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
地絕無城寨墩堡永曰此不可以旦夕成也乃公
下具一月芻糧親率材官五兵營於崖表列陣如
蛇據崖斬石營內砍木伐甎百工咸作匝月之間

池廨舍次第並興雖軍士釜甕場圃亦皆具
乃遷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爲一壯塞

嘉靖中倭寇將入上虞時久雨城多圯壞倉卒未及
治人情恟恟邑令不知所爲會稽章延廉適以事
上虞獄向人語曰誠貸我罪我能爲令君守之令
即出之獄中待以優禮章乃令居民戶出一卓子
竿一繩以卓子側置缺處層累而上高與城齊
夾之內實以土外塗蜃灰一夕而畢屹如新城明
倭至城下不敢攻而去其人後官廉州參將

荆州府同知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略以意指授

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當郡城改拓時錢穀
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
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其有別畫不須費一
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
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
無以異也然雲才實于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
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益智編卷之三十九終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illegible]一作垣、河[illegible]

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隄沉溉豫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

唐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

或謂梁武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塞穴補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而去之故堰可成

宋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捍水乃揪爲木龍以巨骈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

[illegible]州至崑[illegible]凡六十里[illegible]然陸途民頗患涉久欲爲長堤但蘇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篨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篨中俟乾則以水車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當以六十步爲三節

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沉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力申錫不聽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言爲然陰遣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illegible]寧中濉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

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涖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蘇軾知杭州杭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而水無幾矣軾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錢數萬貫粮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杭人名曰蘇公堤

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槷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 槷音臬

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粮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通舟止水帝喜曰當速行之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牐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名曰通惠河

國朝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河決張秋徐有貞以僉都御史治水久未就功問于尚書王來王曰分水勢尋水源於是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氾濫其害終在用三求源發處不

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公曰水
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
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聞一僧有道公往問之僧
茅云聖人無欲[illegible]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
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
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illegible]陞益鐵汁能
蝕珠龍惜珠故去也
按蛟龍畏鐵寧化有蛟湖遇旱投敗鐵於中輒作
暴雨怒濤湧出其鐵而後已許遜治蛟洪州作鐵
柱以鎮之亦因其所畏耳噫龍神物也而不能無

所欲有所欲則不能無所畏欲不受驅於人得乎
韓鎬為浙江布政使海鹽濱海塘岸崩塌數千丈衆議
[illegible]之計費不貲鎬曰此事屬縣當不煩官民而成蓋
塘雖決舊石皆在又今年海鹽糧長當追餘價數千
兩行令每銀若干兩修塘一丈當衝之田亦令若干
頃修塘一丈糧長憚于出銀誠得修築則米穀雜貨
皆可寬後況舊石之外增添不多半歲可塞也
鎬不三月而塘成
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雲才
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

闕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胥于滲所浚
脛勑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胥宗黨妻孥及諸隣里
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
之

舟梁

吳孫堅以妹妻徐真生琨隨孫策擊張英于當利口而
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
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
為泭（音敷郭璞方言曰泭水中簰也）佐船渡軍琨具啟策行之衆悉
渡遂破英

晉陶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勑船官悉錄鋸木屑
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
除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
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菅
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
用之
徐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
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城賤賣之價減
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
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

遣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可辦

梁武帝臨雍州吕僧珍爲中兵叅軍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葢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㓱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㑹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擬戰容勑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船還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進遨遊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平陳

劉晏爲轉運使於揚子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羡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

康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皆殲之

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魚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黒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闊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帝不聽及曹彬伐唐以若水爲鄉道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元憲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元帥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爲方

略即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
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
以二大船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
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二城先是跨水植柱
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鬭率常壞橋
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
城廢卒有智思壘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
爲飛橋無柱橋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

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
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許元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于木
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姦一日至船場命拽新造船
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才十之一自
是立爲定額
嘗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嘗教以造
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
一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嘗教之自築一丈長約
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

按宋時已用內官董役矣然能者在事猶得計其
直而與之今盈縮之權懸於內豎一以破十百以
破千工曹莫之敢問雖有能者亦無如之何又宋
人所胡盧也
嘗爲某州縣丞到任知虜人入必有自海道至者於
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
舟舍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嘗素備不勞
而辦
汾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張中彥召役
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稭密布于

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
力而致諸水
國朝　太祖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　太祖所乘舟檣
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
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
廖永忠攻江州州城臨江守備甚嚴永忠度其城之高
下造橋於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逼其城橋
接城上士卒登城克之
器仗
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

[illegible]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
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魏馬德衡巧思絕世嘗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濕牛
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
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
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數百步
諸葛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司馬懿出兵追之關中多
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
著屐然後馬步俱進
韓曁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蒲拜切以吹炭）每一熟石

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曁乃因長流爲水排
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晉虜樹機能陷涼州遣馬隆討之隆西渡溫水虜以衆
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
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
車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
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
以爲神
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槹打官軍船艦訪作長
岐帳以距之桔槹不得爲害

[illegible]社 河南大敗委棄甲兵武庫爲之空虛後
亂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庫部郎顧琛庫
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
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
齊郎基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
爲羽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
略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隋魏德深還貴鄉長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
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其隣
[illegible]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

[illegible]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
[illegible]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亦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illegible]高智慧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前後七
[illegible]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爲沒萬歲以水
[illegible]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
於楊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illegible]拒唐兵於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
[illegible]表於甖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illegible]
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illegible]伐蜀克階文將進兵瀼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時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 太祖以詔促之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趨夔州

唐王忠嗣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亾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克牣

韋毋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並于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劒不殊

宋李允則知雄州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火必奸人所爲若舍宴而救事或不測

則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氷爲礮虜解去

陳規守安州以泥爲駮戒亦終不可下

梅山洞蠻叛詔翟守素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平其巢穴

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愛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環脚爲鑠黃内之則不復脫萊公大喜而服之

熙寧時北虜將入寇遣中貴取西河民車以爲戰備言不便者俱不省時沈括爲記注一日立御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

多馬故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雨雪則跬步不前俗謂之太平車可施于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也上喜曰無人如此說遂能

括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麪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齎故也至官所

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
藏於內府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飄紅卓三百事限
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
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
三千限以時刻從善命取諸尼舍伎館蘆簾實以脂
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
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國朝宣德中張愷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
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豚肉餉軍一

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晡取火爐及炭數
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即其中坐鐵鍋燃火
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
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户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
口以繩用木樁張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
總帥歎曰真才也
按趙尹張令其應卒之才略同觸類而長之天下
無難事矣嘉靖庚戌欲犒賚勤王之師牛酒諸費
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日總人得數餅餌開庚發
粟囊橐釜甑皆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令二人在

事不知其妙用何如也
穀爲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徵箭十萬限以
雕鴈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
可節度使曰須當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
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
尚書省竟如所請
元林興祖遷道州總管行至城外猺賊已迫其後相去
僅二十里時副使哈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
乏軍需欲退兵興祖即夜詣說留之帖木兒曰明日
得鈔五千錠銅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

入城視事即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取郡樓舊銅板
爲盾日中皆備帖木兒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
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
劉國傑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
釘其上既戰即棄盾佯却賊追之馬遇盾皆仆國傑
鼓譟趨之賊大敗
按正統中靖遠伯王驥上蒺藜圖其制用馬革一
片長四尺濶二尺上施鐵釘一百八十芒長一寸
四分每步用一扇四百扇可布一里瞭見賊徒即
布於地急退回二三十步虜若突來必馬蹶人仆

陶僉事成禦海寇量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登岸足盡被刺其意並同然出其不意則可若顯然議於廟堂敵且知而備之何以禦敵故蒺藜之制不如釘盾之能誤敵也

國朝　成祖與盛庸戰於夾河庸軍士攜盾自蔽矢石不能入燕軍預作木穳長六七尺横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鈎令軍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相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大潰

正統中邊事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數百萬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忱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土木之變以虜得中國衣甲旗幟降新制以别之

處州賊葉宗留作亂僉事陶成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敵鎗賊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奮擊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

郭登守大同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爲神云

許忠節公逵在樂陵部隊鄉兵令緝故鞾底爲甲胄腰繫牛耳刀揉鐵聯環雙頭棍號曰鞭棍手得數十百人遇賊棍交作環鐵轉折大有氣勢賊無能當人馬靡不辟易以此每每致勝

曾公銑總制三邊每與虜戰必以地雷擊之雷形如瓜具五色實火藥及鐵蒺藜貫以藥線三五相結以數千百顆置地上虜至拾以爲戲以手撫摩手汗則不火自燃萬火齊發遭之無不靡者此法授之洪都衛士久之虜望見地雷即駭散不敢近公復教狙騎馬吹火以發地雷教狙之法聚狙數百教之騎馬狙不習散去則立殺十餘狙以恐之狙皆騎馬矣教之吹火狙不復習則又立殺十餘狙狙皆吹火矣度其可用一馬載十地雷蒙之以布三狙共乘一馬一以策馬一以顧望一以吹火百十成羣縱之前隊虜見衆狙乘馬皆趨視呼曰山公山公狙即吹火發雷擊殺無算虜以爲神

益智編卷之四十終

益智編卷之四十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雜組類

雜事

齊田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謂田忌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按夢溪筆談云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鬪馬術也其術祖孫子亦兵法之餘智唐太宗常用此制勝

東漢折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父卒感多藏厚亾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魏周宣善敘夢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芻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者祭祀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復夢憂失火也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爲取章以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晉郄超先父愔卒而超雖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亾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亾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

便燒之悟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異
徃反窨計悟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王東亭作桓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
步佊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
前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
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
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
有輕重之異耳

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巳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獲
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
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
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北齊滎陽麴紹善占候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
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
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
曰火將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果如
紹言
唐裴明禮善於理生家產巨萬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

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竪標懸以筐中者輒酬
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浹辰地中瓦礫盡矣營生之
妙觸類多奇貞觀中累遷太常卿
建中時竇乂欲填少海池於其中立標懸幡子召小兒
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不逾月所擲滿池
按兩人皆善治生事亦相類陶朱公三致千金乃
霸越之餘謀未可以貨殖而少之也
南唐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
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
標及江南亾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

莫知其處
宋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韓魏公公
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
寤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
又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
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李畋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
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畋
謂之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
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沈括筆譚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
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
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
子粗能辨其一二寃乃獲伸此亦可記
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
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髪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
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
曰内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旣克長又克
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
殿中丞丘浚嘗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

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
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
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
打
沈存中云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
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懐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
茶忽墮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
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於埃壤矣其爲人強
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

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
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
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愼重有體
淮西士人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効
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
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
勔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逐
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
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

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
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樁管
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
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存中之逐吏亦兵法
之餘智
謝石以拆字言人禍福無不奇中有朝士其室懐妊過
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石詳視字謂朝士曰
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
也固知是公内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
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

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葢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曰誠如所言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幷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蟲爲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虵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石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虵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避暑錄話云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纍纍相望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縶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己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吳興富翁莫氏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亟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羮爲業子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造婢家謂之曰汝子莫氏也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曰奈貧無貲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戒曰汝至靈幃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俟汝於某家即告官可也其子受教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嫗罵欲毆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羮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徧指其家人曰此汝長嫂此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此汝姪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即命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諭以月廪歲衣如翁在

日亦欣然而退羣小聚委巷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莫嫗及其子備陳首尾太守唐豖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羣小置獄杖脊編置焉

按此長兄非獨孝義其識度亦不可及不爾則羣小之計行而家且訟破矣

元朱震亨醫聞四方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震亨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震亨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葢怒之氣激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弟觸之故怒耳父以爲不然震亨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震亨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

國朝邵武劉維正女嫁龔黙七月生子黙父應祥以爲先孕出其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隙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黙應祥皆諸生俱蒙羞而維正尤甚無以自明黄岡李賓卿守邵武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示人於是羣疑釋然女冤乃白

按吾學編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黄岡閔廉訪珪亦然生時顱骨尚未合吾鄉李侍御娶婦七月生子怒而出之後再適里中仍七月而生子侍御大以爲悔李文正公東陽以八月生此是女子血氣有餘之故往往以此蒙污不能自明折獄者所以貴博證也

其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會其地有大木觸木倒擊賊破頭而死舉火視之乃所識隣人也家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棺納賊屍于中舉至賊門剝啄數聲賊婦開門曰謂是夫所盜□稱舉入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身夕許所殺亦不敢言

益智編卷之四十一終

益智編四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能傳撰能傳有謚法纂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甲寅凡分十有二類曰帝王曰宮掖曰政事曰職官曰財賦曰兵戎曰刑獄曰說詞曰人事曰邊塞曰工作曰雜事每類各爲子目凡七十有四俱雜採古來設奇應變之事間附評語其凡例有曰期於盡事而止不復註所出書又曰所採事多斷章取義其始末應述不及致詳又曰是編雅俗並收事多踳駁但取益人意智眞贋勿問之矣云云是其書之不足據能傳已自言之矣

法教佩珠二卷

〔明〕林有麟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法教佩珠二卷》提要

法教佩珠序

蓋聞文自六經以還盡闡玄黃之秘詩從四始而降總呈月露之形即世稱莊列荀揚尚不敢望五千字縱唐有初盛中晚六何能擬三百篇嗟彼後學之嘔心欲與古人而並駕自謂風霜在其掌握人云錦繡盈其肝腸夢寐詞章徒效顰於西子步趨騷選空想像於竺教克棟奚為難

辭灾木之誚屬文雖冨自取覆瓿之譏與其以紗句超群不若假激言警世壽之梨棗足田風俗頹靡書諸簡編要使身心裨益倘能探玄珠於赤水搜鴻寶

於名山片善足嘉便書紳帶一言中窾用作韋弦不唯克己省身世味回之不染抑且覺民師世人心藉以還淳姻友仁甫林君先達弘齋公令嗣也善讀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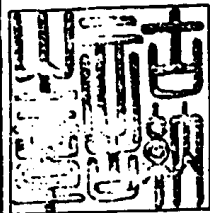
書恪遵家法傳詩傳禮衣德言於過庭于羹于墻懷懿範於陟岵思儀容杳乎莫即慨教誨久矣不聞乃悉啟藏書博綜載籍擷菁華於三教潄芳潤於百家

黜荒唐謬悠之譚屏餖飣葛藤之語啟善念似啜盧茗而醒心揭病根如食哀梨而爽口大加搜輯更裘葛以何辭隨綴批評視面目其克肖性本皆善聞格

論必將景行賢實可齊靚前修豈甘自棄歷爭雄於執苑作濾洛閩閩之金湯真有功于聖門昭宇宙古今之者蔡貴同拱璧會須償十五城佩比明珠奚止

照十二乘較之詞賦不啻逕庭矣余慙無著述雅嗜編摹秉習靜之餘工輒讀書以自樂第盈箱積案難窺二酉之藏欲披沙覓金誰假三冬之暇忽新編之

見既喜夙願之不違何敢視為陳言直須叙之卧帳題辭見委自揣非皇甫士安駢語偶成豈求勝司馬君實甘蹈佛頭之穢忻同驥尾之蠅是為序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前河南道監察御史邑人許樂善撰

法教佩珠小序

顏黃門有言學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唫嘯譚讙林增迂誕當宏覽機要以濟功業此言為學士大夫針㴠膏肓而余

謂猶未足以澄汰俗情而訓定流習夫壇埶之藏固也至人之息踵也何必霜降水涸乃見天根政使蓓蕾甲萌當有令陰之戒譬之人身鯖鸛琛錯日飽充腴然盧鵲望氣不忘藥后麟步事先大夫先大夫性嚴重雖故交耆宿文酒留連卜夜申旦然即奇暑爍金不衣冠不對客不韈綌不還內麟麇〻尺度循墻

過趨多先雞而興後鷄而寢進止言動數見繩約韜百拜謹受教既先人就世不肖方弱冠僳然追念往訓儼成異代時攝衣寢閣焚香影堂木落庭空披帷

若在率不勝遺裾故履之痛念
先人逝矣狀頭藏書數百函紛
蠹殘鉛皆垂手澤因掩閱縱讀
有會於身心者輒手錄之間拈
綫屏指示兒輩積日曠時遂成
二卷爰授梓之藏於家塾庶使
後人知所儀向云爾
萬曆甲寅孟秋吉旦林有麟撰

法敎佩珠卷之一

雲間林有麟仁甫纂輯

明道程先生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

虛齋蔡先生曰。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胷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世間事。又曰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悚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豈不烈丈夫哉

薛文清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容貌動言語發。則人見而聞之。念初萌慮四馳。則鬼神見而聞之。故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瞞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機。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又曰人多把言語做沒要緊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神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厭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朱子曰兒童只要初時念頭好往後隨所見有長進陸放翁家訓曰後生才俊者父兄當以爲憂不當以爲喜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書訓以寬厚恭謹勿使與浮薄者遊處不然

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也

聰明人生不肖子人以爲異非異也世所謂聰明人者或詐或貪或多勝人以釀其不明不明即瞎瞎即愚亦一氣相授耳故聰明之子多出於渾噩之人亦誠生明也

禮之衛人甚於城郭欲之攻人甚於兵甲

善賞者費少而用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烏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

朱子小時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儆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理義養之未免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吳康齋每言書要循序熟讀此最是讀書要法

程子曰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有明

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

顏氏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極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

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

以簡傲爲高以謟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今人口鼻中氣喘急氣出反爲天地所盜得天氣之養者寡日常所養惟賴五味若過多偏勝則五臟偏重不惟不得養

淡而不厭

且以戕生矣誠以真味嘗之如五穀如菽麥如瓜菓味皆淡此可見天地養人之本意至味皆在淡中今人務為濃厚者殆失其味之正邪。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殃及子孫。

被人欺被人侮只知守己吾不謂愚無報之者也欺人侮人事事求勝吾不謂智其報者環之矣。

自動處到靜處快然自靜處到動處必芒然乃知人心好靜靜本體也聽歌觀舞而罷去不樂者靜機亡之也則氣一之動志也。

眩人為幻先移人神志使其目瞪心縣其境乃出為龍為象吐火吞刀及從月宮游聞嵩山呼皆此類也今之富貴世所謂好光景亦此類耳其初未得己求之切及其已得人羨之深求切羨深兩相結搆在己生出許多矜高在人生出許多叢簇除卻矜高叢簇更無用着他處所以移人神志只在此處與眩幻無別。

人生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是謂善讀書者享世間清福未有過於此也。

名言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俗。

問心何以靜曰屏慮曰得無與大學之旨戾乎曰屏慮而後能靜者官止而神行心靜而後能慮者宇定而光發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人之所恃以生者神氣而已養神莫善于省思養氣莫善于稀言。

曹氏曰今之為兄弟者各立門戶各私妻子一有牴牾便相嫉妬而不思父母生我之時如十指之在手不分長短痛癢一切於心兄弟相戕是戕我父母之手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古人以兄弟為分形連氣之人名言也。

孝親者不以三公之貴易一日之養好學者不以萬鎰之寶易一寸之陰。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凄凉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凄凉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留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

俗情物累務除只在一念

作人無甚高遠事業擺脫得俗情便了名流為學無甚增益功夫減除得物累便超聖境

長者之言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即利已的根基

認得一性字親切即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即欲一毫自用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麤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却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要人箇箇做聖賢方歡喜

大慧禪師云逆我者只銷一箇忍字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

三教俱重忍字

佛法中有六度而忍辱是其一釋迦曾為忍辱僊人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經教中謂能忍者名為有力大人

諱者欺之媒矜者詔之宅

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污也不如麻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秬鬯之臭也不如村酤故君子貴日新也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小可處大不可處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躲避他不得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病只是欲為之胎做來做去

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題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着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省用以當得思患以當福謹攝以當藥隱忍以當德

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親朋之交無戶役之累無捱籌營利之擾此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爲乎且處艱難則必惕然思仰何以事俯何以育終身何以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

也抑有進焉困衡日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無不自艱難中得之斯言豈獨爲富貴利達脊哉

利濟無窮

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因妄想不暫停是故身口意不淨因身口意不淨是故妄造諸惡業因造諸惡業是故流轉諸惡趣流轉諸惡趣是故生死如輪廻愍流窮源悉由一念妄想而起以是宗門貴向根源起處一截截斷自然海宴河清

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地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百爾君子何莫由斯

累心

做好人終有好日何苦不做好人做不好人終有不好日何樂要做不好人

天下之最可醜者無如口正而心邪面是而背非陽義而陰利

足見爲心

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即一念合理亦得爲君子遂非長惡固小人也即一念悖理未免爲小人故君子之路甚寛小人之路甚窄

盜跖者何惡也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造子孫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一言蔽

李卓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于婦人女子之手此語大能活人

切實之言

負債力不能償故苦爲人所負恐其不償亦苦無勢力不能自覆故苦爲人所倚賴恐爲所累亦苦故有賄無賄有勢無勢均一苦也惟安貧守道樂施尚義者則能離此苦矣

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開以達觀弘以等心蓋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故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唯胸中無滯礙謂之達觀人我不異視謂之等心識之者可以語遣苦

之道矣

司馬温公曰人之愛子罕有能均自古及今其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頑魯者亦當矜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致之可爲明鑒

讀書不可間須早暮講習斯義理浹洽讀書不可速須從容涵泳斯趣味深長

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于手應于釣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于手而調于銜則可以使馬

齊丘子曰張機者困于機設險者死于險建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于法

楊子曰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獸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知入自聖門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得罪重于他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皆指之此其

所以不可恃也

伊川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韓魏公琦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每誨人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

白沙箴云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恐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甯鳩子曰省事饒人初似嫌弱久久思之其味甚長一時暴怒始雖快意終有後悔。

晁文公云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或問呂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自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自答他却與此人等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求欲爲貪耽著爲淫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痴生死因緣痴爲本一切諸著皆始于痴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鬪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刼彌結無解脫之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呂本中云忍之一字衆玅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辯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切論也

陽明先生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後福取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善可不爲耶。

心中須常欲有所事不然便是放心。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耳。

生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難。

嘗聞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不逮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其壽自可延永如素强壯乃恃而恣意傷身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豈可謂命之在天與。

今人不勝其求富貴之心求之盖以百計作奸犯科種種百出已窮矣於世所必無亦求之燒丹是也

所必不可知亦求之以風水貽子孫也且吃齋念佛以求之來生也締思締思真大惑也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伊川先生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子孫才是已之慧未盡也子孫與是已之氣未盡也其盡者及之而今人多好盡其慧盡其氣此世所

以頑寘敗亡與

純動者躁人也純靜者道人也動靜相濟者吉人也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動靜均均乃為吉人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受也

敬齋胡先生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要之相與之人喜我者固多惡我者亦不少若以一人惡我而心中展轉作累愚矣謗我慢我以此而推所以有識方有量只顧自已莫管他人舍已求人愈差愈遠

人當貴盛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富貴陵貧賤耳我何為而喜何為而怒耶

依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

黃石公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攘禍避嫌遠疑所以不誤深謀遠慮所以不窮高行微

言所以脩身彈惡去讒所以止亂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樅樅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天下有好諛之君子無諫諍之小人故聞過甚難

學道之人深入玅境仍不得起見解之礙譬如燈以照暗燈且不言其功湯以消冰湯亦不見其跡此論親切似贅

林英年七十如四五十人或問何術致之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曰吾生平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富貴之於人或終身焦勞而不得或一旦無心而得之然則得之者亦偶然耳人見夫彼偶然我亦欲偶然偶然豈人力也哉至於求之風水時日則直欲造偶然者也偶然可造是謂無造化也。

須是猛拚性命撒手懸崖直下抖翻窠窟勦絕根源待其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方許認得本地風光見得自己本來面目既認自己即見諸佛諸祖一切

衆生本來面目與自己非一非二無異無別共亦不離離亦不分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

晨昏門戶啓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于所忽易至疎虞先達顧文僖戒子曰通宵出飲清朝臥此是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

近世淺薄以相權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權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蓋惡人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

張無盡見雪竇敎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不害為小人。

天下事但權其輕重斯過半矣郭青螺曰權以取平不權不平不平不權。

世間俗士多為名利纏縛嗜欲纏縛其身不得自在而至敗壞小乘人又為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而有障礙唯大乘上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無敗壞障礙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人有侮我毀我者聞之勿遽加怒必揆所以致侮致毀之由于十分是中必求一分不是處自反自責方有進步人有稱我譽我者聞之勿遽加喜必量

所以得稱得譽之由。于十全好中。必求一些不好處。愈脩愈勵。始不退轉。

天下至不善人。亦必以不善人爲不善。天下至不善人。亦必自以爲善。君子所以引鑑内照。重自反也。

圓覺經註中述禪那處言心息之相依。南華經註中述心齋處言氣性之自得。妙理同也。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臥八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增一欲。添一苦。減一欲。受一樂。人本無欲。只是習心不化。

千里難到。夢能到之。故友難會。夢能會之。眞不如夢也。繁華極目。忽爾飄飛。良朋在傍。倏爾千里。眞亦猶夢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賓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寛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

司馬温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天下事。一意到底。事事是樂。兩頭牽掛。般般是苦。如捐軀最大苦事。然志在忠義。便覺捐却是樂。不捐却則促是苦。聖賢一生樂。只是一箇念頭到底。今日在這裏。却想那裏。做這箇。又學那箇。終日與世界撥弄。便做在繁華隊裏。歌舞叢中。觸處挽碍。自家無可把握。自大不樂。又如解歌罷舞。心輒淒然。念頭中變情態萬狀。俱是一意到底不得也。

腹不飽詩書謂之餧。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弃。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

事防三業。使惡止而善行。理御一心。令惑亡而智立。業障破。則福圓。惑障離。則慧滿。

畜者多悔與。鈍者多悔靜。不知天下之禍。每起于取。不以與也。萬事之失。每起于動。不以靜也。至取而悔。動而悔。不可及悔矣。若與而悔。靜而悔。悔止與與靜耳。

樹多年而愈堅無所用之也人物多年而漸廢有所用之也

奇許

醉裡狂淫醒來思之如夢一時忿怒氣平思之如夢暴得富貴久而平復如夢貴而叢促歸來失勢如夢平生愁苦偶而意得如夢歌舞欣悅既倦而徹如夢少年豪爽老大追思如夢精神騰駿病而臥思如夢親知捐棄今昔之思如夢此等之夢皆夢裡覺夢覺夢相尋死亦夢耳非有覺覺誰知此等俱是夢夢故內典曰大覺聖經曰先覺乃覺覺者也生是自夢死是人覺雖歷大劫終歸淪墮耳

浮胎中消息復知真人之息矣

人心壯老多事少時少事兒時無事今要先反到事少上以次減除便到無事如嬰兒然後到的胎中消息

有元神則有元氣有元氣則有元化賅宇宙之元化以鍊氣做天地之元氣以滋神神清則玄牝在我矣

楞嚴註曰婬習交接發于相摩研摩不休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此經極深切天下惟相摩則不得休如轂轉輪動車不得止當其不止車不由己至於舂輪千仞飛轡直下有摩之者而杳無頓節豈不殆哉婬當快意何以異此

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必不足于信善防人必不足于智

嗜欲使人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榛薄之士無嗜欲無好惡是以氣肅而精完

佛法無二無別總是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

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不被一一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人如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

學之為聖人事須洗滌塵垢日新又新凡心漸退然後有進若一片舊習耽食嗜色與常人不異饑來吃飯困來眠全不修証希冀聖域則非所望也

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

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于將來。

心和則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薛文清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怒。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皆知道之言也。

省動寡言。治身之要。吉凶悔吝。厲無咎。吉處其一。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

與世浮沉。趨權取寵。自謂智也。然所棄者奢。所得者狹也。故尼父以詐謂之今愚。

息非氣也。動非神也。人有真氣。故能鼓息如橐籥。有真神。故能運體如旋車。真氣生乎腎。宰乎心。真神生乎心。藏乎腎。心無物則氣和而虛。虛則神。神矣。故曰還我以嬰孩。

人倫生化。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寒暑往來。大瘧也。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作是觀者。名為大觀。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閫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奸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為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可為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為得道。

官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愚民泥于報應。而有意為善。每以汗血之財。而供無益之費。殊不知陰德一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行之。但以利人為念。則日用間無非利人之事。如人渴則與之杯水。一物不正。礙人足。則為正之。皆方便事也。又曰。獎勸誘掖。使人為善。乃陰騭之至大者。何必專一分財與人為美哉。至於禍福報應。一毫不可先萌于心。乃氣機自然而然之妙也。

人學守長素不朽二字資一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多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纔奇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故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為人父母者能不保長思乎

徐文貞公云心要能恕氣要能平守要能堅事要能耐見要能定神要能閑若小過難容遇觸生忿當事變而搶奪處紛沓而厭煩了了而臨鏡不持戚戚而無事自擾欲以理身臣務難矣。

嚴于公門寬于百姓嚴于奸惡寬于良善政之體也。然公門防閑又當詳于大而畧于細若事事苛求恐人不樂為用也奸惡懲治又當去其甚而警其餘若人人較計勢或生他變矣是以持法者切不可任意而過也。

聖人以愛人為性君子以愛人為心居官以愛人為政居鄉以愛人為行夫法度禁令規矩準繩胡可廢哉若無忠厚惻怛之意但事苛求刻薄之為自以為守法而持正焉吾不知其人也。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與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妄想不可有此二想又不可無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子思曰吾於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于人謂之富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于富貴庶矣哉。

明霞可愛瞬目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若富貴榮華由我力取則造化為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跟則讒人愈得。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抉則空花陡滅心障徹則妄業頓消。

天下以吾辯而以辯窘我以我巧而以巧困我不如

以拙養巧以訥養辯

或問吾欲避世自全遠塵謝事使此心之精不昧何與曰烏用烈然謝事哉使以火鍊金則金益精以事鍊心則心益精矣奚其昧

主理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休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須多學

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如藏形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佛無定形隨機應化有時三世諸佛說法萬象森羅側耳聞有時萬象森羅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有時都不恁麼單單一個無位真人占斷十方世界

習乎定則當澄念不動如道經之云久徐清是也生乎慧則當燭理無盡如易卦之云久照是也苟能如此其道成矣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人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情也唯君子不以毀譽動其心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而毀我皆無損于我也

真是

馬祖道即心是佛此語甚當與吾儒仁人心也意同又恐人執心爲佛又道非心非佛大梅和尚謂此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嘆曰梅子熟矣學人知即心是佛又叅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頻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偈則三教宗旨思過半矣

人至衆也已至寡也同人心之好惡是以衆化已應知是處虛無使獨出之機械是以寡致衆便生遍

地荆棘。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此語當爲明鑑。

求田問舍者亦當省悟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爲智，不肖而爲賢，昏而爲明，賤而爲人所尊貴，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觸事而興感。知心術之與狀貌，蓋相應和焉。如矮人多狙詐，醜人多奸險，瘦人多無情，斜視人多顧利，瞽目人多毒害。然又不止此，有因業而改其心術者。如文人多無行，刀筆人多忘義，商賈人多趨利，

射獵人多殘忍。又有因外而窺其心術者，如禮多必詐，廉官必刻，仁慈者多貪，術數者多狡。雖未可全泥，然十已居其七八，觸類而推，其可以盡天下之情僞哉。

人生只要放身捨命，大死一回，一切病根自絕，然後打個跱跳，依舊做箇活人。那時將此已驗之方，徧醫天下禪病。

簡便良方醫得秘訣

一路涅槃門，本無身心受生死。十方法界性，皆以愛欲受輪迴。由一念之自差，歷萬苦而不息。切忌等

閑蹉過，勢須勇猛提撕，撲落虛空，撒手懸崖上，立踏翻窠窟，分身異類中行。孤雲野鶴，何天不飛；清水白石，何處無之。

老氏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不恨不求何用不藏今人大都昧此

人心即天意。人於貴盛者恒懷妬心，於富厚者恒懷忌心，此非天道惡盈好謙之徵耶。

士君子出身事主，往往奔逐世塵，與波上下，將謂治國事與治身事無干，不知治國之法，就是理身。立

身之道，就可立政。寧靜則百骸理，清靜則百姓安。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今人有多少病痛，一個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即克將去。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生不成。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此二法內外相資之法也。

淳而不斂，則失入于愚；斂而不淳，則失入於猾。愚猾

誠則生明故寧淳集積

畢備其何以堪淳而復敏既靜且明靜明者定慧
之異名寂照之根性也禪兼照了非守默之癡禪
慧復澄凝非尋文之狂慧

處世之道莫貴于無心莫不貴于有心故以鑑見醜
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
舟之觸褊心不怒盃以一人則忿而鬩虛舟無心
而人有心也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
于無形行于無息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

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
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
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
者妄議國家典法故也

徑明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
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廉士守財不如
閉戶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

六祖示薛蕳曰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危者志不廣

士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
不遲

善馳者終于蹶善鬭者終于敗

鶡冠子云愛重每生于寄遇嫌疑多起于離間

人生衣祿自有分定非可强而致者陶朱三致千金
匪其知力足以得之也遁其身至卿相全名五湖
其福自厚耳宋劉伯龍歷位九卿貧窶猶甚常在

此覺鹿是伯龍忠臣

家慨然將逐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
嘆而止噫與齒去角與翼去足天道尚不能全在
人知足知止耳富貴可求也孔子猶爲執鞭慎勿
爲鬼所哂哉

南嶽思大師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
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少而位高者危無大功
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
人皆知利而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

故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
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文子問道老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
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
神聽者學在骨髓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
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楊景明先生傳云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
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
寵辱不驚肝木以寧

傅大士曰水中塩味色裏膠清畢竟是有不見其形
通玄長者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虚即
凡心而見佛
天衣懐公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
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
李長者曰十世古今生死不離于當念無邊刹境自
他不隔于毫端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
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

蘇黄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
衣唯利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余歸蜀嘗杜門著
書不令費日只效温公通鑑作議論商略古人歲
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
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
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
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函堅則物必毀之刀利則物必摧之威鳳以難見爲
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
人以約爲紀
洞山价師曰心不附物是真修行
黄龍南曰參學人當如猫兒捕鼠目睛不瞬四足踞
地諸根向順首尾一直擬無不中誠能如是心無
異縁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一失也
天台静上座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
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

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國吾爲逸民可比葛天氏吾聞和聲可比鈞天樂飲食節約何求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嬉戲不改其樂永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天道毁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袵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心問日子終日守約自生煩惱何以故意日守約易守真難守真易守氣難守氣易守口難

心問日寡慾有道乎意日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怨人以不如不傲人以不知不疑人以不肖故日君子不欲多上人

世緣雖日不礙終以擯置爲高古者云出得荊棘林還你自好手

繫念之法不拘行住坐臥不必出聲損氣惟務至誠默想默念相繼心無間斷敢許現生肉眼便能見佛此是一種捷徑法門至簡至要極靈極驗

請觀諸作者平生所積無一物可將平生所爲無一

事可靠平生所養子孫無一人可替長夜茫茫游魂靡托其可傷者不在茲乎民度苦劫同業所感

黃檗禪師日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但是衆生着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本源淸淨心常自

如此醒人、猶不怡可爲痛哭

圓明遍照。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游觀。既歸即空。又如爲善。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爲惡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寃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游觀可息。無放蕩辱事之欲。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寃讐之罪。

大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使我客人。勿令人客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

蘇長公曰。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逸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逸。忍癢。有道之士也。

寬破

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太銳之時。乃在工夫有常之後。

物不壞則無以見其成。器不弊則無以召其新。

禪非世間學。故無指亦無訣。先師云。參禪無秘訣。只

醒甚

要生厭切。若生厭之念痛切。則三昧自然現前。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將滅己。

斷除還易斷心實難所以忍痛易忍癢難也

有人患淫不止。欲自斷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斷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佛爲說偈。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

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

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怠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李卓吾曰。或謂以禽獸待橫逆。亦覺不忠厚。此假忠厚之言也。這正是君子大度量處。若猶視以爲人。計較之念。決不能忘。況橫逆者原禽獸不如。我以禽獸目之。亦太忠厚矣。何不忠厚之有乎。

今人有掀然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

名事業。
世味如酒能使人既醉且狂倚于未飲之先或半酣
之際冷眼覷破寧不悟醉者狂者之可憐哉。
今之所以杜絶應酬者且圖自家省錄亦免引人入草
欲脱諸苦惱嘗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貴安穩之
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
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
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知足者之所
憐愍是名知足。

蘇公嘗言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覺有新得人心
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蒙其間照鏡則面目
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
敬則人欲銷而天理明。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事已往不追更妙覺人詐而不形于言自有餘味。
薛文清公云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楊誠齋曰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
饑不寒胡文定公曰大抵人家須常令有些不足
處若十分快意便有不恰好出來二公之言互相
發益亨來于困而氣戒于盈理固然也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
悦悦則把袂連袵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
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與之謀大事決大疑
哉。
薛文清公云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方。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英氣甚害事渾合不露圭角最好。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元城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
其躍然于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
言堅苦强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凡人不可無思。常漸漸除之。人身虛無。但有遊氣。氣
息得理。百病不生。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
及有如意事。則妬忌。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
則譏笑。若知事無定勢。如築墻之板。然或上或下。
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人多忙中切于辦閑事。我獨閑中切于辦忙事。此理
可以知識及。不可以言說到。
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

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
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樂。毀廉者莫甚于
色。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
後憂。
大休大歇。不在荒閑寂寞之濱。正在功名事業。熾然
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着着有個生
身路。倘能于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着得眼。出
得身。譬如百鍊精金。傾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
變無窮。較之守荒閑寂寞而局于一知半解者。天

地相懸矣。
古人云。幻緣即實相。煩惱即菩提。妙在一翻。翻轉直
下便是。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不因塵勞業
識。何以顯佛祖之妙用。
以醒眼看破醉夢。急著精彩。加鞭進步。爲佛祖出口
氣。
誇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誇心。即便斷
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作事皆依本分。
屈己饒人。終無悔吝。

見無所見。剩兩眼。聞無所聞。餘兩耳。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
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趙季仁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或曰。盡則
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
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
故老而不衰。

伊川每見學者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內未免膠擾者所謂坐馳也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保生者寡慾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隣里鄉黨無所逃于世者也處處最宜和穆相賙相恤相比相容比之家親似當均一不然孤立無與緩急誰與之濟哉

禍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

耳目導心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强以善自衛者良

日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氣宇要老成近厚不要有圭角防有鈍挫缺折

掃殺機以迎生氣脩庸德以來異人

禍莫大于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脩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順誡酒後語忌食前嗔忍難

忍事順自强人

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

攝心為戒擬心即犯月堂以此開示聽徒令於擬處攝處見徹根源則直指在是矣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勢交者近勢竭而亡財交者密財盡而疎色交者親色衰而絕

深乎

周易之樂天知命，老子之少思寡欲，莊子之安時處順，釋氏之背塵合覺，若能四者不失，父而彌堅，斯亦非常人也。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己者斯能罪人者也，不報怨者斯能報怨者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淮南子曰：大喜墜陽，大怒破陰。

淡為五味之本，淡食養胃，則百病不生。

煩惱性空，不當過執，須以智慧燭理，勿與愚夫混同。故佛書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又云：以智慧力裂煩惱網。又云：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是也。

眞顚倒

世有顚倒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謀身。晩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玅之事乎。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禪家最重呆業

虗齋云：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謀者不多言，唯見世之邪人、佞人與細人，始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于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

當時拾點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語道盡相術骨髓，故知心正于內，驗形于外；心亂于中，相變于外，甚可畏也。如人心一怒則面見怒容，身顯怒形；人心一喜則面有喜色，身見喜形。奸邪僞妄之積，豈有不形見于外者乎。

全理

以理聽言則心有主以道窒忿則心自清。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

今人未必是應事接物時不是自是未應接時便不好了須於此處點檢使合道理始得。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真心也血氣心知之所不及而能知者乃真心也嘗見夏月致嚌人方睡時心不知也手足能袪之殄之真心之所為也至于遇殷憂則神不寐遇戰鬪則身戰慄有凶事則心動悸心欲強制之而不能亦真心之所為也

真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為學下功止有一捷徑法門惟要去凡心至緊逼拶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拶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如天有雲霧去得一片雲霧則露出一片青天若一天無雲霧則日中俱青天矣。

文中子曰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門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之鄉者正緣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

古今以來或脩德而遭橫讒或積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汚以貪或德厚而居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不可枚舉即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其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處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之謂霽月光風。

處事接物之際常敎此心光瞭瞭地便是存心。

忍之一字於世路極有益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為忍也。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為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為人乎為己乎。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讀已見書如遇故人。

虎豹之疑不如蟄蟒之遂故處事貴果鸛鶴之亮不如鷙隼之匿故謀事戒露丘阜之止不如涓泉之逝故學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霖霈之潤故心貴不躁

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則聲愈縱薄者反是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非召福之門

後生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筭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

賤者贈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醉人胆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俱之有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遊戲之三昧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讀史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方得力

讀書貴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則自然當下銷鎔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淨

事當快意處能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閒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靈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擺脫世故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誇可以銷名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

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抑亦爲清事之一蠹

俠之一字昔以之加意氣今以之加揮霍只在氣魄氣骨之分

舉世嫉偷眉不特深宮思妬隨人矜寸舌猶然列國爭長

無欲者其言清無累者其言達口耳與入靈竅忽啓故曰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香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功則天也

法教佩珠卷之一終

法教佩珠卷之二

雲間林有麟仁甫纂輯

觀此心念以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對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字俱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

初心脩學未便得住抑之令住往往發狂如學射者久習方中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能現之心自然不起

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既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功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手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

大饑不大食大渴不大飲恐血氣失常卒然不救

心荒意亂地獄門心清意靜天堂路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

勢利紛華不近者爲潔近之而不染者爲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爲高知之而不用者爲尤高。

耳中常有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理在鴆毒中矣。

三勝之利其理超然知寡慾之道無大疾疢而獲康勝見正念之法無大濁亂而獲清勝居不競之地無大咎悔而獲吉勝此三者自得而已。

處靜者如捧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

處動者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者可乎。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已可以韜光養德。

事事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召外憂。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情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居卑而後知登高之爲危處晦而後知向明之太露守靜而後知好動之過勞養默而後知多言之爲躁。

放得功名富貴之心下便可脫凡放得道德仁義之心下纔可入聖。

利欲未盡害心意見乃害心之蟊賊聲色未必障道

聰明乃障道之藩屏。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

待小人不難于嚴而難于不惡待君子不難于恭而難于有禮。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則群魔退馭橫者先馭此氣氣平則外橫不侵。

教弟子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

矣。
學者要收拾精神併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于吟咏風雅定不深心。
人人有個大慈悲維摩屠劊無二心也處處有種真趣金屋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蔽情封當面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吉人無論作用安詳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論作事狠戾即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福莫福于少事禍莫禍于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為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衆之人當寬嚴互存。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讀書不見聖賢為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為眼前花。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為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為拙。
欹器以滿覆撲滿以空全故君子寧居無不居有寧處缺不處完。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曖昧白日下生厲鬼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善處

即是惡根。
福不可徼養喜神以為召福之本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為遠禍之方。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翁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已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

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閑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

貞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憸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老氣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焰若不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將自爍矣。

身相日日變衰心相念念遷謝汩沒浮世誠宜自惜。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偽妄之人形體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媿。

天下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此深於五千言者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濁以屈為伸真涉世之一壺藏身之三窟也。

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譖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

道破世情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甚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俱咬破矣。

饑則附飽則颺燠則趨寒則棄人情通患也君子宜當淨拭冷眼慎勿輕用剛腸。

反已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戈矛一以闢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壤矣。

作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碍。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謝事當謝于正盛之時居身宜居于獨後之地謹德須謹于至微之事施恩務施于不報之人。

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當忘利害之慮。

不昧已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情平惟儉則用足。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

休與小人仇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之極薄之尤也。

儉美德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為足恭為曲謹多出機心、

士大夫居官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倖端居鄉不可崖岸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毋乘喜而輕諾毋因醉而生嗔毋乘快而多事毋因倦而鮮終、

口乃心之門守口不密洩盡真機意乃心之足防意不嚴走盡邪蹊

歲月本長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鄙者自隘風花

誰能下此轉語

雲月本閑而勞擾者自冗

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況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況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人肯當下休便當下了若要尋個歇處則婚嫁雖完事亦不少僧道雖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見之卓矣

從冷視熱然後知熱處之奔馳無益從冗入閑然後覺閑中之滋味最長

延促由于一念寬窄係之寸心故機閑者一日遙于千古意廣者斗室寬若兩間

忙處不亂性須閑處心神養得清然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人情世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堯夫云昔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後來誰人常作是觀便可解却胸中罥矣

熱鬧中着一冷眼便省許多苦心思冷落處存一熱心便得許多真趣味

纔就筏便思舍筏方是無事道人若騎驢又復覓驢終爲不了禪師

纏脫只在自心心了則屠肆糟廛居然淨土不然縱一琴一隺一花一卉嗜好雖清魔障終在語云能休塵境是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信夫

如箇收放自如

白氏云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大造晁氏云不如收身心凝然歸寂定放者流爲猖狂收者入于枯寂唯善操身心的欛柄在手收放自如

事有個散場如何不肯回頭

優人傅粉調硃效妍醜于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子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

心無其心何有于觀釋氏曰觀心者重增其障物本一物何待于齊莊生曰齊物者自剖其同

人生福境禍區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熱即然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登彼岸

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憂亦不可不耽風月之趣

世人爲榮利纏縛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

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世亦不塵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爾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即人世之機阱此處着眼不高鮮不墮彼術中矣

人生原是一傀儡只要根蒂在手一線不亂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出場中矣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則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

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世味有濃淡而我無欣厭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人心一有粘帶使鴻毛重若泰山唯因物付物洒然自得則堯舜遜讓不過三杯酒湯武征誅直是一局棋矣

讀書能轉音能破句是真能讀書人溫故知新盡此矣

生生不生謂迷却靜裏殺機無無亦無方許說箇中妙有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于心故分菓車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巳精神

感有心而咸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成則無言之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即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為塵跡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竇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

妄想本寂塵境本空本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為我起貪嗔等

火炎上而受制于水水趨下而得制于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名之為物與福相為乘除與禍相為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

子欲逃而不可得者也。

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濯矣。

全揀者、直指靈知、即是真性、餘皆虛妄。全收者、染淨諸法、無不是心、心迷故妄起業惑、乃至四生六道、心悟故從體起用、法法全真、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如鏡現影、影影皆鏡。

亢倉子曰、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況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洗心、其道一也。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既漓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一念不起爲寂、念起即覺爲照、寂照雙忘爲定、心華發明爲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一乘之功用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常存、

息之一字、釋氏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候者死、息以臍者生、息以踵者仙。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清淨圓融實覺、非知致乎、儒曰物格知致、釋曰轉識爲智。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爲心、悟時釋心爲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爲殺爲結爲賊、心之害大矣、

李卓吾語、我以信義待人、已自屬愚、而又責人失信背義、抑又愚矣、斯言雖僻、有切時事。

損人何利於己

凡稠人中不可議人之短長、必有親厚者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毀人于我不美、詐人于我不信、慢人于我不尊、戕人于我不益、

因病投藥、因藥發病、發病易治、藥病難平、藥病雙拋誰受病者、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赦、

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動莫大于不意、謀莫善于不識

爲人譬如對敵、先須立得脚頭住、然後可望其有進、

人富而我貧則妬、人榮而我辱則忌、殊不知自貧自辱、與人何與、而橫生怨忌、則伎求之心起之也、孔子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苟安我貧、甘我辱、則人之饒裕、薰炙、浮雲視之、怨安從生、

司馬溫公解禪六偈、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

積善來百祥、是名因果、心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氷、爽美之後、寒冱凝腹、

喜人之言多失信、怒人之言多失體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淸、氣淸則理明、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無重肉、弃退食自公、易衣短褐、

率以爲常、子弟有請敎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閑做、閑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居處必先精勤、迺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

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御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服鬼神、

人孰不好人譽己、而又忌稱人之善。人孰不惡人毀己、而又樂道人之惡。不知譽人者、人亦譽之。毀人者、人亦毀之。

銷鑠人無如忿與慾、慾動水漲、怒盛火炎、懲忿窒慾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此道書意行之稍易。無怨

亦無親、始是平等法。此佛書意行之甚難。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出一箇狀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遊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薄福者心孅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心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爲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爲不善而不覺。

偶思貧賤人所以羸富貴人一籌者、止爲落得一味清凉耳。若又馳逐貴勢之門、乞哀權要之路、日夜奔忙、無有止息、則連此一段清閑亦輸却耶。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便是涵養得力處。

遭一番磨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横逆、增一番氣度。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倢罷此、人情之不可解者。

是。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床時方寸中。

別人面上便宜不可討。自家面上便宜不可不討。其語最妙。

凡恐縻不得。恐事不得。恐言不得者。皆福薄也。

末世絕無好人。須是將我的好引他的好出來。切勿將我的不好惹他的不好出來。寧可把我的好換去他的不好。始得。

當紛擾而心不亂。遇觸激而氣不動。是為至靜。

喜談人過者屬陰。陰氣沉重。則日墮落。樂道人善者屬陽。陽氣輕清。則日超脫。此處關係最大。不可不慎。

德業常看勝于我者。則愧耻自增。爵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

透得名利關。是小休歇。透得生死關。是大休歇

世路風霜。鍊心之境。世情冷煖。忍性之地。世事顛倒修行之資。

技藝多不如少。少不如無。多則雜。少則精。無則閑。交遊亦然。

閑居五事最樂。一靜坐。一觀書。一看山水花木。一與良朋講論。一教子弟。

種種著於有起諸妄想者。此名顛倒見。種種落于空都無所倚者。此名斷滅見。無此二病。而能洞曉空趣者。此名正真見。

凡做一好事。屑屑形諸口。便非陰德。故曰陰德猶耳鳴。己獨知之。

與惡人居。不可生憎心。譬如入窮山逢虎狼。方將食宿以之。更於何處躲避。與同人居。不可生着心。譬如玉盌注酒。酒盡落槃。便與我隔幾個須彌也。古人云立處非真。妙哉。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處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濤而不疑。

舉念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臥處勿令閒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

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垂涎求而不與禍且立至平泉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并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哉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與我何涉縱火燒天何處着熱風波洶湧匪舟自閒

光陰不惜易去心思不用易枯血脉不運易病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閑談酒謔慎勿形言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家有吉祥之聲三而絲竹管絃不與焉讀書聲紡織聲和樂聲家有不祥之聲三而哭泣悲哀不與焉妓曲聲賭賻聲犽喋聲

世之齷齪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閒耳

吾以文章爲佛事得自然智以音聲爲佛事得自然聞非敢超于天人幾乎逮得巳利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云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着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救解者上貲祖考下蔭兒孫

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閙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學問真得力處

大覺未通先向痴呆中進步塵緣難了且從笑駡裡藏身

病字從丙丙火也疾字從矢矢箭也蓋矢言其急而丙言其躁躁而急其疾病之源乎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其言婉惻真足啓人友于之愛

作福不如避罪服藥不如忌口

積丘山之善尚未得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自陷于
小人、
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
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些財。緊行慢行。前程只有許
多路。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忘、
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
勸得止、只是無志。

人若于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
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閙場中、如何讀得書、
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
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羮。却去
屋裡吃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
只見自家的苦、不見別人的苦、只見別人的不是、不
見自家的不是、此世所以多怨尤也、
改過須要連腳斫却、若只塗飾耳目、無論人不可欺、
還瞞自家不過。

妄想空花、本無所有、而況寃親相尋、糾纏何已、非斷
除習氣、安能電掃冰釋於無何有之鄉、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
在我而已、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
身一敗、三可惜、
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久令人有生
意、
理性如調琴絃、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

可矣、又如鑄劒、剛多則折、錫多則卷、剛錫得中、則
劒可矣、調鍊眞性者、體此二法、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葢天下事莫非
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
之受惠者多矣、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
庶不爲外物所勝、
不學之爲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
後。

損人原無利於己今人何苦若是耶

損人自損也愛人自愛也樂人之禍彼未必禍而巳先禍矣

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誤却多少人

禍莫大于無禍今無事巳是享福如不自覺將恐禍生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享福無巳

凝重從容自可寡過輕躁惰慢未有不離道者

人和讓則精神長暴戾則精神退暴戾甚則精神滅

百病橫夭多由飲食飲食之患過于聲色聲色可絕之踰旬飲食不可廢之一日爲盐亦多爲患

似動不動真人深深之息似用不用如來空空之心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混融純熟名曰精修

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厚

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乃計身後福報若市道然若無禍福報應遂可爲不善耶

儉有四盐勤亦有三盐盖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顏然而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見人服玩便生歆羨○見善言善行何猶不然

陸放翁家訓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此是一病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於我何補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盖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雖亢而非滿矣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

爲學府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敬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

六一能讀書。 要言不煩 營營于利便是醉生夢死 二語何等直截

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聯時。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人之多欲三聖同誡周易損卦云懲忿窒慾老子道經云少私寡欲釋氏涅槃經云離于愛欲

禪心之體不可不任不可有任當任于無所任之任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坐忘論樞翼云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是也若住此住安穩深固可以到自覺聖智境界之處。

纖惡未除不是滅度一身之衆生一夫不獲不是滅

度無量無邊衆生。

輪廻者心也一日二日萬幾倏忽而善倏忽而不善如輪旋轉邵康節曰寧知虚過此萬遍怯似不曾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言之。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僧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巳。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至理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不觸則已徧觸之皆身也皆心也不擊則已徧擊之皆石也皆火也要知心本無心有真心也火本無火者真火也。

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不知事心之法坐老蒲團未免外馳。

居者少食肉圃者少食蔬耕者少食粟匠者少居屋

逐於利也可見營家者多不能享福享福惟不營家者得之汲汲宦途而求聲譽者究竟不曾受用得宦途滋味。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現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未來事省得一節是一節此最養心節用之要方也。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火鍊藥而成丹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何謂金丹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

如金堅利斷一切物鈇漢金漢亦復如是、

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語最好若人雖多桮勺終始不亂者其人必有德之士臨事亦不眩惑若其人不勝杯勺每至大醉不能自主者其臨事决差爽僭忒處家處官多不循理、

念起即覺覺之即無脩行妙門惟在此耳此法無多子教人煉念頭一毫如未盡何處覓蹤由、

樂是心之本體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一念開明樂即在此。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燈能顯色如是見性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何由厚積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

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𡖋𡖋生生𡖋𡖋如旋火輪未有休息如水成氷氷還成水、

富貴之䕶吾身如白雲之覆吾頂白雲倏揚少焉復易其處豈得以計而留之乎吾欲與子孫留富貴如以計留白雲也。

常樅有疾張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亾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閑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宴坐靜室栖心聖境寂然不動怡然自得獲大安穩何樂如之、

心不散亂禪定根也心不痴冥智慧根也但令深固能久勿思證驗如何

究觀物理油清而燈明油濁而燈暗水靜而影定水動而影亂因知人心當以清靜爲本

讀書不獨能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葢理義收攝故也。

揑造歌謡、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惡穢種子矣、

善攝生者、知其初耳、初之氣清氣也、月以初生、明至人則之、其化不窮、

澄凝一性、養恬也、涉獵群書、養智也、恬智並進、日夕常照、內省勝因、足以自樂、

道家所言虛心者、去妄情也、禪家所言實相者、明真性也、能相是解、何用多言、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腮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

和靖先生曰、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啞、樂莫大焉、

讀書須先凝神定思、勿以俗事關其肺腑、則單辭片語、皆爲我益、不然、縱令盡日端莊危坐、隨得隨失、譬行道人聽禪僧作棒喝語、全不相關、何由悟入、

纔收歛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

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讀書嗜學之人、如賈豎好財、嬰兒嗷乳、富不充、屋飽不充腸、終不能已、故不可少自盈足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

一刻不閑度、一念不妄起、一事不苟作、此是兢兢業業、斬斬截截的工夫、

斷念由於不續、每覺每去、勿續則已、故曰、瞥來是病。不續是藥。

龍須居士曰、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爲惡、縱情爲賊、拆情爲善、滅情爲聖

莫大之患、起于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腳不定、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爲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爲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爲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爲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爲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

學者病痛雖多、要之只有二端、陽病驕、陰病吝、陽病

可畏

輕陰病惰陽病生事陰病廢事、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切須檢點。

貧苦之家自無疾病非禍亦罕富貴之家常有禍患者亦由奢侈太過求免害生況又加之以驕肆無所忌憚哉、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幼處人呵責之下日忍

一日久則不自覺其感觸而順受夫處得志者能以此自比其爲度量自寬其爲德業自厚。

難忍能忍殊勝之力也可行必行決定之行也二法相濟其道混成、

涵養之道須沉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麄厲之氣、

好辨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光以示拙、

影外有影之象浸微而疎夢中說夢之言重增其妄。

貪人所惑覺心自知、

身之有無既委順于造化事之得失當委順于因緣、吾心浩然歸之委順、

楊德祖殺身于曹操苻道衡斥死於隋煬以露巳之才也常誕基發於鍾繇劉希夷囊壓於宋之問以各巳之美也故聖人公善哲士韜光恐罹此禍也、

老子警世詞忍一句禍根從此無生處饒一着不須與人爭强弱耐一時火坑化作白蓮池退一步便

是優游清淨路恁他嗔恁他妬耳不聽心不怒只管寛懷大着肚若有人能如此行見世神仙應可做。

十二時中有晝夜十二緣中有生死正覺大明之人洞分真妄故有決定歸心之處。

金貂紫綬不如黄帽青簑朱轂繡鞍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豢牛不如白酒黄雞玉户金鋪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

世味醲釅，至味無味，味無味者，能淡一切，味淡足養德，淡足養身，淡足養交，淡足養民。

至理

內典所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華，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苦惱之會，正是練心之處也。

真性之外，一切之形，皆夢幻也，一切之情，皆塵垢也。一切之緣，皆影響也，胡能為累，是名達觀。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東坡云作大字罵人亦是一病今人愈演之害不可言足誡自警從耳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患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世人終日苦擾精神，困憊全仗夜間一睡，始勾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于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而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與虛空同體，則與虛空同壽。孟子指出日夜所息，示人用力之方，平旦之氣，不為旦晝梏亡，則庶幾矣。

身，譬宅也，神，譬身也，養成元神，烱然不昧，離然長往歸還于天，知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者已諸借名以欺耶想為更貪者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得便宜是失便宜，失便宜是得便宜。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謙為全吉，孔子贊之曰謙尊而光。

太一眞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只六字而功德甚大但有體認奉行耳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是也三經不在大藏只在此方寸中

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害人者毒于虎狼言不可不愼也故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無憂辱

命門一藏日夜傳受脾胃食味之炁寄于其間客于脉絡守其位曰炁離其位曰精泄而爲液積而氣多久必自潰移無所歸沉滑垢遺涇濁淋漓雖不淫慾亦必走泄馬丹陽曰箇中不識眞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是也

災禍從天降只怕窩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扳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頽然全天眞且須對酒

司馬光嘗有言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陽明王先生與黃宗賢書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迄今莫之能違也可不戒哉

張子韶曰終日譊譊者爲善多不終

薛文清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眞見迺可

趙松雪座右銘云君子身小人心雖與我交終莫能深小人身君子心吾雖與交敬而必欽君子身君

子心愛而敬之如玉如珍小人身小人心敬而遠之莫思莫尋觀其身察其心三省吾身戒之於心作忠戒矯起孝戒僞立意戒僻動容戒媚權利戒競孤寡戒凌田產戒僭勢位戒憑事上戒諂御下戒暴多才戒誇高官戒傲然諾戒輕施予戒濫飲食戒奢服色戒艷齒衰戒得年壯戒玩處富戒吝居貧戒求聽言戒偏對語戒詭凡此數戒去惡之要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胸襟不大其胸襟則一日之內一歲之間役役闘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能樂

心不耐閑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

氣不聚精不住其神自呈

一切導引以閉息爲主一切修養以斷欲爲主息不閉則氣不聚欲導引何益欲不斷則精不住雖修養無功

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也才下而位高二也無大功而有厚祿三也

老子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納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

眼根不可不淨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註云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三要耳目口是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回問仁以視爲首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識均是意也

玉樞云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尚書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夫曰柔曰弱曰遜其義深矣

心經照見五蘊空楞嚴五蘊盡夫五蘊空盡則能出神而道可成矣圓覺經如器中鍠聲出于外即楞嚴經受陰盡者心離其形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

復留礙也

保生者不可不知

五臟之氣皆會于胃且津之潤燥係于思一爲六慾所誘思不得其正則見食爲涎逢哀爲淚魄生汗怒涌血徃而不返內失滋養精炁與神從而散洩但餘枯骸是爲死之徒若六魔伏諸思得其正有主於內則津生胃脘濯漑四肢流潤丹田精氣與神因之凝合生之徒也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

時此是學人真箇得。

好喩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盆則翁媪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

可戒諺謔者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薛文清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寔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傳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貪食貪酒貪色、貪華居、貪名、貪利、等類不易縷數、總是一箇貪心、隨在發現耳。但食色之窠巢難破、名利之韁鎖易開。學人要須識得、先從節食、遠色爲先、一關打開、其餘營壘不攻自破。

○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魏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作文諛人可醜 ○薛文清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文爲尤甚。素無

之甚 寔德寔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己。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此者乎。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幻質無堅。定隨化往。靈心有覺。須從靜來。洞曉詳求。斯爲上智。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

找達洒。盡下當。亭不負。聖賢根。

表裡如一矣。

圓寂照了。割水吹光。盡廢擬度。徑悟心性者。聖賢居士之根也。勤心苦行。研磨淘滌。蠶絲牛毛。計日計功者。下劣凡夫之事也。

關尹子曰。不惟無思無爲者。名爲無我。雖有思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火終日爍動。而未嘗有我。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毋多謙巳。墮井之呼。不暇擇人。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憨憨子曰。果能不動。何必急於離境。若尚未也。何貴急於離境。且以世間萬緣。飽嘗習察。磨煉其心。以一切智易一切識。以一切心。平一切境。總之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瑩光漸露。大藥漸生。而後掩關未晚也。

學道者戒貪瞋痴。具聞思修。導氣令和。引體令柔。心靜而明。息細而幽。習頭陀行。與逍遙遊。不驚不怖。無喜無憂。幾乎出世。名爲入流。

遺露。語。

修道之法。譬如金不鍊不精。水不澄不清。燈不燃不明。穀不種不生。其理必爾。何以不信。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真空。亦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紼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頑空斷見。而淪於死灰。何名爲釋。

憨憨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周旋人事。交驩聲勢者。日常營營。究其得力處。不過十中二三。性度疎懶。守株抱甕者。日常岑寂。究其失利處。亦不過十中二三。乃知巧拙之分。得失相當。然巧者常勞。拙者常逸。則處巳當知所擇矣。

世人舍近圖遠。

千般求法。不如求心。萬種多言。不如緘口。三界最臭不如穢語。一切明香。不如善言。心中不善。念經無益。不義取財。布施無益。不戒殺生。斷葷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孝宗親。追薦無益。命運不通。廣求無益。依得此言。爲善利益。

妄情之心，不任於根，如湯消氷，氷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響應聲，即應即止，無復有餘。二法詳熟，妙用足矣。

定慧之理，譬如明珠在盤，盤不動而珠光圓照，滿月臨沼，沼既澄而月影洞分。體此存心，何勞問法。

自家有病自家醫檢心本法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其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

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

能步即道真獨治生

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䆃䆃而無暇行解；不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于道不已妨乎。曰：不然。治生固所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

聖人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

惜福譬如惜水，一盂之水，前汲多則後少，前汲少則後多。理有固然。若過享過用，苟非厚德，五福定不能全。故俗稱折福。

至理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與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

要醫俗恐無許多藥

山谷云：士生于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則便不可醫也。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衆善之門在虛，百福之基在慈，萬事之幹在決。

世界原無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難易在事勢貴撥以之念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此無他，爲善難，爲惡易也。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

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即聖人亦有奈他顧奈之有名、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德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願易遂。

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淡、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凡議論要透此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利瑪竇曰友者吾之半即第二我也。二語何其真切。

多情者不可與定婣姸多諂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去任多酣者不可與定是非。

絕好看的戲場姊妹們變臉最好笑的世事朋友家結盟。

陰壑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爲文章不可設爲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爲才具不可依爲世情。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之輩故讒之路難塞

善論人者先勘心事然後論行事要如古聖賢求忠臣孝子之苦心斯真人品不以跡蒙僞人品不以事襲。

盍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瓢則譚其致福之所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遭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

士大夫居鄉。常要存安貧守分四字。做有司常要存耐煩忍辱四字。做京官常要存慎言寡交四字。萬萬無失也。

知者多不能行。行者多不能知。故聰明頴敏者。苦于行檢不篤。踐履篤厚者。苦于性體不透。當權任事者。苦于世務不達。懷才抱畧者。苦于遭際不偶。

勿輕談人之過。勿輕快已之意。不可輕信天下之言。不可輕棄天下之士。

安靜非廢弛。以廢弛而托于安靜。誤矣。變通非紛更。以紛更而托于變通。謬矣。

提醒世人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于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于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着熱。風波海湧。虛舟自閒。

貪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官情。處山林莫談負經濟。

法教佩珠卷之二終

法教佩珠二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林有麟撰。有麟有青蓮舫琴雅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甲寅。襍採儒先格言及二氏因果之語。前有許樂善序。稱其擷菁華於三教。漱芳潤於百家。則固明言其襍以釋道。非純然儒者之書矣。

經世環應編八卷

〔明〕錢繼登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楊瞿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環應編八卷》提要

經世環應編序

士君子之語出世吾所不能知也經世言學用世言才涉世言器量則吾知之矣如是而可以遊於世乎可與立未可與權大聖人先言之竊意才學器量稱立之謂任天下事者必有應世之權而後可以成天下之事而不敗死天下之

事而不危此非經世世用世者所敢議而況涉世者乎自漢以來儒者多不知權而習爲權變機權之說夫機迺權中一事機非權也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變亦用權一節權非變也宋人語權不離經近是謂之不離則經權有二矣而經權果二乎哉權也者所以應

世之經如環無端以應無窮是即日用飲食之民實而士君子不可瞬息離者也知權難可與權尤難權非膽不能持非識不能用權生于膽膽生于識是故用權之道練識爲先夫有天下之大膽者有天下之大識而具天下之大識者行天下之大權其應天下

之事可以成則任不必成則不任可以必死而必生則任不必生則不任是其于世也爲世應而不以已應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

者也大嘗之而虛應微嘗之而彰應卒嘗之而安應紛嘗之而定應疑嘗之而明應譎嘗之而正應至于事之沓雜計之幽隱左右

嘗之而無所不應非識能應此者乎而練識有道矣不博覩古今之書則聰明不啟不評騭賢聖之事則聞見不眞不通達于是非

得失之途則輕重不準不虛則不受不靜則不靈是故可與權難余與錢爾先氏同守饒昕夕相促握事相吞疑相剖也其神情議

論常于銛利鋒頴四面應之時而中有辟立萬仞凝定不可拔之操私嘗遜心爾先英年識膽一至此殆可與權與然又竊計之爾

先當從學問中來不獨得天厚一日出其經世環應編以示余噫嘻爾先之彙是編環以應世則其明于經權之道蓋超漢宋人萬萬矣余願用其權于天下而又公其書于天下後世也因付剞劂氏而書以引其端

温陵友弟楊瞿崍頓首

拜撰

環應編引

古人之智如日今人之智如月月必借日之輝以為輝今人必借古人之智以為智記余為此部時即署多暇每觀人奕其一

一

心手特敏每下險子傾其座人然不數數勝也其一每潛心譜勢揣正度變常有成畫對局之際布置了然余曰子之譜勢死局也子恃此居勝者何曰古人之成局皆古人之靈變為之也吾心之靈變有限玩古人之成局而靈變生焉余乃悟經世之學何以異此安石創行新法其病學有餘而智不足後世并其

二

語而抹摋之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是強辯也夫經術不經世務安用經術經而非術則亦不足妙員通之應而濟世務之窮矣混濛之氣日開聖哲代出豪雄

彙生古今之奇變異遺與之突兀相爭而應之者裕如也其靈竅亦盡燦布於人間矣士何幸生今世不借其大明以耀爝火哉暇日繙閱史籍錄古人所為經世者八種一動一靜悉有奇智名曰環應編梓之以行令天下之窘人應者多矣外警內訌兵餉財詘憂世者方思淂沉雄明決之才鎮定其危摇之局而心計精悍者持籌以佐其後假令古人在當代不知如何厝置令今人欲追蹤古人將何從效法也哉為之慨然廢書而嘆

錢繼登題

經世環應編目錄

目錄終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輯

先幾類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伏如火未燃如鏃未發迷者昧之智者見焉鉅之可以定傾撥亂微之可以遠害全身幾何以見曰目明也慮深也目明則覩之慮深則防之遠清明在躬志氣交動其聖人乎為先幾第一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且已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也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痡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儐者延之而上公綴而立管子曰言伐莒者子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龜三塗爲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萇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

色武萇弘先知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
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
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
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
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

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大敗縊於荒谷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
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
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
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
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
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
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毒今郤
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
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
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
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
不脩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
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
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
侯弒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辟一衛君大悅羣臣
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懽而子有憂色
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
百辟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
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

賢人先知我謀也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
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於
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
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于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
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智
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

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
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
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
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
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
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不見
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
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
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
輔氏存焉
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蹠以汾
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
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
趙氏遊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
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趨知臣得其
情故也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
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
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
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而不信人今
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
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陳豨反高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
蕭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
被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
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
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
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
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
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
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

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張良素多病從高帝入關即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
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強秦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
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吾死也用陳
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
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

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顏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節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顏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後呂顏讒乃不得行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舂於市

漢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讎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讎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讎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淮南王果謀反

初夏侯勝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

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洪語
安世寔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
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
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魏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世以
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
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
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封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
就第親屬皆得補吏
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
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上衆必害之霍氏秉

權日久害之者多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
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以時抑制無使
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
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
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
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
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
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客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
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
滅之敗往事既巳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
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
匹後以爲郎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
种曰國家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
獄起矣卿曹戒愼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

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种亦與禍歎曰焉將軍神人也

明帝爲太子時鄭興子衆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下獄死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

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太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幷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申屠蟠生於漢末時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山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于評論

獻帝即位拜王允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何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

以兵脅太后曹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勝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旣而諸葛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厠備謂亮曰頃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

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厝火積薪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驍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累自倒縣于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客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說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召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縣於蜀門矣引爲賓客曰此吾廣武君也

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孫權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亂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邵也有人倫識鑒操往問之邵鄙其爲人不荅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

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吳張温使蜀温至蜀諂媚拜畢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銜温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温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方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曹公有寵子未知其孰立一日遣五官將與臨菑侯各出鄴城一門而密勑門吏不得出以觀其能丕至門不得出而還植用楊修計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公喜以爲可立太事特見寵異幾爲太子矣植退而憂曰此禍之始也吾上不能爲泰伯下不能爲季子何以拒大君之意于是任性而行不自彫勵一日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以怒公公果大怒公令坐死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奇今私出

開吾司馬門是使吾法不信于諸侯也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少衰植曰猶未也恣情自汚飲酒不節公征蜀以植行征虜將軍事呼有所戒勑植醉不能受命公悔而罷之曰此兒果不足付大事公薨植深自損抑守藩臣之禮丕猶忌之法既峻迫制從減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植鬱鬱如也人莫悟其意

羊祜寢疾武帝欲使祜臥護諸將伐吳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皆如其言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終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矣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荅曰與死人語何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如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山濤年四十舉孝廉州辟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三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

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

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帝疑其所用失次召入詰罪之婦阮氏跣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卒用其指得釋允之出爲鎭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

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大將軍最猜忌之子卒免于禍者母之謀也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于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于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屛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我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一日見秋風

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爲見機

桓溫豪爽有風骨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後溫將伐蜀朝廷皆以蜀道險遠溫衆少深入爲憂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當太平復胥沈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成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恐非令終也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于衆永昌元年舉兵反

王猛寢疾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為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後堅為晉所敗垂萇俱叛之堅竟為萇所弒如猛言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

清天下之志

初齊主以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虔固辭冊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弘曰僧達俊爽然恐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三台已而皆如其言

初侯景常言于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

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巳之半體及歡疾篤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常珎奇降魏請兵自救魏遣河西公石等救之石至上蔡珎奇率衆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珎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

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珎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嚴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珎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初帝克陳天下皆以爲太平監察御史房彦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言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揺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揺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

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豎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

江都遇害
李靖李勣等擊突厥大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
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魏徵諫曰匈
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絶宗
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寃讎陛下以其歸降不
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
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
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
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間滋息自培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
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于物
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覆滅餘落
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
之心臣愚甚謂不可徵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落分
居近郡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
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
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彥博又曰不然
突厥餘魄以命歸我我援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

示之禮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選其酋首遣居宿衞
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太宗遂用彥博討其後十三年
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
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衞士死者數十
人折衝孫武開率衆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廐盜馬二
十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
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候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
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竝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
作藩屛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

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
高麗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
昌王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不禮
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
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
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
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
別親戚一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
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鎭之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唐景雲三年中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月内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張説進曰此讒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謄破畫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説言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勑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顔眞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眞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

段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之爲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先見

唐憲宗數討叛有功李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于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李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以伺賊隙爲言李
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寖露李晟懼爲所幷上言當
先變制備請假禆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
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襟喉未報會吐蕃欲佐
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
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連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
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幷
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險
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

坐有也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
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
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
豈流涕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
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
其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德宗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
鐵又求宣歙問李吉甫對曰昔韓皐畜財多故劉闢
因以搆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
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

陳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
隱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顰蹙數日人有問
者瞪目不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
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陳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
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化深忌之天
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節

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門遂喪清節

唐侍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謫諸之
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太拜數與往
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
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使靜少任
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
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
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

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戸口多寡以歸朝廷殆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至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王且爲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偕行或乗間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内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

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過留後

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呂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

刼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喩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悦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于上前旣而弼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英宗臥疾乆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

色顧韓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早暮常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

韓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出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荅

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巳安用進爲客亦莫

諭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嘆曰昔豈不如進耶穎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于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威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富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

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固退歸私第堅臥不起

仁宗時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司馬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爲實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尚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餘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余衆尚多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畢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

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

不得陳于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呂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

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李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後果如其言

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曰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殿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

張詠守蜀聞寇準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生李略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

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

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三年上用南士爲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乃驗其言

熙寧問富弼一日有憂色邵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叅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絶人遠矣

李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張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巳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李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叅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于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鬷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鬷

善出城見之鬷謂公儀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巳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鬷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四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鬷至定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巳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于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

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驗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門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從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搆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忝且僕射師長百寮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鬱悒也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直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而效忠此中人以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

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上曰在位不能悉心補職斥去即汎瀾涕泣若水曰昌言寔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賤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

眞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問於李沆曰和親何如公曰善則善矣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未以爲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潸嘆

曰李公有先知之明

范鎭爲三司使眞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諾而不進上屢趣之終不進命執政詰之公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富鄭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震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

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内爲先蓋是時荆公已寵勸帝用兵威四夷故知老成之慮遠也

富鄭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

呂誨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擢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將對于崇政殿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候宣召相遇于路並行而北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曰未見不

善之迹似傷于遽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出温公退自經筵縉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公終緣兹事出知鄧州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心誠服之

程顥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眞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跡而止

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于羅織矣

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范純仁爲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

范純仁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中國與外邦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龐籍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閤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

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爲師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上人風旨獨龐公天下御史耳

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illegible]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illegible]纔三月而夭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
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璀言
元世祖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某事當爾廉希憲曰
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
廉希憲病久不愈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
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
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
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
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

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
及此耶其議遂止
初劉誠意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
衆道源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此
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後謁賈鉉見有潔癖而去又謁王晃見其膽不足而
去又謁方國珍處兩月偶情洽方移坐門檻亦去乃
謁我　太祖入其境便傾心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
井之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
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
死而後已榮曰先王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
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翼日即薦曹
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
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
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
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

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
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
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
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
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
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目居
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
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第一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應卒類

巧不及謀力不及據彼投此應筍鋒相注事變驚人我安其處何當機之捷而取材之便也最上者局量大料理熟識炙之才又次之爲應卒第二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于人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召孟明使出師襲鄭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矣滅滑而還

韓信殺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生變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我

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
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
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
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于漢漢王
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

吳楚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

不自意全又意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
陽以東無足憂者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
請救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
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于太尉帳下太尉
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
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
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
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
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
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
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
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
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

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
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
與數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
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
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
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東漢眞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

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彊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

東漢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

諸葛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張遼在軍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

嘉禾五年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我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

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已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全軍而退

曹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

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郤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隨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備明日自來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孫堅治兵魯陽進討董卓遣仇稱還州督糧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

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衆甚整乃引還

司馬懿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痹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懿妻張氏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

司馬師沉毅多大略何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父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潛畫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

謝安相晉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嘆曰安石

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此時方與客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賨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嫗以七

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稍留遂久帝僅以得免

侯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宇文泰與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王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代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

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于郡將尚爾况國家耶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隷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于是秦兵長驅圍鄴

高麗反詔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郝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床安餐乾

糒不顧密簡精銳擊之虜部衆壯其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內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

淄青李正已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覘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軍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

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

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

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掠于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白孝德不敢劾段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爲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歸于軍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

日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邠由自安

始馬璘城涇州段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五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

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藁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捕之幷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從者族軍盡遷涇州

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于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淩悖必將滅

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于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秪敢于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報云東都宮闕所在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秪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秪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幷其二子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時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

馬璘有疾請段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挾甲備變

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哭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因徒謀反獄金

卒聞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印失所在聞者莫不失色公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不荅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此徒出于胥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人服其弘量

後唐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范延光以

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王承丕爲蜀梓州監押初蜀主以郭延勻判武德軍素不禮于承丕壬子七月奉聖指揮使孫欽當以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勻屠其家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勻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請爲公巡察即離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王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

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文彥博喜遊宴嘗擊毬於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廄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容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

恣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

韓琦與文彥博俱嘗鎮北門琦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琦前問云汝罵官長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琦卽于解狀判處

斬從容和平略不變色

靖康中都城失守召呂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眞知軍情麾其徒退

張詠鎮蜀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韓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殿直劉歸仁率衆南犇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恟駭沈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犇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至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蘇頌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

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

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虞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日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

眞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

僯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几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僯入先馳
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
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
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
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程顥以法拒之
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
逬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

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覩
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
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
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
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葉適節制江北諸州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
將渡者淮民倉皇爭繂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
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
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
往夜過半遇金人薮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
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
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
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
利司都統王燮素殘悍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
至劫掠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
慊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吳玠至嘉定燮
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
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燮對曰燮兵非不精所以

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
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
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
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燮退謂人曰儒者中迺有此
人
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曹瑋方對客奕
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
三顯言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眞宗以示王旦公曰東

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于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蘇軾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

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宗澤欲自往救之張撝請

行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撝至滑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澤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虜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公即命宣知滑州虜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部布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逵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高仁厚攻圍楊師立夜二鼓忽賊黨鄭君雄等出勒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傍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大併兵兩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壓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

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昨夜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驂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月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

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慄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復出矣

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刼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筆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得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

降千餘人

曹瑋爲邊將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張詠知成都民間譌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illegible]也

張詠未第時嘗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坡澤深奥人烟疎濶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冀矣親老未授衣但將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鷄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荅即推戶詠先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擿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爇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

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

乎汝何敢乃爾讙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公令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知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樹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處

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閒未能了得非斯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文彥博爲相値仁宗病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王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漯

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帝意乃解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染紅皁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皁簾洗染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捲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于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日新瓦到如數倍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内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劒納官請功綱

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即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也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擕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王殷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殷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爲變景讓方視事毋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

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沈括知延州時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援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擊賊破頭而死舉火視之乃所識隣人也家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

于中舉至賊門剝啄數聲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入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所殺亦不敢言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巽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九淵之明

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景泰中帝意欲易太子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王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

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乃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譏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祗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

范希陽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旣拜俱在堦下遂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於揀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遂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恐辱居士曰使希陽于衆門將見時與衆參謀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隨而前俱隨而前者見希陽之前而已不覺也又使希

陽于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陽行之於卒然而後人又循之爲舊例也嗟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人爲彊毅有識者哉

汪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變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勅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王陽明先生過萬安遇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

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恤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

浙兵馬文英等以月損餉三之二且兼給以錢鼓譟謀執兵巡使王許之又持刀斧走臺御史吳善言私署略其橐中裝因擁之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一時會城中各官皆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故不以一錢給若諸軍始解散于是善言上書稱不職狀詔免善

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是時浙又有叛民丁仕卿與韓謹等議欲變火甲法而鄉大夫沈壢謂火甲不宜罷仕卿恐入骨髓又城中諸民苦火甲太嚴亦多怨望皆附卿遂聚衆千餘人直走壢所縱火焚其居并壢傍居人俱鹵略無遺佳胤乘傳至崇德聞之大驚即檄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官卿等望見臺御史麾益將臨環繞道左稱願罷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且日具以實告卿等佯爲解散仍挾城中戶男子一人乘風縱火于是部使者及布按諸司議請大兵

往征之臺御史以爲不可因察見文英廷用猾稽多智營中之事惟兩人所指麾乃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于是兩人面縛詣軍門臺御史進兩人庭中問狀兩人膝行而前謝死罪臺御史曰吾寬假若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令于是給兩人官帶金錢令其爲先鋒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頗無殺汝意若等且日不可不早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並入城臺御史佯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諸軍絕無疑懼皆椎牛誓欲捕仕卿臺御史旦暮坐堂皇趣郡守

縣令令其部署戍卒且示良民毋得脅從仕卿仕卿勢益衰落于是我兵擊其惰氣殊力即行剿所捕獲仕卿等一百五十八人膠至軍門是日梟斬韓壢等五十二人會暮以仕卿等一百六十人繫獄且日欲復行刑又念殺戮過慘出仕卿等以軍法加笞百餘皆後先瘐死獄中臺御史乃密檄指揮使承動逮捕文英廷用及每營一人到官其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大會各官鞫問梟斬轅門諸軍皆疑畏臺御史復使徐景星等告營中曰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叩頭

謝兵民悉定

國朝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至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侮人命椎碎之因以上聞太祖嘉嘆曰人處常易應變難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乃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叅遊等官麾下各數千防守每日工食三分然叅遊兵每歲涉遠

出汛而總兵官所轄兵皆籍戸坐鎮不遠行毎三年五年修船其叅遊部下兵止給毎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毎日三分之一俱貯爲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另湊處于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覰爲固然忽巡道申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裁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有隙乃貪卒允行各兵鬨然而譁知張公爲院道耳目直過其堂張公意色安閒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堦述其故衆兵俱擁而

前即叱下堂曰人言嚚亂殊不便聽衆兵乃下時天雨甚兵衣盡濕張公亦不顧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嘵嘵稱舊無減例張公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全不出汛卻難怪上人也汝欲不減亦使得雖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叅遊兵毎歳更迭出汛汝寧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叅遊兵工食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叅遊兵之來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歳歳稱大將軍兵乎汝等試思之此六人等俛首不能對惟曰願爺爺轉達寛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顧不肯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汝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張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譁諸人而譁汝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毎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者

汪應軫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戸逬匿公獨凝然弗動曰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將柰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斂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

經世環應編第二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纂輯

圖大類

有事于此成敗舉足安危轉盼智者攬指勇者縮息鉅手甞之揹顧而定乾維重整坤軸不折是何人與非有大識力大膽氣大局量者不能辨也為圖大第三

堯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禹為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

之使治水禹稽首讓于益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圖示乃天禹日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日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蔕足入淵禹乃拜辭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愁然深思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發金簡玉字于玄夷蒼水使者念是時水之患河為甚濁河所被冀兗青而雍輕泲之所被徐輕而兗重青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跡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鑿孟津疏三門以莫西河新二渠過洚水至大陸播為九河合為逆河以入海又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為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流縣華洛而入河揚下于荊荊下于梁梁荊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西次于荊以放江淮淪泲漯決汝漢以通淮泗縣荊而北次于豫次梁次雍以奠江河之上流而洪水定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齊桓公謂管夷吾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則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

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
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
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
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
可者矣對曰人君惟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
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
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
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于魯以結

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銳利請使游于衛以結
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奇狀足恭而辭結正
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
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
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爲大
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

可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
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
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管子告桓公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
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
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慝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
足賴也桓公曰善于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
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
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
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
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
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財而敬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鄉爲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

于郊内敎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强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于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如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

公子重耳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齊凡五歲無去志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已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乃與舅犯等謀醉公子載以行行遠而覺公子大怒引戈逐舅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綺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

然趙氏眞孤乃及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羣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死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氏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信陵君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固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

項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于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帛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曰匈奴攻當路塞絶

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漢王敗于彭城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破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

用之以故未之擊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而使人連彭越反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漢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
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
彊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閒爲上泣涕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
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
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
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
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

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
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
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
驚曰吾求公數歲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項王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
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
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夭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夭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
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

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便臣竊以爲
過矣況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
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
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上曰善乃從其畫復
守敖倉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
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居深念陸

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深念也
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
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
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
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
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
立孝文賈頗有力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
者趙充國對曰亡踰于老臣者矣上遣問焉將軍度
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
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
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
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
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
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
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
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
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
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
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

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
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
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竝
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
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
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
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
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

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
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
徼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
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
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
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
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
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
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
盡誅但奪其畜產擄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
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
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
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
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

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
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以為可
奪其畜產擄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
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
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
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欲捐罕
开闇昧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
悔過反善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為先零盛

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
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
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
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
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
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
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
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更爲寇罕
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
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
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燉
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
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
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
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

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羌
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
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
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
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
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
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
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
下裁察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
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
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
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
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

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
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
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
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
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
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
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軍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
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危
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
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
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糴二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

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
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
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
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
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糧
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一千六百九十三斛
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
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

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田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
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
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
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
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
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上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戰而不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
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
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

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
兵決可期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
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
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騎
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
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
畔還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
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
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
塹壘木樵校相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

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
為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
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
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
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

則出兵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
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
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
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
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
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
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
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兵遠擊窮天
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

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
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不敢避斧鉞之
誅昧死臣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
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
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上于是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
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六七千人定計遺脫與
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漢高后崩產祿顓兵秉政謀作亂太尉周勃與丞相
陳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
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以布告諸侯王以為宜
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

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
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
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未
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怒曰汝為將而棄
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
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
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即馳告丞相
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

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
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容而以兵授太尉
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
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
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
門弗納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
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
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被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

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鬭者逐產殺之章已殺
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
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
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漢高祖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
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
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
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怨仇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
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
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
人人自堅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
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
我屬無患矣

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
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
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
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
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
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
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

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若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侍中中臣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之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朱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于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漢兵起更始立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讙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禹願明公威德普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

所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
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及王郎起兵光
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
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
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
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

悅時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
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
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
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閒因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于畿內貴戚縱
橫于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皆無能為也其敗不久
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衆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
計光武聽之大悅

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王允允矯情屈意每
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亂
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

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
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
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
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
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
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
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
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

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

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

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

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

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寡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兹所滅耳誠不忍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

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鈆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

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絶惟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爲龜

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于龜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

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

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

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于是遂通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東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

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

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

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軍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于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益州之役趙雲諸葛亮會于成都既定議者以爲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池桑田宜分賜諸將雲諫曰誰爲使君畫此策大事去矣夫國之所須者民有國無民誰與共守且奪民而市恩仁者不爲也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且諸將既有安土之樂各生懷戀誰肯出成都尺寸爲國除賊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

復業然後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然雖得此空城無所用之先主恍然曰不聞卿言幾悞國家大計即下令各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如故益州雖小由此戶口充實戰禦中原本雲謀也

李傕幽天子塢中鍾繇患之往說傕曰將軍扶兵而西為董公報讎佐天子安元元天下誰不義將軍不于此時匡翊王室扶納關東更立天子袁曹合志左提右挈號召四方聲大義于天下以西誅劫殺天子者而郭汜將軍之讎必為內應將軍何以待之夫脅

天子有不義之名鬪兵于長安授漁父之利絕四方貢獻不待通激義士之心將軍危若朝露而且陳兵自衛如病人氣息已微捐黜藥石乃召巫覡日禱符水雖以厭之實以召之吾恐鬼祟環床而待也為將軍計急出天子與汜連和消中外之釁絕覬覦之心此泰山之安傕乃懼遂出天子天子居塢中內外阻絕一旦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賈詡事曹操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有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

孫琳既立琅琊為帝於是益恣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嘗奉牛酒詣帝帝不受更詣左將軍張布酒酣謂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猶凡臣耳當浸圖之布以言聞帝帝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詔

曰大將軍忠悃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其加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文書或告琳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帝執以付琳琳求屯武昌帝許焉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帝特聽之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載往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曰琳居外必有變陛下何假之過也弗聽密謂張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

使狐嗅曰直睹示必殺之勢雉亦知驚飛遠舉以避其怒矣今琳之黠過于雉而吾之智不如狐必欲圖之計將安出布頓首曰誠如聖諭陛下必欲圖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其人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琳來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誅之帝納其計因會請琳琳稱疾帝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衆止曰將軍寧不聞諸葛公之事乎不如毋入琳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火起琳求出帝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琳起離席奉布目武士縛琳遂殺之以其首令衆曰諸與琳同謀者俱弗問琳威權強盛帝乃不動聲色而誅之君子謂帝賢于漢靈遠矣

孫權使人報先主使共取蜀陳兵夏口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卞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夫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于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兕虎在于後隋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計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使君自處潺陵不聽軍過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明矣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曰如子言蜀舉必矣蜀僻陋之國也吾聞趨名于朝趨利于市舍而別趨二者不附觀曰使君不見夫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虫之肉與衆啣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無由起叛無由招斯亦遐國之理也先主曰善卒從其策權果輟計先主所以前有蜀利後無吳患者觀之謀也

經世環應編 第三卷

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周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荊山

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得其水軍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便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曹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艨艟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今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

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

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于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敎也

魯肅初見孫權權引肅還合榻對飮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昔之項羽將軍

何由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今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

曹操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復還許荀彧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元帝爲瑯琊王出鎭下邳請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

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鎭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

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桓温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温亦動色莫知所為王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絶于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内以休息兆姓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會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

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竟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衆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

臨江陵平南豫州直至夏口徐楊青兗竝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之至將疑于朝士困于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

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于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

武惠妃謀陷太子張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狄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

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悛恐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

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要于是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先李日月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

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吐蕃聞濮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叩馬諫

曰彼虎狼也太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
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
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
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
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
也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
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
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
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

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于
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
必致死于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
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
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于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
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
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
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
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

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
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
兄弟也願舍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
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
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
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
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
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
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

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約
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
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
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于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
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涇州東
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
解嚴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
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

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
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
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
而安之乃斥娼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
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
爲備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
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
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
請濟師于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戰

楂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栅拔楚城襲明山
再執守將平青陵城擒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
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
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
文城栅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
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
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
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
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

抵栅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
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栅其戰
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
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
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間召祐及李
忠義屛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
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爲突將自教之會
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
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

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
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劍出入帳下署
六院兵馬使祐奉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
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
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
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
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
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
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東

六十里止裴張柴殲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
彀矢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
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衆未嘗蹈
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
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道以絕洄曲道又以
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
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吳房朗山戍晏然無
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

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
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裙衣爾及聞號
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
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
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
降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唐肅宗時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
有寵陰附會之建寧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
人譖之于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

賜倓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
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
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俶
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
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
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
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
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更羣臣賀表言自馬
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

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
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
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
之上曰卿几眡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
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
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
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辦
日待臣如此臣于是時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
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

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鄭[illegible]
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
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
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
渠嘗夜刺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
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
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
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于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
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也泌曰臣所

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也昔天后有四
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忌其聰明酖殺之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
天后不聽賢卒死于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可爲四摘
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
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及此泌求歸山不已上
不得已乃聽歸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
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
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
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
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
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
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
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
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
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

耳上笑曰是也郜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
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
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
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
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
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
下言昭靖諸子主令育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
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

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也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女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

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能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

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幷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

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見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裹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

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
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
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
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
也泌拜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
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
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
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

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
推至公之心屈己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
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
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
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
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
耳上曰惟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
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
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

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辟陝州王往見
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非
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
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
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
境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
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
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
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五十餘對上

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
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
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
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
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
緒肅宗但令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常見也所以
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
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
先與之定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負陛下耶

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止之葉護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于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

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嚮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illegible]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illegible]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

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安成公主妻可汗
歸其馬價五萬匹
李淵出師與宋老生相持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傳
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
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
云連和奸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惟利是視武周事
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
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黍被野何憂乏糧老生
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

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
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
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已暮淵已寢世民
不得入號哭于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
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
亡無日何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
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

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
夜追左軍而還
唐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
割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
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
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
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
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
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

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于理
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
懼累表自訴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
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
州以明懇款裴武復命乃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恒
冀深趙州觀察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
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
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
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

尅至眞定因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于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入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

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乃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承宗不奉詔制削奪承宗官爵使吐突承璀統兵討之及與元濟平承宗乃歸德棣二州待罪詔復其官爵

唐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大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勅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而撫諭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鎭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系而棼之也昭宗深以爲然

眞宗幸澶州契丹犯邊王旦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所

有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眞宗不豫皇后居中用事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與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爲樞密交通宮掖王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

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
遂無間會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
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
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
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宜
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
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

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
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
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
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
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
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
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
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殯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
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

銀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太后嘗以荊王子養于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
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
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
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
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于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臣只在中書聽旨太后悟即令出宮
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
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仲淹分

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
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
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
未知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
英宗即政韓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
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略不全補緝僅能識
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待
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
時同列皆謂琦有不言敎萬乘事

神宗即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韓琦訪對久之因詰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何如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于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于皇子位差置官屬補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于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

英宗即位草大慶于天下群臣並進爵秩恩澤通逮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夫

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既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議詳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某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期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

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于是置而不問臺官群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

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䂓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于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非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閤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

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上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王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從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兹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韓琦言慶曆中與范希文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可行而已琦惟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

仁宗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薛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旦琦懷漢書孔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

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而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遠大所以爲賢

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嘿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敏孰賢

以英宗爲言琦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賀次六軍大見百官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

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因焉用宰相
遂循殿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
士巳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允
弼太宗孫也英宗即位巳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
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多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
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于地直趨至
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
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
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

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
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
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
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
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
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
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
昌言于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
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

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
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
說惟琦確然不變叅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
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
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
有從來不知甚人于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
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在慶寧宮
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即曰却在慶
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

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乃天安排此是
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愛英
宗病久琦因曰太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
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
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
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
不嫉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
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
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

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出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遣窗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侯報琦但已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晩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

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焚之若泄則間隙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

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命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

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頃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事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脱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其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于還政琦說

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
數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奬毋后是豈
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泰山之
重陛下乃惜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傍厲
言曰何啻泰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
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
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
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
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

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
頭勅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
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
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中說否弼
不恐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于英宗
及琦力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得光
獻肯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迫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
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于琦琦曰事不
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

建隆二年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
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
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
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
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鬭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
他節鎭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
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
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
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汝

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
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
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
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
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
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
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
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

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
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
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
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普之謀也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
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
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邑郡一時雖足以矯尾大
之弊然國以變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

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
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于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
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
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
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于其
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金人立張邦昌以呂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
好問曰相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
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
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
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
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
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弗服車駕未還所下
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仍行舊職時邦
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
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于紫宸垂

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殿必將憤駭變且
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
之外皆非吾有將誰赦乃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
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
不能擊則不如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
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
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
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耶于是邦昌謀
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

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水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請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

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斡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敗燕山諸郡皆陷遂犯北其一以國相粘罕

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至朝廷震懼不復議守矣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巳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太子爲開封府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連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爲東下計于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李綱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

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于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有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翌

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于此上感悟嘆息二十三日上御玉華閣宰執與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太子俯伏感涕力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詔道節度使

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滑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

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

王薨養宗子于其宮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于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乎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出為之甚難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却引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

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
靖康初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
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謂今日盜賊
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
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
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
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
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領即先號令有
原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

公據遣之遣去大半
太宗不豫眞宗爲太子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
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
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
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
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
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
墨詔遂鎖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
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

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也乃奉太子至福
寧殿中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陛下不拜
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賀萬歲
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
中外無敢言者寇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
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
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
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

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
決定
曹村埽決得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
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顥謂帥曰曹村
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
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
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
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汝輩正爲緩急爾知曹
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汝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

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願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共將合者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顒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葉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而定省廢于上號令愆于下人情離沮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權

悅適復奏自今宜于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請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道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翼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

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伸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誨督甚力皆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元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

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于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剜肉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

金人有割地之議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

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恐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從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屛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師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岳飛拜太尉從幸建康數見帝論恢復之略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

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

苗傅劉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上大駭愕遣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趍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

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上御樓慰諭軍
民上步自內殿登闕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
呼曰聖駕來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
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
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
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
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
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
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

海島御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
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傳曰今日之事盡
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
湛執履衛士擒至闕門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
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傳等傳因前出不遜語大略
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
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
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

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天子
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上徐謂勝非曰朕當退
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
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命岐入奏又命吳湛諭
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太后御畫竹輿出立
樓前見傳等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肝腦
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
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
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

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悞今知竄逐統制豈不知傳
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
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
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
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
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
軍生變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
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言
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

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兇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上卽所御椅子作詔宣示二兇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月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他日傅等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議事賊不疑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傅將軍手殺王淵軍

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王如骨肉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柔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爲朝廷恊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是日上移御顯忠寺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

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恐軍變乃與東野商量先撥犒賞錢與人將舊勅赦于樓上宣之浚遣人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呂摭亦遣進武副尉魏傳齎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時頤浩爲江東制置使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

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沖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卽走人入杭伺賊弃寓書于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

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
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曰若等
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
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
部人馬盡付趙哲俊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
野直入俊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純實可與謀
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
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
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

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時
辛永宗趙哲至浚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
犒之人情大悅初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
在平江君等雖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首長
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
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
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
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
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

持其事即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力辭先遣使
亦密令留于勤王所矣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后曰
大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
益辭二兇之謀議遂息張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
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節制平江
府常秀湖州府江陰軍軍馬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
書說二賊使無他啚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
分不寐浚客馮轓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
乃遺書二兇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轓

赴行在浚爲吞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
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癸巳初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聞上渡江以海舟
還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
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吏相慶慰即遣使
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計
浚乃聲言防過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
海船以備賊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馮轓再
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轓爲國家而來今已

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彦見輔詞色不
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諭輔曰張侍郎
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翼日即遣還
遣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兇檄書
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
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
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齋將軍之文糾忠義
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彦曰此未可信

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墻而出至
是見浚于平江援危言嘗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
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
俊等必竭力和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
不復窮問即遣詣張浚草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
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
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
士氣甚盛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
韓世忠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

人來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遣
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
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
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
馮轓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彦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彦
醉幷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浚以世忠兵少分
張俊二千益之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浚大犒世
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屏左右問

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違
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闕以覘察使求浚即富
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世忠發
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
浚慮傅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撫絕
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先是傅又遺書云朝
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
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
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于遜位之說則

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禍
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
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
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顧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于抱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
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
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遂有郴州之命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
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
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
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宫聖駕募人齎赴管
軍左言等八人處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
達是晚馮轎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
且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
矣轎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
吉意少解夜二鼓柔與轎俱縋入城浚謬爲書遺轎

口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帝事反覆數百言適
有客自杭來知二公于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
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
歸二公無令他人爲之曾見望致意傳等初謂有他
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轎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
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
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
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
蓋賊以浚阻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

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輒趣
行在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告之頤浩曰事不
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
之漕輓幾陷腥膻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
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
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初苗傳聞韓
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
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紿謂傳曰今當啟太后招二
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

二兇貞無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
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
駕可介速淸巖陛梁氏馳出都門遇苗翊于塗告之
故翊色動手自拊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
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
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
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
集意甚懼呼馮轎議復辟轎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
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

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
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逵退謂苗傅曰趙氏安
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
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俊總
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登樓閱兵器甲
鮮明士氣銳盛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呂頤浩
張浚以大軍發平江辛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
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朝廷
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而類發赤慚悉

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戎今使
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
責之曰和戎之使旣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
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閒自反正耳前日
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
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
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
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通傳傳不能荅勝非乃
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卽撫間草奏持歸軍中勝非進

呈太后極喜曰吾實寒矣是晩苗傅劉正彥復至都
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乃率百官
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已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
西廊搢笏扳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
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
時多艱求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
露章押至復辟爲期朕惟有東朝垂簾保祐之勞元
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太皇后

嗣君宜立爲皇太子苗傳請以王世修爲叅議勝非曰世修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益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爲戒也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傳副使劉正彦竝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海爲陣

于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彦溥揮兵以進塗倖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戴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中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彦遣兵燒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彦見上曰請放罪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劵遣傳正彦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依故事如法制造是夕傳正彦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宫門闕者以聞上步至宫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内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俊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

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追斬以聞苗傳首傳京師

真宗北巡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蹕澶州寇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財用兵甲聚于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盗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

渡上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宿衛殿下準謂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趣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人心喜悅虜數千騎乘勢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引退不敢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討索始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塡濠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于是有譖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公不得已許之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饑乏百萬之衆可舉戰而死誠少緩之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矣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疾僅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文潞公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者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醮宿于殿之西廡志聰等曰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于其府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司馬溫公時通判并州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公又

與范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耳唐自文宗後立嗣皆出左右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

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明年遂立爲皇子

淵聖卽位勤王兵旣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反爲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與虜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爲虜所殲上大驚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奏曰京城樓櫓剏修百未及一二人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綱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

綱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強弩捍也上曰誰可將者白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綱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卽除綱右丞命綱留守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綱以死請令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上顧謂綱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旦決行是日質明綱入朝見禁衞擐甲矣綱厲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

綱入見曰六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衞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行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綱爲親征行營使是日綱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切恐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禍臣切謂漢太公爲項羽所得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旣和則又求釁以戰今又以和惑中國至

于破都城墮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罷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鎭于要害之地置帥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彼知中國自強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于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宜依唐肅宗六等

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政本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于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李德裕相武宗郎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之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叛號爲中興艱難多故之秋出政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寵皆得干與朝政宰相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

趙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爲同事爲當節制之上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

日荊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遂兼都督荊陝荊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岳飛嘗數千言請上還京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親率六軍迤邐北渡天威所臨將士一心則中原指期可復矣大忤用事者奪官歸田里張所招撫河北一見飛與語大悦待以國士補官裨將因問時事飛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爲固苟深溝高壘峙列重鎭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

城或撓或救則虜不敢犯而京師根本固矣河南之
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
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
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爲招撫討直有進取河北
地以爲京師援爾
岳飛陛宣撫使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
瓊等兵五萬餘隸之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飛上疏論恢復略曰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擬兵直趨京洛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
前進劉豫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悉復
至于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可下臣然後
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假令汝潁
陳蔡堅壁清野商于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
攻或難于餽運臣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
其來當率諸將以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
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
入則大勝然後復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斂兵併力
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惟願
陛下戒飭有司廣爲儲備俾臣一意靜慮不以兵食
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密必能濟此大事疏奏御札荅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方率厲
將士秦檜主和忌其成功沮之議遂寢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禁招賢之所于府之左供帳一
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
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
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璡冉

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
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軼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
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
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
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
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鏟去如是又旬
日乃見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奮
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
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

山諸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
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
次官之辛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
因山爲壘棊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
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于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
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于雲頂以備外水于
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叛將范璦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璦俊及劉光
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
恐璦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璦曰下
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署對璦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
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璦
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璦汝等
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
刻而定璦伏誅

光宗不臨孝宗喪丞相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
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
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
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
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
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愼且以后戚不
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
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謬曰郭杲倘不同柰何彥
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洶洶太
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許彥逾

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効
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
日留正五更以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
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
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
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逡巡將退適遇
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
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
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

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佐胄佐胄復
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叅政陳騤及余端禮使郭杲及
部帥閤仲夜以兵衛南北内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
傳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太子即位汝愚率同列
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
復長百僚命朱熹侍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
者

正統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兵部尚書鄺
野力言不可不聽師駐郎山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

后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郕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
王振監國倉卒未有分處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
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中大譁監國疑
懼起且退于肅愍公諫上殿掖止之亟請命將軍瓜
擊之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諭羣臣振罪當赤族俟
赦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應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
端公謝公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章皇
后聞之即陞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内外注視
公安危公即調兵爲禦虜戍守計九月郕王即皇帝
位十月朔喜寧導也先挾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荆京
師戒嚴侍講徐埕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
違其間公慟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
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
言南遷者衆共誅之自是人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
善守京城孫鏜衛頴張軏雷通分兵出城守戰監以
王竑葉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爲總兵盡移郊外
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急散官軍
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士卒躬擐甲胄誓死

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
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
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
臣及公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廷議相顧不能決間
公何云公曰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即出德
勝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諜知虜
移上皇西我發大砲擊虜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
大沮衆請進擊公曰勝未足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實
多况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大出聖旨榜文潛移

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
封國公疑虜心十七日也先遁去景泰元年二月公
曰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計
授楊俊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果遣使請奉上皇
還京上敕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羣臣顧望不能堅
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
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三月上皇至大同由塞
去六月上皇又至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迎八月上
皇發塞外九月至京居南宮四年八月也先殺其主

脫脫不花王而自稱田盛大可汗遣人朝貢御史顧
雕乞令六部諸大臣會內閣議可否上下廷議公抗
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弃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
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公言李夢陽曰賊會擁上
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祖宗之
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
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于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
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王巻門
其劇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鸞歸此自古之所無

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邸
王監國不欲急君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
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
王陽明公當宸濠之難先以六月初九日由贛往福
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知縣顧佖具言濠反狀
公度軍旅倉卒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遡流趨吉
安剛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
發乃以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
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

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已冠
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
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
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
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
濠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
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
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
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

且恭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㗎伏要害地方以
俟寧府其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將公文置袷衣
絮中將發間又捕促偽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
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
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
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
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
西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于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
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

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漸聚
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
六七萬虛張聲勢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遂爲牽
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
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
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
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
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布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
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

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
參政黃繡閑居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
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
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
有備皆非計之得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
然後尾而啚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彼聞必回兵
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
探公未出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
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

內官并僞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
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
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引
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
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
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
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
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各以其兵乘七門之纍
又探濠伏兵千餘人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

遣劉守緒徐誠領兵四百從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
十九日登市汲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
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
鼓不克誅其將誓巳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
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水灰
瓶火砲石弩機毒之類無不畢具及我兵巳破新舊
墳厰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兵四面驟集
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
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

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撲
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其原收太小衙
門印信九十六顆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
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塡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
城大恐卽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
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
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
被圍宜引兵直趍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巳爲賊所
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重積

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
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
康之賊合勢撓擷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
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巳震懾因而併力急
攻其勢必下巳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
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
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云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
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
擊一挫其銳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

攻瑕則堅者瑕矣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
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
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
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
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
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矣各奮勵以圖後效
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
往來湖上誘至賊兵陳槐胡堯元等各領兵百餘四
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

既定大賬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趍進使伍文定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

前趍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而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

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火燎其鬚不旋過奮督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共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

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等官數百餘人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遁入他境爲患濠既擒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

許泰爲總督軍務統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事務幷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討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途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暈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塡溢衢

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是天兵衛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幷擒公爲巳功公弔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

趍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赴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幷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旣抵杭謂

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灾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亦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巳睒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

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
欲叛上不信彬等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
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
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
服入九華山求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
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
公之忠公後還江西視事
楊文襄公一清以總制同太監張永討寘鐇之亂一
日謂永曰宗藩亂易除國家內變將不可測柰何永

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
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不離上傍上一日不見
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又耳目廣欲動搖得乎公曰
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
公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于
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內彼謀不軌海內愁
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彬用公益
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
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
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
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喂狗又涕泣頓首得請即行
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
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隆慶己巳九月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搉
兵觀望總兵趙苛棄鎮遠避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
閉門鎖堡以自全及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上
誇功獻捷之疏于時巡按御史燕儒宦及給事中查
鐸等歷陳其失事之由併扶同欺罔之罪而兵部兵

科襲守近年積套漫然兩可且有庇護之者上乃下
內閣看詳擬票大學士趙貞吉謂李春芳曰國家之
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朝廷紀綱耳賞
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
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
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皇上虛懷
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以報荅聖主之
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
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祖法也隆慶元年皇上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
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
也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我
輩若守得此八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修
又何懼于任怨哉
俺荅孫把漢那吉與其奶公阿力哥率十餘騎來降
督撫尚未以聞張江陵已先知之貽書王總督查其
的否往役籌之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于
此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

空質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
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畢辭效款或
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
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
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
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
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
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
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

差人鮑崇德親見老人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
言雖未能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
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于諸逆也乳
犬驚駒畜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于虜耳今
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卻令
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
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
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
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名雖哀求事

同強梗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
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
遣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
中變卽不然而聽以脅從數人塞責棄賊而獲毛賊
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
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貢市二事皆本
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
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
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

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
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諸
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
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
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
不克矣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
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相當斷不可與
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惟公審圖之後崇復馳虜
營俺荅微難我欲先出那吉我竟欲俺荅先獻所虜

獲俺荅乃獻被擄男婦八十餘人夷情最蹀急遂寇
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范宗儒以嫡子苑國閫
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易全等俺荅喜收捕趙全
等皆面縛械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
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綸送之歸那吉等哭泣而別遂
撫方逢時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既
行汲河上祖孫嗚嗚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
漢等入謝疏言帝赦我通遷商而建立之德無量願
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楷式及長曹表文者江陵復

貽書總督曰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
娼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
欲搖亂而阻壞之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議者以
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
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
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
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
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
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

貢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日
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于桑土之
防戒備之慮自吾常事不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
也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
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年
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
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
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故
僕以爲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華殿面

請部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棣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旣得札遂許虜條上封貢便宜部從之俺荅貢名馬三十乃封俺荅爲順義王餘各封賞有差至今貢市不絕

宣宗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寶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

吏檢之不得項尚書咎責都吏復令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而不言會科道連章奏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宣宗崩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先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謀以安社稷無忝古之大臣云

經世環應編第三卷終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心計類

智巧強力之士精足以入微明足以察物情悍足以身其推行畧足以善其權變此誠救時之良醫而經國之能具也爲心計第四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

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藉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懐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内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于天下天下諸侯載黄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

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後果舉事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

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
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
奴之革笥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
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
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
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

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
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
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
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策也

鼂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
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
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
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
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
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
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
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
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

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
其衆蒙矢石如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
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
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
飛鳥走獸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外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皋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皋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安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

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敎民
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
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
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從之
民非壯有材力但貫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
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
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如于折膠來
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

財察

楚王馬殷既得河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
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
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
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
命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機杼大盛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
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學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
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以
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黃霸爲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

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
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
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
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
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
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烏
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
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甚苦食于道傍乃爲烏
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

所隱

長吏許成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黄霸曰許成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致徙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丙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

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黄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張敞敞以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趙廣漢聰明彊力天性精于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欲洒卿恥校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
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
爲耳目禁裴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
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
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
之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
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能視因以火燒布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幷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
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
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
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虞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

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
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
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
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
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
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爲
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喩以補衣猶有所
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

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
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
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
冗官外以勸勵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
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
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
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
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上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
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
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
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
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
及偷盜者爲下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
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
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士
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
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
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
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塡塞道路未至病死者
亦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
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燿百姓遭赦
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
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
留中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
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
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
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

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
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
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軍
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

劉備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
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劉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送髦牛尾于備者備因手

白綍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
邪備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
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
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
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
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
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
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備衆遂強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

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遜書曰吾兄
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
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陸公以白吳主
即轉恪領兵恪領兵輒自喜啟吳主曰丹陽山險民
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
能禽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
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
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
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
尚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
木也時覬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藪戰
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父
聞之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固言其
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遺書四部屬城
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
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
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
民屯居略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

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
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
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于恪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
民聞伉坐殺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攜而
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晉王濬伐吳吳人于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
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
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

丈大數寸圍灌以蘇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
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
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
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
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葛榮舉兵向京師衆百萬相州刺史李神㑺閉門自
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
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于色乃令其

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
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
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
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
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
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
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
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
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
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
人服其處分機速
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
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韋孝寬更縛木接之
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高歡使謂城中曰縱爾
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以城南鑿地道又于地
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

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于
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
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所及
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敢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
其所向而張設之布懸于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
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使
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制之松麻俱
落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于其中
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

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寬咸拒破之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鞘利受可汗書禮容甚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貰之不足為汝費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于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

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張全義為河南尹東都荐經寇亂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見田疇美盛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由是北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邊鎮兵贏六十萬張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軍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為保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

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克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華正自非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不可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

曰卿策甚長然六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且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勾勘兩稅錢帛使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具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

有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内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

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

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

之疲弊爲富強矣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幷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

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

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玠將兵十萬攻李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餘團練烏合之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壘于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

廼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募善穿地道賊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為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

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搘之以木將況其軍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口千萬至德後殘于大兵飢疫

相仍十耗其九至劉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上元寶應間如袁晁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十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口收三百餘萬晏以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

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多僥倖吏下為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

將相沿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驟以爲二勝矣又以常
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
豈所謂有功于國者非耶

德宗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
迎又遣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用誠爲李懷光
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
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
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
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

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
勛多然薪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
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
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
仆用誠在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
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
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于汝曹何利乎今
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所讋服勛送用
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
于行在愆期半日

魚朝恩橫甚德宗恨之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
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
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
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
從武士百餘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
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
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
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

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
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議定
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
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俟之朝恩至
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縊之

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籍民三丁選一壯者
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
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出是澤潞步兵爲諸
道冣

李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率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紇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

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蜀中盜賊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陳敬瑄遣牙將楊行遷等三帥各將三千人以討之阡能黨愈熾浸淫入蜀州境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餅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回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温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詷事歸得實然後免汝家不然盡殺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

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詷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

標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犖狠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我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犖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犖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

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劒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日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連夜引兵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

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徃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笮維巨艦繫于王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

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于竿首垂絙投錐以擲之攻者盡露敗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錢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

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張觜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觜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

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内兵凡其才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

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曹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藩落將校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

可徙他軍也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

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張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張詠凡有興作先帖諸縣于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抵暮放各給木札一牒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詠俱知悉詠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必詰之守鐵者指名伏辜謂詠爲神明詠曰鼓角爲軍中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

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

張詠嘗以蜀地素狹遊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頻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原值糶之奏爲永制建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詠之賜也

丁謂頗有才名時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

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爲賊謂至召其衆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饋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趍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舟人立命斬之

舟遂集民乃遂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李允則守雄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屠即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也謗不能入竟畢所爲

李允則字垂範少以才略聞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覲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還知潭州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

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司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又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開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

銀久之窗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築版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堤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敎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蘇植楡柳廣闊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樓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

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濬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險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楡久之楡滿塞中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沈括知延州至鎭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扎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己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文彥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日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

井價値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敎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

吳中大饑餓殍枕路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

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白凡公私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伎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淮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杜衍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

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投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

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韓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于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竝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知幷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鎭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土

至九千六百頃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自與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閲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于其間

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

𤺋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

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歐陽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不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沒之憂數十年之利也

文公爲相富范公爲樞密使以近日養兵之勢在于多而不精故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爲民者六萬餘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衆議紛然言衣食于官久不願歸農又習弓弩散必爲盜上亦疑之二[illegible]日公私困竭冗兵太多故也不省無蘇息果有聚爲盜者二臣請以死當之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

趙清獻公忭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不知也

范鎭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斂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

無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程顥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

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恩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適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恩澤始均顥爲攻常權穀價不使之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顥敎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蘇軾知杭時歲適大旱饑疫幷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

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于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

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
之蘇公堤

廖剛言東南之民困于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如
屯田昔郭子儀河中軍乏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
差今召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樂而從
勸矣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遷資若
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
亮分屯渭濵軍民雜居今誠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
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

陳公輔嘗言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
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
撥閑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
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指揮大仍
于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
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百姓歸
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
係逃絶出限不歸即免種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當即
戸絶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郭永守大名虜趍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
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公在大名聞之先
弛濠魚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
之嘆息而去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處大事必指顧集矣或曰伊
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言何也謝子曰陜右錢以
鐵舊矣議更以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姧謂無利也
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
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盜鑄權歸公上非國

家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
售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
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
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有行也及溫公大變
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
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見
其梗槩矣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
中水暴漲絶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

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种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長慑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世衡初至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慕恩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擒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

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劉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

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
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于死中求生也
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
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爲間探于是軍士
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
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
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
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

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
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
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
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褎以兵三
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
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
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
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
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

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于
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
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
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
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
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
戰積尸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
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

聞兀朮至會諸將于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
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
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
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
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
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
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
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
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

降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爲所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翼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汙頳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兠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以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兠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术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

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剖棄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虜攻楊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

院趙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力委之併亡無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逝欲奔荊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闖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鼎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鼎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入參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

向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力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俊爲助者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鼎之策遠矣

趙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綢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大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

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態鹿
寇奇嘗言財利之源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
漕司則利害可以叅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
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
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發兵馬踰千人
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
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
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

本錢于轉運司五十二萬緡于常平司三千萬緡自
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氣償一文而歲借乃準
初數爲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于數外更
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
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
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
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
兵官吏坐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
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

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
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
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
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大更茶馬之法官
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刱條
約即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
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于合同場置茶市
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或十或五共爲
一保幷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

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
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用場
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幷
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
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
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于道然降有差比及四年冬
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
趙開善理財爲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
領四川財賦嘗見張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

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鋭意與復
委任不疑于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私使費
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
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
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
自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倣成都府
法于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
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

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于一千并五百上
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通流民以爲便
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
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
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關
自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
縣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
千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關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
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

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産税及增
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
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别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
榷法怨詈四起至關復識吏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
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連請務全事體必
須更創節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
變

吳玠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
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

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
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
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
陣諸將始循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玠曰此古束
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于
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及與金酋
遇遂用之更休迭戰輕衆駐馬亟庵之士殊死鬬金
人大敗

孟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

受爲桑田者畝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陸十有一圳作十陡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朱熹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挻變熹嘗帥鄉民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熹初拜命卽移書他郡

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

元董摶霄陸運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計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虞集爲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命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

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

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

周文襄公忱初撫江南時屬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詒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閲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糶無所于售于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椎牛釃酒犒謝之大賈各酧懼去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消弭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閲牒大異詢父老皆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圖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二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抑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爲舟楫剝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

正統初淮揚灾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

食米公私大濟條給官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動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過請塗勅使速公且還於公不應至京言京庫中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以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冰磨非漫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每遇凶荒輒便宜發粟補以餘米賦外更無升斗凡百上供及解官畢鉄費頭市墓橋梁河道修葺濬治一切取給餘米其後貫部言潛瞻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

官于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

陳霽巖曰開州己巳年大水無蠲免而有賑濟府下有司議予以州官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令有餘俾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予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暗爲分別貧之極次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予云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逕開唤領鄉民咸以爲神蓋前領賑時不暇粧點盡見眞態再賑果是極貧不虛上惠耳

陳霽巖曰余在開州己巳之冬倉穀幾盡撫臺及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踊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五錢一石每石賠己一錢耗費復得一錢災傷之餘民甚不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余堅意不領吏書稟余當受罰余不爲動後果被參以災年僅免罰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余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卽責子糴者三錢自後益減時價至二錢四五分大戶以扣除爲請余笑應之曰寧增穀莫減銀後自有用處也蓋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賠反因以爲利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里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嘗議塡修吏請以鄉夫役余不許會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處蠲荒權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州有賑濟也乃出前大戶所糴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塡崩塌處總甲于面

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脩完有餘土矣流民之復業者爭事種麥來春大熟皆不費之惠也

陳霽巖曰北方州縣惟審均徭爲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九則賦役皆準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惟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索民財物置之又茫無憑據余到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査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各里開塡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

雜務看有曉事且樸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是數四參驗之所答略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築有二百餘人即閑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彼各有身家前程自不敢欺也又因聖節先揚言齊燕各役至期拜畢即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四事採訪編成底冊臨審

時一甲人齊跪堂下余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練實人作爲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中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陳齊巖曰余知開州時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爲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在有司調停何如耳開州居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攔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迫馬頭枉受鞭笞馬價騰踴求速反遲予知之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云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有高至四尺者予輒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予即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願爭賤賣在他縣有索銀三四十兩者在本州僅得二十餘兩一兩日即完矣他縣有定限高馬刻期早

解以求保薦馬價騰至四五十金斃二人于杖下者此公竟不永天道固可畏也

沈都督希儀初爲右江叅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諷者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傜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傜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諷于是賊動靜聲息頗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

不知項之劉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于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賊或刀弩而門瞷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瞷我師于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瞷者常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

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討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風淒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賫火若砲衣毳帽與草色同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逃至山頂兒啼女哭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驚陰詗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徭而傍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徭既伏公威信征調他巢雖懼罹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泅溪水以應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希儀則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尹見心爲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起不知起何年業已固矣屢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遂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爲杉木桶一個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

以巨瓢盡涸其水使從者入而鋸之木遂斷

哱拜與其子承恩叛朝廷命將討之廷臣各舉所知御史梅國禎舉李成梁李如松上俱徵用給事王德完頗有異議國禎乃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以釋羣疑于是有詔國禎監軍國禎復上書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以所佩刀賜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并請得戎服臨陣以身督戰上曰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計議而行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爲唐渠東爲紅花渠形如釜底惟北面最

畢下因募夫築堤至一千二百餘丈又下令諸堡有
積聚糗糧者增值予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
庶有事則賊不得阻絕我饟道賊聞自知爲釜中魚
皆惶懼國禎以聞上乃決意從水攻之策矣于是遂
決大壩城中外深八九尺拜及承恩夜遣賊以小艇
赴壩掏掘求洩水如松等斬首一十四級生獲一人
益盡知城中狀次日城東西崩百餘丈復決大壩甚
泛溢臺御史朱正色佯調船筏擊北關承恩等果趨
北關鏖戰而臺御史等急帥如松等以雲梯攀援而

上擊南關我軍排疾力梟斬無算賊自相殺承恩馳
馬走逢楊文執之復提兵圍拜私第斬拜首寧夏以
平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決疑類

結不可解幻不能測智者或迎機而剖之或倒
用以探之或微嘶物情而折之或深入隱伏而
鈎之夫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然億逆而捷
中此亦末世之救也爲決疑第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
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
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鄭伯有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
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其後九
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
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
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桓公伐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此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

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設緹帷女子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如浮行

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子出帷中

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之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

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于王王因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

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其兵皆屬焉

郅支單于怒殺漢使谷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欲倚其威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

歐畜産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

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至單于國斬郅支首而還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詞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敎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馳還以聞上使視之莫知也

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嘆怪哉怪哉憤氣之所生也此地必秦之故獄處也詔丞相按地圖果秦獄地上曰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于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腐爛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

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漢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也爭財數年州郡不能決廷尉邴吉曰聞眞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中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竝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頴川郡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姙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去兩婦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

傷乎此事審矣長婦乃伏罪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纔年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付還之其後又不與劒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守之耳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後不還其劒當關州縣得見申轉展其思慮深遠如

是哉悉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温飽十年亦已幸
矣諭者大服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饊餼者今之饊餅也于都市與
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
三百枚爭至無以証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秤
碎者紛析分兩責者乃服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
于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
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

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
褕著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
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
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
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

太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
于大誼繇是名聲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會稽俗多淫祀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
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
郡將莫敢禁太守第五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
祝有依託鬼神恐詐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
輒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
絕百姓以安
周舉爲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
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乃
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
意宣示愚民使還温食于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漢成帝建始中關内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
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太
亂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
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
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

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
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
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見乃遣吏按
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
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使曰黄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
實不敢與黄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
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黄門所爲黄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悚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
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遠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
相要候于是一縣稱爲神明
魏時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
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主簿盧毓駁曰女子之
情以接見而恩生以成婦而義重詩云未見君子我
心傷悲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氏女之黨以未成
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欲賜
之大辟若同牀合巹之後罪何所加苟以白等皆受
禮聘已入門庭刑之可爲殺之爲重曹操曰毓執之
是也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
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
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

証郡縣不能斷李崇令二父與兒各有別處禁經數
日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告也苟
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
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
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
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
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
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
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

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傳琰令山陰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

范邵爲浚義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于是擒之服罪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陽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義熙中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有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餘人無應復告合並全之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于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拷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于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于嫂辟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泰符融爲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

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後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

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于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牸牛依妻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詣武陽質于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非吾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胡藩從劉裕征鮮卑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鵞蒼黑色飛入裕帳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晉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太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咨必反爲所責矣于是朝議乃定

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

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
耳乃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
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稱讚聞于鄉縣士衆雲集
施利塡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賚香設齋且驗
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
赴道場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
立于佛前輅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卽遣
人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齊神武欲觀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
之曰亂者須斬
周世宗擊北漢劉崇樊愛能等引兵先遁帝欲斬愛
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帝
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
死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海内苟軍法不立雖有百
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卽收愛
能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
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
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
置羊皮于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伏罪
有獻新櫻于慕容彥超俄而爲給役人偸食主者白
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蓋
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藜蘆
散既飮立皆嘔出新櫻在焉于是伏罪
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
其資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

有也訴之周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遇也最之果然
蓋歸語妻時攫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
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
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
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北齊任城王湝領幷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
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

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　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姚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傍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

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又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張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

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致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李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賖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武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逐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

憲宗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郤乜相繼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間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病輙愈裴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褰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于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

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中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耳顧我不負于物無煩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

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

初李國禎治兵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因請見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四月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悉皆

奉法

梁晉戰胡柳晉軍敗晉王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晉王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德宗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

恐邊臣解體矣臣聞杜郵有舊祠請勅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上從之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問果得詐狀

永泰初馬璘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

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往案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爲京兆留守復案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于人獄吏欲併坐貸人璟曰婚禮索借人情有之往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六安縣人有娶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槃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誣因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

驗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衛州板橋店主張迯妻歸寧有三衛楊正等投店宿
五更早發夜有人取其刀殺迯却納鞘中正等不知
至明店人追正等視刀有血痕收訊遂自誣服太祖
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
集爲人數不足且散止留一老婆日晚放出令典獄
者密覘之云婆出當有人與語即記取名姓勿令漏
洩明日復爾如是三日竝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
百餘人喚出與老婆語者問之具服乃是與迯妻有

姦而殺之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
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書是
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竝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
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懣仰臥西窻日光穿透因取
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喚州官俱集
索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舟泊江岸見高門一
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黄昏當詣宅矣姬微哂
其夕果啟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
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剌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
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
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徑發官差人追到搒掠
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
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場以俟
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
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惟一
屠最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

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
于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
擬以奸罪杖背而已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褭蹄金一瓮送于
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視之皆土塊
耳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
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
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甚怒俄有綺
宴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在幕中俛首無

所荅浙公詰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浙公曰嘗有
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變閒
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溶瀉與塊相等既
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觔詢其負擔大力乃二農夫
以竹擔舁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所擔可舉明其出
路時金已化爲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
事僧隱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
領文籍分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

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
具獄伏罪聮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微以意
摘之僧乃訴寃曰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
金矣衆以某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
召兜子數乘命闗連僧人對事遣入兜子中門皆向
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
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有人行商回其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婿送
官吏嚴訊之乃自誣服獄既具郡從事疑之請緩其
獄乃追封内仵作行人令徧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墓
塚又問有與事可疑者乎一人曰某豪家舉事言死
却奶子五更初牆頭舁出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
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囚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
家鞫之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尸易此婦畜于
私室豪民棄市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
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巳子又醉其嫂
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積十餘年竟未有自

其寃者公出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
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
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叅軍宋儋年暴死范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
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鱉
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尚能
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肉者
葢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
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張詠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判其牒曰勘殺人賊

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于野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惑言訛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張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搒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

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

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

張方平以侍讀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命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illegible]家求寄止主人不許

僧求寢于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而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敏中因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詒之曰昨日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也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程顥爲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証佐何以決之

顧曰此易辯爾問兄之子曰汝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辯于縣程顥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顥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金人南下趙召种師道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徙砦稍北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胡汲仲在海寧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

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遶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

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累鞫不能與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如公言叔果訟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盛殺其鷄食之夫即死隣人疑有外姦首之太守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鷄有毒也令人覓老鷄當與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虫久則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也

真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與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削槌以擊之其鼓立碎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効也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何執中爲台州判官州獲妖人勘鞫不能得或曰何處州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弟角其中餘皆知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抉其獄歸是爲師張角諱耳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者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藏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亟奸民爲妖遂誅之

山東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康訪使陳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猾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于市自此神怪屏息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汝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至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證奉使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于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具得本謀

唐公爲冠氏令有婦因過瓜園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謂一瓜不能治罪乃自摘三十枚以証其婦公問曰婦人盜瓜時挈何筐篚乎瓜主曰無公即叱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服誣告之罪

嘉靖間尹侍王暐言句容有朱家巷者　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表揚崔銑獨持不可曰與王之基失實爲累事竟寢萬曆初又有言之者張居正曰此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

殆必有不得于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後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祀厲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累累荒塚祀之何爲

陳霽巖曰獄訟有五聽之法至審強盜一出一入關係甚重尤宜加意詳鞫不必驟用重刑余嘗審得賊首王和尚板出夥盜有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之母從兵道告辨一紙唯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予思之此必王和尚受

財許以辯脫耳乃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以寅賓館有客余即舍之而出少頃迫還入則門子從桌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保爲汝脫也三盜退服叩頭請死又有一盜翟姓者家頗能自給因醉爲羣盜所誘明火執杖分得梭布䌷一件失主以爲贓盜爭爲已物余令各報原裁縫名下千取到令庫吏另覓梭布䌷一樣兩件揷和賊贓置于堂上令失主裁縫自認至賊贓遂云此吾製也賊始駭服

許襄毅公進初爲御史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李百戶至京鞫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于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史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偏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服儒生得釋不死

尹見心于南中作縣頗有政聲縣民有因其傢巨富欲圖之者一日請至以醞酒勸之醉而拉殺之與其長男謀彌縫之術長男與室人不相能因日借姦老名并其媳除之不亦可乎父以爲善乃操刀入室斬婦首而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報時夜已三更見心從燈下覩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汝婦有子女否曰有一女將方數歲見心曰時已暮夜汝且入獄中俟明旦鞫之乃遣一人即送獄

中吏發一票遣人速取某女來審至則擕入衙曰妳妳可予以果食須臾呼出細問之女乃瀝吐前情取殺人者究之乃頓首服

尹見心爲令時有市民旦臥于城樓大石上身有銀伍錢醒而弗見也告之縣見心乃遣皁快數人往舉巨石至縣縣民皆駭之來觀見心因扃其門俱索之果有一人身懷銀伍錢予市民觀之果是卽守門軍也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乎曰和曰旣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醋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雲間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大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

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謗謂之伴郞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于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于官問者拷女有姦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姦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汝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況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旣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汝殺貧士將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誘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獄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

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黌宮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爲小娘執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

爲其家殺之而槖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姦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輸服葢其夜捫得斷首以爲女有他姦殺之生由是得釋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饑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葢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証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伎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京師有盜劫某家遺一冊子盡富室子弟名書某甲某日會飲某地或聚博狎倡某地按冊捕至皆跅弛

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及究辜小飲博諸事悉實蓋每盜偵而籍之也少不勝榜毒誣服訊贓所在浪言埋郊壜外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絶遂結案待決一指揮疑之曰吾左右一緝職豢馬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狰呼而問之舁叩頭曰公毋張皇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亂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今聚以伺我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聞盡執之向所發贓乃得報胥瘞之耳遂以伏法

某縣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舉
子擠之水擕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至商
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主人莫知
所之聞之縣逮舟人隣比訊詢反覆卒無跡延政莫
決其令至屏人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
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
不來下船言止此耳召商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
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他証矣舟人譁曰何服耶
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稱娘子豈有見人

不來而即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以語婦
婦不從夫利其金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
觴某來稍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
由夫　以爲某也訟于郡某日相悅有之即不從尚
可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日向時叫夜僧于殺人夾
夜遂無聲可疑也某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識之
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俟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
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衆出縛僧
僧知語洩曰向其夜門啟欲入盜見婦盛裝泣牀側
欲淫不可得殺而擕其頭出挂在上三家舖架上拘上
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
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即埋着園中
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髮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
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于是二人皆抵死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于通州獲之不服州
以白藻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于犬關
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

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
事由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紿也忿然曰
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証之
遂論如法
霸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
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後跳而逸
獄久不決有旨切責郎中移疾臥閣王敬所先生攝
其事即日抵暮命一隸衣敝絮伏堺左趣召六人堺
右伏厲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堺左叩頭狀

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國朝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貪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經世環應編第五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六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

解紛類

生死安危立變呼吸舉世囂然共起而爭益深其結而有人焉談笑解之此何以故入人情之微相事機之會巧投而倒用焉也庖丁之解牛也曰以無厚入有間事亦有間焉不相其間而以強力衆口爭之得入乎哉爲解紛第六

楚昭王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入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
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
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者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
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
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
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
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

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言之善哉乃罷
其兵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如何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待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
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
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
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
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
王自知矣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葬
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
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
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
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楠
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
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
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

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
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
人腹腸于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曰無令天下久聞
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
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

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有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乘質于齊齊兵乃出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于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

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　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　八日中大敗趙魏于華陽之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

終不與乃稱疾不朝嗇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荆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

鼓問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將殺以釁鼓其何吉也曰是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不怒將懈怠今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國之卜非爲一臣卜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

齊使淳于髠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夫我飛亡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倍鵠在也

趙使諒毅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名聞于天下衣服之便

于體膳啗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受幣而厚遇之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于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于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

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禍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竊以爲從使王曰善乃令魏爲從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于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

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仁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嘿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齊孝公伐魯臧文仲謂展禽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敢犒輿師齊侯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汝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仇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

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梗陽人有獄請納賄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嘆獻子問曰人有言惟食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嘆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食饋之始至

惟其不足故嘆中食自咎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嘆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乃辭梗陽人

齊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肢解始也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于是二世大笑而止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

將軍黃忠勇冠三軍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而以羽爲前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遣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

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謂羽曰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
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
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爲一體同休戚禍福
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
意也羽感悟遂即受拜
劉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每欲與
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

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
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
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得出遂爲江夏太守
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
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于今亦十世
矣按石包讖宜遷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
言者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
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

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安樂明
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
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
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
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
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
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
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
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

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
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
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
歸故不爲也
袁術僭亂曹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
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
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

言不知耶今天下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袁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為難未已于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婣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

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幷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焉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為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為卿所賣爾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見王曰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何若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址必先以兵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而外又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

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嘿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于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于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諭未嘗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魏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道路得病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至刑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留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殷夏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自知免于防風之誅帝悅

吳孫權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惟諸葛瑾嘿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

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悵然乃赦之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語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當聽朕分處于是竝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武帝乳母嘗于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之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

初李傕欲迎天子置其營中賈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勿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美女欲

令攻郭汜羌胡數來窺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
許吾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計詡乃密
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謂曰汝等雖胡人風氣言語與
中國異然好利惡害情則同耳汝豈不知宮人美女
皆天子御臣催雖貴人臣耳豈能取天子御耳爲私
恩澤耶李將軍欲誘汝輩攻殺郭汜汜誅無以賞汝
則幷誅汝輩且委過也李將軍恐汝輩豈不知耶今
與汝等以汝急引去我當表天子賜以封爵予以重
賞所得倍于李將軍而又無不賞之懼衆胡以爲然

于是皆引去催自此衰弱矣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趙數遣
使至燕輒殺之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人
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謂燕將曰
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
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卒笑曰君未知兩臣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已耶
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
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王此
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
易矣燕將乃歸趙王

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
當舉兵內向或勸王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
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
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
是讒間遂息

西平公融嘗坐檀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
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
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
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
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字謂之曰
高子伯于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未就刑何謂
遲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
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
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

吏何所逃其罪乎係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
晉武帝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説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蕭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鎭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晝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齊文宣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北齊琅琊王儼執和士開送臺斬之遂率京畿軍屯千秋門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于永巷帝率宿衞兵授甲將出光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

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于帝曰琅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乃釋之
齊孝昭帝斬人于殿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朝廷非殺戮之所也帝正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桂州督李弘節身沒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

言于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
貢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敕按之魏徵諫曰陛下平日
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貢珠將連罪舉者
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
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
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
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貪賤妻子
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
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

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
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爲天子結
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
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于地曰晟滅族矣李泌
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
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
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
欽緒奉天功臣游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
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游瓌委
軍請關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游瓌又捕送欽緒
二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
請大赦以安之明年春正月朔赦天下

議者言韓滉聞乘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
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
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
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

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勿聞乎
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
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
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
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
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
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

私于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
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
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
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
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耶上曰朕深諭
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
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
中乏糧歸與卿父宜速置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
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

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
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
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意曰朕意決矣雖
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
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
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勿治假歲月完新然
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

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李德裕奏比
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
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彫鎪之人不勝
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于民供
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示諸州羨餘無
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五
三萬貫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其度用銀二萬三千
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

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
怨則前敕後詔歲可遵承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
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天后旣立國號周又欲立武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
后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之謚對曰陛下改萬歲
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流
矣后大悟卽有歸中宗之意
玄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羽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德宗謂李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平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

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于叛此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意乃釋

肅宗久不朝太上皇于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公泫然泣下

鄂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勃諫議大夫張仲方皆以爲言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

輒拏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其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敬宗荒嬉月視朝才三四侍郎韋處厚入見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于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

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于是莊宗大笑赦之

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王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月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以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繇是皆免

寇準在藩鎭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耶眞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

王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眞宗召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

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密副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宋太祖一月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

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

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

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進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馳驛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

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襄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吾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寇準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蘇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于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宜仁皇后心善軾言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論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遲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張詠差校尉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洶洶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勿聽范旣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悟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旣而朝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

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上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論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别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一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匄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旣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帥靜江

丁晉公談錄曰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撥所貴行事歸功于主上耳嘗有臣僚判審刑院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眞宗遲回欲寬貸未有聖語判院輒奏云是魏振男上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眞宗問如何知院鑒前覆轍奏云此人悉巳當舉聞涕泣云望陛下之科名孤陛下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惟俟一死而已上特與貸罪安置

秦檜當國洪忠宣公鄭亨仲胡明仲朱新仲皆在謫籍安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餽結得非爲異日地乎客曰非相公有言不敢輒言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于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于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個周旋底人其疑遂釋容齋隨筆曰當時佞險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

孝宗初右正言袁孚論北内私酤言頗切直光堯震怒上御批放罷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不可翼日朝把楫以請上厲聲曰謂以行矣尚何留文惠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上論以疏意文惠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北内給事無非閹人慾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爲依自恣何所不至上悚悟天顏少和文惠因爭臣無故賜

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以天下養而使北内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巳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曰善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

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
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導爲不軌震
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
之毋忽上覽制駭口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國朝仁廟在東宮偶失成祖之懽羣臣悚懼莫敢進
言適成祖發一軸畫到閣命解縉題詩縉展視之乃
大虎顧小虎圖也遂恭題以進其詩云虎爲百獸尊
誰敢攖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覽之大感
悟大欵賞父子恩愛更加于平日焉

弘治中籍權豎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科道請出簿
籍按名究問預名者惶懼甚編修羅玘疏言具贈攸
在當存國體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
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
盡傳于朝野矣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令查究上召李賢曰
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
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
改正

第六卷 終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用譎類

譎非正人所事也兩軍相當兩旗相望又或形
格焉勢禁焉莊語仁義而不足謊用術數而乃
以濟聖人用之矣微服而過宋也擇萊而解圍
也易之爲道經道也而曰神而明之存乎人神
明非譎之權乎爲用譎第七

越與吳戰于會稽不勝范蠡爲吳所虜後吳放歸越

饋吳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吳言粟好且付民
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饑越乃伐吳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
姓擇鄶之良臣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
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
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
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

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名士吾殆勿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我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謂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

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范雎初得見昭王于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上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切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交色易容者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

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庭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

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

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
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
使人操金書問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
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
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
殺宮他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楚王使景陽將

而救之迻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
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
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于魏齊師怪
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
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曰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
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
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
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
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于楚
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
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
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
齊今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
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約
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

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
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
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
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
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
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于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
西索救于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
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
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寡人誰用于二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于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

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

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于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

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于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眜等爲項羽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

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夫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嘿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

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隨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

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
曰夫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
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
周禮所因損益可知也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爲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
者與其弟子百餘人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
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振恐肅敬諸侯侍坐殿上皆以尊卑次起上壽
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
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
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以爲郎

韓信之破趙也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
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憮然陽應
曰諾信會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張耳
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
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
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去
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于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
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校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
兵法有右背山陵前阻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
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
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
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正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爲

戰令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楚圍漢王于滎陽將軍紀信言于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趙廣漢患之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

呂顗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

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顗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于我何如耳無畏呂顗之讒

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程昱使人偵觀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程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共堅守度必不

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
但有東關昱謂房等為民不可語事乃密遣數騎舉
幡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
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
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
阿由此得全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
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
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異服相亂赤眉

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于崤底

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
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法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
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
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襲取
羽江陵公安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
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
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于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
之羽羽聞權上必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
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
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倘有他意為
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固守必
不速退操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
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
二城羽乃破敗

劉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
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過
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
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不足
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曄與吾
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
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
恐夢寐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
聞之矣于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

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料思也蜚亦謝之肆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呂蒙至都孫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可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

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謙遜具啟形狀陳其可擒

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

羊祜在荊州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

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

如此止是彰其德于祐無傷也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帝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故無他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孫堅舉兵誅董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鄰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堅曰我方舉兵而遂見阻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之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咨咨大懼欲去兵陣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入白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法遂縛于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可謂能用法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呂蒙欲圖關羽及代魯肅屯陸口倍修厚恩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之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

倭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之途到南郡麋芳傅士仁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及權至荆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

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之謀也

曹公素忌先主公常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不及對方食震雷失七箸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公遂不復忌先主先主既定蜀公歎曰猾虜詐孤此豈畏雷震者耶

袁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望之日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日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賊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

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王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

王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

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王敦謀逆溫嶠屢諫不聽于是謬爲設敬綜其所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于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

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

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繕甲兵耀威

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王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衮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于營內多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趍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盡發殺之此後實有

餽餉及亡奔餉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

王右軍年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于是稱其有智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吏民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蘧篨覆之時

步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問其所願卒曰正自厠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曹爽與司馬懿不相能懿稱疾不與政事爽之徒屬

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涖荆州來候懿懿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誅逆乃密數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兵勢日盛兆又請救于高歡歡內圖兆復慮步藩襲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步藩死兆深德歡誓爲兄弟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幷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于歡歡曰六鎮反殘

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

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譖紹宗與歡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輕馬渡

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歡斫已歡大笑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凶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歸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于是士卒咸悅倍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方焉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人號慟哭聲動地歡乃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惟命歡曰若不得已當明日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于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

宇文泰遣達奚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

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永安三年太原王爾朱榮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意莊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請計于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于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持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値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

帽懽舞盤旋徽素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色遶殿内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穆榮既誅拜徽太師司馬

爾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兒童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曰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韋孝寬欲除齊斛律光其參軍曲嚴頗知卜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遺鄴祖光竟以此誅

韋孝寬還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

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于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詔故

太學襯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
馬而去羣臣稽顙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
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
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
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
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
時舊人雖不願内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
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眞所
謂革矣

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永曰南
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計淺處乃夜分兵爲
二部伏于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
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
夾擊之康祚等走趍淮火既競起不辨淺處溺死及
斬首不知其數

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
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
必能用今以此賊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
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
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
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計
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扣其城門樓
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遁去淵追擒之

初高澄以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
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
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
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澄有鄴爲勝奴蘭

京所弑時變起倉卒内外震駭洋在城東雙堂聞之
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羣賊臠而斬之徐出曰奴
反大將軍破傷無大苦也内外驚異

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秦王遣劉文靜裴寂共
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
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士馬精強宮庫饒豐大
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竝興未有適歸
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之
會得釋而止王敦文靜僞爲詔發西河太原鴈門馬

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歳盡集涿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愁擾盜思亂文靜謂寂曰公闕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泄泄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宫人侍客公死何賊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

張説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説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

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説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李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少年者揆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張巡拒令狐潮于雎陽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巡夜薜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

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

迴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餼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以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

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韋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密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日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李光顏破賊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戰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裯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太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于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遺使者還之士氣益勵

都支爲寇詔以裴行儉討之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

之

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李泌在德宗朝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

奚小俊為援上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
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
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
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
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為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
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于
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
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
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
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
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
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
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
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
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
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
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

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
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
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
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
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為我齎
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
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
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
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諭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
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去向
李愬之將襲蔡也嘗令敢舍諜者族愬刑其令一切
撫之故諜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李愬之襲吳元濟也用降將李祐以突將三千為
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
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卒
妻少休益治鞍鎧發刀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
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眾張柴之東陂澤阻奥

皆未嘗路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
益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愬不敢
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
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傍皆鵞鶩
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
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
自如黎明雪止愬又住元濟宅外蔡吏驚曰城陷矣
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尓及聞號令
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

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
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即單騎來降進城火
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
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内廚廐厮役悉
用其舊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
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
呼萬歲密亂軍遂潰

夏主竇建德微時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
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
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挺刀
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唐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
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
商辛于牧野執子嬰于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
如此吾方定京師不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
也若爲吾守成皋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
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温大雅作書報曰頃者覘

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
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
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
熾將被髮于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
之敢指七百之基窮于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
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生必有司牧當
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之命願不及此欣戴大
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
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與言感嘆賓疢于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日唐公見推觀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姚崇與張説同爲宰輔各懷猜巨張銜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恊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生服

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于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刻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日死姚崇能算生張説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吐蕃尚結贊欲設計間馬燧渾瑊等以傾唐因遂大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弇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

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于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攢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鑪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

貯焉

于鍔爲淮南節度使常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校鍔鍔納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按驗以諭衆下吏以爲神明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羇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千餘人禎盛武裝于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

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大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殺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此境無暴掠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命探審果縛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哥舒翰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于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械

甲將就田即自城中馳至壘闘虜馳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嬰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赴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

以爲患京兆尹温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枲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勅安存一無所問然枲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拾器仗温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延前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拜擧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閣戶而斬之軍枲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

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中尉叱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田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矜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于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擧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堙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

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于趙有角尖之耗于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于趙乎趙人脫不拒若是魏霸基定矣季安然之適大將率兵伐承宗擇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宇文欣追尉遲迥于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欣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欣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力擊之迥大敗

呂后服未除而呂夷簡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文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以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光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陳瓘嘗爲別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于前五日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張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詾詾知其

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恊名

張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于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用宅爲歸計以自汚謂聞之亦不害也

契丹主使蕭禧來議猶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張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從之禧即行

張浚亦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傳劉正彦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也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没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

于是即時進促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大將或云欽若數進疑辭于上前故準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李允則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晏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晏而焚必姦人所爲舍晏而救事或不測又

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逝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

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
卒乃斬以徇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
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
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
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
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
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

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傍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
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
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
而不敎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
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
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
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敎
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
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
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
南夷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
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
神約果大捷則投此則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
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

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
紗籠復手自封識曰俟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
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
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趙葵鎭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
亦放燈趙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
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皁袍遊城出去
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
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

知全死于此矣
眞宗大漸之夕韓魏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内殿將仕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狄青征儂智高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公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發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翼日將度關

晨起諸將詣帳立甚久而公尚未坐至日高覬衷疑之遽入問視則不知公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而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岳飛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王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燮班師良臣去王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近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問吾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虜喜甚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堇撻也擁騎過五陣之東王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虜軍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吾師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捎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孛堇撻也兀朮走還泗上乃責良臣賣己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

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度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公乃爲蠟書遺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宋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遂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

曲乃宣各人子弟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

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酷問所以
歸不失禮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翼日各以表
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
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
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
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
有得夏竦之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捬藏而
已譏撝遠近竦大慙沮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
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凋僧世衡察
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
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
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
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
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
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
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

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
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
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
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
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
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
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于
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
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

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及與州左右則詳道野利所
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
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
衡度使者嵩郎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
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
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
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
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
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

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
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种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
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
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
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者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鑄工
櫛髮以五千錢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
不使早用了鑄工新得錢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

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
令狐楚除守袞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使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捄左右竊聽
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張易昇平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
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
先故飲酔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
大呼詬責蜂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
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張齊賢約潘美令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
師期既洩恐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
州至北井得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
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
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
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
賢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

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
甲甚衆
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
募羣盜不可制也慓悍善鬭進入數州俘掠而去蜀
人大恐張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
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
心是必欲令詠之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
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
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

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講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講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鈐轄振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數十里鈐轄召其衆將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盡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大寧守將卜萬謀勇自負每戰慨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

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馳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亢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與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徐達同常遇春圍張士誠于蘇州甚急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傍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

王文成與寧王戰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

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王陽明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凴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于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

先生覺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迓其歸內嚴
警備外示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
功其曰很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調
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謂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
使歸部集候期過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
復使人賜會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
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
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
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

變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
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旣喜諾先生
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
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因而縱其弟集兵先生期
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
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于是街
巷供燃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余恩及黃表頒曆
三浰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毀先生圖已旣得曆稍
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若

可高坐乎于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猝會來營
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我新民不入
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
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踰月辭歸先生曰
自此至三浰八九日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
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有燈將以正月
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
令有司大烹于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
詰旦盡殲之先是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

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擣下浰
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
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
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蔽山守者很顧門遂破凡破
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
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
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
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阨其
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兩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會

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塩留兵防守而歸

昔有巡按御史與太守不和太守遣人竊其印御史倉皇甚枝梧不得乃請一策士計之策士曰宜縱火焚倉太守必來捄捄時即以印匣封鎖置堂上呼太守護印急退勿與言彼必無可柰何而印出御史如所言得印

經世環應編第七卷終

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

料事類

知彼知已百戰百勝非獨臨陣也凡事皆有彼已焉善計者能用已之所不足不善計者每棄彼之所有餘天下無不可料之事而識国之矣智域之矣私見短聴昔之矣一室之内照徹千里不待豪智哉爲料事第八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吾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果敗于殽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秦伐韓軍于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誅之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秦敗韓脩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邑而具甲秦韓幷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召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

為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邯鄲之難趙求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于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于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于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高帝拜韓信為大將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

項王喑嗚啐嗟千人俱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恐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疆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

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
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
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萬
餘人惟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
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
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
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
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
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
前不能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

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已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
大者何以拒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策後果敗死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馬上書願發城
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
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
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明
通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無
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
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
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惟陛下勿
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
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解急之用也上曰

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日已解矣詘指計其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

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間置人于殽黽阨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殽黽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辟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虞詡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潰散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illegible]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illegible]八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illegible]惲太僕戴長樂問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illegible]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望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

盜賊于是悉平

陳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于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

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凉州賊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自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

鍾會攻姜維維還守劒閣鄧艾上言今日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趣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牋詣艾請降

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陸遜爲大都督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

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尒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異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遁入白帝城

陸抗之鎮荊州也以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作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為吾奉也

袁尚袁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代郡大亂三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公曰非裴文行不可乃授潛精兵以鎮撫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

驚喜潛撫之以静單于以下脱帽稽顙悉還前後所
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
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召還公卿
日何以治代潛曰潛于百姓雖寬于諸胡爲峻今繼
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
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臣計代
必復叛

曹操將征烏丸先辟田疇署司空戶曹掾沃無終時
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

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
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黙回軍從
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
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
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邊
令騎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
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呂蒙至潯陽會肅過其屯下不欲見蒙或說肅曰呂
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
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以
備不虞肅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
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爲肅畫五策曰羽勇
而義勇則難以力取義則不可間久然頗自負好陵
人獨有所以討襲耳衆以爲宜進諂言頌其功德使
其志驕過自卑損望風避讓使其志益一意修好解

備強衆使其防疎境土之民時加恩澤使其衆懷君
成卻退堅立新進使其意玩此五策者固必擒之術
也肅愕然曰君計則妙矣非其至也曹公尚存禍難
始構宜將輔協與之同儕不可失也蒙曰不然今征
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
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
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
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蒙等尚存耳今不于強壯
時圖之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雖欲陳力其可得耶肅

無以荅退而嘆曰國家若用子明之計關羽可擒曾
操終不可破也君子謂肅可謂知大計矣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司馬懿詣京師問曰君
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
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今其計將安出
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
也曰往返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
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險
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

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
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
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
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
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軍而
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
戰皆捷賊保襄平進兵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
救于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
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
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
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
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
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
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
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
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吾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
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

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
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其土山地道楯櫓鉤橦
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攻之斬于梁水
之上

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在南鄭與羣下計事魏延進
說曰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
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
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

淮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關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昔韓信與漢祖分道而出會于滎陽卒鋤強楚此今日之勢也姜維亦曰襄人之國將勇者勝延可使也亮以爲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竟制而不許延謂亮爲怯痛恨己才用之不盡稍儋喟曰諸葛公空負大名而膠于權數使北賊不除漢祚不復祠爲痛心扼腕者也

吳諸葛恪圍合肥而蜀姜維亦出圍狄道魏東西告急司馬師憂之問虞松曰吳蜀作難二方多故而諸將意阻如之何松曰王勿憂也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王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君倍道急趨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而恪久攻不下遂引兵退皆如松所策

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主羣臣請以萬人討之弗聽特召問潘濬濬以爲五千兵往可擒伷吳主曰卿奈何輕之甚也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辨幹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主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濬辭曰吾有以報拭面之恩也

曹操與袁紹相拒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

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先退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

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援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策

曹公討譚尚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議曰袁紹新死二子不相能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乘勝攻之此成擒耳失此不圖兄弟既和將士効命恐未易攻耳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日中不彗是爲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願急圖之郭嘉曰不然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諸君不見狗乎狗方共食卒聞發聲則逆門而吠雖食不顧蹤滅聲息則相齧而爭矣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公曰善遂移兵而南軍至西平二子果爭冀州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劉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率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啖其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去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直指許都擣其巢穴百萬之師自天而下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漂炭有不消滅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于桴鼓操聞必舍備還許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

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絕而操以梟雄之資乘陵遲之勢恣虎狼之欲成簒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

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綉而綉敗操軍于宛紹益驕與操書其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衆皆謂以失利于張綉故也鍾繇以問荀彧彧曰公

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待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及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明公豁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

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遂各遣子入侍

劉裕攻燕秦王姚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旹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

遽爾荅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以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于洛陽幷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嘆曰天滅燕矣

晉太始中以馬隆爲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何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勿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志命戰場以報所受武令乃以魏時朽仗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幷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

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拊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

魏主嗣問于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桓玄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亂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

留兵守之適足爲寇盜之資秦地終爲國所有關笑
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
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
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琅琊王道子執政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
爲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
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
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
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

帝不從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欲先遣使以覵察之
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
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今推誠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賫珍寶奉表推崇浚
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
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
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甲旅
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
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與琨
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
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于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明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
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塞街巷使兵不

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
行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
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
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
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

諸軍保之
蕭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侯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
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
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
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
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
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
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
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

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
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
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
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
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
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陷諸城相次
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捲沿流西陽武
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
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

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能
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
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
鎮之耳

不錄

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關
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
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
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

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
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壩上今大舉
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
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
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
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
傳首長安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
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

一大城乃于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道開府姚
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
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魏境始知設
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
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
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
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李
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

疾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
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
果邊吏妄言
李師道怙強裴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
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
度兵宰相皆謂宜裴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
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
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
陽劉深抵鄆以榮陽穀則人人姝死賊勢窮矣上曰

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
憲宗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
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
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
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
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
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
四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
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

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
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
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
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
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
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
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
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承德留後
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

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至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

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既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以薛平

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丞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賄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

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府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師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

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

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史思明乘勝西嚮李光弼敕陣徐行趨東京聞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

王承宗叛劉濟令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

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尔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虜不可舍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專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

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

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濯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旣而田懐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晨興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懐諫于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詔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

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朞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巳乎上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即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

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徐敬業反問計于軍師魏思温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縶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温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温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

吾知無能爲矣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太宗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魏徵曰昔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李靖爲定

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皆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北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湔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過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衆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

寶相擒以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李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清河壁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

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二者得不思否乎

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後守歲則吾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于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

經世環應編 第八卷

周世宗親征淮南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令大將

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鄆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鄆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敎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

出戰師絶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柰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新敗之時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心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鄆果不爲備奪門以入城中大亂自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蘇頌曰事未可知倘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戢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喩樗獨曰二人宜且同

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

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胡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專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

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
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地重野必誤委
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
不復北顧如安國言
吳玠曰玠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
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
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
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
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

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
及于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
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
豨有不能言者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卒劉晔所逐掠從安
軍破漢州張浚方會僚屬報至飲讌如故賊又掠邛
蜀將趙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
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請出兵北
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受教行至方井果遇一
戰斬馘首餘黨悉平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兵
迴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之際豈暇獲首必
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
時隨倫爲先鋒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
公命悉昇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情相
顧歎躍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呂夷簡不可后曰適
已微許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
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

耳使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
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
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鎭叛
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
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
之詞矣
元昊掠鎭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不利詔下切責衆
議攻守二策求中決韓琦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
已而執政以爲難公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

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勝今不究此失乃畏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爲備遽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

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徑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銳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泰州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琦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之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料及人竦服

趙元昊欲叛爲嫚書求大名張方平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辱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

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彼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于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

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嚴欲推尊侈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從推執出境以爲崩巳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曹輔獨以爲寃憂于一時移禍于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

二十年間或以覲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爰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卻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于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卻帝秦之說爲証累千餘言此大略也

金亮寇江朱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虜勢浸迫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討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倬所料

辛次膺嘗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濘遂成孤壘斗絕之勢二則虜以輕騎臨維揚精兵出盱眙侵軼鎮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犄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重兵守江絕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虜所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此其不可一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若遽

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寇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兩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負居必復散徙是自棄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也國家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兵屏蔽必不能保此其不可四也今既以江左爲根本而不備兩淮是撤藩籬以誘寇此其不可五也况今山陽襄漢兩軍如吾兩翼遽自折其一可乎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事屬吳玠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胡問方略安

出璘曰某當以三鎮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統軍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營丁劉圈胡善戰習善謀皆虜之老于兵者且據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下謂我軍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賊聞之笑是夜璘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猝備戰我軍已成列有問虜酋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矣璘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胡盞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盞果勒兵

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令潰疲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璘言璘縱略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扶朮州郡以夫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

吳璘為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勞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克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于無窮至于陣法有圖無書焉

吳璘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袤控扼之地璘至則連營北嶺掘重濠築壘關戰道益為不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營

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所指之地有酋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鶻鶻萬戶後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璘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尸語既而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譟城下意甚自得璘命偃旗臥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昃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

其營虜大駭復亟走辟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先
從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令列
陣城下誘虜虜閉營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
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壘
成甫築畢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諸將益嘆
璘之多算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勢糧運迂險
難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
能進我斬馘築爲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
嶺扼其後二路攔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

艱食失東山堡時猾酋有終夕悵恨者虜既技窮度
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
亦自便歸計璘乃部署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戶
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擊虜將虜中亦相
驚曰東南天兵至矣

王旦爲相時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
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
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
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
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且之用及但以及必能
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
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
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
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
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曹瑋爲邊將常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
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
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

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
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于是
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
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
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
吾以此取之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
于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
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守兵

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民耳使攜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宜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議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主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得其體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觀之國主

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會李郎辦裝詰且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船邊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李元礪數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曹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辦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喩樗謂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張浚于福州

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壁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柰何呂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豈料我急于議和且令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

錢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沿邊巡檢許召勇敢之

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　則官爲夫給然後嚴亭障
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脅出
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静苟無大過勿爲移
移偏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
不敢近寨矣何謂募鄉兵令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
望郡逐州沿邊民爲招收單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
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
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令
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刑

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齊
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備鎮戍有三
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草將帥令之所患患
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内去歲傳潛以八萬騎屯中山
魏博之開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
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
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遣邊機無
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啟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
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進三

處進退動静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令之所患患
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衛侍殿前兩司送到
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訊之皆以恩親爲言此
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
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
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
曰汝等謹奉法我亦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
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衄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令自

之元龜也

宋濂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
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
圖恢復必在川陝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
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汪
藻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
廷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宜
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後意

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
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黨恐
人君手滑必力爭以滿其罪不若論而遠之既不傷
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
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
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
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疑謀大
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

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
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
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
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
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
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
結冤仇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
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
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
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
楊么為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
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
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
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

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會召浚
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
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
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
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
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
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
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
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

日欽說全琮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
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ㄙ負固
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
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
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ㄙ投水牛臯擒斬ㄙ飛入賊
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

弱歸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
也
秋青伐儂智高令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
州青以張忠楊佾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
毋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
至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
皆戰敗逃歸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特青
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
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
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
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緘在某
所使械繫上聞于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
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
動下兵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
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
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
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
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奪

崑崙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
兵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
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
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
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營使曉
勇者執長鎗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
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執五
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賊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
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

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
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
立如東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
藉死賊遂大潰智高果焚城遁去
張江陵語督撫曰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此時
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
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
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
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

心即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
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谷以供虜
食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輕重
之意此中大有計策但可黙喻不可令那吉知也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
奔阿向遂據凱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
壁手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
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
調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遂重賞

乃行挑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
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
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猴猱上絕壁者與千金
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鍜鐵鈎傳手足爲指爪人腰四
徽一劍約至木趾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徽
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
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泚爛矣俄而長徽
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躋樹間壯
士應命者復由木樹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爲賊巡檄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
爲巡檄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
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
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
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
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日賊非鬬格而擒
俘及黎明後殿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
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囤営一空焚其積
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宣兵戍囤月餘阿向復糾爛土

黑苗寨围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澍成以援
察僉事飭兵思石闕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口餘孽
後肆猖狂竊扑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
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肉儋
粮猫外裂黨與包藏十有餘年適敢陸梁以延歲月
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目萬死一生之計
嘯呼而起非有旁寨渠會通謀結納擁草醜以張應
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釜穢升斗之糧
踴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𣪘非素有紅粟朽貫

積之倉庾廣蓄犬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
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舉月而前以肩貔虎
是日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
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
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饋以
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衰落岡巘
事異中原譬之鼠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
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面趣高四塞以困
之罰之得地若我逍其險而彼乘其高頓逆強弱之

勢已懸倍矣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導食屠剪也
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瞭覘
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遁遷不
過一月而羸疲之尸梟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困彼
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虞
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怠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
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
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
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狃于

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蹇
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围之策不可不慮
也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芻蕘者
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
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扼也崇山密箐鳥道
迫脅兵不得橫列人不得並踵乃遣一二渺小之輩
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盤山之
變亦甚縱橫卒蒙前例刊木鑿竇夷其險巇鋤屯毀
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月凱口之議似不當遽

嶺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埸盾紫
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戸稍能償難報稱適今哭
然而稱逆者因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
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
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
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
之版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
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闕重加懲罰庶威振愚卑
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乃以軍往賊畏

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事聞克宅落職勅安爲往勒
之爲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矜其罪
始息

經世環應編八卷 內府藏本

明錢繼登撰繼登字爾先又字龍門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是書所採皆史籍權變之術亦省括編之流也

媿林漫録十卷

〔明〕瞿式耜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瞿氏耕石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愧林漫録十卷》提要

漫録自序

余朴蔌性成所事輒媿不逮令人卽無論古人矣顧于名哲之訓誡先輩之格言有惕于目輒憬然于心童而習之久而不能忘也居恆每見世人惘惘自謂反身無大罪過寬然度日有餘不知酒闌人散兀坐無聊此時能無一事驀上心頭否也繇此觀之吾人境向靜而心始動身近死而心始活當下輪回明明只在眼前豈非自作自受羅念菴先生有云一失人身萬刼

難復又云半世功名百世寃以萬刼之苦而抵百世之債安得謂百尺樓頭可久居長住耶歸田多暇溪自循省舉髫年所誦記及齒至而更閱者徵之古人如合左券因取先後之繕採類次十種彙成一帙名曰媿林漫錄蓋内典中有慚媿林之義也嗚呼人生有身上對天日中副君親下育子姓閑居雜處言笑宴宴孰非天監人隨福善禍淫之地刻刻引媿惟恐出則淪斁冠裳居則流毒桑梓其無暇以

鐘鼎而易山林也明矣猶記筮仕豐陽先君子遺書慰勉曰生老病死此身必至之候汝在地方行得一件好事便是致孝于我止此一言未能酬踐何況古今人哉帙成授梓草附弁語不覺放筆哽咽

崇禎丙子秋八月海虞瞿式耜伯略父識

海虞瞿式耜伯略甫輯

學問

學者做工夫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可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煅便要將微火養如何得成

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點簡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爲學正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學者須是奈煩奈辛苦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只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若不先得個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先生曰心自是個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

今人撇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

知自家一個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晦翁語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于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血氣粗豪一點使不着也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人能從愁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淸氣自平　已上麋卷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不學便老而衰
人於夢寐間可以卜所學之淺深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已上明道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
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簡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者也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
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慊、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
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慊
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
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
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
者無不爲至于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謝上蔡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 已上伊川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
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
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横渠
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邵康節
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
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
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

覺夭壽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
者耶此士所合爲者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
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
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未
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于億度人不信亦不自
信 已上張子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

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當有此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可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即實病

規矩整嚴爲助不少。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己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

到頭則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

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了時如猢猻失了樹更無住處。已上陸象山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病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閱見力極則止至于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術以是心反之華華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不失二三也。林和靖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篇與飲水曲肱一也。

究觀物理油清則燈明油濁則燈暗水靜則影定水動則影亂。晁文元

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衆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

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

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臥未甞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

衆生未開眼時半醒半覺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已一時成就。

士大夫學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底主人公耳。

逆我意者只消一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直是無你迴避處巳上徑山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便須知得力處許魯齋

大凡立身行巳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奪楊誠齋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胡敬齋

常人之心私意盤結欲情濃厚須隨事磨鍊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難行處須行難受處須受如舊不能忍今日忍一分明日又進一分久久煉習胸中廓然

此是現前眞實工夫古語云靜處養氣鬧處煉神金不得火煉則雜類不盡心不得事煉則思欲不除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夜氣淸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淸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但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羲皇以上人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連那靜時工夫亦差

黄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還須存個善念否陽明曰惡念旣去便是善念便是心之本體如日被雲遮雲去光巳復矣若又存個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點一燈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時此樂還在否陽明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

有一屬官問陽明曰先生之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陽明曰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如問一訟詞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巳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毁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

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若離了簿書訟獄。都是着空。何以爲學。

問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何如亦謂之私欲。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决知是無有做刼盗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于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盗等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

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過情感時。正好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論何用。已上王陽明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虛。

識進則量進。薛文清

問事上磨鍊何如。曰此語甚善。但當知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遠矣。王塘南

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剖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酧荅。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閒思妄想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

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熱鬧。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爲熱鬧。上者以事業揮霍爲熱鬧。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爲鬧熱。譬之塵埃與金石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

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纔冷淡便是本色。纔鬧熱便落世情。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濟脫處。

顔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一友問學是學於已。問是問于人。內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纔學便有問。纔

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須問了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

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于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

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强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

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臼。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

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

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靠處。確然立定脚跟。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

譬如人在夢中。只爭個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人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爲清修。或藉玄詮。負以爲超悟。或鄙末學之卑陋。侈然

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已上王龍溪

錢德洪言。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陽明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守身集、、

一友中夜興歎。羅近溪問曰。何歎也。曰。先生云。學在孝弟。某有一弟粗率。屢年化之。終不見從。須是如何用功。曰。子亦曾擇好友與之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

吟號呼。求人間藥。肯少停時刻哉。羅子因訴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君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鮮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歎于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羅肝江

人年少氣銳于進。莫不思有所做做而往。故辨別路頭。爲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爲主。終身不得出脫。謹交游擇見聞是辨路頭實事。羅念菴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厲。若與流俗相較量。

則不免頹塌。鄒氏學脉

學者善較異同。錯過自家工夫。就使較勘甚明。于我何益。譬如縱身妝人戶口。百萬盡在腹中。依舊是個窮漢。無句合受用處。鄒東廓

粗處用細功。顯處用微功。熟處用生功。湛甘泉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歐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只是不動氣。蹈險投艱。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二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已上呂叔簡

吾人眼底看得聖賢太高。是害虛怯病。看得俗人太低是害顛狂症。實見得無我無人。無聖無凡。如此平等心。方是凝道之舍。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友問伊尹先覺自任。所覺者何事。余曰。撻市之恥。納溝

之痛。此是伊尹覺處。

俗情濃艷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攘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爲學問真得處也。已上耿楚侗

一友自咎學不得力。請問方便法門。先生曰。平日說的亦曾行否。曰。亦行。只不見得力。須再示一路。先生曰我說箇譬喻與汝。有一敗子。蕩廢家業將盡。一日被人捉之歸家。安妥得一二日。此子輒語人曰。我同來如此作家。緣何不見發積。又有一多慾之人。奄奄欲

死。一日被人捉到身邊節制得。一二日。此人輒語人曰。近來如此保養。緣何不見强健。彼欺子不見發積道作家無驗。思量得個聚寶盤如意珠。彼多慾之人道保養無功。思量遇個神仙得顆靈藥。思量不已。必至發狂。尋覓多方。終嘗疲死。亦爲可憫之甚矣。

驗允瑛入會聽講。和卿曰。此子性頗近正。居常覽書史。遇古人名節處。輒稱歎不置。所向慕在此。至諸儒語錄。猶未識旨趣。先生曰。喜名節便是善根。只恐喜之不眞耳。名節豈容易。必是捨得身命。他時捨得身命。

須眼前輕得嗜欲。懸空浮慕。當不得。卽此一念。推求勘驗。莫令埋沒。待得名節眞時。再與商量語錄。

余一生全得友樂。全得友力。少時習舉業。八九爲群。肝膽相對。形骸盡忘。寧可半載不近房室。而不可一日不見友朋。中年慕道。則有道友。爭合談證。趣味尤爲不淺。花時月時風雨時。必得道友談道。斯慰愁時苦時病時寂寞時昏憒時過悞時沉溺時。一得道友談道乃開。後遇宗門之友。更自奇特。或以微言相挑。或以峻語相逼。一日問予如何是心。予以訓語相答。喝之曰。奴才話。數日又問。予不敢答。止曰尙未明白。又喝之曰。爲人不識自心。狗亦不直。時大衆中。面爲發赤。而心實淸涼。無可奈何。而意實歡喜。歸來終夜不寐。寐求不得。辛苦徬徨。而次日下床。又惟恐其會之不早。集語之不加厲也。余得友之樂如此。晚年予斯事頗能信入。不至終爲奴才爲狗。友之力也。余得友之力如此。故余謂師之恩。如天地。而友之恩。如日月。非日月。天地亦不成覆載。師之恩。如菽粟。而友之恩如水火。非水火。菽粟亦不能濟人。不亦說乎。人知在

不亦樂乎之先。而不知不亦樂乎。乃所以爲不亦說乎之實。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先生曰。夫子浮雲富貴。顏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有是處。

釋氏朝夕只理會此事。我輩在家在外。許多牽累。不類

師友夾持便要沉溺然至于日用應事風濤揺蕩時須自家做主又靠師友不得不靠師友亦不離師友用自作方便

或認道在天地間須要超人頭地的方行得先生曰天地間有箇甚麽只依本分平平行去便是卑污的與道無與奇特的亦與道相懸非卑污卽奇特去此兩病無別有道

或問象山陽明之學雜禪是否先生曰子還體認見之抑隨聲和之者夫禪與儒名言耳一碗飯在前可以

充飢可以養生只管吃便了又要問是和尚家煑的百姓家煑的或曰是飯便吃將無傷人而不覺乎先生曰傷人者祇恐不是飯耳若是飯豈得傷人爾欲别其是飯不是飯須眼看口嘗始得不可懸度二公之學若是棄君臣離父子一切與人不同這便害人不是飯矣今二公所舉者孝弟忠信所扶者倫理綱常朝饔夕飧家常無改試受用之便自知味何得隨聲妄度只在門面上較量不思自己性命求個實落安頓處眞爲可憫可悲之甚也已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敢問如何是下落去處先生曰當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

當初象山先生在鵞湖爲諸生說故從科舉處說起然吾輩追思實是一向汨沒所謂自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回頭轉腳正在今時若更向書冊中討聞見博名高不推窮到自己着實處則是汨沒中又汨沒深爲可惜

道本無奇功惟見在爲士子則習舉業爲農夫則事耕

田爲比丘則誦經課爲宰官則修政績各素其位各安其心而道存乎其間矣此箇工夫徹上徹下知頭腦者便得休歇未知頭腦者自堪寡過 已上周海門

平居無是惡念夜有是惡夢只緣別樣惡根多改頭換面而形現出來 錢啓新

望重朝紳不若信于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 顧涇陽

凡諧俗者畢竟是有欲

學初下手只用顏冲宇兩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後又

得王陽明兩句。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凉。

一無欲省了多少力

新立齋赴謫石城。蔡虛齋贈以詩。此行如游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方游志。周到惻怛受用。不盡

主人翁纔出門。一家人便放逸混擾。

思一出位。此身卽無頓放處。虎入市。人縛之。龍離淵。人醢之。

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箇貞節婦人做樣子。便不難了。

一歲有春夏秋冬。一月有陰晴風雨。一日有晨昏子午。人一生。寧無吉凶禍福。必欲苟免趨避。愚且陋矣。已上賀叔文

人爲甲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顚躓傾危。回想甲官而受淸寧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足強健。則恨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唐赤水

自已杜門。嫌人出路。自已絕滴。怪人添杯。自已吃素。惱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以石激水。水更淸。以雪壓山。山愈潔。以火鍊金。金益精。尋常體貼于激處壓處鍊處。不要忙亂討出一片虛明境界。方不枉了困折一場。已上朱平涵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全然若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

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愛敬衆人。卽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卽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願斯世斯人。各得其所。爲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是卽爲聖賢而安之也。

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云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已上袁了凡

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爲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其幸而爲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命也。使其爲君子。爲進禮退義。猶然富貴也。其不幸而爲小

人則亦其自取也　張㟙峽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
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
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盡不
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坐
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
與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
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官儒者不徹

性命大率繇此於搖動處正好下工夫尋向上去也
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着塵如麪着油欲靜而不
可得人生無穿窬之事即無穿窬之夢非禮不動皆
如不爲穿窬心自靜矣

學無動靜其初靜心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
乃眞靜也

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
者惟此語最盡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能還
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擾吾靈府庶幾
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

矜細行最得力

講學者講其所行者也不行則是講而已矣非學也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
之于學也

人要于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着落所謂困心衡慮

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閒事增何限觸發
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己事也

讀書如喫飲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
最難得入道

動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
了必是靜時差譬如吾人靜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感
即應只依本色何得有差

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

曰節嗜慾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

不氣節這一種人為世敎之害不淺

雨露霜雪總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癢了正好當下發憤用功去當

有豁然自信安然寧謐之日不可悠悠忽忽錯過了

一生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眞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巳上

滴淚選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

體未眞動中作主不得

孔無私憤因為人而發憤乃憤其人之未成顏無私怒

因好學而發怒乃怒其學之未進大空中春雷憤勁

平地上草木怒生憤足樂而怒成好正氣乃和氣矣

天有四時之行必有四孟之立世無不立而能行之人

亦無未立而遽行之天四孟既立而四季之氣惟天

所行矣三十既立而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之學惟孔

所行矣

人怕人健天不怕人健以天之行健尤健於人也人怕

天健君子不怕天健以君子自强爭健於天也

受痛言者必能忍痛又能忘痛為匠石之運斤削鼻難

為郢人之以鼻受斤尤難夫斤加于鼻而立不失容

鼻神全也為華陀之刮骨難為關公之仲臂受刮尤

難夫刀加于臂而飲奕自若臂神全也受忠告之痛

即不善道視猶善道受切偲之痛即不怡怡視猶怡

怡逆耳犯顏痛于刀斧逆而喜受毅勇也犯而不較

沉勇也

世界皆學者磨石也世間好人不磨人惡人乃磨人好

鬼不魔人惡鬼乃魔人磨人者磨之使做好人也夫

子以擇不善之改見不賢之省隱隱自磨即公山佛

肸皆不礙之磨衛武賓筵抑戒以箴儆之國人為磨

屋漏不愧以屋漏之鑒格為磨即屋漏中有魔鬼尤

磨石之絕細也故神光映發稍有斐焉

無學問人褁胸儉腹索然無味心無可放眞學問人闇

然退藏無聲無臭心無敢放惟假學問人盜竊世之

虛名忘不狎侮之盛德三戒不持三畏不守自恃學

問包天心粗氣盛居之不疑悍然縱横六合小放爲鷄犬大放爲牛羊又極放爲虎豹如此學問又不如無學問者有所忌憚不至得罪天命也凡民放僻邪侈之放尚望學問人收之乃學問人且自放誰收民放也故學問之道須操危微小心賢者勿喪惟勿放故勿喪也人失本心惟放本心故失本心也

逵道之賢多經險阻古來無不險阻之聖賢舜遇頑嚚之親傲狠之象則父子兄弟險阻矣文王遇商受之囚崇侯之譖則君臣朋友險阻矣周公蒙流言之疑

居三監之變則兄弟險阻矣聖人皆勉强而行故化險阻爲安利而其道漸逵至夫婦居室衽席戈矛其險阻尤爲不測故聖人閑以有別訓以觀刑不令婦處傾城覸致險阻也逵道造端尤不敢不勉焉

謀國事欲老成做學問欲新不欲老欲進不欲成夫子之無所成名不知老至今潦倒折北乃諱言朽鈍而曲諱之曰老成但可謂老不可謂成也日新之明德新老成老則不成矣

聖賢明憂患之故并明安樂之故憂患則歸其故于巳恐有故而致憂患憂患非不幸也安樂則歸其故于天恐無故而致安樂安樂非幸也隨憂患安樂皆尋生活雖天不得而奪之 已上張尚絅

人世福緣無如富貴能輕富貴者必其胸中受用有甚千富貴者在然則超世之識并即超世之福耶 劉玉受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一聞人之善而終身不聞吾輩律人當以二言爲則趙清獻公無一字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字不可以對人吾輩自律當以二公爲則 吳致虛

皆名勇功舍巳從人倫常綱紀違衆獨立君子各有所主欲並行而不悖焉他人獨立則有我謙退則依阿集衆忘我不器之人分獻宜力器中之人必自居能無用之人

德盛故無盛氣才高故無高言有主氣者必能使衆安之有負才者先能自戢之

愛人者見小過捹之見大過戒之自愛者見人小過忘之見大過省之

求吾是不知同異往而持世行吾法不知巧拙退而居

業。已上陳惕龍

凡人識見須從自己心性上透出方有受用若從口耳中傳得書冊中拾得縱有七份八則到臨時俱用不着。

健時常作病想可以保身。裕時常作乏想可以守家。少時常作老想可以力學。活時常作死想可以進道。

今之講學者率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至於修德徙義改過都不說起。不知捨卻修德徙義改過更有何學可講。已上錢純中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賴子不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不著一書不病其缺于文章。

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自然當下消歇

居心

心本是沒有的。須於事上尋。如鏡子上影。怎麼教他無影。其實裏面無影

每日習靜一日忽覺天地萬物總是吾心。惟求此心不昧。即天地萬物在其中。又何必致力于天地萬物。

前日做了事苟且。今日遇不愜事來乃始動心。怎麼得寧靜。政是凡夫在果上用心。今後須於因上謹慎。一毫不可遮飾干預

至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

今人于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汲汲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學人未能即造無念。當從善念始。惡念繁。善念簡簡者無之漸也

人與一邪念則氣血俱來助之。如食色遊戲之類。忻然而作不可遏也。與一正念則助者甚寡。已上學道紀言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皇極經世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

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的不可惡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 已上明道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已上伊川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樂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卽求者便是覺心也才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捨此拙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務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心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已上晦菴

一宿覺云初修心人須識五念一故起念二串習念三接續念四別生念五卽靜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爲一念相應予以爲照見五蘊皆空如服藥去病之

始得其一念相應如覺藥勝病之初觀練純深心地安適又如藥力漸勝厭疾頓瘳

照見五蘊皆空可破妄情矣能令一念相應可辦大事矣若于身外尚求此則悠悠忽忽

心足則常足道勝者自然而足心樂則常樂道勝者自然而樂

然而樂道力清壯物無以敵

意爲心之足足違穢地皆卽時而避意涉欲境當卽時一而迴內習之心大率如此

翼翼小心求處世之多福恢恢大心辦出世之勝緣小

心猶可及大心不可及此理尤爲要切孰能知而思之乎。

身心之法舉要而言一眞是本名之爲道萬緣是末名之爲累不可棄本逐末以累妨道如此達觀謂之初學。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予又以爲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

維摩經云舉足下足皆從道場來予因自思晝心夜心

常遊法苑去。

外身雖見而元無礙如水上之泡暫起而還滅也內身不見而元有礙如木中之火求之而可得也

垢淨念無容起滅善惡事都莫思量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其天地予詳入道此語最親

初學道人念念須有所法觸正念如不及。涉習地也如此觸邪念如探湯避諸趣也如此

我願心如河直貫于高天其上達也如此又願心如海旁呑衆川其并容也如此上達欲以精妙消并容欲以消苦惱。克踐願言。何往不可。

正其定心北辰之不動均其慧照南日之方中妙覺之尊體用如是。

學道之人雖曰有心心常在定非同猿馬之未寧雖曰無心心常在慧非同株塊之不動理性體用至論如此　已上晁又元

心爲身之主帥所以嘗自點簡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淸穆六卿分

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許魯齋曰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俱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　公餘日錄

胡敬齋先生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

無事時不教心生有事時不教心亂　胡敬齋

寡欲是吾人金剛杵愼獨是吾人鐵門限只寡欲吾心

之本體便明。只慎獨吾學之職分便了。楊天游

恕是順心法。我有眞心。如而違之。可以迎祥。忍是逆心法。我有妄心。刃而制之。可以避咎。

行善之人。雖在蓬蓽。魂夢安閑。衆人讃嘆。便是福相將現。行惡之人。雖處尊貴。心神顚倒。人衆怨恨。便是罪相將現。自作自受。何說之詞。

聖賢立言處。凡曰性曰命曰才曰情等。以至種種百千名目。皆是一心之別號。聖賢設做工夫處。如六經論孟中種種百千方便。皆只爲此一心而設。

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忘方寛大。先生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已上王陽明

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若不知練習。惜於旦晝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操舟。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柁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橫。自無所礙。若執定柁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別之求。能了心。則身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

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

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于你。以爲責飾。雖揀盡世好。遁目轉盻。盡成空華。已上賀叔交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冠讐。乃自家心殺了自家。呂叔簡

心要如水之淡。又要如水之平。

洗心終日與天交。

小心翼翼。詩人何其善言文王之至此也。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既無所緣。又無所據。翔翔空中。一刻懈惰。便墜于地。可見文王之小心。一瞬息不敢忘者。此乃畫

出文王之心與人看 已上賀叔交

聖人生無他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已其沒也在帝左右歸乎生之所通

欲立言先立心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 已上王龍溪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安帖此是養未至否曰固然或是養未得法耳葢因汝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意後而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覺衝動不寧也曰孟子亦云能不動心靜定之意如何可不

要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則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當事以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

心氣繞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毋忤逆了一番

目受光于明心受光于暗受明光者易爲氣拚受暗光者不爲氣拚晝日紛鶩目光明而心光反暗夜氣丕滑目光晦而心光反明若當旦晝時而目光與心光俱不晦則知通夜晝若琉璃之光表裏洞徹矣

晝夜之道繇人自造夢夢昏昏雖白晝長夜也明明昭昭雖黑夜白晝也昧爽丕顯天之爽尚昧聖之顯已丕故夜以繼日天雖不日而聖心如日坐以待旦天雖未旦而聖心常旦旦而後起者衆心之後天未旦而待者聖心之先天也夢人之心無晝覺人之心無夜不通晝夜之形而通晝夜之道故能以先天覺後天 已上張尚絅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嚴貌心便一合內外之道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

人心放他自繇不得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柰何貴爲賤役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可得而明也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襍念盡是正心

持志之象如猫捕鼠如雞抱卵

心復于性則無饑渴之害 已上高景逸

昔有二僧聚論初談佛法即有天人拱聽已而足言天人皆去漸及利養則有惡鬼隨之既去仍掃其跡可見人身前後左右天地鬼神無時不森羅雖下劣之鬼亦得而伺察人也惟得道至人方寸湛然有如太

虛諸天善神但有欽聞而不可得見如土地神欲見德山數年不得是也 王淑士

規家

正一泉云入其門聞誦讀之聲可以知其子之賢聞織紡之聲可以知其內之賢

顏氏家訓曰嬰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飜笑應訶反獎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

兄弟相顧當如形之于影聲之于響愛先人之遺體惜

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顏之推云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打不能無過婢僕又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打之

子弟不得自打僕從婦女不得自打奴婢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

家法也。

袁氏訓云、人之有子、必使各有所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有業、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群小爲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繇無業以消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哺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贊成之。

袁氏世範云、奴僕天資多愚、作事乖舛、如頻放什物、必以邪爲正、若此之類、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很、輕于應對、不識分守、所以主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顧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撻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以教誨、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于婦人、既多褊急、復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于平昔常委曲開喻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屐、使人知之、不可默造

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況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伏于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謂墻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于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于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

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

已上袁氏世範

婢僕宿臥出處、皆爲點簡、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致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也。

欲得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大來、自然完得些本性。明道語錄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

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志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張文節爲相自奉如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公嘆曰餘儉入奢易餘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巳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當量力爲之 規家日益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廼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包拯家訓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殁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刻石於堂東壁以詔後世

彭公思永嘗敎其子弟曰吾歎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

宋黃文節公庭堅常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令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舉困頓遂潦倒如此嘗思兄弟閒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巳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幸深念之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

范文正公語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吾宗祖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

瑣言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骨肉之失懽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于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酧復遂如平時矣 醒心格言

敖英曰古人家政貴異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倫之或瀆也是以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通椸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皆防之以禮截然所不容以或苟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爲防者也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
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
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
讀書貧則教訓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
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切
不可迫于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
親舊假貸須只量力捐助以盡我心勿出本圖利以生
後隙孤嫠婚喪踁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但能施

愼毋德色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
非計也
善作家者閉門而爲生之具足　由醇錄
王陽明曰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
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便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
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書言烝烝乂不格
姦本註說象已進於乂不致大爲姦惡舜徵庸後猶
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于乂以
乂去薰他不去正他姦惡大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
常態若只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舜初
時致象要殺已亦只舜要象好的心腸太急了此就
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責望
人所以使得克諧此是舜的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
古人言語不是自家親身經歷過來如何見得他許
多苦心處
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
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

人講學者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
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
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
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
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
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聽天明只
管倣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
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
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　王龍溪

湛甘泉曰：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拾人心，必原於廟。世降俗偷，人忘其祖，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豔麗以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為伍，其鄙陋汙穢，可勝悼哉。

張我綱、袁祖和、丁光祖、[illegible]孚淳夜侍，先生曰：此往書房中須勤修舉業，求科得發幾人，乃可。我綱曰：恐有必得之心，則不可。先生曰：有必得之心固不可，然亦不可謂全不欲得，而漫然爾爾，蓋士人職業，不可不修。修而得之，亦以完吾職業。士以文課為職業，猶農以

耕種為職業。士之遇不遇，農之收不收，固皆聽之在天，不當熱中動念。然而習文課，則將以中式也；勤耕種，則將以有收也，此本然之事，亦自然之理。若士以為不必中式，而姑玩愒；農以為不必有收，而且鹵莽，則舍此何為職業。不盡于德業，亦非矣。只是吾所謂勤修者，不與鑽故紙、襲陳言者同，要從根本著力，從根本發生。吾所謂願發幾人者，亦不為汝輩自身榮顯，要令人人知此學與進取不礙，假此鼓舞興起，援引人故耳。此意則當知之。宏甫曰：綱于舉業進取，常

常有意棄去，世路嶮巇，不樂於處，逸而明農樹[illegible]，未為不可也。先生曰：吾人處世，各安其遇，見在為士，則當素士之位而行，不可復萌出位之想。若論世路嶮巇，則退處亦有嶮巇，為士固難，為農亦不易也。古人有舍富就貧、舍貴處賤者，俱是時世所遭，流行坎止，非厭彼取此，而有意揀擇。揀擇便非學問，只據見在，調服自心，因緣到時，或出或處，自然難違，隨遇而安，與揀擇便而處，徑路差別，不可不辨也。

仁義禮知樂是名，事親從兄是實。只事親從兄，加個仁

義知禮樂之名耳，豈另有所謂仁義禮知樂乎。孝弟亦是名，故只言事親從兄，而孝弟之名亦不立。一切俱掃，皮膚脫落，惟有真實。

二十四日，會於欽之開化寺，諸友請教。先生曰：昨在婺源，也只講得一心之法，各于心上用功。心功又要朴實，頭在家庭內做，不必務高慕遠。各人試看，若父母前心低不下，更說甚降心；兄弟間心捨不得，更說甚輕利；以至待奴僕處心忍不住，更說甚忍性。家庭中不踏實，外面扮飾，一切是假；若從家庭中做得實，外

面自不須言能如此用工肯要毫不放過則舉足住
足無非道場治生理務皆為真訣父兄妻子即成師
友奴僕下人俱吾砥礪鉗鎚做去必然欲罷不能此
是入聖正路不然一切空談虛見於道絕不相關縱
有聞見徒增意識且長傲慢成個醫不得之病終身
躭閣可惜也已上周海門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
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善教子孫後嗣
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
不廢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
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
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
使俗氣襲人

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
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顧與分爾汝析
匕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
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旨否
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
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
相沿不可視為細故也

人只一不孝便百行俱不必言人只一不孝便五刑無
出其上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

祖先忌辰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于不可知不可知
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
祖先之忌而為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
其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

皆繇不可知之誤也宜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為單附
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姓勿忘

仕宦居家被人使倣因亦常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
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
為人可知矣

范文正公為子娶婦則焚其羅幔于庭曰吾清素家風
不因此壞蓋古人之為其子女如此沈龍江

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檟童子

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

凡鄉宦猶有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侄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于鄉人何堪矣。夫一身之人。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

衆吾兩手兩目。旣不能徧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

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于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况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累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柰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吾嘗責奴婢。則推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爲父母之心。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與抗禮。且肩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澆惡一事耶。

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爲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

人于急難。此所謂三不虧也。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乏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姦人撥置。所鬻之直。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着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則七不買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

産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于斯焉

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垂涎而傳家至寶其與人必多吝惜求而不與禍且立至何者凡有求此等物者必皆有氣力能禍福者也而蓄此物爲人所求者必門祚已衰可中之以禍者也平泉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哉亦可爲千古明鑒矣

人各類常業以生然不關生業而關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

方始爲循理者也

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述其姓而我亦瀆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一舉兩失矣已上俱洗龍江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合或夫流蕩或妻暴悍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

陳白沙曰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修于身子弟習而化之今父兄愛其子弟故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言之不明似矣不知身之所以敎與其所誦所習者同與否邪

童蒙之就學也見于面者皆淸和潤澤若處子然者何也有禮義以養其心故也其曠廢也見于面者皆枯槁憔悴若夏畦然者又何也無禮義以養其心故也然則禮義之在人其魚之水乎其燈之膏乎

家之子孫國之賢才爲祖父者不可不善養

顏路之家簞瓢陋巷而其子乃從師遠遊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衆人所能識哉今之學者誠使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則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

異于親膝下也

秘語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

太祖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一草一木至微眇也其托體者地之土膏也其資養者天之雨露也是此至微眇之物固天地之所生者也矧以人爲萬物之靈獨非天地之所生乎顧天地之勢不能以生而寄之人之父母以生則人之父母固即天地也爲人子者烏可不以視天地者視父母又

可不以事天地者事父母乎。

世人以君臣大義。獨縉紳者爲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至于此也。古之人有言曰。食我者君。今人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居處之安。阡陌之連。有無之遷無適不可。何以得此哉。皆君也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嬀汭之濱。虞。必曰刑於二女。文王之太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于寬。寧過于

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逸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肅正之中。自然雍睦。

陸象山家居時。每値令節。朱衣象簡北面稽首以拜。一以盡禮。一以教家。吳康齋亦然。

呂蔡兩姓子孫。堯舜皆不及

祖父書生。子孫遇試。終不能助一字。九原朽骨。可知子弟不修業。莫風水廕庇誤之矣。

象山云。夫子爲嫡孫擇師。獨于質魯之曾子。眞萬世祖

父教子孫之式。

子孫卽不甚明。亦無害。但令之謹守。苟足延祀。後嘗自有明者。

養正錄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劉元城曰。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若爲繼嗣娶妾。宜選朴實。惟璞孕玉。

貧者賢妻。比亂國良相。容可漫視。已上賀叔文

成周以稼穡開國。選士必起於農。農桑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女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古玩無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彝周鼎。饑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卿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宗廟。究此竅一開。必將以分毫之物。飾十金百金之價。欺心欺世。胸中豈復有光明乎。

詩本儒家分內事。所以戒子孫濫入詩社者。特爲詩社

中多不檢之士。詩亦無復古風。使以陶挪風韻。敲李杜音律。不失幽人本色。則何惡於詩哉。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貴遊子弟。庠序名流。甘與俳優下賤爲伍。羣飲酣酒。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爲怪。以爲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惡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帷薄之變乎。管東溟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個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

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聖賢豪傑。只于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餘于此。

有一種俗人。如僱書作中。作娛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儉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已上高景逸

士君子逐日在五倫上周旋。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俱能勉强行事。矯飾支吾。只到了夫婦閒。醜態便盡露了。夫不能唱。婦不能隨。以妻而制夫者有之。爲妾而棄妻者有之。夫婦遂無別矣。閨門慚德。皆緣內行不修。蓋夫婦閒是我獨知之地。此處不苟。則餘皆可推。此處一苟。餘無可推矣。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吾儕求道。先于夫婦處要正其始而善其則也。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

漭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古之人父母之恩重。今之人夫婦之愛重。可以占世道
可以定人品
酒肉之氣勝便不是好人家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予曰富家之子
非有見焉亦弗宜與友
人家兩字要細心體貼有成了家壞了人者小人也有
成了人廢了家者不失為君子也 已上于元時
吾輩既為男子雖處困阨然而朋友可以開心詩書足

以娛意彼婦女輩無一焉若使井臼之間有愁嘆之
聲亦非丈夫事也
八節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也李
傳云但凡合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翾飛蠕動
草木飛沉隨緣感應改故易新善惡同換炁象之遷
自然而然上學之士每于此日當存想祈謝因變行
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尤不宜行刑
佛經有言王者以幡為幟火者以烟為幟婦者以夫為
幟婦可不敬其夫乎

議居而反爭者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
不美也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
異財亦不害為孝義
予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為五家所共五家者一曰王二
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
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為此五家負之而趨故
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
乎已上王淑士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
足處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
消長之理然也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
孔見盛饌而作盛饌之不可久如迅烈之不終朝對需
雲之宴如感迅烈之威斷不為公養際可淹也且國
運家運盛衰相乘饌非始乎盛從衰變盛非終乎盛
盛必變衰明皇一盤費數百金饌非不盛及間關蜀
道日中不食民進麥飯皇孫輩爭手掬之須臾而盡

故盛饌之暴殄必干天怒風雷之變倚伏于几席間矣知盛饌中之有風雷眞知味哉

客問世家何以易發主曰寒士無福可享須備極苦心天方鑒之世家有福可享而不享但循習常謀天便鑒之故世家之循常可並寒士之苦心均獲天報

朋友散在四海聲氣各別故聖人係之以交夫婦近在同室朝夕密交故聖人訓之以別合者受以分分者受以合此聖人大經之經綸也能于合處知交則尚友可羅今古能于交處知別則夫婦可成造端已上張尚

萬事一五倫也五倫一言行也言行一人心也

丈夫行誼自孝心生濬于親其餘無可求也已婦人仁孝自恥心生輕于恥其餘無可求也已陳伯龍

爲人祖父者必教訓子孫爲傳家第一要着間有不肖子孫不率教訓者不必責備子孫亦惟自省而已子孫之悖逆必自己不能孝順者也子孫之爭鬬必自己不能友愛者也子孫之癡愚懦弱受人弄受人侮必自己用智用術使勢使强慣討便宜不肯吃一分虧者也類此而推種種不爽然則欲子孫之賢必先自己修德修德若何亦曰孝親敬長睦族和鄉恤窮急難忍辱吃虧而已能如是者方不媿爲人祖父而此好樣與子孫謂之眞教訓

看世上人都是父母養其子者也若子能養父母者千萬人中一人而已每思及于此堪爲痛哭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

縉紳中往往有自己清謹醇厚而父兄子弟奴僕倚其勢以多行不善諸人之惡即是自己之惡益諸人無官勢其惡當不至是縉紳正不得辭其責也就人論感化其父兄難約束其妻子奴僕易而今之縉紳畏妻愛子庇護奴僕者十人而四五可爲慨歎已上錢純中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遊閑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搆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蝨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燬其

殺心長大不知仁恕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墨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陳眉公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誅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一有瑕纇衆皆指之青衿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

媿林漫錄　規家　茜　耕石齋

勵僅可比他人耳

富家子孫不肖不過自取覆敗貴家子孫親近羣小侵害良善僞作簡書干懇州縣以至知交側目行道咨嗟顧其緣來殆非一日爲祖若父者可不防哉

服一襪當憶織女之勞食一粒須念農夫之苦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

覩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人家須常故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快意須隄防有不恰好事出來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姜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整齊風味甚長久也

寧使僕從得罪于已無使僕從得罪于人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知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撥弄是非其爲長舌餂于利乃却又無形之可防即同宗至親彼此婦婢往來通問

媿林漫錄　規家　垂　耕石齋

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

僕從有過第當薄懲毋得過暫以至寒暑饑飽疾痛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皆當一一體恤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

人家關防內外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爲尤甚者亦宜貫簡　游園叢語

酬世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已上明道

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遺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于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刄加來則刜之若恃刄之利而求刜乎物則刄與物俱傷矣

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 已上邵康節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趙清獻

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陳希夷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官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然則謹守常法

要惜取那無事底時節閑時收斂定做事便有精神

武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

覩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

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

凡事不可著個且字鮮有不害事

康節詩云閑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已上晦菴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已上伊川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為爭訟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辭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

隙故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司馬君實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青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已上謝上蔡

或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黄叔度于武后用法湯

沸火熱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宇寬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或問凡人如何處窮達先生曰能處窮即能處達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好快必貪廉者必不矜好怪必僻通者必不異

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恥聞小人之惡樂者生刻薄恥者存忠厚

孔子曰不怨天不怨天者能容天也人能容天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已上張子韶

王嘉叟與王龜齡别日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已上象山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

侮而不悟奈何 袁氏世範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説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大關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

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穩。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返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許魯齋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節善醉也夫。

事幾入手，便當思其發脫。薛敬軒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或問客氣。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實，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賭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犯而不較，如大明律。懸法設科，人自犯之，必我全無不是處，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較，方是好學。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次自然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已上王陽明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王心齋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無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有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然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卻只是利害。

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並生。只

如一身滑溜竝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
便非生理
今人雖肯降心都是縱心做事如人毆斥打駡盡是送
禍如人面諛稱揚却是送禍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此須以不
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
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
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
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有昃月有虧造化且然
吾人苦苦要求稱足亦惑矣已上王龍溪
聞人不善樂道之此即謂之痿痹不仁那痿痹的人只
緣血脉不流貫故不知身上痛癢你若是知痛的則
人之過猶已之過方將願人之改過以已其疾而免
其痛豈忍向人前說他
凡見人惡只是已未盡善已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
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養此
之謂通天下之故已上羅念庵

[illegible]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
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
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
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于事前疏忽事後點檢點檢後
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或曰此
失先後着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
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

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
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
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昏懦甚矣
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情愛過子孫
之災也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
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
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

思就說事休不笑就做。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一襲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撿之圖之人思竊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 已上呂叔簡

時諸子皆赴試先生曰為學正在過境時磨鍊即如諸子應試若便以此着忙則雖平時言出成經亦是空談譬之治家者聚積家貲凡為衣食受用爾若無益於用即千倉萬箱何益良甫曰此工夫全在平時先

生曰無時無處不是工夫當對境時如三軍對壘正是我見功之日

一友論萬物一體誠然但偶遇猛虎在前力既不能制避又避不及既是一體畢竟何如一友曰道德高者還能騎虎豈遂噬之而已先生曰若能騎虎固見一體之意然看來尚隔一層皮倘聽他喫在肚裏豈不渾成一體耶似這個汝可捨得那個道德高者之事汝一時難到且莫希冀友人笑而有省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不忍禍從外至不遣病從內出

初仕正宜假此磨鍊精神閱歷世故逃此一關終身受用矣閑時不隨他閑則閑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此大有力人是世間法即是出世法是玄學即是聖學 已上周海門

患難即在富貴貧賤夷狄內衮衣居東微服過宋持節海上昭然可見

非周云人不難聚譽之則至正是世俗牢籠計

去驕盈即是驅禍患

閉門守靜士人至樂

自己實方纔認得別人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之期毫人力決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夫子訓伯魚者

屈原迫狹伯夷待天下之清又甚寬假

文侯問狐卷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奮然變色曰寡人問子五可恃子皆以為不足易視寡人耶曰不然父賢莫如堯而丹朱廢子賢莫如禹而伯鯀殛臣賢莫如湯武而桀紂伐兄弟賢莫如周公而管蔡誅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自身始人何足恃乎嗟乎此猶不足恃況世之所恃又非此之倫者乎

凡卑賤所立或德或功反有加于尊貴者皆為小過行

過恭用過儉喪過哀正是聖人教他自全之策必如是尊貴之心始安　已上賀叔交

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王一庵棟曰古人好善惡惡皆在自已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人但知雲雷過時虛空無恙不知正當雲與雷震時彼自馳騖於虛空何礙　屠赤水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上薦士大夫止做得一項　陸儼野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徒泥于迹取人之善惟據其迹不必深求其心　王鈍水

對人多言則一席之是非得失俱不見了

財貨是毒物小聚小癰疽大聚大癰疽君子有散無聚止是消毒于未萌耳毒發而後消十九無及　錢啓新

凡凌辱詬者是易口而自毀也忿氣疾爭者是借手而自毆也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熏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已上袁了凡

逐物則憂反躬則樂

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貴莫貴于不求賤莫賤于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話不可騁快說事不可騁快作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

之此持己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也見得人人有善是薄
責于人處。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
人決不肯自殘其肢體有許多忿疾暴戾加於人總未
聯為一體之故。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已上高景逸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橫逆要識庶可解之

獨恐不來來則當以歡喜心領。
江海中任魚龍出沒何至些須拂逆腔子內便安著不
得。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腑全被人覷
破了。
眼光落地任螻蟻侵去屍骸也罷如何生時便睚眦一
毫不得。
與君子以情與小人以貌與平交以禮與下役以恩。
女子小人之差愚而可矜者也親戚交與之悖遜而可

平者也里閈褒訴之辱鄙而不足較者也一以為煞
悲一以為便宜一以為輕薄無乎不可已上吳安上人
內典曰聞是非之交攻聽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智不
如愚。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見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未
來事省得一節是一節。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已上醒心格言
同功不難同過為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過
行好潔己者常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祐

也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
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
而成就之或為之獎借或為之白其誣而分其謗務
使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善者少不善者
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
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
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
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脈
其功德最大息亂其註

快意之事便是失意之時急足之行便是失足之地
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鬪詢激之入怒激
氣涌忘其舊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
至于不責人盡矣蓋功深而心平識定而量宏譬之
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德業常看勝我者則愧恥自增壽祿常看不及我者則
怨尤自息
凡人正當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是增人之過也待
氣平時方緩與說更于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冀改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
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
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空發明太盡
人之于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
人無所鬪以發其怒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經

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　已上旅窗雜語
宇宙在手天下運掌總謂之持世凡持杯者必手在杯
外若將五指放在杯內則杯不爲所舉矣凡持世者
必身在世外若將全身混在世內則世不爲所運矣
巍巍之高天下不得而與蕩蕩之大天下不得而名
故天下可有天下之成功文章皆可有也聖人把握
六合如手持一杯三聖授受杯酒勸酬耳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
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

寃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寃業天殛之
人有不爲或勢不得爲或力不能爲或時不及爲或迫
于公議而不敢爲故不爲必根不忍不忍爲乃是良
心不爲必根不欲不欲爲乃是眞心無忍所不忍無
欲所不欲則雖得爲能爲及爲敢爲而斷斷不爲此
蠖詘龍伸洗心退藏大有主張人也即未嘗爲可以
有爲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
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

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横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已上要尚綱

上慧惟守樸誠下愚專學洸濟

君子反無可反卒不尤人曰命而已矣小人尤無可尤卒不反躬亦曰命而已矣君子吝幾絕小人悔幾絕君子凶幾絕小人吉幾絕

戒人之詞過激則聽弗信自誓之迹太銳則守弗嚴覩山若此其凶弗信之前車也熒珠玉錦繡于殿前弗嚴之先徵也

暗者多嗇疑明者常推誠然推誠于君子可與共功業之奸人則以媒敗推誠非其人是爲輕洩而已矣在知人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凡事無不有上中下三策各執一無不有前今後三端苦惟見今

不容則害成過容則失正當容而不容之似人敗不當容而容之使人疑

生者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

言人過于君子之前何益言人過于小人之前有禍

涉而不有于財易于色難輕如鴻毛于生易于名難

色氣貪三者盡人之疾矣君子有三戒常在事前凡民有三悔常在事後

意氣不濫使人歸依然諾不輕使人倚賴

古之益友三今之益友六也亦三友用心于內友閉戶友寡辭不求其益而益至古之損友三今之損友也亦三友名士友多往來友藏否人物不受其損而損至

已上陳發交

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驕亢以自異乎。居交際，笑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愛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處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詘己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己。已上胡大初

君子懷刑，粗讀過若但為一句畏法話耳。仔細看來，懷刑是思慕他。一念差錯，即有國法繩其後，此念常存，免我日造罪業，是刑乃我大恩人、大慈父也，安得不懷。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賺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取之必不可享用，且反有禍。何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廉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凡待人接物，須是自家作主，切不可因人起見。如人薄我，我亦薄之；人慢我，我亦慢之；甚至人謗毀我，我亦謗毀之，則與彼同一識見，有何差別？所謂悟人反被迷人轉也。須是彼薄我厚，彼慢我敬，彼謗毀我不謗毀，方能轉人，不為人所轉。已上錢衷中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劉玉受

只一個俗念，做錯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錯認了一世人。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面諛之詞，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聞之者常刻骨。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陳眉公

惠我者小恩，攜我為善者大恩；害我者非讐，引我為不善者大讐。試通三世觀之。

[illegible]終日鳴即非祥瑞虎豹終日吼亦不驚人言[illegible]

當毋寧減之。

余於載籍間感功業之多多在古人過失之多多在後人則喟然而深求其故蓋古人未嘗無言語之差意見之誤而不勝糾正者之斬其萌故雖某事受某人之益而受益者都未知之受益焉而已若夫有一念之善一事之善則勸勉之輔相之相與歌咏而讚嘆之其人安得不善其善安得不著聞於天下後世功業安得不多過失安得不少後之君子善則塗抹之

未已也粉碎之過則宜揚之未甚也則添畫之未過也則弓影疑之是以人人有過人人無善（已上唐宜之）

勝我者下之同我者求之道我者從之規我者樂之知我者報之譽我者副之託我者忠之容我者愧之異我者置之忌我者忘之背我者憐之毀我者聽之伺我者避之忤我者寬之迫我者緩之不利於我者順受之在在坦途人人益友無須避世安事絕交（肖仲子）

在位

張忠定曰事君者廉不言貪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公餘日錄）

爲人上者只是澹無嗜好靜不多事便是生民無限之福

魏公當危疑間苟利國家知無不爲或諫之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爲政通下情爲急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程明道）

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四方奏請廷臣面對建置更革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于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已上濟闇臞語）

或問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何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公言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

處事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務；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正。

真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

不歡慰，朝廷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倚注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自淑編

參政歐陽文忠修，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修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無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

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涂國醒語

呂正獻公公著所薦士，後改節，嘗對明道有悔薦之意。明道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禁。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或問法未嘗不便于民，而吏每至于害法，[illegible]吏者當如何。何先生曰：仕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私

意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亦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士大夫奔競益甚，如何可抑。先生曰，既謂之士大夫，必自識廉恥，往往僥倖者得之，故有以啓其風耳。本朝文彥博對曰，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知廉恥。其要又在君相愛惜名器，不可輕付。古人行黜陟之法，嚴綜核之方者，正恐有一僥倖以啓其門。

賢人君子立人之朝，不敢苟進者，先觀宰相如何人，然後可以卜吾之進退。已上張子部

韋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之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一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徐仲車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已上仕學規範

盧玉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呂文靖公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言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謝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詞，此取怨之道也。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謹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固不少矣。且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以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

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顧前輩有間矣已上瀛國麈譚

前日嘗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後生作到官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

周子曰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値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晉齋類抄

眞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汚便是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木石子云居官而多領家屬厚饒鄕里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飲食若流服飾過侈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善事上官廣通賄賂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多置田宅高廣室宇雖欲不貪不可得也無是四者則不求廉而自廉矣

兒孫從官聞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聞貨資充足馬衣輕肥是惡消息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東萊

士大夫居家嘗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嘗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饒慶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爲我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嘲之胡笑

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同民好惡固爲政大要同賢者好惡尤同民大要

薦賢于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含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

有攻毒破塹之功，但混于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
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王陽明

范文正生平倖資，未嘗秋毫自存，然曰一日事不稱祿，
明日必補之，晉受祿以周人，亦同於身享矣。前哲之
不見有我也如是。若夫立業自謀，未嘗及物，而且謂
勤于閒居者無辭也。古人以祿周人，視爲已享；今人
謀其身世，視爲有功，何相越哉。

世衰道喪，功利之毒浹于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生幹

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之所謂功
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名；若今之所謂
富貴，狗偷鼠竊，兢兢刀錐之利，比於乞播穿窬，有儀
秦所恥而不屑爲者，其視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

吾于看得功名題目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
必如百里奚之不入爵祿于心，王會之不事溫飽，始
足以當功名。遂如伊傳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
無所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陷沂、

有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
亦能消滅人善根。已上王龍溪

使民田疇有禾黍，不必有醴泉芝草；使民伏臘　有雞
豚，不必有麒麟鳳凰。

地方風俗美惡，處處不同，但美中有惡，惡中有美，又事
理必然。在上者似宜見其美，不見其惡；見其美者，時
時有獎成之意；不見其惡者，非能廢法，特哀矜之不
更加一惡心。爾人家父祖待兒孫心腸，亦大率如此，
豈弟君子視百姓，豈更有二心耶。

今之大老，動云後生浮躁，無前輩風範，不知前輩老者作
事可觀，立朝有法，居鄉有度，見後輩多少援引誘掖，
心腸今却不免忌嫉，心在挾長挾貴，要後進依附爲
用，有志之上寧甘疏遠之嫌，耻作趨炎之態，正好自
責，未可歸後輩罪也。

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閒避事相
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
幾者鮮不自害且害人。鄒南皐

今人做忠臣的，只聽得忠臣有名頭，便就去做，若眞眞

有愛君之心，便思量君是如何，相是如何，時勢事機如何，生怕有傷國體，決不胡亂去說。鄒聚所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山填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一分，還他一分。呂叔簡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議，則元氣固矣。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押淹久，解審照提，此八者，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慎之。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令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世上沒個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為稱職，繞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呂叔簡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陷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呂叔簡

富國強兵，陋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其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必地聖人耶。

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

題目張大，不能實落下手，不謂興革。

今人居官，且莫說太有手段，為百姓興利除弊，止是不添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為害，便出時套中高高者矣。

以獄訟文移催徵為末，以教民耕桑轉移風俗為首。已上海剛峰

居官要朱子旁通曆，時時寫記，一字不可遺。

聲名洋溢施及，凡在位者，頃刻間皆可致，每驗之析一獄公道，樹實成者，尚未抵家，頌聲已載道矣。

每作一官，即以一官為止，庶無越思。

任事者，寧使吾才有餘，寧使吾分有餘。

一祿山一朱泚，致二天子播遷，天下雖大，殊可以一人

之微而少之。

我諫無形。君失無迹。燕閒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

宮聲至濁。爲君象。居上者藏垢納汙

九經之事。六個勸字。聖人非以法制把持者。

六部尚書。一人是一部書

歷觀古人。不尋事亦不避事。事到面前。順以應之卒之豬就而名立焉。已上賀叔六八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

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于穀山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于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于署。與之親狎。皆能變易是非。簸弄聽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王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此類。當審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濟園雎語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個君子。不然。空汚穢淸淨世界。空玷辱淸白家門。不如窮簷部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于室女踰墻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愼

欲做好人。則是欲。得好官。則非。始做好人。以博好官。卽

是穿窬之心。旣得好官。便改節易行。做不好人。則穿窬情狀。必甚于落脚。就做不好人者。何也。數十年慾火。鬱而未伸。原有所待。一旦官階已極。權柄已歸。貪婪恣肆。病國殃民。靡不爲矣。他日敗露。人固無論。官亦不保。竟兩失之。此歷有據

做秀才。不可便做舉人事。做舉人。不可便做進士事。做卑官不可便做尊官事。常甘淡泊。常處恬退。自有無窮意趣。京邸一友人。以高第自滿。好聽諛言。身在翰林。官纔五品。其家規模舉動。僕從之華。整交際之騈

奢僭然相府矣。予度其必敗，未幾彈章交上，醜詆不
堪，卒以是去。
學問要有入手處，有了入手，却要看做手處，有了做手，
方可驗其得手處。居官者亦然，功名到手，若做得卑
污猥猥，則可知其生平無得力處矣。眼前科第之人，
誰不自夸得手？孜其立身行已，謂之得手可乎？
每見農家入城，必滿載臭穢而歸，今之貪官滿載而去，
者視農家何異也？然農家滿載能自生，貪官滿載必
自禍。

士子喜聞諛言，學問必不進；縉紳喜聞諛言，晚節必不
終。
終綱目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內，請致仕者惟唐
杜佑一人，請老者惟濮瑯廣覽受二人，甚矣見幾者
之難也。已上高景逸
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乃謂之包
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
大臣做大事，故是要才識宏遠，還須要硬脊梁，挺得柔
公澶淵之役，魏公定策之勳，此時若回頭一顧身家，
便做不得矣。
馬伏波慷慨忠烈，裹革捐軀，爲世英雄，乃其訓教子弟，
拳拳以輕俠爲戒；孔光、張禹謹畏老成，稱國家黃髮，
而桑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取焉。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常見一
走卒稍敏捷，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以是知
爲官者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作官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諧已，
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

當大任如登高竿，膽欲大，心欲細，膽不大亦墜，心不細
亦墜。
高允之事魏太武，狄仁傑之事武曌，直是降龍伏虎手
段。已上屠赤水
當事者不辭述簡易，惻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過
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已上屠赤水
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若謂之自家，不知孰爲
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
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

唐諸帝之于郭子儀也功成則奪其兵有變則命之將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此子儀所以爲純臣也 已上王汝士

容美少年早發真是大禍主曰禍不以獨享爲大以其享爲大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有享無造一人福萬民災矣滿屋遮蓋福乃禍胎夫何足羨

國有竊盜之律不爲士大夫設今夫子於穿窬之盜而曰譬曰猶以大夫比律孟子於是皆穿窬而曰類以

士比律正律嚴於小人比律嚴於君子今宰官坐堂上詰某盜某竊空坐不應上帝又臨宰官頭上詰某日殺無罪某日取非有反坐宰官不應宰官每日要[illegible]對[illegible]上帝畫幾張供狀此刑深可懍也

爲身家計欲有功名爲社稷計不欲有功名有功不若無功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此功不忍居也有名不若無名語云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名不敢好也辟之人身一番疾疾一番調治醫師雖改功取名而元氣已傷矣國醫雖奇未若不用醫尤神奇

富貴浮雲也乃聖人兢兢常守富貴豈戀浮雲乎蓋已必守其富貴則衆小民乃得各自守其貧賤若一人之富貴不守則四海之衆貧賤者求爲貧賤而不得是貧賤受富貴波累也其始不受富貴之益其後乃受不守富貴之損故聖人辭祿富而讓貴而尤謹守富貴非爲一已富貴計也爲衆賤貧地也 已上張尚絅

宜攻者養宜養者攻非人情之一反邪痼疾未至大衰皆可攻之以鍼艾而人多養而醫之至于元氣日以

聲色攻之惜奸人不惜民瘼亦有國者之反也

朴者易闇王陵汲黯溫公近之智者易巧陳平呂夷簡近之去闇去巧惟學能之朴忠以君事神智以成務

立良法不如植人才法不得人民不蒙利使長有賢才居高位出其美意潤澤以時寧憂法不良也保子孫歸諸好善故國本諸世臣良相之謀國也以植人才爲最遠

大智興邪不過集衆思大愚誤國不過好自用武侯王安石足以觀矣

子曰殷因夏周因殷大革之際無非因也聖人之作用如此故萬民不驚管仲治齊因山因海因國俗無非因也豪傑之作用如此故下令如流水王安石純用革遂致天下囂然其學果安本乎憚革者凡愚喜革者下愚出乎二者之外然後可與講學可與言治

智者務安靜愚者喜更張不矜其智故不敢輕變前人不知其愚事事欲翹然見奇也智者不得已而後動及其動也又行所無事焉愚者于其可已皆紛更之及其動也無功而害衆

魏林漫錄　在位　太　耕石齋

于事不過妥之于民不過安之安之未得故且勞之勞之亦不至于煩騷也妥之未得故且更之更之亦不至于張皇也 已上陳惕龍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陳眉公

士君子有扶世道之心者須待時待地到方可出身全擔若時地不到躍冶自任未必有補早自速禍

天下之亂庸庸者釀成之皎皎者激成之兩項大率相半嗟乎庸庸者何足責皎皎者又托于君子而不可責可若何

古人立朝匡主恤民辨奸擊邪不得已而有言非尋一好題目做了終身受用不盡也近時諸臣纔上一疏便以風節自居雖在林下聲勢益張長吏率奉下風不敢執法稍拂其意輒相排詆必極力去之苟能迎合雖污吏亦游揚薦拔此近來所號風節者也

臨民者寧可于法之內減一分不可于法之外加一分 已上錢純中

魏林漫錄　在位　九　耕石齋

官府聽訟如身在兩造之中不得已而用刑亦如身當其痛庶無妄刑賄賂囑託自不能乘間而入

詞訟宜少准速問然後士農商賈得安其業准多而問遲徒與隸胥作牛馬耳不聞不見之中號哭之聲徹鬼神矣 唐宜之

不刑者五

老不刑 禮耄不刑恤老也熟矣令封老翁犯法訴酒過醉太傅曰老翁可念何可作此

幼不刑 禮悼不刑慈幼也況不教而刑謂之虐乎大明律老幼不拷訊嗟乎仁矣

病不刑 唐太宗讀醫書背繫五臟禁笞人背況病者五臟受傷血氣未平其可刑乎

衣食不繼不刑 寒人乞兒饑寒切身受刑之後無人將養能不傷生乎

人刑我不刑或與人鬭，氣猶未定，或受害刑，創猶未愈，我更責之，豈不傷生。

且緩刑者五

我怒且緩刑盛怒之下，刑中必失。程子曰：第于怒時遽忘其怒，徐觀理之是非。

我惡且緩刑。人雖有罪，我毋作惡。孔子曰：治獄以寬，歸于察，察歸于義。

我醉且緩刑。酒能亂性，令人心粗，刑必不當，當亦不免于吏議，不服乎民心。

我見不真且緩刑。事理未透，遽爾用刑，是非錯亂，甲乙倒置，寬抑多矣。

我不能處且緩刑。難處之事，難處之人，必先處其所終作何結局，若浮氣粗心，遽加刑責，終難了結，反費區處，又加調停，所損多矣。

勿就刑者五

媿林漫錄　在位　廿　耕石齋

人急勿就刑。彼方急迫無聊，刑則適速其斃。

人忿勿就刑。愚民自執己見，自負理直，責之愈抗，宜加曉諭，使知理屈，刑不怨矣。

人醉勿就刑。沉醉之人，不曉天地，寧知禮法，倘醉時從官，亦損大體，小則救之，大則徐徐處分，俟其酒醒，訓戒而後責之，必心服矣。

人隨行遠路勿就刑。受刑之人，隨行遠路跋涉艱辛，無人將息，多致損命。

人遠來喘息勿就刑。勾攝人犯從遠奔馳，喘息未定，若或用刑，亦致損命。

勿妄行者五

宗室勿妄刑。天潢之派，即無祿者，脩王戚饒，或請上官處分，正直忠厚，亦無他虞。

職官勿妄刑。彼為官吏，職司臨民，宜存其體，即倉郡需官，慎勿輕刑，彼既為官，妻子僚僕，相對衆

類且體質脆薄，不任受楚，以威懲之，不如以善教之。

生儒勿妄刑。王安期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致理之本。況事涉學校，首善攸關，小則論而釋之，大則行學訓誡，必不可已，申究如律，士必服矣。

婦人勿妄刑。婦人不使出官，端風化也，必不可已，坐其夫男，無夫男者，亦勿刑之，悍婦勿在此論，但須有法制之耳。

上司人勿妄刑。非恤此輩，投鼠忌器，存大體也，必不得已，當申上司，聽其處分。

憐不刑者四

盛寒酷暑憐不刑。盛寒裂膚，酷暑燥背，若被刑楚，勢難將息，必致損命。

佳晨令節憐不刑。佳辰令節，曲體人願，願養天和，即有違犯，憐而恕之。

媿林漫錄　在位　廿一　耕石齋

人方傷心憐不刑。或有新喪，卒當大故，哀泣傷心，即有應責，憐而恕之。

實頑愚戇憐不刑。愚頑之人，非刑可化，惟哀憐之，庶幾且格。韓治與僚友共處，有一卒悍戾，衆皆怒之，惟韓不一顧，徐曰：無忿，彼子頑然，有當小懲而大誡者，又未可長為民之悍也。

應刑不刑者五

尊長應刑與卑幼訟不刑。倫理名分，風俗尤關，尊長理屈，惟公惟恕，唐宜之云，此亦當稍參情理，不然，尊者辱陵，卑者無訴，鬼神恫焉。

百姓應刑與衙役訟不刑。衙役理直，百姓從寬，非縱護短，亦防其漸。

工役舖行應刑為我修私衙辦官物不刑。即彼可惡，亦姑恕之，不則有辭于我，而我之心不光明，量不寬洪矣。

下司吏書應刑爲我供應不備接送不齊不刑吏書作奸爲民蠹者則應治之若供應接送百不齊備亦當體恤倍加容忍既驗克己之學亦存有司之體

左右隸胥應刑爲我承事不周過誤失檢不刑隸胥玩法爲衙門蠹者則亟除之若趨承末節不以敏捷見稱註誤小失亦宜原情宥罪韓魏公恕觸碎玉杯吏夏忠靖公恕污織金賜衣吏是吾師也若有意嘗我誤乃公事者不在此論

已上撲致虛敬刑訓

積德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皇極經世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煎烹也非有所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瑯菴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于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仙經云人能起一生不殺之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

曾武惠王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

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
益如此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
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
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
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皆自見也
鄉人有斜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
助之不可謂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既成吾之
晨出暮歸僕馬無疏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

慄者皆所獲之福也已上袁氏世範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
未嘗使人見
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
則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而目言
之得無訒乎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
受惠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偏愛之哉骨肉則諗

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
逮亦勿彊也
心施者身雖不能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爲布施
是凡施于外者皆爲布施故爲下而忠勤事上爲長
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于敎導爲友而誠于琢磨一
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
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已上胡大初
人于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
兒孫

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
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
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
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
貪侈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
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貪奢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
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已上澹園醒語
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
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

於苦修福其禍最大於禍作罪其罪不輕
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
如散廩以活饑民
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 已上濾園暇語
宋葛蘩爲鎭江守行事每以利人爲心或問曰何以爲
利人事蘩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
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
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
而已 公餘日錄

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
吾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
君子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省心銓要
城堤泗周趣頗之處塚纍纍然尤復有塚上壓塚者皆
貧人無地以塟不得已而塟之此也此不但其情可
惻即萬一水薄隄下乘虛衝嚙不無可虞而郡中之
田之家有荒蕪畸零不在所算者各施數畝以[illegible]

塚夫豈不澤及枯骨乎
人家新卜得塟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
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合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
遁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葢論已塟與未塟則我尚
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
遽擴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眞
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塟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
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塟生有鄰人塟有
鄰鬼其理一耳

春月遣荅頭數人各負畚鍤分行原野掩骼埋胔亦一
善事
不佞數年來每當嚴寒之候私料郡城中貧人祼體者
大約不過二百人如同社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
可費綿袄四十領每袄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
十二兩而國中無凍死者矣抑又有不費之惠秋七
八月蒲葦方茂秫藁正青可及此時僱簑衣百領藁
薦百領或陸續收買毛淺甲百個施與貧人皆可禦
寒大約以上諸物每件止值銀二分每百件不過二

所如五人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噤而死乎

孀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終助給粟帛以堅其志但同所親識與之

賓筵若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不爲一時耳目之玩卽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

高世義舉也以施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深夜則自得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凿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

吾多積厚蓄貫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

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終無濟人之期也

日費千金爲一晌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者幾千百人處形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已上俱沈龍江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謔愼勿形言

有益于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則禮人敬人皆惡也 袁了凡

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不可狥世人之耳目當從隱微處檢點之

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若無他腸而横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已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子路拯人于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

受之孔子喜曰今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illegible]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悔是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 袁了凡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携數千金復入寺施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二文爲滿也

鍾離授丹于呂岩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岩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岩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滿矣

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刦之罪倘此心不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

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筯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

廷嘗大興二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其雖言之朝廷不從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少

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溪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

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痌瘝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百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

求絲粟貿錙銖地殺虫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之薄也　袁了凡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于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　管東溟

十善業與十惡業俱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下中品之善業不能勝多生之惡業下中品之惡業不能勝多生之善業唯上善上惡微有現報耳　管東溟

苟無三世因果則顏之夭跖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矣　管東溟

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者而自私其善予孫必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者而自私其財予孫必饑餓更甚　鄒南皐

褚伯王之居以深僻而愈顯戴安道之琴以不鼓而有聲破壞之硯荒墟之壺以沉埋而益重物有晦極而彌光者在質有其内耳語有之避名名歸逃名名隨

詎不信哉　周海門

清議酷于律令清議之人酷于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于天甚重報必及之　呂叔簡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帳加于其上無一怨心一峯先生着新衣過道上殰人脱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賀叔文

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居遠道負者不

言勞而乘者言勞　屠赤水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舂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昔雪峯巖頭欽山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峯曰彼不惜福住山奚為已而尋之果無名衲前輩于少食尚爾鄭重如此　王淑士

佛經云求報故施名不淨施若求報施名為施者商賈之人亦可名施　王淑士

宋王博文為政平恕嘗謂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本朝厲襄惠公㵼為太宰每註選至烟瘴地停筆久之曰吾嘗經其地宦多以瘴疵必擇宜其風土者因奏著為令此兩公者真仁人之用心也　王淑士

種下生根生氣感未有不生者種下殺根殺氣感未有不殺者殺氣不能殺生根生氣不能生殺根造化何心人自取之爾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也故談及報應夫子不荅蓋不教舉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梁武捨笠蓋如來便得為帝善報及為天子捨身同泰寺反得餓死惡報豈笠重身輕耶捨笠無望報心便是真佛故佛報以善捨身時有求報心便是佞佛故佛報以惡天堂餓鬼判于心之有無作聖作狂判于念之罔克也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送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為貧人筭計存些贏餘

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
爲善中一大功德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
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
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供
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
便省之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
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德也 已上張尚絅
問積善曰陰也故于坤見之積之如何曰積于小也小

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則所爲皆小惡矣古曰矜
細行曰勤小物矜細勤小積之謂也侈大而爲虛日
不旣多乎惟小與細日日有之故可以用積泰山河
海積斯成矣矜于細勤于小安有遇大而不爲者乎
陳揚龍
一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弘濟
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已倍
動人善願不可以數計 陳揚龍
德皆氣淸福皆氣厚厚不可學勿斲之斯已矣淸可

不變化不已矣 陳揚龍
出一箇爽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陳眉公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
奇窮 陳眉公
凡陽德不如陰德之厚陽惡不如陰惡之毒何也陰者
人之所不見不聞也若所見所聞則或感或怨分數
已減損過半矣 錢純中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
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

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
則巧于射人殺人者乃巧于自射自殺耳 錢純中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
而或于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
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算來未嘗毫釐爽也 錢純中

讀書　海虞瞿[illegible]伯略甫輯

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于瞑目而無見也 顔之推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顔之推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此誠讀書良法

王晉直答王雱子予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迺見古人用心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

呂獻可常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

二人使其手端取兩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二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

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及聖賢作用但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苕溪文詩話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歸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曰然歸曰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落李言下有悟

宋王荆公有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事必百兩獨以方寸攝亦此意也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仕學規範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溫公手鈔諸子名曰微言所鈔自國語

而下大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端楷無一筆不謹
黄山谷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
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言語無味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
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
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illegible]
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
之于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或問獨學無友當何如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

此則便是益友 張子韶
或問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而去病乃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畧何如耳唐明皇示韓幹以御府圖而幹
乃曰不願觀也請以廐馬爲師用兵畫馬二子皆無
所取法而自得妙勝然則學者讀書亦當如此否先
生曰古人妙處古人自不知如何又却按古之陳跡
上索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全馬學者當置
古人在胸中則自然與古人合矣
或問觀文字如何觀先生曰先自家于所觀事理中具
一見不可隨其語去恐古人亦有見不盡處亦有用
意深處意在語外則不爲語奪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
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
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自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不爭者未必不得而人多好爭欲速者未必能達
而人多欲速行險者未必僥倖而人多行險冒進者
未必見用而人多冒進其故何也先生曰人貴讀書
讀書則有思慮又往往不苟不讀書與讀書不識理

趣者所爲便可見
書猶麴糵學者猶秫稻必得麴糵則酒醴可成不然雖
有秫有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
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
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糵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
凡發滕文集亦可不觀也 已上俱張子韶心傳錄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陸象山
孟光曰讀書以智竟爲先
王克著論衡戶牖墻壁各置刀筆左思賦三都門庭藩

落。皆著紙牌。朱子言歐陽永叔作文枕上。路上。廁上。
三處思量古人之著作精勤如此。
呂伯恭有以古書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書。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人一日讀幾句古人書。省却多少歪念頭。然可爲會讀書者言耳。
士人不讀書。便是失業之人。流蕩無歸
朱子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
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朱子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程子言心要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又曰。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朱子亦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

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閉言語。省說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
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
是格物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
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
疑方是進矣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皆若出於吾之心
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仔細是第一義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眞味
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愈向前愈看得不
分曉不若退後反覆玩味用力深便見意味長受用
牢固
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讀書遺亡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
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讀書須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
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西山李氏曰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
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曰驟進二字最
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
不濟事如用兵相戰爭得些兒小子一二十里地也
不濟事須大捷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須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

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
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裡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
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別無
閒雜說話方是得個人處晦菴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
貪多則反不曾讀得晦菴
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冰那邊熱如
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晦菴
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

向時讀書、方讀上句。不知有下句、讀上章。不知有下章。又曰、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于書。胸中如此做事、全不得。晦菴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晦菴

大凡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晦菴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

掙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掙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晦菴

讀書不可不先立一程限。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又曰、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晦菴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裡默坐徹曉、直恁地勇力做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下無安着處。王荆公作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啓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眠者。先正辛苦工夫。類如此、

朱子曰、人須是于這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胸中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朱子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葢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先生曰、凡看書培養自家心體、他說得不好處、我這裏用得着俱是益。只要此志真切、郢人夜寫書與燕國、適因倦睏叫舉燭、就寫舉燭二字在書上、燕人誤將舉燭二字認解、燭者、明也、他是教我惟賢明是用、遂舉賢人、其國大治。此志真切。因錯致真[illegible]得益。今

學者看書只要歸得身上用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
不得冥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
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
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
耳已上俱晦菴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
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
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娛林漫錄　讀書　十二　榭布齋

又曰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
正經幾個字方好
又曰讀書先有立說之心此念已外馳矣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
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
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朱子
老者更事既熟見理自明開卷之際如行舊路而逢故

人也桑溪漫志
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西山
凡讀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
乃有益西山
讀書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
古人西山
觀書當如猛將用兵酷吏治獄直是鏖戰一陣直推究
到底始得真西山
此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欲其深觀史欲融會其

娛林漫錄　讀書　十三　榭布齋

事理二者皆須精熟涉獵而已無此功也士朝而肄
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
法也西山
趨向正的人方好讀書胡敬齋
讀此書無如他書心乃有入薛圃巖語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
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
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
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陽明

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游談始能稽選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 王龍溪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 呂叔簡

道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知便自以爲妙悟識論起自今人之口從中微加裁剪輒自以爲獨得此孔子所謂器小也 管東溟

一開卷便有無數好人相交接 賀叔文

象山云精神一日不用則愚若無事用在何處只空著書作詩讀書掃地 賀叔文

食食宜細而緩方得其正味以滋益此身若躁急粗糲則但填塞一飽而已讀書者反覆玩味與鹵莽滅裂其損益亦致相猶 賀叔文

讀書有味若曰桑神 李君實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

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刑石林

友問讀書何部最切答曰凡書不論部之大小各有一片真切心腸書無不切但讀者心有切不切耳以切心讀之無書不切以泛漫不切心讀之無書是切 □□

以踐倫爲主則讀書有所歸思亦不蕩

讀其書如履其身則識其矣履其事如讀其書則心平矣 陳發交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意思收攝故也 陳眉公

究竟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豈可惜乎

洛中老僧答歐陽文忠公書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

僧問如何是今時人着力處道吾禪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

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

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閙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萬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廻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着力

大凡涉世有餘之士又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示令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絕消息根株猶在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繇利他自利無施不可

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也 已上徑山語錄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着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着富貴也使不着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道楷禪師曰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況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豁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士云心王總是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心不流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到此地

曇藏禪師東厨有一大蟒長數尺張口呀氣毒燄熾然
侍者請避之師曰物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
無自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按首
徐行倏然不見

俚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
步去死轉近

人能善避大權利如避網羅檻穽而行坦夷道路者此
名初修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圍圂湯火
而遊清京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必

信必果

古人古事過去空今人今事卽今空未來人事決定空
不悟則已既深悟之豈可于此大虛空幻妄之中一一
執爲有法執之爲有則有礙有礙則有害視之爲
空則無礙無礙則無害以理斷之何者爲勝

外護其身如惜于霄茂樹勿縱一斧之斫伐傷內護其
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穿破真修妙道之
士當知二護之法

無始終無邊際世界中賊衆在人者有身而後有名人
人各以身名自執爲我秀出崑崑者執我倍深已之
身名自無始來生化出沒無數矣不知定以何時何
處之身執爲我耶定欲何處之名乘之不朽耶靜思
好身後名者不亦悠悠哉

人皆以卽時稱我者爲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共夢
無數定以何者爲我身是以古人有作普示道俗用
心偈云莫認紛紛境唯觀了了心知身不是我煩惱
更何侵又以卽時所居之宇爲己家或士或庶或卜
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爲己家又以先世相

承生育之地爲己鄉亦有遷移隔絶別成故里者果
以何處之地爲己鄉復有舟居之民舟中生子其子
但以舟爲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造易換其舟者
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爲家何處爲鄉耶故白
樂天有自悔之詞云無妄喜無浪憂此中是汝家此
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又有詩云我
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人生一世中其夢無數無數之夢一一稱我一一之我
豈非空乎歷劫之中其身無數無數之身一一稱我

又非空乎夢既是空身亦如夢何以迷著念念爭空
一生夢想自信同是一我自然歷刼性相同是一我
此乃不空之空無我之我故心經以照見五蘊皆空
為染智入道之要 樂天詩云未悟病時須去病已知空後莫依空
童北日謂人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後
在山谷中入定水暴漲形將沒然怡端坐忽然水退
獵者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荅曰吾本無生安用避
死

慧可初師事達磨告其師曰我心不安達磨曰將心來

與汝安慧可曰我心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訖
予謂人之心也若此其身乃是至真至親之處然亦
無物可得況乎虛名至假至疎而乃自矜其有不亦
謬哉設有人曰我得好官予當告之曰將官來與汝
看彼或曰我官衆緣所成强名曰官亦如數與無與
不可得取而看之也予當荅曰吾與汝看官訖 已上
晁文元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為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為
到臨死却不怕 謝上蔡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切又曰吾得
不做牢相氣力 胡大初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楊慈湖

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
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
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
睜睜看甚麼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
毋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
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王陽明

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
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
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
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
負大丈夫為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王龍溪

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
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
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
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苦

應緣而生是爲原始歸盡而死是爲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蔥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

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眞路頭虛寂之旨羲皇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得而慕亦非有所得而逃也

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欛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人之有生死輪廻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廻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于心至人無心而念息自無輪廻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于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

可以死也無閑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

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已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話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故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已前玄玄渾渾言思路絕不可執柔不可污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

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
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
船已隔幾重公案
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即五濁世界爲道
場從衆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夷入于神化無佛可
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 已上王龍溪
中甫問曰此事究竟如何先生曰心安穩處是究竟
思位問佛說放光現瑞謂何先生曰此是本有的夫子
温良恭儉讓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都是放光處思

位曰釋迦明說百千億萬劫事何孔子不言先生曰
夫子言百世可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嘗不言
思位曰夫子只言可知若釋氏則明言汝前劫是何
人今劫是何人來劫復何人此事不同先生曰始終
不離當下佛言千百億劫即言須臾事汝但返照自
身適一念迷便前劫是衆生今一念覺便即今是佛
再迷則來劫復是衆生常覺則來劫常是佛各各可
言不待佛也
孟剛問鈺只是放不下先生曰莫是境上打不過麽孟
剛曰然先生曰雖聖人不能無過只改便了然此等
疑惧皆緣不識自心故耳孟剛曰只是常有昏擾擾
時先生曰當昏擾擾時知得昏擾擾的是甚麽于此
識得何怕他昏擾擾此體毫無虧欠與聖人無二只
要信得及耳孟剛恍然有悟起曰此便是究竟否先
生曰何爲問我孟剛禮拜
有友問儒生中有深信佛法出家者如何先生曰此等
毋論儒道不許即佛法未之許也佛原說治生產業
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丘身各各隨緣不相混

濫此如來之教也壇經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故其
偈云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此祖師之教也大慧言學道就從塵
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滅宗祀作名教中
罪人佛不教人如此此大善知識之教也然則必欲
出家豈真知佛教者哉凡一切做作棄此就彼俱是
取捨心奇特心此心調伏消化不去更說甚皈依佛
法凡此皆是初入門時導師所誤故師承不可不審
慎之哉

論孟子梏之反覆、先生曰、此語最可做省。今人在世、眞似枷鎖一般。卑者名利、高者意見、自縛自縛、終無出頭。誠可憐愍。所以象山云、我只與人減擔、釋氏曰、我只與人解縛。

與其虛過炏萬遍、卻似不曾生一般。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或問鬼神于謝上蔡、曰、我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天下事無一不繇我、于此須斷然信得過。

客有持齋念佛、不合于家人父兄之心者、先生深示之

曰、學術不外尋常、舍了家庭、更無所謂學者。故吾儒以堯舜之道、盡孝弟。六祖謂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不用修禪、可見所重有在。豈徒喫一口齋、便足爲究竟法耶。因喫齋素、使父兄家人盡成乖戾、是何佛法。此雖謂之尊佛法、實是背佛門也。可深思之。古德云、萬法無過方寸。此心不明、終藉佛力不得。已而先生又示之曰、萬法總是調心。如釋中教人布施、所以破慳心。禮拜、所以破慢心。持齋、所以破殺心。種種方便、總不出調理自心。豈外有功德可希冀耶。

或問曰、某終日尋求、只撈摸不着、奈何。先生曰、元是無可撈摸的、要撈摸個甚麼。

指示在我、領略在人。言易言難、亦只是說話。若眞切用功之人、言易易上得力、言難難上得力。若就說話承當者、于言易處不能入頭、卽言難時、亦終不着緊。個中人難得、但盡吾接引之心待之而已。

學問不在講解也。近一禪者自謂通宗、而又說漸說頓、說圓。牽纏混濫、生竊笑之人。貴開眼耳、豈在分疏字脚。必欲了漸頓圓三義、辟如大日輪昇天、從東過西、

是漸。一出便明、是頓。光無不徧、是圓。開眼一見便了、何用更言。種種彼不見日者、與語徒增鶻突。故大宗師只令人開眼、別不放半毫出路。近世阿師刀下不曾見血、只管牽繞解疏、埋沒人家男女、使千生萬劫不得出頭。良可歎也。

只就病中仔細驗看、正當病時、何者可以倚靠得。此時不但功名富貴倚靠不得、卽平日一切聞見可倚靠得耶。不但一切聞見倚靠不得、卽平日做的工夫、如前書所云收拾帮坐、提起放下等、可倚靠得耶。恐病

到危急一切皆用不及倚靠不得矣既病時一切倚
靠不得生死到頭又可知矣繇此言之倚靠不得的
皆不是真實于此盤桓終無到家之期還當密自覷
捕求個生处到頭用得着的必是自已[illegible]出個消息
豈須問人也

古語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
有涯思位全以妄為精進精進安能久求個不妄是
精進之妙訣也欲得不妄先須辨妄聲色貨利因之
而動妄也動無覺照妄也覺了不休妄也一時忘却

一時便要事事停當妄也一時同流一時便要超人
幾倍妄也不求悟入妄也心希頓悟妄也認個無事
妄也徒事揣摩妄也思前妄也論後妄也無主妄也
執主妄也但求不落諸妄綿密做去不然如瘧疾一
般冷一回熱一回惱亂一生便了可惜可惜努力努
力 已上問海門

先生問軫何時進步何師開示軫曰丁酉南都參訪祝
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閱日影正照祝師祝師指
日爾認此日影為真日不知從陰隙處也是真日因
此有醒先生因點軫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
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

問世人講學參究不到機緣未熟動輙以罪性本空煩
惱即菩提以至流而為無忌憚先生曰煩惱即菩提
是點人尋菩提非教人一任煩惱去也軫曰煩惱性
空真菩提路非知罪性空而故犯之謂也先生曰菩
提性空煩惱亦性空故曰煩惱即菩提

問屠兒立地成佛先生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吽人
回頭話不說拏着屠刀立地成佛也今時流弊剝痛

兩句話頭屠兒立成佛煩惱即菩提甚至娼房酒肆
俱是道場軫曰有個笑話與先生道之昔有一妓喜
談禪人笑之曰爾既禪仍何耽于花柳妓全無慚色
笑而答曰我色身與交我法身未嘗與交也今之學
者即此之類先生大笑曰此笑話極有警醒佚恐見
不拿屠刀更好若只管殺人放下立地成佛還是半
路修行與不殺者有間此是提醒人轉殺機為生機
語

軫問曰若離塵絕俗却非吾儒在世出世正學幾流于

二氏居塵不染方是出塵先生曰超得世然後經得世若不能經世而曰出世是壞世間相也且爾猶有個二氏見在

問佛家輪迴信否曰奈去者不回無從討實信予只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日間無襍念夜間夢亦清明腳憧憧夜來擾擾舍生前輪迴譚死後輪迴愚矣先正云縱使有地獄不應吾輩入信然

四隣日日見有死者常于此儆省自無欲手處耳 已上鄒南皐

億萬世從一瞬始 曹叔文

自古大忠大孝之士一毫無所沾滯者類從多生透過性宗鍛過習氣而來所謂生寄也死歸也原非生死中人何用更出生死雖或性宗未透習氣未銷而能勇于自克死忠死孝亦是菩提正因諸佛最重苦心危行必以超劫之緣界之何患生死之不早出 管東溟

念佛者假以攝心不亂口念千佛心想萬端何功之有

毋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古敬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我

心定珠現故能入道身坐心馳求定反亂故空心打坐不是身打坐知心打坐則行住坐臥皆坐功也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

母腹中投胎之時單單只是一個識神何曾有身體來因識神着在一血塊之中從此有知出胎之後索性

認着喚作我身向這臭皮袋上用了多小恩愛情義種種保養護惜醫治安排他但看盛夏一壯漢忽於黃昏死了半夜時分便覺臭穢逼人近傍不得急用棺盛却等不得鐘鳴天曉急扛出燒了縱是至親至愛的眷屬也不容停留矣以此觀之昨日晚間猶是一個徒漢今日早起便做一撮骨灰知他一個識神又向何處去了如此急變並不繇你既是你身體今當繇你管既不由你管如何妄認他是你身眷屬彼此拖個臭皮袋彼此不自繇彼此管不下無常

到來彼此替代不得平日眼前彼此被一種恩情纏
繞暵作眷屬眼光一閉之後彼此不相識了如何妄
認他爲眷屬遭他所累
問今生不知前世現在不知後來造物何故不令人知
知之則不敢爲惡曰是衆生之障重也知則不敢爲
惡累劫之業在何緣得此人偶有入地獄而再生轉
今世而宿悟力修正果遂脱沉淪者此皆宿植善根
業盡福至也
有人解罪僧僧醉之酒髠其首而遁其人醒自摸其首

驚曰僧即無恙我安在世人逐功名文字而忘却自
已者何異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瀟圃上數十年坐
來底如此斷送盡了
一日十二時萬事紛紜萬念起伏作惡造業刹那之間
不知凡幾況經數十年乎一生之中胎數世之業劫
愈轉則業愈多業愈多則劫愈深歷萬生而不脱遭
累劫而莫超以此 已上屠赤水
無陰私可摘方始是人不然皆鬼物耳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疢也特脫
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常動也
人想到疢時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
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毎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煆煉身心便虛度
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滋卜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于
冥然柰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
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

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諸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無富
貴貧賤夷狄
臨深淵履薄氷禪家過獨木橋並着不得第二念 已上高濂
逸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隙世界何存百千念滾滾六塵
須識眞主人自在 馭安主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閑廢皆仕宦善知識不
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省心銓要

從乂遠以來。因緣和合。假名爲人。無實人法。誰可瞋者。是中但有骨血皮肉。譬如壘墼。又如木人。機關動作。有去有來。若罵詈時。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直是風聲。云何成罵。我若瞋者。是爲愚癡。王淑士

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于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鬭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視。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寧以熱鐵。宛轉眼中。不以染心。邪視女色。含笑作姿。憍慢羞慚。廻面攝眼。美言妬瞋。行步妖穢。以惑於人。婬羅弥網。人皆沒身。坐臥行立。廻眄巧媚。薄智愚人。爲之所醉。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禁。蚖蛇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觸。有智之人。所不應視。若欲觀之。當如母姊。諦視觀之。不淨填積。婬火不除。爲之燒滅。

問人之善惡。必俟二世三世而後熟。何也。曰。此非大善也。謂善惡雜染者言之耳。凡善惡雜染之人。善多則先受善報。惡多則先受惡報。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其未受者。以次而受。

釋迦往捨身飼虎。父母眷屬。漠不[illegible]。得無倒置乎。答曰。六度非一生可滿。當其專修施度。不容復以他念參之。然此是得忍大士所爲。非初心學道事也。已上王淑士

靜坐苦不得力。因題國清語于壁云。有入門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國清淨上座曰。如或夜閒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念佛念至數百。省之與第一句。不相着者。往往而是。提心念佛。心苦不住。此際空帶參勘。行人念佛。參念佛是誰。極爲緊要。

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惺否。又自答曰惺

惺。

本寂上人云：妄想不息，只是生死心不切。

無學與王性海大行契厚，稱其利根客行，使人心折。偶述性海云：出使琉球，最爲險惡，尚帶得家中從人。臨死時却帶不得一人。余曰：出使琉球，何嘗帶得從人。無學未會。余曰：琉球泛海，刹那生死，須是全提起主人公，方有巴鼻。略動一生死念，即家中從人，非主人也，便被業識牽引去矣。無學爲之頤解。

面羅匡湖先生云：頃過浙晤姚羅浮，自云病劇入冥府，

見馮具區爲閻羅王。姚公自訴在臺中曾有救荒一疏，活數千人。馮公爲查案簿，當時草疏者一秀才也，止登記秀才名下。因姚公之疏，乃令兩人分受善果。姚公遂得生還。又郭次公云：涂念東生時，每云欲爲大護法，須生帝王家。嘗瞻禮阿育王鄮山塔，見金龍捧舍利，此願力已成之證也。今作巳數年，近南昌有一寺，忽見潞王府差一中使齎二百金來，云王所生次子方五歲，自知前生爲光祿，今捨金以還前願耳。涂公南昌人，次公曾說寺名，余偶忘之。此二事二公親見親與余言，因果之不可撥信矣。

靈潤禪師嘗與法侶登山，埜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云：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避，寧能免火。及火至，潤潛然息滅。因悟人世非但苦樂，盡繇心造，即現前眷屬，及萍水相遭，親愛怨憎，二輩皆是此心現在化相。一切眷屬，皆只爲我傳神。

雲栖大師見兩人對奕，云：識神已全在棋枰上，坐間只見兩肉柱動搖耳。此語偶借對奕者，發其實，滿世間只見肉柱動搖耳。已上劉玉受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鐘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非我哭人，即人哭我，往往來來，交相哭也。

吾人一年只有一個生日，必待生日而始賀其生，則非生日皆不生矣。吾人一世只有一個死日，必待死日而始泣其死，則非死日皆不防死矣。日新又新，即非生日亦生。旦晝牿亡，即非死日已死。生而逆計其夕之可死，是真知死；死而長留其萬古之可生，是真知

生以生知死以死知生此之謂天壽不二。已上張尚絅
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爽然生死
之故從而翫之所以爲莊周者流翫以求樂也慎則
何求然而樂莫大焉 陳揚龍
謂楞嚴至十交報悚然汗下凡我衆生未離情識大抵
與地獄畜生餓鬼三道相隣舉足便入其中良可怖
畏而大士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則畜生餓鬼之
中皆有大士焉可見十方諸佛與十方六道衆生體
性一一如假使我與衆生不同體何至一念而墮入若
佛與六道衆生不同體何緣隨類而示現可見吾輩
爲畜生餓鬼之因卽成佛之因可畏可憐亦可喜但
同此餓鬼畜生之中凡夫從業往惟見其苦菩薩緣
慈生故顯其慈豈可恃本性之同謂當下卽是哉 唐府宜
之
醜石云靜坐中散亂沉昏卽山中多年修行老衲亦所
不免若與之對戰徒自勞苦莫如從頭做去問何處
是頭石云每見宿衲敎人做工夫如何做起輒爲可
笑人餓極喫飯豈必敎之如何喫如何喫乎行路倦

極倒地便熟睡有何睡樣可指示但使生死念切千
頭萬法無非入手 唐宜之
世皆錯認讀佛爲念佛所以無痛癢處念佛者餘心而
念也初不期發乎聲音而意念存切不覺其口之鳴
焉斯誠有迫切于中油然不能禁者忽一聲出淚如
珠下求其故而不得蓋慈憫之心忽然相遭非可執
倒以求復如是也 唐宜之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固已省已之一
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爲受殺者代其
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
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 唐宜之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生
聞聲凡人俱應承不得凡人見雞行于地日望其長
而食其肉則時時見其死耳何嘗見其生哉禽獸將
死其聲慘怛酒肉之徒方執箸以候豈復理會其聲
音之痛苦哉人只思食衆生肉命自家有目有耳而
早入盲聾他年之變相可知可不省察耶 唐宜之
袁小修云楚中一大老供養二僧一老僧常入定寘遊

大老欲同往觀之老僧云吾攜小僧往俟渠遊迷之
二僧同冥遊小僧先回甫醒卽向門外走大老追之
云我正欲問地獄中形相如何遽去小僧云地獄中
你這輩人多我這輩人少如何還有閒工夫與汝講
話

凡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騖凡外面許多機變巧偽
俱是神之光影可見此神一向只照了外邊自己一
個身子卻反不曾管顧學人只放下外面許多機巧
屛除許多思慮將照外邊這神收拾回來這個便是
返觀內照其實觀無所觀照無所照而未嘗不觀照

欲求自度無自度處爲衆生所以自度也願爲衆生無
爲衆生處但求曉了爲衆生根由則一切敢納自然
痛癢必知乃能爲衆生乃能自度耳

衛嗣君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此語甚可味試反入身
來吾人日用間要當視有爲視聽有爲聽言有爲言
動有爲動若率意泛應了無着落只成一個孟浪去
是所謂行屍走肉也 唐宜之

攝生

唐栖公度年八十九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
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
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
乎

程明道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門
人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曰吾
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程明道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

林英年七十致仕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
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
適然不留胸中

文潞公致仕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
道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
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卻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
厚自養錄適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
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
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
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
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
根本立矣此後繼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
廢矣

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

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
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
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
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
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脣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
强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
謂至言不繁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鍾始
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玄爲
冬直爲春蒙爲夏酋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
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手兩外腎兩足
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
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
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
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
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
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
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

其平生于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床上安置
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
有些小倦癢處畧按摩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
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疴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
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適睡思旣
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于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
盡服裳衣畢須于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
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旣集一
呼即輿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

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慈慧
性圓通必從戒護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悟
覺者也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
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猪魚蒜遇着便吃生老病
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煙
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
不如爾溺愚却過之
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要不能細說大畧祗似靈隱

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
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
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
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
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眞納
息眞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
徹乃效也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後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
荅曰子宜畳一卷曆晝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
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　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
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
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諸惡又省藥錢此
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便多嚥不下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吾平
生求醫必于平時默驗其工拙至于有病必先盡告
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
脉虛實冷熱先定于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
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病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
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
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
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
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
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
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
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
而出之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咒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巳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我祟，吾亦不如苦。

隨息之法，與息俱出，與息俱入，隨之不巳，其心自往，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障滅，自然明悟。巳上蘇東坡

劉元城云，某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自念不幸使老親入炎瘴地，然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耳，遂絕意至今，故未嘗有一日之疾。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故絕慾是真絕慾，心不動矣。公曰，然，其自絕慾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熟寤在心，猶時之秋冬春夏也。

象山先生登鬼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畱有用處，所以如今有此，徒諸人皆困不堪。

華佗常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脉流通，百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養生總序

息者不出不入之義。朱子調息銘云，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隨氣以入，調之不廢，真氣從生，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此中求之。

或問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呼吸之息何如，曰，此息非呼吸之息也，而亦未嘗非呼吸之息也。生息曰息，滅息曰息，群動于夜爲歇，一元于夜爲復，生生滅二義，兼而有之。嬰兒未離母腹，官神俱寂，一氣綿綿，不鼻而臍，隨母呼吸，是爲胎息。嬰時墮地，如夢忽醒，目開而視矣，耳開而聽矣，口開而啼矣，息不于臍而于鼻，鼻開而息矣。及其習與[illegible]，心爲形役，獨賴嚮晦入宴

息不視不聽不言不動一呼一吸依稀乎在母腹中
名爲夜氣有氣無心無心心存滅息息已生息息生
驗曰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葢息之時義大矣
心之所以爲妙者以氣服其竅而精從其召也故盛喜
怒而氣逆者喜怒不如心也精從其召者如男女形
媾而精蕩者亦心使之然也心淸則念淸念淸則精
止已上晦菴
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

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
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食之爲法本欲資身進道食若過飽則氣急身滿百脉
不通令心閉塞坐念不安若食過少則身羸心懸意
慮不固此二者非得定之道若食穢濁之物令人心
識昏迷若食不宜之物則動宿病使四大違反此爲
修定之初須深愼之
調身之法初王繩床即須先安坐處每令安穩久久無
妨次當正脚若半跏坐以左脚置右脚上牽來近身

令左脚指與右髀齊右脚指與左髀齊若欲全跏即
正右脚置左脚上次解寛衣帶周正不令坐時脫落
次當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上累手相對頓置左脚
上牽來近身當心而安次當正身先挺動其身并諸
支節作七八反如按摩法勿令手足差異已則端直
令脊骨勿曲勿聳次正頭頸令鼻與臍相對不偏不
邪不低不昂平面正住次當口吐濁氣吐氣之法開
口放氣不可麤急綿綿恣氣而出想身中百脉不通
處放息隨氣而出閉口鼻納淸氣如是至三若身調
和但一亦足次當閉口唇齒纔相拄著舌向上齶次

當閉眼令斷外光端身正坐猶如奠石無得身首四
肢忽爾搖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
爲調相云何爲風相坐時鼻中息出入覺有聲是風
也云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
也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
是氣也不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忘資神安
隱情抱怡悅方是息相守風則散守喘則結守氣則

勞守息則調
調心之法初入亦有二義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二者當令沈浮寬急得所何謂沈相若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爲沈相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可治沉何謂浮相若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此是浮相爾時宜安心向下繫緣臍中制諸亂念心即定住則心易安靜舉要言之不沈不浮是心調相

凡人病發多途畧舉不過二種一者四大增損病相若

地大增者則腫結沉重身體枯瘠等百一患生若水大增者則痰陰脹滿食飲不消腹痛下痢等百一患生若火大增者則煎寒壯熱支節皆痛口氣大小便痢不通等百一患生若風大增者則身體虛懸戰掉疼痛肺悶脹急嘔逆氣急等百一患生故經云一大不調百一病起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時俱動
二者五藏生患之相從心生患者身體寒熱及頭痛口燥等心主口故從肺生患者身體脹滿四肢煩疼心悶鼻塞等肺主鼻故從肝生患者多無喜心憂愁不樂悲思瞋恚頭痛眼闇昏悶等肝主眼故從脾生患者身體面上游風偏身㾏痒疼痛飲食失味等脾主舌故從腎生患者咽喉噎塞腹脹耳聾等腎主耳故
治病之法亦有多途舉要不出止觀二種云何用止治病師言但安心止在病處即能治病所以者何心是一身之主譬如王所至處群賊迸散臍下一寸是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有師言常止心足下莫問行住寢卧即能治病所以者何人以四大不調故多諸疾患此由心識上緣故令四大不調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調適衆病除矣

云何用觀治病師言但觀心想用六種氣治病何謂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此六種息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轉側而作綿微而用有師虛若能善用觀想運作十二種息能治衆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滅壞息七煖息八冷息九衝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補息此十二息皆從觀想心生今畧明十二息對治之相上息治沉重下息治虛懸滿息治枯瘠焦息治腫滿增長息治羸

損滅壞息治增盛。煖息治冷。冷息治熱。衝息治壅塞不通。持息治戰動。和息通治四大不和。補息資補四大衰耗。已上天台大師

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陳瑩中

但用意卽是不忘。但忘卽不能以意照。然則二者不可兼乎。曰。中峰本禪師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忘與照一而二。二而一。纖毫不染。徹底清明。未嘗不忘。未嘗不照。

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定觀經

上機之士。念苟不起。連息亦不必照。但覺念起。只用調息。畧照一照。無念卽止。不可太着急也。性空禪師

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氣。從外而入。若根源牢固。則呼吸之間。可收天地之正氣。若根源不固。則所吸天地之氣。隨呼而出。身中之元氣。反爲天地之所奪。修道集

眞隱之派者。身心俱隱。身隱之派。則人倫不能見其迹。心隱之派。則鬼神不能察其意。

凡修煉之士。七世祖父之前。曾用兵用刑。有傷人之一命者。天律甚嚴。其往返報復之理。尚不可免。况丹道乎。是以陰隲未著于神天。功行未及于人世者。未可言丹。

四百四種病。宿食爲根本。

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已上眞部

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疏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欲保元精。當知息怒。

人在胎中。不以口鼻呼吸。惟臍帶繫于母之任脉。任脉通于肺。肺通于鼻。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其氣皆于臍上往來。天臺謂識神托生之始。與精血合根在于臍。是以人生時。惟臍相連。初學調息。須想其氣出從臍出。入從臍滅。調得極細。然後不用口鼻。但以臍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人身者毋令身中之氣有所違諍如行人欲坐此從動入止也將就坐時先徐行數步稍申其氣漸放身體止氣稍來動氣漸去從此而坐則粗不忤細矣如坐久欲行此從止出動也必稍動其身或申手足如按摩狀然後徐行不然細氣在身與粗氣相忤矣其餘種種依此推之

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爲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露一宿則復爲血矣左

有腎屬水右有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纏繞膀胱爲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于腦上焦在膻中内應心中焦在中脘内應脾下焦在臍下卽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内一毛之小無弗貫徹及慾事旣作命門火動翕攝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必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已上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精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耳 黄庭內經

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指者常步履

儉視聽以養神儉嬉嬉以養壽儉虛詐以養德儉服食以養生 華子心錄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飽則傷肺饑則傷氣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僊訣了 已上千金要方

旌陽云太陽移在月明中余以爲卽天施地受之意卽心氣下交之意也 子木子

人之元氣藏于腹卽萬物之氣歸于根用此一念神潛腹中卽天氣下降于地氣與神交猶地道之承天也天地由此而生物吾身由此而產藥也此道至簡至易再無他訣只要降念頭入于氣穴耳 至道心傳

神氣自然如子母相愛只爲塵情相隔不得相見若

了一分塵情即有一分升降 劉赤脚

命之蒂在乎息 何仙姑

人之未生也居母之腹隨母呼吸無視無聽惟有一息存焉及其生也剪去臍蒂則一點真元之氣聚于臍下日復一日神出氣移遂不復守胎中之一息矣 上清胎息論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超生神氣相住不出不入無來無去動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經

食穀者智慧聰明食石者肥澤不老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 丹經

王叔和常謂人曰食不欲雜雜積久為人作害因肥膩餅餌之屬與酒食瓜菓相妨耳 高濂養生論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裹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受患處如何有害

理性如調琴絃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可矣又如鑄劒鋼多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劒可矣 全真集

夜之子也善養者披衣起坐靜守其微陽至寅卯而用之其力不匱使于夜分擾擾與事非第違時少功至日出而蚤衰矣奚裨之就

天資用老不如少學問用老勝于少

凡食當留有餘不盡之意蓋人無壽天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 遵生錄

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可發怒 遵生錄

厚生訓云高年之人骨肉疎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煖氣着體自然氣血流通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可令袒露其頸項乃風府皆脈所過中風人多從風府而入須常用紫軟夾帛貼巾幘中垂于頸下着肉入衣領中至背胛間以護腠理為妙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凉不可當風納凉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强飲食渴飲粟米湯荳蔻熟水為妙

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裹肚腹早眠晚
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臥服凉膈
化痰之劑其炙煿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熟軟忌粘硬生冷其應進飲食
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常存若頓
令飽食則多傷胃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運故易成
疾然尤大忌雜食雜則五味相撓要易生患 已上厚
生訓
一日之忌暮毋飽食一月之忌暮毋大醉一歲之忌暮

毋遠行 古語
王爾張衡馬均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
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枵腹 博物志
念不可起念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意散則火冷
學透性宗精神命脉自然凝萃年雖高手神華麗與衆
不同及其至也機神俱妙否則必是學未透精神與
總光相爲頹敗厄羸病苦難以支持 鄧和渠
究其竅妙不出于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
取氣也氣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
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
近在我心不離巳身抱一長生之訣也
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巳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
魂載魄雖登千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
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屐華之聲是謂以魂載魄
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屐聲鏗然如石委
地是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
體墜而神滯
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宴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

後天渣滓厚自培養方發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
睡熟方能休息不知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
如死人一般若知宴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
見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思慮一點元神與先
天淸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
所養奚啻什伯是謂通乎晝夜而知 巳上王龍溪
人患疾病百物不食俱無害只不食稻穀便不好瀕死
奄奄雜食逅進皆無補性一吸米汁便可救正味關
人生死有如此者 賀叔交

生死人間大事亦人間常事知其爲常則不可有畏死之心知其爲大則不可爲傷生之事

病者所繇適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適于病之路也邇聲色者所繇適于欲之路也塞此三路可以延生 于元時

發怒則氣外揚而精不固蓄怒則脉上攻而神愈昏一旦無常四肢百骸且化爲令風蕩爲飛塵誰爲氣主乎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長敢爲聖人于傷生之事不敢

爲到臨死却不怕

一念凝滯便隔斷天地之氣便是死法

十二時茲茲萬緒亦知閒世界何存百千念滾滾六塵須識真主人自在 取婁主人

依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仲長統樂志論

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非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凝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悅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盧思道勞生論

慧永與遠公居廬山鎮南將軍何無忌守潯陽因集溪

溪請永及遠遠侍從百餘端肅有序永衲衣草履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至神氣自若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千遠師也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嚴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拂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草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氊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朗禪師召玄覺山居書

疇昔權遇曳裾儒肆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代一行爲

吏此事遂乖 高祖與何胤書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過潯陽詔舉逸民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束身王朝如非山之雲何 南康志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

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 祖鴻勳與陽休之書

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瀨百仞前逼逸阡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曠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異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張纘謝東宮賚園啓

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

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陶隱居集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登懷清曠結宇東郊頗寄風心時得休偃 沈休文上陶隱居書

野人幸得托形崇阜息影長林對月臨風事累可豁舉世孰云同此 陶隱居答虞仲書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仲卉木

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雉朝雊。儻能從我遊乎。王摩詰與裴迪書

笑向碧瀾。與松石道舊。兒航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互趣所奏。雲去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獨孤及虎丘山夜宴序

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華之輩。蒞逸者占為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若當世識者。均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刱也。元結九疑山圖記

白居易曰。余自幼迨老。凡所止。雖一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今廬山以靈勝待我。卒獲所好。待余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

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處覓。不知轉入此中來。白居易遊大林寺序

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洞生。水與堦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白居易冷泉亭記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

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司馬光獨樂園記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爭。東坡與王慶源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東坡答言上人

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
日出江水復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
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
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
其久也蘇子由九曲亭記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慨然
古之得道者以爲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喜
矣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會當摩挲雙井

巖間苔石告以此意黃庭堅跋山水圖
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
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
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
繞乃得出門牖相値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
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
宿于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
如適在人上牕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
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

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
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晁補之遊北山記
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嚮明杖拾景象軒
之外有嘉木數株修竹千挺蓊鬱蒼翠嬋娟瀟灑播
爲疏林舒爲濃陰舞淸風搖蒼煙影明月漏山光之
窈窕蔭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龜魚息其陰左右
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
常淸望之宛然如在圖畫中蓋此軒之佳致也主人
與客日飲于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杯盤冷

襲襟宇魂淸氣爽茂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與遠高歌
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中物
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王十朋綠畫軒記
僕誠不自意乃于寒舍千步外得一坡陀溪山泉石四
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蓋其景趣兼盤谷環滁
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囊飯朝
往夕還率以爲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文天祥與
朱太傅壇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

風送水聲來耳邊張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
昏眠取簟各一息抛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
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妨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
西牕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
欣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吳僧
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
瓦枕虛堂坐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滎陽詩也紙屏石
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
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

媿林漫錄　徐燉

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夫
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
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
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癸辛雜識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
常隸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
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域胸
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拔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
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
亦涼矣 孫尚書尺牘
閒居勝于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白
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衩袒裙散從事藤床竹几展
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筴就枕困來熟睡晚
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
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適而止其爲樂殆未可以一
二數也 經鉏堂雜志
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岩山覽觀天地石壁之勝
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

媿林漫錄　依隱

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
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
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以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
政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
表見于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倪瓚與介石

何

愧林漫錄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瞿式耜撰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大兵下廣西抗節死之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是編成於崇禎丙子褋抄諸儒之言分為學問居心規家酧世在位積德讀書究竟攝生依隱十篇儒異兼陳蓋林居時錄以自警大旨歸於為善而已非辨别學術之書也

掌錄二卷

〔明〕繡雲居士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福申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掌錄無卷數》提要

昔人云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幼覺斯言以為解語比
稍長知書未嘗不笑其言之鄙也夫談古詠昔蘇嘯長吟哲人
所謂清修慧士目為璚府何當復與轃下齷齪較洪纖耶予僻
愛古文奇字顧貧無所得又不能如古人傭直讀書徒抱桑生
之恨閒從親友假觀亦往往得異語而性又善忘因以涉獵之
餘隨筆錄存暇日開篋讀之意欣然樂也居平嘗作妄想願得
於林泉勝處闢葦菴數楹俟驕映日椒圖守戶環瑯環羣玉之
珤而以身穴處其間不履不衫行歌寤答吾老此足矣則且仰
而笑曰碧翁翁其相許乎哉客聞而誚之曰子薄南面百城不
足為而斤斤於匏瓜之繫日而月之星而辰之飢斯渴斯吾畀
子之殆已

歲庚戌六月既望繡雲居士序

繡雲居士輯

易者蘆蝘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犕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象者取於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圖想其形、故曰像。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璧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曰、爻者交疏之窻也。其字象窻形、今之象服窻也。爻取於旁通、卦者懸有大小也。卦爻名義

讀易者知有先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今古文、而不知有中文。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李氏曰啟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合為一。故李白母夢長庚生白、字太白。鄭樵云、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東、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西、故日將沒則西見。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相近、當有舛誤耳。詩緝

元鳥生商、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事作頌、以神之耳。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日值始電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干、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亦將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值昴也。古毛詩注

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多有明年明日、若明月僅見此耳。左傳注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節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耶。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

秋官有屋誅之文、當是漢人下蠶室之類。鄭元疏為夷三族、大非。

水潦降不獻魚鱉。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鱉、故不獻。內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旨也。又以
目通指曰瞚、瞚與瞬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陸佃
易文、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
以足通指曰躡。
詩、夏屋渠渠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以為屋室非矣、禮周
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
跗、似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
矣
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齊拜、以為先屈
一膝、如雅拜。雅拜即今拜也
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郊社不
修、山川不祀、風雨不祥、雷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
通、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遜、責在人
公、
一陽生於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故北為陽、一陰生於
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故南為陰、
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然、宗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
合九辨二章為一、以協九數、亦可笑也 古人言數多止於九、

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從山
從八從子、豈悞以岑字為李字耶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二、困、困于
酒食、未濟、有孚于酒食、
經史中字注音甚顯、而傳訛不諱、如魁梧梧字去聲、見西漢枝
梧梧字音悟、見項羽傳、膠上聲見莊子、榷酤酤字上聲切、見武
帝紀、餘如此類甚多、
史記前漢羹頡侯、羹音郎、史游急就章、羹本與房漿糖為韻、地
理志、潁川郡定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即封地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世但以占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婚、期
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齟齟齬齬、貧鬼相責。无有歡怡
一日九結。又如幽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
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
也、解我胸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
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文山鴻豹、肥腯多脂、鴇名鴻豹、
以鴇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
倆如旦。饑即詩惄、調饑、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又大樹
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

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避暑憩甘棠、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似非、夫成周制度極備、豈以召伯之貴而效里老爭雞訟事乎、其曰舜登大島。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皆有稗經史、不但爲修詞一助而已

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而今之中明亭

春秋感精符、冬至、雲迎送日來歲美、故冬至多用書雲事

嫦娥字始淮南、其實誤常儀爲嫦娥耳、常儀官名。左傳有常儀靡其後也。訛爲娥者、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皆音俄、詩以鬃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可見

羅泌云、日月爲易、而文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于日下則爲易。散于日上則爲曶。相對爲明、相對而虧曰朏。朏即昧字、史記、昧爽作朏爽、莊子、昔吾昭然而今朏然

周禮鞹人注、鰒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常得謚爲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亦甚奇、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宗㝘宗音森、姓稀見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呂覽高誘注

髮姓見賈誼引髮子。閻癸複姓、見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癸班。

濕姓見佛圖澄碑、澄本姓濕。

史記注、仲雍字孰哉。以哉爲字僅此、

司馬遷父名談、史記改談爲同、以古音談與同同音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也、明帝諱莊、改莊爲嚴、以嚴亦音莊、殷武詩叶音是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亦然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第一、則隴西之與唐室不同族也明矣、

楚有兩莊蹻。漢有兩王莽。樂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穰子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之。

張平子西京賦上辯、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辯古班字。又音跎。

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隄。石季倫河陽之梓澤。山亭序

蘓子由作史考辨齋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
之伐齋、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
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
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
不得、如此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例此以往
則國語謂驪姬蠋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謂諸侯漁
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乎、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
尸子曰、鴻鵠在上、杆弓彀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
五難記、欲鴻之心切也、
茍小草也、今但知茍刻字、藐紫草也、今但知藐然字、蓋染草也、
今但知忘蓋字、
瑟與索同、蕭索一作蕭瑟正字作摵
北方謂水曰沉、猶南言潭也、沉亦音潭。
男子白曰皙、女子白曰皎、草白曰葩、雪白曰皚、羽白曰翯。
說文、緗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緗之綬、殘佚
漢有牂牁郡、一作戕戕、字從弋、弋杙也、繫船木也、江水迅急難
濟、立兩杙于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也、

天文、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賤則側
魑魅字漢碑作禠祙、字從示、亦山神也、
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匆匆忽遽也顏氏家訓
水衝岸壞曰坍、俗作坍非、
孔子曰、以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
嘯一作歗、唉一作欸、咄一作炪、嗇一作歆、嘆一作歎、嘘一作歔、
嘔一作歐、
剿斷草也、
兩樹交陰曰樾。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illegible]
稷為由、錢讓神農幣文、農作由、蓋二字通也、
古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木。春木
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
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
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書亦可稱草、語出青史子、按青史子漢志五十篇、今僅存胎教一篇耳
列子云、禾生伯子名人出行、經坰外、宿于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
也、漢五行志、立五更、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宜作叟誤矣、

楊龜山云、逍遥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翊翊吁吁然。五音解

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之上為旦。日入一之下為百。百古昏字。

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始此。以其朝夕近君也。世誤為宰相號、據此則射音斁。不當音夜。朱公語録

蒔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而不流。若長鯨蒼虬、偃而不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皓月明星、雲霧蒙蔽而不得出。

古義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𤣩、音栗。治玉之工。周官玉人是也。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并書、非羲之也。

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寮、窗也。古人謂同官曰寮、以齋署同窗曰義。

説文、綸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綬。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皆草色也。

[illegible]水埒也。一作[illegible]。剃斷草也。

齼字音楚、去聲。齒怯也。玉篇不載。

古者字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詠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以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説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與疊出字皆於字下注之。蓋今所行禮部韻也。雋永録

越絶當作越紐。論衡曰、呉君高作越紐録。即絶字之訛。書以紐名、猶漢傳例也。

爾雅、廟中路曰唐。堂塗曰陳。詩、不入我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
猶下堂。
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
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以隱
語作銘、
越絕隱語見作者姓名在篇末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隱袁字厥
名彚有米、覆之以庚、隱康字禹來東征、死葬其鄉、隱會稽人不直自斥、
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同著者以口為姓、承之以天、隱吳字
楚相屈原、與之同名、隱平字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
著者也、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
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隣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
范子有計然、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
作研、又作計倪、漢碑作岙研、
扶風縣夫子廟碑、字、地作墬、三作弎、道作衜、于作墻、光作灮、唐
作趺、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逰、曹作曺、春作、作碑者唐大歷二年丁未
駕部郎中程浩、
老子盜竽、韓非解云、竽者五聲之長、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
則小盜和、故曰盜竽、

冬至賀古無有也、其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
賀也、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閩音
也、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是夕冬至除夜、乃知
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
所謂冬至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之肥冬、瘦年、
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易牙名巫。見孔穎達
左氏疏、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園公、姓圈、名
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
司馬彪莊子注、莫子、名弢。偷、書傳所不載、肆暴
伯樂星名、掌天馬、孫陽善御、故名、
黃帝史衛人蒼頡、作古文篆、姓侯剛氏、衛音議
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
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小人與君子為隣堅如
金、惡如虎、何祖敬詩云、望館離金虎、五臣注云、望館月御也、西
方金也、七宿昴畢之屬皆金虎也、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
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兩字異解、

唐書載鄭虔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會萃取碎小之義今訛
為會粹義取純粹失之遠矣楊真子錄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教人以漁
夏少康作箕帚烏曹氏作磚伯益作井
太子率更令秦官知宗族禮樂刻漏之事
唐置侍御史六人取其長一人知雜端謂之端公
後魏立監福曹又改為昭元司掌僧道二教百官舉要云隋有
慶善監唐改為功德使
令人但言東道主人不知有北道主人事出彭寵傳

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主泰岳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之月祭
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讀書偶見
後苑視苑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燧盞官又有燕焰使臣白獺髓
愁憂也集韻音曹揚雄有半牢愁音曹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擲名闖丑禁反孫元人一人姓䫂音萬名杰天
齊人一人姓魋音蜀名䭕音浩浩瀍人一人姓仉音掌名脊音觀五阮人
蜀出揚雄蜀記闞出公羊傳世本字作簡魏出三齊記柰出竹
書甤出隴西人物志禚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一符脊出史記

孫元獎山名浩瀍洮湟之門二水名五阮關門也文昌雜錄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注云九辯九歌
帝樂名離騷本此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
後世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文士騁奇可盡信哉
晉代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
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矣然裴之欲而無厭自貽伊
戚徒能言之耳坦之忠鯁殆不愧云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
復者乎
嚴遵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曜居淮上
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摯虞字伯陵隱於汧山司馬
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
風節又峻于莊光事僅見於寰宇記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揚津自揚愔曰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
已是龍文騕褭之中更齊飛兔
王良字子期見韓非子

辛甲爲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見漢書
藝文志
戰國策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名也
伍員員字音運見唐員半千傳
苻堅以懸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音蒲左傳崔苻亦音蒲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金摘以爲難神
武乃指屋角令識之陸渭南晩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紋
用此事也
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十三齡平津對策
茨簷賤士見晉書葦庵漁父見廣異記
山海經稷之孫曰叔均始作耕牛
田蚡罵竇嬰曰一禿翁北齊武成帝小字鬼翁唐盧從愿帝稱
爲多田翁竇羣人稱曰囁嚅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
曰樊川翁 總集
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桓沖小字買得郞元結曰漫郞石崇曰
齊奴潘岳曰檀奴皆小字也後漢古弼帝目爲筆頭奴梅聖俞
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五代李愚爲相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

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因呼書卷爲黄嬭謂其怡神如嬭媪
也 拾遺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隱隱尚可讀有云前車既覆負乘將没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
者皆以新戒刻石
癡宰相 楊再思 嗇宰相 關播 麻蒿宰相 崔微 摸稜宰相 蘇味道。俱見唐書本傳
曲子相公 晉和凝。五代本傳 看馬僕射 唐李德推。南楚新聞 伏獵侍郎 蕭挺之本傳
斗酒學士 唐王績。政類錄 侏儒侍郎 唐韋慎傳
博陵王崔元暐曾孫䏌大和八年九月中因熱疾死王追去至
到官廳有一大樓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貴人姓名將
相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姓
名 河東記。西京雜記作崔炤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於此蓋堯已有池漢特因
而深廣之 關中記
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故名 齊地記
海邊有魁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匡谷先生姓匡名谷商周之際遯世隱居廬於廬山故號爲匡
廬 廬山記

張儀樓、張儀築城時、以城勢稍偏、建此樓以定南北、又海棠樓
李白所建、以會僚佐議事、裴坦為記（成都古今記）
名山大川、登臨之勝、多在於西、故汝陰之西湖、洪州之西山、
嘉之峨嵋、岳陽樓、齊安之臨皐、金陵之心賞、白鷺、揚之平山臺、
蘇之姑蘇、荊楚之雲夢、郢之白雲、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
庾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彼東北南未必無勝地、恐不多數耳、
武林之西湖亦然、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行不蹉跌、人
謂睡仙。（續仙傳）
虎邱舊名海湧山。闔閭葬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上、故名、
伽藍列于東西、樂天有東武邱西武邱詩、避唐諱故曰武、海虞
山有名室十所、即太公避處、楊修郎中嘗作詩記其事
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有一洞、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人士預
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
其上、以紙覆之、將暮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
方、亦有不成字者、然所得皆不同、用無不驗
五峰寺大木多栗、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着處
必生蟲、久則偏身瘡爛、以至於死、故五峰寺在萬山中而獨无
虎。
陝西、鳳州妓女、不盡麗而手皆纖白、境內柳色尤可愛、與他處
不同、又公庫中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曰手柳酒、
徽宗築壽山艮嶽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
八館、屋圓如規、有御製艮岳記、及蜀僧祖考作華陽宮記
金陵圖志、有邀笛步、乃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
天街兩畔多槐、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俗號柳衙、
崑崙山一名崑崙、君山一名媧宮、武當山一名謦嶺、普陀山一
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戴
海一名岱淵（隨巢子）
巫山、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為尊公、死為貴神、封于此山、
因以名之（郭璞巫山賦）
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管仲法也、
海濱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如岸焉、煬帝望海詩、遠水翻如
岸。遠山倒似雲。
李錫之為蘆城令、變苦水為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皆地之異
脉、有所產、興惠州之佛跡院東熱泉西冷泉亦奇

鴈宕志、西谷龍湫如井狀檻中作凹石壁數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邪斜正、變化不一、或如散珠或如驟雨、或如飛雪、或如輕烟、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流、或直下如注雷、或屈曲如蛇蜒、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彎向人亂洒衣帽霑溼、或大注如晴雷、或為風所遏、盤桓不下、皆奇態也、匡山不及遠甚、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

十七阬子胥諫吳王曰、齊晉豈能越十七阬以有吳哉、

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 即獼猴江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岩壑、見黑氣水也、

灊山一名天柱山、三峯鼎峙、蔽日拒雲、

梁宣帝七山寺賦、神鼎丕丕而獨立、仙的皎皎以孤臨、塹之凸四者曰鼎、峰之尖射者曰的、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為城以角為城

說苑、螂螺者宜禾、污邪者滿車、蝌螺之背微高、原田形似之、斑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污邪隰田也、

宋國有梅社、蓋北社也、太社松、東社桐、南社梓、西社柏、

王韶之始興記云、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汋、一日百盈百涸、處漏刻焉、

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啖之、南康記

唐鄭璲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 叅去 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肇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之、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

紹興一士人家有一異石、峰之趾有穴、中有水、應潮自生、可供研滴、

東坡之小有洞天、石下作一座子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岩岫間、每焚香則烟雲滿岫、今在山谷家、極珍之、嘗與吉身同置、

元章相石之法、曰秀、曰瘦、曰皺、曰透、

北人打圍、一歲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麋鹿、六七月於涼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使遼錄

海邊有魅市、夜半而合、雞鳴而散、人多得異物、番禺雜記

富洞以九月為年、及三年一犒、名大設、溪蠻叢笑

漢傳載蘭于、豫言紵、今有績織細白、磨以旬月而成者名娘子布、

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滿、謂之白月。自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荼月。即鬼宿名、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為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黑月或十四、或十五、月有大小故也、

勿斯里國、每二年必有一白髮人從江上出、坐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不語、笑則年豐、悲則飢疫、其國百年不一雨、止有一大江、不知其源、水極甘溢、浸田四十日、水退而耕、又有祖葛尼建廟、頂上有鏡、如他國盜兵來、先照見之、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遣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此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為步搖、諸部因目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

西南夷人、自稱曰楊佬、姱音陽 方言、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言陽如之何、我奈之何也、

西域、一歲分三時。以寅卯辰巳為雨時。午未申酉為熱時。戌亥子丑為寒時。八節以風分、八各四十五日也、

元裴西域記、凌山蔥嶺北隅、坎雪積冱、春夏不解、鑿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名、其水未必溫也、

西域以小為伊、宇最尊、如中國天子也、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伊蒲塞即優婆塞、中國譯為近住、伊蘭即中國塞蘭香也、塞賽過

董子推陰陽術、雨多則閉北門。旱則閉南門、

雷多作於戊。己。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亢壁二宿直日則可免、餘俱不免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諸書偶見微

水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秋見角亢、冬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見候之於東方、夕見候之於西方、

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不見耳、太陰元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

好晒麥非無據也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
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驗之風雹亦
然
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着塵微風吹之曠野中㨗名為陽燄愚
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
天文織女主貴須女主賤女貴主則嫡女賤則側妃
洪邁老圃賦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苞織女
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仲冬昴星中收芋萏
蕭雲宋符瑞志 藹雲南齊書 雕雲自成五色 粉雲蔣捷詞紛雲天不起 鱗雲山谷詞練霜鱗雲
皂雲東方朔占雨候 涔雲波水雨雲也呂覽 散髮雲如亂髮漢五行志 覆車雲易占 赤
繒雲緯書
韓雲如布蜀雲如囷齊雲如絡周雲如輪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趙雲如牛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衛雲如犬楚雲如日秦雲如行
人一作美人
元好問詩缺雨東南來自注缺與快同見魏志于昂有缺雪帖
今作快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
唐小說中雪詩有輕璣冷絮舞長空之句

渤海碣岱之間雲氣正黑色華山河南氣色上赤下黑幽薊之
氣如長蛇形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如青龍淮海之間氣
如瀑布渭水之氣如白狼尾東海之氣如懸燈附漢亦如圓畫
江漢之氣如搖杵東齊吳鄭之間齊字衍氣如絳衣趙冀之氣如
黑牛尾唐邵諤望氣經
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鬱鬱葱
葱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燄燄女
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者主氣也艷氣有銅
紅氣有璣為璘碣色為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子美詩鼓角漏天東自秋分後過去穰
之入雲吳下曰入液
漢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鳳火麟土白虎金神龜水
其五行之序則木熒生火火炎生土土炉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
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
宋人秋日書啟金韢扶扇五字易涼又金顙平分碧虛如拭皆
奇語雞與學同
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云昔終也三葉薺
苨葶藶菥蓂也三葉死則大麥可穫矣

器用謂之什物、蓋成周軍法以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供其器物
故通謂什物、談選
今人謂拙直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
緇白紵衣。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又謂之榮、本斯干詩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與屋為榮、故云榮也
白人呼少年子弟曰妙、子、
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
南朝呼食為頭。以魚為斗。梁斛律生魚若干斗、呼筆為奴。為牀。
簡文答徐攡書、特設書幌、作置筆牀、四管為一牀也。以墨為螺。
為量。為圓。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斛律御墨一量。十二圓。以
紙為番。為枚。簡文答湘東王紅箋二千番、送色紙三萬枚、北戶錄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云、謝元暉善、詩、任彥升工筆、約兼有
之、又庾肩吾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獘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
陸倕之筆、任昉傳有沈詩任筆之語、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非
也、
詩句多用未渠央、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讀、按庭燎詩夜
未央注、夜未渠央也、渠其據反。當呼遽。謂夜未遽央也。古樂府
王融詠調絓未遽央史記尉佗傳云、使我居中、何渠不若、漢書
作何遽、益可驗也、野客叢書
京兆尹新上任、老吏多於石橋看行馬、以卜其行事、若上橋馬
行速、此尹必善、若馬行遲、尹必嚴惡甚惡西京雜記
九齡當國、李林甫欲陰中之、九齡作歸燕詩贈之、海燕何微眇、
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但見玉堂開、樓戶時雙入、華軒日幾
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意、恚怒少解、明皇雜錄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冢前常成泥濘、大中末、有
諫官奏請賜謚曰、上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後、敏
中相為奏立神道碑、河南尹盧貞爲刻傳于墓側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
步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彭澤縣在江東崖山峰中、但有西照、無東日、
杜二丈和叔說、往年史沈都下鞠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
諭、既出、乃知案牘故闇者、水精承日照之乃見、暇日記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賓客少間、必至弟學舍
與門客燕笑、蔡元度稟氣弱、見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
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有客則病。燕語

李泌謂盧杞奸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奸臣之態、泌未相時、宿內院、人竊其鞋送德宗、帝曰、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宜諧矣 鄴家使傳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佛、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此名字、必潔人也、亟遣議親、以女妻之 軒渠錄

退之詩、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易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出二得一合、彈琵琶箏者也、又有詩云、銀燭未消窗送曙、金釵半醉座生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陶隱居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而無欲往之心。望南巖。瞰大澤。知難久止。常欲就之。

歐陽文忠公問杜祁公、何以禦暑、曰、惟靜坐可以禦暑。 玉澗雜書

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所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無心、當時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蓋書讖之詞也、

皮日休詠白日半窗抄术序、道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术序

唐制、曰未明七刻、槌一鼓為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槌二鼓為再嚴、侍中奏請五品以上官皆集朝堂、二刻槌三鼓為三嚴、侍中以下、俱詣西閤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戰武門、豈其先已名戰武耶、

鼓不預五音、是為五音主、 甲子

絲俱生于蠶、銅寄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墜一葉、聖人知之、 志林

食穀鄙田。衣帛笑蠶。豈不惑耶、 要言

首澤、浮鐵、取頭中垢塞鐵孔、置水則浮、

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筆用羊青作心、名曰羊柱、以兔毫裹羊青使中心高、並去其纖毛、使不黏茹也、 筆墨法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蟲。謂貨書食之、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 就日錄

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西漢虞初以其書事漢武帝、其書亦名九百云。

打𢙢調笑易、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卷波白酒名。 又有名琴白波者

漢高祖封許負為鳴雌亭侯。是婦人亦有封邑也。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何使君蜀人、以波稱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云、蜀中稱尊老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皆尊稱也、宋景宗嘗辨之、謂當作皤。魯直貶涪州、自號涪皤、取皤皤黃髮義也、（安日齋叢鈔）

孝宗初臨御、留心經術、有王過者蜀人、宰相薦之、上殿、驟問之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除密院編修

米元章守無為、秋日、與僚佐燕集、遙望田間、青色如薊、元章曰、秋已晚矣、刈穫告功、而田何復青也、亟呼老農問之、農曰、此稻孫也。刈餘復抽餘穗、故稚色如此、元章曰、是可喜也、而門樓無額、即大書曰稻生。今大安門是也、（詩穗稱可對）

尤延之表、自號錫山、胸中甚富、時人目為尤蠟燭、言能破暗故也、

霅川月河莫氏嘗言其先以春秋名上庠、偶過酒樓、見壁上題云、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携妓題此、莫即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噱、

張崇師盧州、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都、盧人幸其改任、相語曰、伊必不來矣、崇歸、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不敢指實、道路以捋鬚為慶。後果他徙、人共徵捋鬚錢之、（一本云、復遷郡、徵捋鬚錢）

潘孟陽初為戶部侍郎、母夫人憂曰、以爾人才、而居大位、禍無日矣、戶部解諭再三、乃曰、當會爾同列、吾姑觀之、客至、夫人於門簾視之、既罷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末坐衣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為有名卿相、（幽閒鼓吹）

舊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之類為妙偶。然亦有經前人紀載者、如三州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木尚瘦。晝短夜甚長。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船。皆工絕者。（植杖閒談）

腹不飽詩書甚於餓。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窮。骨不脫俗氣甚於痼。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飢餓為進道。居恒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以致吾老。

饑信粗。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後耳目志）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余以為杜亦似懶。俗亦似放。新話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八字尚可讀、其文云、僧盡烏巾。尼多綠鬢。蓋會昌中汰僧碑也。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下、出玉牌、有文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以為異、乃御製詔書、陳夢事、揭於寶籙宮、令天下尋訪異人、至乙巳冬、乃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次年、金人犯順、始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乙巳冬、徽宗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意頗自得、次年金人亂華、亦先兆金世界也、宣政雜錄

高展為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謂必神藥、問一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及發砌無所覩、方鎮編年

有士人越墻犯室女、事覺到官、勒令當廳面試、馬光祖出踰墻摟處子詩題、士人吟曰、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偷。多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寧知漢獄囚。玉顏佳若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債。花柳一本作花柳債 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翁。因就嫁之、成佳話焉、

包宏齋恢年八十九、為樞密、精神老健、賈似道問曰、包宏齋必有衛養之術、恢答曰、服丸子方、乃是不傳之秘、賈欣然欲受其方、恢徐徐笑曰、予喫五十年獨睡丸、

散樂高崔嵬善弄癡態、帝令給事捺頭下水、良久、帝問之、對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為亦來此、帝大笑、賜綵物百段、

王輔運勻骨立、有風味、朋從目為風流骸骨。金陵有官奴極瘦、府尹朱世昌顧余曰、亦識生色骷髏否、余欣然為得對

楊文公億草制、為執政者塗竄、意甚不平、因取藁本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意、曰、此是它別人腳跡、由是被黜、抹者相謔曰、又遭鞋底、能改齋漫錄

東坡海外、王梁文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以為安穩、遂再貶儋耳、艇齋詩話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而晚年妙處、不減李杜顏楊、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數明風角、尤邃于兵書、一日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與一老人語甚奇、老人勸予勿仕、可隱去、予問何地可隱、老人遂引予入山、有大穴焉、隨入、久之穴漸小、匍匐以入、約三四十步、即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居人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人欲來、能相容否、答曰、此中地闊而居民鮮少、常欲人來、敢不容耶、出酒相飲、味極醇而香郁烈、殺鷄為黍、意甚歡、語予曰、速來、不幸天下亂、一丸封穴、不得至矣、又曰、此間民雖異、和厚同氣、不若凡衣服飲食與衆共之、予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等物、俱無用處、但起爭端耳、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共衆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蔬果物、此殊不闕也、惟計口受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幸速來、遲即封穴矣、楊謝而許之、迫暮與老人俱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從否、于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損箱囊所有易絲與綿、有布絹先寄穴中、後聞可試葛巾幅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俟天下果擾亂、即共入穴、自是不聞、先人嘗令人訪之、而屋已三易主、三楊所向不可知也、及紹興和議成、金人歸我三京、予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乎、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云、予居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予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如先生不忘先人、再能寄聲以拊諸孤、則可訪先生于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通音問、宋康譽之昨夢錄

陳留蔡少霞、性恬淡、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計、居深處僻、水石雲烟境界殊勝、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息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鹿幘人召去、隨之遊、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曈曨、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惝恍、即被導令前歷門堂、深杳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修敬、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不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下、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夙不攻字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儀有二清童自北至、一捧牙箱、內有二幅紫絹文書、一齎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皆記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良常西麓源

澤東蓮、新宮光光崇軒鍬鍬雕玳盤礎、鏤檀疎榮、壁瓦鱗差、瑤階肪戠閣凝瑞霞、樓横祥霓、鷁虞巡徼、昌明捧闕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遊諸、無極便閼、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室互發妙樂競臻流鈴閶撥天籟虛徐、風蕭冷澈易遼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為虎情人促之憤遽而醒、急命紙筆錄記、由是究豫好奇人多訪其事、有鄭還谷者為之傳、用弱亦嘗至其家、親見其文、筆跡宛有書石之狀 殷芸小說

劉繪善為詩文、亞於張融而過於周永、時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張融有文集數千卷行于世、自名其集曰玉海

芳訊良書慶訃蘭、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 武儀語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秉錦車持節、和戎而歸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八十而終、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可對 與李全戰事見金史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馬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郎之祉、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子婿門生、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人、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光諸人為魑魅、呂惠卿載入諸謝章曰、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至戎馬南鶩、赤縣成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孟昶文用之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載云、唐兢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若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

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釣曰、君胡不作赤賦
釣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
效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
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
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
之沙。含夕照。文山評明月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
且燎原熏與田單不相涉、一客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
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
嘆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菊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
非佳、況今別擬一聯云、周庭之列畢穢。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
孔。鬢似鴉翎。　五色賦記

三國典略、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
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王
勃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陵顏轢謝。
含任吐沈。

唐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和雙、南史、宋孝武選中四人為侍中、
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韓文公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元冥之子曰
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茅。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

杜少陵何將軍山林詩、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云、綠沈精鐵也、
侯鯖錄謂綠沈為竹非也、綠沈乃畫工色名。鄴中記、石虎造象
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難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南史、梁武
帝西園食綠沈瓜、以色言也

唐荊州陟屺寺齋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讚之、衛象詩之、僧元覽
悉加堊焉、曰、無事疥吾壁也、覽有詩名、其作大海從魚躍長空
任鳥飛。朱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等氣
象、

陰鏗詩、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上句用張華燃燭化狐事、下
句、水經注載之魏受禪、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
六世而晉代之、又賈逵祠前碑生金、干寶以為晉中興之瑞

南史隱逸傳、桂山、臺渚。非止素魄碧澗清瀾。翻成麗矚、宋人以
麗矚名亭本此

宗賈黃中幼聰敏、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得意、買此好光景

商君曰萠飽、吳起曰楔窋、皆素餐意、

草木子曰。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黄粱也。情感巫峽也。

妬女廟、女々介子推妹也、在并州壽陽縣、也可配洛水妬婦津

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名妬婦津、

元制、婦人妬者乘騾、牛徇部中、北齊、妬婦責、帚、及奥茭、

沙漠織寒長風飽雪。猩子語

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

掌録 下卷

繡雲居士輯

宋子京修唐書、夜令侍婢夾侍、和墨伸紙、輒得佳句、吴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圖畫、

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裙、奏參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香、敘聞錄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爛開張宴、一株令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揚州舊跡

陳元甞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引滿以盡歡、

何充妓于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箋、充知之、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將贖之、妝樓記

周光祿諸妓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用沈水香、月終人費金鳳凰一隻、傳芳錄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郎君塵兔令人手皮俱脫、三峯集

李紳相時、俗尚輕綃、染蘇、碧為婦人衣、紳乃自為小君裁剪、雁池編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色永不退、史諱錄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華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清異錄

宋旻語常帶華藻李儒安曰時方三月坐問無數牡丹花 鄴郡名錄

虞松方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容輕過 春江宴錄

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中開七井以雕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雲林異景錄

呂郎沖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荀綽兗州記

袁利見性頑獷方索謂袁生已封三虎郡公蓋譏其太麤也 西燕記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義之鬼 字錦

元顧本平棋擊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為盤也 棋天洞覽

琴愛耕鳳嶺之田以虎紋錦裹犁推之曰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 退耕傳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 承平舊纂

薛積爲筆封九錫文拜墨曹都護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 龍鬚志

又封墨九錫拜松烟督護元香太守兼亳州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隣里來看食頃乃滅 纂異記

又封紙九錫拜楮國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郎將事 墨又封硯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部墨軍事長史兼鐵面尚書 仝前

陳訪得蜀糖蟹以蜜投之曰與蜜本莫逆交 侍芳累記

伊處士求人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衲衣 採首集

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別傳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別傳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盞投之號爲挨酒 文錄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每一磚鋪一甌酒計磚五萬枚日與朋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商仙圖記

龍門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于門邀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鶴嘴瓶二十 敬懷集

孝經緯曰酒者乳也梁張率對酒詩似乳更堪珍杜子美詩山城乳酒下青雲本此 清無底梓子香銀光雲露 曲洧舊聞皆酒名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 醉鄉日月 玉井秋香、鄉林秋露 向恭伯酒
金陵語、中酒曰酒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嗅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象、置于煬器間、云、宜茶
足利也、因目曰茶神、有交易則祭之、無則以沸湯沃之 近事會
元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
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季疵即陸羽也 羽別作季疵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女麹小麹也、蘭糖槃縧糖也、自然槃為餘糧也 齊民要術
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得五斗、為毇、得四斗、為糳、得三斗、為糈
精字古文作晶、象三米形、尤見義意
干寶周禮注曰、祭用饊饊、晉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劉
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
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則以寒具為饊子、林和靖山中寒食詩
有客初嘗寒具罷、則又為寒食之具、宋人小說如此
鹽有五色、漢鹽池賦、燗然漢明、晃爾霞赤、太白詩、盤中只有水
晶鹽、金樓子、胡中謂之玉華鹽、東坡、紛紛青子落紅鹽、恩州有
如絳鹽、蔡邕牧羊月書、自城以西、惟有紫鹽、續漢書云、天竺國、

出黑與黃鹽
浙西以牛乳為素食、黃子甲、向在黃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訟
於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問何謂乳田、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
成窖、以粳米粉鋪窖內、用草蓋之、用糞壤擁之、候雨過氣出發
開而米已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
之、韶陽乃六祖顯化道場、而彼處却為此、不知其始
漢傳載蘭子絲言紵也、今有績織細白苧以旬月而成、名娘子
布 溪蠻叢笑 程
帬幅兩頭縫斷、側足而入、蘭班厚重、下一塊純以紅、范史所謂
獨力衣是也、雖盛暑不去、去則犯鬼、名𢂽徙帬 同前
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紅白相配自成
一家 大唐龍髓記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煖耳也
伏琛齊記、青州有一種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遂相纏織
成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為何物
飛雲履、白樂天造、元綾為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和香、
振履如烟霧、燒丹廬山、着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矣 見樵人直説

成都絲帛舖有翠色真紅、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於翠
粲取鮮明也、又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　隨筆
宇文氏粧臺記婦女畫眉、有倒暈粧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
丹東坡詩檀暈粧成雪月明本此、檀色淺赭也見畫譜七十二
色、
唐有一種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肉色退紅嬌、又倡樓行云龍
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今無之矣、紹興末
縑色有一等阜而淡者謂之不肎、阜亦退紅類耶
銀凡十七、水銀銀白錫銀曾青銀土銀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黄
銀、雄黄銀雌黄銀砒霜銀、瑜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
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為真、餘則假也、青霞子曰、丹砂伏火為黄
銀能重能輕能神能火、鬼神畏之
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民間不得妄用陸龜
蒙詩云九秋風露月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流
瀣共嵇中散鬪遺杯
謝侍郎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
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以珠急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
蚌采月華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蕭子雲雪賦韜浮還之飛棟没層蕪之高影、層蕪庵也廣雅曰
層蕪平屋也魏畧、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層蕪壞唐孫思
邈有層蕪酒方蓋取庵以名酒、後遂以層蕪為酒名矣
文選宾、火、夜火也楚詞、爁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
之上者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宮、言象璜之半也、今書作黌宮非、
古鼎不一、禮圖有牛羊豕惟牛鼎最大、可受一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横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其
弝黑者云前、膴梢黑者云後膴弝硝俱黑而弓面白者為玉腰
訾雜犀角以市人莫能知
鼓不預五音是為五音主　羅申子
容鼓之節不一、有牆前鼓集人、鼓犒設鼓饗客亦以之遠近聽
以為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自變、終夕無他者名容鼓　西域記
空侯、樂書云、師延為空國之侯所製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
絲木二物、與竹了不相干也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　圍棋賦　玉壺銀臺車箱井闌皆棋勢名、　漢武帝賦
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也自崇寧後榷茶禁嚴私販者多
抵罪、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藝經云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皇甫謐十七歲從姑子果柳等擊壤于路則晉時尚有此戲也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寸四闊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摴博也經曰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賦曰因風托勢罪一殺兩

韓熙載居戚家山嘗有蒼頭犁龍水圖貨于韓韓愛而不受為隣家所得翼日將練為服忽見釜中浪湧雲蒸有二物若鱗狀穿物屋而去里人咸集謂為延火相將撲滅及視之惟烟霧而已韓甚追惜 江南別錄

顧光寶能畫陸溉患瘧經年光寶以筆圖一獅子于戶牓之一夕獅子目中臆前有血淋漓病乃愈 靈怪錄

陳麗會稽人天寶間妙于畫嘗寫明皇御容二圖妙絕一時韓于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門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有意故教遲程子山題並巒春風禁御遊外間底事生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摹仿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紙不用膠礬不畫絹今有持米絹畫者皆偽作

米元暉嘗題自畫瘦馬圖曰一從雲霧降天闕空進天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畫鑒

予家舊匣楊妃上馬圖乃幸驪山故事侍御之前無他伎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為遊戲具後乃聞來與燕遊前以擊彈代鳴鞘始知有據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注詩殆隱于禪者與

後魏立監福曹又改為昭元司掌僧道二教百官舉要云隋有崇善監唐改為功德使

僧家所謂戒蠟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驗之念定者輕重無差若氣血耗散則必散為蜡人矣

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其文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鬢蓋會昌中汰僧碑也

佛言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誦律云人有四種一粗二濁三中間四上人

參寥子妙總大師曇潛也俗姓王幼不茹葷即出家以童子誦
法華經於內外典無所不窺尤喜為詩秦少游與有支許之
契嘗在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
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為寫而刻諸石宗婦
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寫影蓋不獨寶其畫也
黃門每稱參寥子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體制絕似儲光羲
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欲集其詩序之不果而卒今有參寥集
盛行多有佳句然以類儲似未堪北面
溈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
言人不當離山也
闍士開士皆僧稱
婺州僧清簡園中蔓菁變為蓮與晉時長安僧寺葱化為韭事
相類太平御覽豐年則蝗化為蝦
皮日休詩白日半窻抄木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木序 複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
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盎漿之類 酉陽雜俎
有神降于鄭澣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
析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藥壺于城中賣藥得錢則轉濟貧
乏日惟飲淨水得其藥者無不立愈或自遊江岸凝眺永日又
或登高引領移日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
一國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內輔也外張孔竅即外臣
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又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闕說乎
凡欲身之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他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
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內輔之臟腑無難療之也外亦無由受病
也況藥有君臣有佐使君臣定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不然
先自亂也何能救病此又如國家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
為念每見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內以至良醫自
逃名藥無效悲夫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選一丸
藥自吞謂衆人曰老夫罪限已滿今卻歸島上俄化白鶴飛去
衣與藥壺並沒于水求尋不得 瀟湘錄
王暉種黃精虎為之耕豹為之耘出入乘之亦具鞴韂行鞭
杜蘭香降張碩家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磨自可愈疾淫祀無
益蘭香以藥為消磨 別傳
宋人紫芝贈李道士一聯云教人知道甲笑客問句庚 娛書堂
詩話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踰年終、既斂、通身透明、肝膽筋骨歷歷可數、自昔醫書不載此症、坦齋衛筆

張夢符說、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忘雅堂雜抄

馬好嚙人、取僵蠶塗其上唇、即瘥、

取門東赤黍漬以狐血、陰乾、欲飲酒者、取一丸置舌下、以酒吞之、令人不醉、淮南萬畢術

金刀傷、用獨殼大栗研末傅之立愈、或倉卒用生葉嚼傅、亦有驗、

齒腫痛、用黑豆酒煮、取汁漱之、

鄭鶴臞有杖瘡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調于瘡上、屢驗、浩然齋視聽抄

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盛瓶中、遇渴飲之、治嗽、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殼、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為水、以水滴之、赤瘴自消、

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小便旋而出、數日即愈、治水腫

白錫能治魚鯁、試之果驗、

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研之、易為細末、

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礬、香麝各少許、洗盡惡處、敷之、治蛇傷最驗、談薮

蟲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服之、不吐則下、范石湖集

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即五加皮也、

明莖草、折以為炬、能照見鬼物、亦曰洞冥草、搽以藉足、入水不沈、

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曾搭最多、彼人呼為黃金間碧玉、

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中、高不盈尺、細僅如鍼、

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正如削、堅勁可以為杖、

羅浮山記云、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龍公竹、

玉篇曰、簩竹可為舟筏、長二百餘尺

后稷樹藝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名、道藏有女青鬼律、

柳謂之絲、楸謂之線、夢書

古樂府云、道傍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

椶櫚、一名鼠葵、又名蒲葵、

棉有三種、一絲棉、二木棉、出交廣、名班枝花。三草棉、

佛經謂柳曰尼俱律陀木。謂覆盆子花曰蘊容耶花。

宣和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以芥嫁筍。但恨不同時耳、然牡丹酴醾梅楊枇杷幸為執友。金城記

柳花柳絮不同、生于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花既褪就蒂結實既熟而亂飛如綿者絮也、杜工部詩、雀啄江頭黃柳花、又生憎柳絮白於綿、猶有分曉、下此則不辨矣、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後晉趙瑩家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祥瑞圖、雙蓮為華。即華平也。

流甘露于瘣。木扇惠風于陳。枝、言施恩衰朽也、

菱葉日舒夜斂、芡葉晝合宵炕、故菱寒、芡暖、

五代、郃陽令胡嶠陷虜記、嶠于回紇得瓜種、以牛糞、實結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

潘章有美容、楚人王仲先慕之、與同學、一見相愛、情若伉儷、同衾共枕、死亦同葬羅浮山、塚上生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名為共枕樹、

蕙月、籠烟竹。風、香弄、粉梅 梅竹軒

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竹

瑞香花即楚詞所謂露甲也、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韓魏公有詩、又唐人詩云、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繡襌。音單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古詩、淺為玉茗、深為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新添花客二十圖竹藥為嬌客鳳仙為汙客紫薇為高調客水
仙為雅客杜鵑為仙客萱草為歡客橘花為雋客梔子為禪客
來禽為靚客山礬為幽客楝花為晚客菖蒲花為隱客枇杷花
為粗客玉繡毬為市客茉莉為神客李花為俗客淩霄花為勢
客迎春為僭客月丹為豪客菱花為水客共二十客又改蓮為
溪客蘭為楚客蠟梅為久客瓊花為尊客木槿為莊客石榴為
夭客棣棠有兄弟之義不可稱客改木筆為書客

萱草北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

伯趙即百勞鴟梟食母之精乃能飛又有破鏡獸食母黃腰亦
然

有還飛雛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嘗銜桂枝之實歸于南
山或落地而生高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視雛
公善養雛得還飛之卵伏之名翻明翼下有目亦曰日羽雛 洞
冥記

鸂鶒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
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
鶴有養水石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雀欲奪燕巢即啣丈
置其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鶺鴒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禽經
燕以狂貯鶯以喜囀 仝前

雛上無尋鷚上無常雉上有丈鷂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鷚雉
于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亦古與尺通 仝上

尸子詩詠流離史書梟獍流離鳥名少好長醜出毛鄭舊註

螢有草螢水螢蝶有草蝶水蝶

鶴愛陰故汲冢書目為陰羽鴈愛陽故禹貢篇稱為陽鳥

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熙丁仙芝詩曉幕紅襟燕

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
人爭受爾雅之業郭璞爾雅注序如此又摯虞三輔決錄爲竇
攸辨鼫鼠事攸光武時人

梁棟隆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邊叫
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
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康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
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醉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
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荊公嘗與客飲醉取經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酬者、劉貢父應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
作鵓鴿吟曰沽不沽、沽不沽、坐客大笑、拊掌錄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生角、
熊于山中行數千里皆有路伏之所、山民謂之熊館、倦游雜錄
凡六畜皆能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
老則怪、
古術有三十六禽子鼠蝙燕、丑、水牛黃牛兕牛、寅虎豹貙、卯兔
狐狢、辰龍蛟虬、巳、蛇蚓蛣蝓、午、馬鹿獐、未羊、犴羚申、猴猿狖酉、
雞雉烏、戌、狗豺狼亥、豚貐蒿猪、陶隱居本草注畧引之、
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躬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脣馬無胃、雞
無脉兔無腎、水死甚明、餘五物尚未合耳、鐵圍山叢談
龍、出沒海上吐涎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添沙、三曰魚食、紀聞
漢高皇廟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二異甚三
如常、一邊鱗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行差緩
無撥剌之狀、觀者雖異之而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瀋之、
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復置
井中、至今尚存、俗傳高祖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
置于井中而遁、語似難信、然此魚大可怪也、陶朱新錄

魚、生流水背鱗白、生止水背鱗黑、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名之為鯚、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即
鰐魚也、南州志、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生、
傑、背海錯名、如黿、生海洲、欲先捕之必祭、不信者風波覆舟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
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
石蜠、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蟛蜞、
天祿即大蝦、蟆、漢人多刻石肖之
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蚊
江山黃借庵作驅蚊賦、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嘬血
肉丧軀、楊慈湖反其意作譽蚊賦詩、謂其傍耳皆雅奏、觸面皆
深機、勝于人之耳提面命而頑錮莫曉、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紫姑神蚊賦
瓊州地名朐腮、朐腮者蚯蚓也、其土多此蟲、常至夜半出、其身
半跳于空中而鳴、隋唐嘉話
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土然、故俗
云醉、如泥、

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截寒堂詩話

東坡評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却是上尊規模、但欠酒才耳、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不減于李杜顏楊 蔭

劉昭禹為詩刻苦、嘗語人曰、覓句如掘、得玉匣子底有蓋。但精心必得其寶

敖陶孫器之評詩有絕唱者、評陶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言言着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晚霽孤吹。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黃山谷如陶宏景如官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

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言遲速不同也。

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今改雪為妓非也

莊定山早有詩名、晚尤入細、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是厚、不卂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瑯琊寺、偶立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又秋燈小榻留孤艇。疎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高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深。又寄劉東山詩、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又封題雲卧東山陲。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潛蚪角、梅迸垂簷屈鐵枝、自笑野人閒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為窮愁。妙有唐人風洛、

范文正守饒、春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界曰、慶朔堂前花自栽。為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托春風管領來。又以綿胭脂寄其人題曰、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跡在鄱陽宦家、吹劍錄

張碓嘗遊雲上白蘋溪、見二綠衣女子携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別去幾時逢、藕飲玲瓏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碓逐之化二翡翠飛去、樹萱錄

明妃詩有楊渥一首甚妙、漢宮眉撫息邊塵。功壓貔貅十萬人。好把深閨舊脂粉。艷粧顏色立麒麟。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又寒食少
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杜工部詩舊集
不載、見合璧事類、
拖肩吾閨情詩、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
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
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菅茅作屋幾家屆雲碓
風帘路不細。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
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名家不過如此、
元次山詩、有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東坡常書之、
陳文惠堯佐吳江詩、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
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後人于其地立鱸香亭、和者百
餘、皆不及也、又碧蘭堂詩、苕溪清淺雲溪鈄。碧玉光涵一萬家
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
張旭以書名、罕傳其詩、近見數首、其一、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
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又三詩桃花
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
在青溪何處邊。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爲輕陰便擬
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霑衣。春遊値雨云、欲尋軒檻
列清樽。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華園。
皆妙、
劉駕詩體近卑、獨馬上續殘夢一句絕唱也、東坡改作瘦馬兀
殘夢便無味矣、
許真人詩、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賣忘言、妻續之曰、兒家
只在深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
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隨千劫、猶愛梅花未歸、黃野人
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不見見空花。極狀老態、二老堂詩話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勇恃功。不堪熒淚濕東風。
百年南渡斜陽外。千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
後鳳樓空。倚笻曾向西泠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日月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姮娥之說吟搋押玉、
有云一二初三四、娥眉天上安、侍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
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注、置琴于風中、令其自鳴、謝元暉詩注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流黃、爲黃色
之間、蓋黑入黃爲流黃、

進士夏遲在太學、夢歸見妻在燈下、披牋握管、為書寄遲、遲曰我已至矣、何用書為、妻但揮涕不答、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溼香羅袖。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送與薄情看。既覺、以語同舍、後旬日得書及詩、與夢無少異、雲齋廣錄

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寄一絕云、碧紗窻下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雋永集

李黨學卿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亦安之、嘗戲作詩云、誰道巴家窮。巴家十倍窮。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象甚美、乃於桐葉題詩投帳中曰、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一舍有美女、士傑竟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為傳風月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坐于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乘異記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杜牧之題其廟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杜詩、不嫁惜娉婷、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學後生。不吝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于毬場、有士子容止儒雅、滔問曰何業、曰業詩、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詩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作妻代寄詩答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回、

唐人詩洛長安女兒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夭邪。又、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邪。夭音至

韓翃詩、梹榔滿把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搖青柄。水宮仙子鬬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均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裝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抹疎林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不減唐風

孫光憲採蓮詩、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戯採蓮遲。晩來弄水
船頭溼。更脱紅帬裹鴨兒。李羣玉釣魚詩、七尺青竿一丈絲。菰
蒲葉裏逐風吹。幾回舉手抛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
羅隱詠紅梅詩、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
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渇來。
唐崔道融詠梅詩、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
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
樂天賦永豐柳曰、一樹香風幾萬枝。嫩如金色軟於絲。永豐西
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傳入內、有詔取兩枝植于禁苑、
天台縣有宗氏家本富後貧、寓廬于鄰賈、且寄以詩、自笑年來
剰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慇勤説與門前柳。他日相逢是路人。
富賈讀之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價、鄉人嘉其誼焉 桐陰舊話
楊禎于昭應寺讀書、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
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照孤影。問其姓氏曰、遠祖無忌名宗
姓十四代祖在漢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為楊妃立
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已而寂然驗之乃
經幢中燈也 異聞錄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

垂跌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軟舞隊中來。吳姬夜
績光中度。燭龍潛躍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庚肩吾燭影詩
也、
玉墀滴清露、羅幌已依霜、逢秋每先絶、爭春欲幾芳、袁伯文楚
妃引也 風閨晩翻靄、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眄。無合春草生。徐
孝嗣白雪曲也 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
魂遙。張文收讌樂也 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
何坐悲妾。孝李嘏怨詩也 詩皆絶妙、而諸選皆不收何也
詩有如凝脂凝音佳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
不飛。又舞翻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
徐幹臣詞、董省別時淚漬羅巾猶凝。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
逞。遏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誤矣、
陸龜蒙詩、花匠凝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尚垂頭、又詠茶詩思量
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杜子美父名閑故詩無閑字、
少陵詩不及前人更無疑遞相祖述竟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
轉益多師是汝師此示後人作詩法也太白論詩五言不如四
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于聲調俳優哉故集中七言律絶少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師曠事見晏天
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
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有一
弄山之東曲嘗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東冬夏常淥
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
高岩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
示馬融甚異之琴歷
妓女用鹿角治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傳絃時繫爪
又名鹿甲唐劉言史詩送却玻璨義甲聲
秦箏多撮琵琶多撥空侯多擘柳琴多擊
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
作雅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
碧玉歌一名和金意晉孫綽作樂府失其名
易拔字彥章潭州人以優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
云染疾修書寄彥郎肴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
做心腸鐵作心腸紅日三竿懶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
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怕對鴛鴦老學庵續筆記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猶今婦人
言萬福也勝字讀平聲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下張瓊英題滿江紅於夷山
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常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
名播蘭簪妃后裏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拍天來繁華
歇龍虎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巾血客路幾
驚塵土夢宮車曉輾關山月問嫦娥垂顧肯相容同圓缺文山見
而嘆曰誤矣因反其意和之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
隸也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
三絃箜篌箏謂搊彈家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
色衣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成
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為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止
左右兩教坊左善歌右工舞外有水泊俗號月陂形如偃月又妓女
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得幸者謂之十家教坊記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呈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否名遣點
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
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磨之屬謂之健舞

李建勳授司徒不起有詩云、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趙牧對酒歌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白烏、手接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

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樂府失其名 荷

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

樂天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曲、白雪梅花處處吹、又樂世一絕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此曲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樂天又謂之樂世、元微之又謂之綠腰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采其聲、翻為曲子、左右皆聞而悲之、 客談

拍板、初本無譜、黃幡綽造譜畫兩耳進、曰但有耳道、即無失節奏、

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言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製雨淋鈴曲 碧雞漫志

內妓與兩院人歌舞更代、內妓歌則黃幡綽讚揚之、兩院人歌輒訾詬之、標弄百端、呼天子為崖公、以歡喜為蜆斗、以每日長在上左右為長入、故有今日崖公甚蜆斗之語、 教坊記

明皇內宴、楊妃使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此曲一終珠翠可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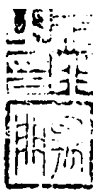
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為霓裳譜、字訓難莫知非是、 筆談

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為名、如涼州、伊州甘州曲、邊聲繁名入破、又詔與胡部箔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

唐師古意采絕句為歌曲、如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皆是太白清平調亦然、白傅守杭、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詞、自注、樂人高玲瓏善歌、能歌予數十詩、又李益每一詩成、樂工以賂爭得之、被于聲歌、供奉天子、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被之管絃、蜀王衍每宴、命工人李玉簫歌其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子瞻赤壁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薛道衡昔昔鹽十韻、衆范以為羽調曲、元怪錄遼蒢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哭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坐鹽、歸

國豔唐詩婿賴吳娘唱是豔即行吟曲引之類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王江魏之巧城人常舉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高超之志醉則卧衢路或值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竊聽之潺潺然有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𦙦入腦晝夜之間潺湲不絶者是為金丹第二轉之應也方外志
三昧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是名正受又遠法師云三昧者專思寂想之謂也
古稱師白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
戶部侍郎王仁裕知舉時年已高有數子俱早亡諸孫並幼倖諸門生極厚甚于骨肉一日出于客次懸一詩板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已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井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孫兒小異日知誰略有情談錄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薛仁貴著周易新書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後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一日儼方飲忽將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杏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落葉未可輕離

余幼即喜靜稍長好涉獵羣籍故架上所度多小說家及考據分類諸書而性善忘非手錄不能記每見異書必百計購覓典衣質器弗惜也或覓之不得則宛轉謀借隨手刊謬其精粹者必摘錄之寒暑不輟法帖反置高閣非不自知拙謬然好久成癖不能革矣辛未入詞館聞有　四庫書藍本貯署之東西庫其未入四庫而僅存目者分藏講讀編檢二廳心豔羨之恨不獲一見乙亥受職後辦理院事適　曹儷笙　秀楚翹二夫子有查書之命遂得偏閱奇書覺滿目琳瑯目不暇給雖紛紜殘蠹不及細覽而無如愛不釋手欲罷不能僅借卷帙之少者貨書傭分寫如詩故禹貢圖註春秋地考地名辨異左傳人名辨異純正蒙求姬侍類偶同姓名錄經籍異同金鑾退食筆記玉唾壺皆是間有友人林雲章代書者如新加九經字樣資暇集禮記稽疑三種此書則余之三伏中揮汗而錄者也原本二卷與驪珠隨錄相類毫無次序余析為二卷暗以類從為便翻閱耳書竣聊記數語以見余之不怠非敢誇多識云
嘉慶乙亥年立秋前一日誌於茶半香初之室
長白福申

掌錄無卷數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繡雲居士撰不著姓名時代其抄書格紙邊頁刊繡雲居字蓋猶其手稿卷首小序之末有私印曰李畧而卷中天台陳剛中一條下有自注亦稱畧少失𠰌恃則李畧所作又上闕有一條云吾邑顧升伯入丁未會塲特落一人名而登所善門生李光元考文秉定陵註畧載萬歷丁未湯賓尹爲同考官有陰蠍申時行子𤥎卷而攺中江西李光元事非顧升伯所記爲誤然可知畧爲萬歷以後人也其書襍抄故實漫無體例多取之於說部亦無異聞其曰掌錄意其取拾遺記蘇秦張儀事也

檢蠹隨筆十卷

〔明〕楊宗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尚修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檢蠹隨筆三十卷》提要

檢蠹隨筆序

國朝著述之富咸推崇
太史楊升菴公而師宗之矣
倭譽閣丹鉛總錄鈎玄摘
隱辨證析援思博洽者資
建安開元之際以及釋老百
家無不漁獵至著述之豈
遂已哉無作者說者謂先
生未固曠世而自非遠竄
夜郎羈棲没齒無以極至

所見聞々論識鉅圖弗備載
而不加參藤間以己意解釋
剖質洵足爲稽古證今之助
而朋習笑丹鉛總錄也已視容
齋隨筆不啻過之因錄以

益能讀父書而上繩祖武者
太史公其有後乎
聖天子主權操之令以御
命而來捐々廉秉正爲所寬恤
々錄前賴有怙恃所不當然此

久稽
僞從之此又不惡戕斯民以爲溝
中瘠引之倘求去異然以爲哉
悟
君心而規模上章十數銜而來

命所請杜門爲聽乃出其平日
所雜記彙而付剞劂氏自命
其名而爲之引不敢顯附乎
昭者蓋以發家學淵源所由云
不佞素以稱事之種董競豹

檢蠹隨筆引

余自展卷以來凡誦讀所睹記事物所考索或朋友所稱說及道路所聽聞悉付毛穎氏紀之不問人之棄取而惟余意是採今古駁雜積成數絹偶以觀之友人王季高季高曰此足稱楮記室矣當授之梓人余不能謝其請然亦以好翻繹者或有資于一二焉若曰提要鈎玄以附于多聞多識則吾豈敢

萬曆乙巳七夕日成都楊宗吾伯相父識

檢蠹隨筆卷一

成都楊慎用脩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閲

天文類

杵臼說

天文有杵臼星臼四星而方杵三星而直宛然春形聖制器天啓之天垂象聖名之一理貫串何後何先 魏子才

天綱

北斗名天綱為天之綱維

玉衡

古詩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補注為冬字乃是秋字後觀禱素賦有云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則知玉衡指孟秋為是

十日並出

養生篇云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十日以喻重明猶易明兩作也後世遂有十日羿彈之語

乘雲氣騎日月

養生篇乘雲氣騎日月○騎日月猶楚詞所謂淩倒景也

織烏

織烏日也往來如織也

婺女織女

婺女星為嫁女織女星為處女

日食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當致日食之實而史不書告之不悟謎之何益天人交棄之矣

女潰星

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名曰女潰星生彭祖 世本

吹雲

陳思王有吹雲賛云吹雲吐潤浮雲翕欝○吹雲字甚新文人罕用也

涔雲

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涔雲雨雲也

颶母楓人

唐子西詩雲黄生颶母雨黒長楓人○楓人即楓樹上寄生名楓人以泥泥之則雨降是也颶母如新虹欲大風即見

時雨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水甘滑不可名潑茶煮藥皆美又二分二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

雷耕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眎田中必有開墾之

迹

赤雪

赤雪者赤眚也○孫甫論赤雪地震疏○赤雪亦異哉○晋朝雜事云大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雨赤雪于京師

滕六巽二

滕六雪神名巽二風神名滕六降雪巽二舞風

五行

正月至四月為歳之朝五月至八月為歳之中九月至十一月十二月為歳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晡時至黄昏爲日之夕

二月爲天門

卯二月萬物冐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説文

行夏之時

孔子曰行夏之時盖夏以寅爲人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爲歳首屬春之孟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爲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

子月即爲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淼之暦數盖一主於太陽之度次也太陽毎日隨天運轉周於地之十二方而爲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爲子時次午爲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爲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爲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毎歳立纏天輪之十二星而爲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躔虚宿之度而立春爲正月逆行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次巳爲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以

爲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虚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於子丑春之月其有以哉

徂龍

徂龍指日也沈約詩馳蓋轉徂龍

客星

客星入杵臼四方兵起天下聚米星經

天有四時

文子云天有四時五行九解謂一月有三十日一時有九十日也春曰九春秋曰九秋夏曰九炎冬曰九寒又曰冬至後有九九八十一日夏至後有九九八十一日俗云數九是也

夏至冬至數九

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水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心打炭墼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檻褴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爬一齊出范公呉人不免用鄉語今人但知冬至數九不知夏至數九也特表出之

蓱翳

蓱翳雨師名一作屏翳今作柄音非

王女投壺

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金電是也

太白

太白入畢口馬馳人走天文

七星

李長吉詩七星貫斷姮娥死七星北斗也貫相連屬也姮娥指月而言其意謂七星不斷姮娥不死猶云太山如礪黄河如帶耳呉西泉以七星爲劍名失其旨矣霏雪錄

劉歆鍾律書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玉井星

天文要集曰玉井星主粥厨

金星膌月

金星將嫯女爭華膌月與嫦娥競爽。王臺集序

五帝座星

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座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

曰汁光紀 春秋

太白行

太白病渴入東井華林長生醉不醒誰言天道玄且幽穹窿块圠如形影投壷生電玉座傍霄奔仍要玉清梁月宮冷落蹲白兎踈踈桂樹倚吳剛

明星

甘氏星經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

檢蠹隨筆卷二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閲

地理類

麗江災異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渰沒

田苗蕩折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時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水鬬

貴州普定衞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閙蛙池相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聲益大居人闢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鬬吾不知其何怪也 樵野記

粉水

皮日休梅詩合傍蕭家粉水開○雍州記蕭何夫人漬粉於房山之水鮮潔異常今冊江是也俗呼粉清江在湖川縣

茗雪二水

茗雪二水名其滙處茗清雪濁了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五嶽

稍得正云泰山如坐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衡山如行恒山如鬬此五岳真形也

太湖名

太湖在蘇州其名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國語曰太湖吳越春秋曰笠澤地志曰洞庭王公濟之以震澤爲號修地志曰震澤編先曾太師覽之謂李文正公曰震澤者洪水未治時名也書既云震澤底定矣謂之定澤亦可也文正深然之退謂人曰石齋公相業於定澤二字見之矣

佛菻國水銀

元延祐間佛菻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没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箔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回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沒人馬既回遠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池水不涸

崇寧年西都僧大內惠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顧元慶

女媧山

覆碑倉頡冢登賦女媧山太行山即女媧山也

上池水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本草謂之半天河

伏咆山

夾江縣之伏咆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黄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清冷淵

北人無擇不受舜之天下自投於清冷淵○清冷之淵在南陽郡西鄂下○南都賦耕父揚光于清冷亦此地也

紫塞長城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故稱紫塞○燕築造陽之郊

秦塹臨洮之險 此長城之始也

交河

交河卽古烏孫國車師王南庭之地非今之交河也

姑射山

逍遙篇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按藐遠也姑射山有三一在平陽一在會稽名姑的此在北海中故名藐姑射

嫁衛

國不足將嫁於衛○按旅行曰嫁蓋方言耳

函谷關

余往來都下屢過新安縣見城東半里許爲函谷關相傳卽老子乘青牛關令尹望紫氣處丁酉歲余以察閱外務至靈寶會司隷公許鑑湖云地理古蹟境內有古函谷關其實在靈寶今在新安者非也靈寶有說經臺卽老子著道德經之所合縣境內無老鴉是其靈異且與陝州接壤州中鴉頗多不入靈寶疆界此亦異事後閱新安志漢武帝

元鼎三年始置新安縣屬弘農郡雍州又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夫曰徙于新安則知古函谷關之在靈寶無疑矣今人但知在新安耳姑表出之

一柱觀

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梁皆拱此柱故云一柱觀

望鄉臺

望鄉臺在成都北隋蜀王秀所築

蒸土

史稱赫連勃勃蒸土築城蒸非甑蒸也春首聚土陽氣蒸之築必堅固 見貢父詩話

彈箏峽

平涼有弦歌山彈箏峽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故名彈箏峽唐詩彈箏峽東有胡塵

長卿山

長卿山在梓橦縣南五里○圖經云唐玄宗幸蜀遥見山上有窟近臣奏此司馬相如讀書之窟勅改爲長卿山○按玉篇注引相如梓橦山賦則相如讀書之梓潼山中益可證矣

午道

戰國策韓守成皐魏塞午道○按午道一縱一横交午之道今俗云十字路是也近見俗本不知午字之義妄改作其道

八藪

魯有大野晋有大陸泰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此八藪也

三會水

中江源從漢州彌牟雒水毗橋合爲一江名三會水今名三渡水

銅盤山

銅盤山在金堂縣西北二十里北接雒縣南連新都山形如盤洛水彌水毗江三水經此山下合中流

白狗黄牛

白樂天詩白狗次黄牛灘如竹節流○白狗峽黄牛峽也

繁陽山

繁陽山在新都杜光亭詩四世三真住繁陽

天洞啼猿

天洞閣啼猿閣在褒斜見顧非熊詩今失其處

施甸

陸游詩亂山落日葭萌驛古渡悲風桔柏津○葭萌今之施甸俗舛而爲店

江南

唐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江南指蜀江之南長安志自蜀望長安爲北蜀爲南也

北海南河

北地有水率名之曰海小而大之也南地有水率名之曰河大而小之也

交趾

以唐交州貢荔枝長安只七驛約八百里乃自南平取涪州達州以入子午谷乃知夔峽一路與交趾近馬援平交趾亦自關中入涪入南平黔中一帶以往

聖止廟

唐垂拱四年十一月少華山側飛土掩谷爲山擁水爲池群峯競起後立聖止廟

三峯

名山記云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高峯峻壘迄於嶺表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有之

三隅山

三隅山益州記云東隅西隅南隅三隅相對山去陵井各一里今在井研

爛柯山

九州要記王質爛柯山在嶲州昆明縣本漢定筰縣地周武帝天和三年定筰鎮唐武德二年於鎮置昆明縣天寶中置昆明軍

射江

射洪有射江故曰射洪字一作紅土人謂江曰紅○按嶺南周憬碑曲江作曲紅是其例證也

內江

涪陵一名內江○杜詩百丈內江船指此

蛾眉磧

蛾眉磧在萬縣磧形如眉多細石斑璘可以遊戲

青山石

青山石在遂寧縣九州要記云此山天下青石無佳于此可為鍾磬

紫陌山

紫陌山在梁泉縣西其山兩頭高如龍形今在鳳縣境

大丙小丙

大丙山小丙山在沔南其山峻峭山衣石髮被於崖際有丙穴嘉魚所出也

修史亭

畫扇峯荊州記云修史亭西一峯迥然西映落日遠而望之全如畫扇

大秦國

大秦國在西海之西其國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

蘇秦墓

蘇秦墓在新安縣西二十里盧院保秦洛人師事鬼谷子後佩六國相印卒葬于此唐張巡詩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國存亡事係君。今日淒凉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余以扞務曾經其地有詩云六國連衡事若何。歸來丸嫂畏金多。只今惟有餘丘壠覆雨翻雲聽鳥歌。

妲己墓

妲己墓在乾州西五里莫谷河西半崖坡內隴山下望秦川如帶極目泯然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

山高水低

人言水最低不知雨從天上下何其高也人言山最高不知海中有山何其低也

浮天載地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孤雲雨角

巴州險峻處謂之孤雲雨角諺云孤雲雨角去天一握

杜宇

杜宇鼈靈二墳在郫

滾湯泉

滾湯泉冷泉在嵩縣百里外名大章地方兩泉並出一山下上有古剎滾泉沸如也冷泉雪如也詢之僧人云寺內經月不舉火每欲飲食懸釜而炊沙頭即熟余丁酉歲以察閱扞務曾目稽焉而水流寒熱既濟灌稻田數百畝亦異產也

寄徑

戰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云
假涂俗云借路是也 東周

棧道

史記蔡澤謂范睢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几席謀不
出廟廊坐制諸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據此則棧
道之始由于范睢也

地乳

河圖云岐山在昆崙東南爲地乳

海有五德

海有五德謂澄清不受尸多出奇妙實受大雨不
溢風日不能竭淵深難可測

五谿

五谿者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也

鴻山關

唐縣有鴻山關昔項羽于此見群鴈曰我當南面
射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其終不能濟

吳城

闔閭築吳城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
八卦吳都賦重城結隅通門二八劉禹錫詩二八
城門通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

鼉磯島

蓬萊縣鼉磯島與沙門島相連紫翠巉絶出沒濤
中眞神仙所宅上生石芝草木奇絶多不識名又
多美石見東坡北海十二石記産金星雪浪硯

地網

地網在秦州吳玠所開平地縱横鑿爲渠每渠闊

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網金兵始不敢犯

三條四列

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導岍爲陰列西
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罌浮渡

罌浮渡在朝邑縣○韓信木罌渡河

草涼

唐明皇幸蜀至棧道中苦熱乃命結草爲樓以避
暑至今地名草涼驛

光石

放光石出蜀之峩眉山大如指長寸許色白如玉觚稜如削每窓牖孔隙受日光處照之則五色光彩互照一室煥然炫目盖亦名山精靈之所結也

繒綾

山不平貌○王文考賦嶵繒綾以龍鱗言山文如錦也

檢蠹隨筆卷三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地理類

星橋

李膺益州記云星橋上應七星一曰長星二曰員星三曰機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曲星皆在蜀中

紫陌橋

紫陌橋在鄴都魏武帝造浮橋跨漳水接紫陌號紫陌橋橋下有天井堰十二墱魏賦云墱流十一同流異口唐人鄴都引隱隱都城紫陌開迢迢分野黄星見

相山碑

相山碑銘云巍巍相山盤紆穹崇上應房心與天宵冲興雲播雨稼穡以豐在泗水

上霤田

樂府詩有上霤田莫知其義○中華古今注作霤

田注曰上霤地名盖如戰國策成皐石霤之地同義

英石贊

英石出廣東英德縣峯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

撒寶砦

地志秦始皇慕廣成子遊幸至撒寶砦下在崆峒山

乘軒里

乘軒里○洛陽里名蘇秦所居

銀江

杜詩銀海鴈飛沉銀海亦曰銀江秦始皇陵以水銀爲江海

龍角

史苓武昌記云武昌有龍山欲雨則其上有聲如吹角桓玄製龍角其推本而爲之乎

石樓神鉦

郡國志洞庭山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有聲所謂神鉦也晉孝武帝樂章云神鉦一震九域同來

漫生盐

夏月盐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盐

井火冢火

臨邛井火煑盐水一斛得四五斗盐家火煑之不過二三斗盐耳

蜀語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宋景文筆記

干斧

干斧渡名漁父渡子胥處

孔子問津處

栝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葉縣西南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

查山

查山在灌縣五里上有古槎○查古槎字同

繩橋

繩橋在灌縣一名珠浦橋造橋之法先立兩木於水中爲橋柱架梁於上以竹爲絙乃密布竹絙於梁係於兩岸或以大竹落盛石繫絙於上又以竹絙布於繩夾岸以木爲機絙緩則轉機收之此橋之制也智猛法師所謂氷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爲橋乗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是也又有度索尋橦之橋大江水峻亟如箭兩山之脇繫索爲橋中刳木爲橦栓繫行人于上以手自緣索到彼岸則旁有人爲觧其系尤爲危險自灌縣至茂威皆有之陸游詩度索臨千仞梯山躡半空

相如坪 坪音病

相如坪在南充縣相如之別業也○其宅今爲縣治○寰宇記

天池

天池在安居縣之崇龕鎮陳希夷所生之地也鐵山棗崇龕梨天池藕皆希夷所種

石照

石照又名石鏡在合州涪江之岸上有字刻云此石出時兵甲息黎庶歸六氣調五種熟大唐大曆十三年三月三日刺史兼侍御史王珽記

鵝溪

鵝溪在鹽亭縣其地產畫絹

高都山

高都山在梁山縣北山中民以種薑爲業有古驛路乃天寶貢荔枝之路也

龜山鶴水鐵匱鑑湖

地有龜山鶴水之奇境有鐵匱鑑湖之勝 涪州圖經序

深渡驛

王全斌以蜀斷筏議取羅川路康延澤謂羅川路險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大軍由羅川深渡○深渡驛名唐張說有深渡驛詩一首○深渡今之問津

石橋楢溪

淩石橋之莓苔越楢溪之紆縈○注石橋楢溪地名

鹽綠

龜茲國出盐綠雌黄○盐綠即青盐

琉璃城

唐李德裕築琉璃城於漢源在今黎州

新婦峴

新婦峴在新都縣北七里元和郡國志

竹笪橋

竹笪橋笪俗作担非

思明府土產

思明府土產有錦地羅金汗木寒住藥皆不知爲

何物也

不灰木生火石

開山圖云徐無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徐無山在順天府玉田縣生火石即然石也○今北京市賣火石大者如鷄卵以向太陽照之少頃熱如火以紙近之輒然余所親驗者

帝臺漿

山海經翼望山東南五十里有高前山上有池寒而清乃帝臺之漿也飲之愈心疾今在内鄉縣

三鴉路

三鴉路在南陽光武失路得鴉引于馬前故名三鴉路○可對五鹿沙

偏道

唐貞元初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内鄉開新道七百餘道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道

蘭芎

蘭芎山名葛洪常隱此在上虞

星牖穴

郥縣寶盖山有穴名星牖

山囊海匱

囊山帶江唐史言岳州形勝○山囊可對海匱

入蜀二路

宋中興四朝志云房既得和尚原或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或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是入蜀又有此二路在劍門之外

榰橋彭道

太平廣記榰橋彭道○榰建也彭除也

圃澤東里

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東里皆鄭地可對山東出相山西出将

玉河

玉河在于闐國一曰白玉河二曰綠玉河三曰烏玉河其源雖一隨地而變色五六月間水暴至則玉隨流而下水退乃取之謂之撈玉

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

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與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也○元和志曰河陽浮橋架黄河爲之以船爲脚竹𥯨亙之○可見黄河甞有橋矣詩人稱河橋指此

玉膏

龜兹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餻餬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皆更生癘人服之皆愈○疑即山海經之玉膏也

襄陽形勝

趙鼎言襄陽左視川陜右視湖湘下瞰京洛真帝王之宅

白虎黄龍

古文苑云白虎之俗難安黄龍之盟不定○皆巴蜀邊夷事○嚴白虎賊名○黄龍盟見後漢西南夷志夷與漢人盟曰漢犯夷罰黄龍一雙夷犯漢罰清酒一鍾

沉釀川

漢鄭弘從宦入京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水中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其地爲沉釀川博物志今本無

瑯璫驛

瑯璫驛因明皇聞鈴事命名也

鬼築城

宋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境○始康今蜀新都有此城在十里外名鬼築城

鈎陳壘

河南有鈎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

紫陌浮橋

石勒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唐詩紫陌字本此

册花嶺

沽水出禦夷鎮西册花嶺下○卽今黄花鎮在古北口册花山册花也

畝畞

壟上曰畞壟中曰畝

松栢塞

松栢塞卽函谷關○道形如函

棧閣

穴山架木而行曰棧閣棧如馬棧閣如樓閣

雷翥海

雷翥海卽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靳之東東南連交州海

打鼻

彭山縣有地名打鼻周鼎淪於此見其鼻

帝帝河

帝帝河卽伊利河南庭北庭分界之處○可對娘娘嶺

虎丘

褚彦回云見凡人所稱山川常過其實及見虎丘則過其所聞

諸葛初踪

磨山在南陽之西萬曆十八年間有土人湯姓者因雨洗開獲一洞如室中可容十餘人四面皆石

上鐫諸葛初跡四字有石臺臺上有碟數器兵書一冊書太守李實軒索去王季高爲余談甚悉李諱芳山東人王上海人

溫泉

秦始皇初與神女而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洗滌後人以爲驗今華清宮溫泉是也

東虒

交南地名虒與施同

潘吾
潘吾山名韓非子云趙主父使匠人施鉤梯刻巨人跡於潘吾勒其上曰主父嘗遊于此
南乇
南乇地名孔子宿南乇見明日遂行注
香醉山
香醉山佛經博迦所居之地○山谷詩香醉山中萬木陰

申庚溝
申庚溝在淯水可對子午谷
梅社
梅社在宋國北以梅樹爲社也
五茸
五茸吳中地名○三泖涼波魚蘂動五茸春草雉媒驕
淯盤
淯盤水名宓妃所浴處○楚
武當山

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空青岡
空青岡在衡山有天津玉池
不勾
不勾山名旱魃所居
嶷嶷嶽嶽
嶷嶷嶽嶽二山名在交趾海中○古詩嶷嶷嶽嶽山萬頭是也
鴈汊
鴈汊在池州卽長風沙也○太白注

山湧地裂
陜西臨洮府狄道縣萬曆己亥年八月十八日城東地名毛家坡官路北高山二百餘丈午時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溝人往聽之下有簫鼓之聲山南舊有居民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座高二十餘丈地方撫按交章奏聞
朱或可談
鸕鷀堰鵁鶄洲此的對也

赤珪碧珪

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勾絲挿繭

灰界勾絲地雲乗挿繭天○演和尚詠巴州詩勾絲挿繭皆巴俗也

虎頭狼尾

虎頭岩山名在漢中馬道驛○可對 狼尾灘夷陵灘名

黒虎白豹

白豹城○見通鑑可對 黒虎岩岩在武當

虎牢

虎牢地名在鄭穆王圈虎於此得名今河南成皐縣

匡

匡在長垣縣子畏於匡卽此地也○潁川新汲縣亦名匡非子畏之匡也

南陵北陵

南陵北陵俱在崤○崤澠池縣西北道在二谷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魏武帝西伐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正義曰俗名土殽石殽其後轉爲石濠今曰乾濠杜子美有石壕吏詩

三燕

析津爲北燕遼析津府今北京 胙城爲南燕昌平爲東燕

東昏

開封蘭陽縣始皇東巡至此昏霧不能進故稱東昏王莽改爲東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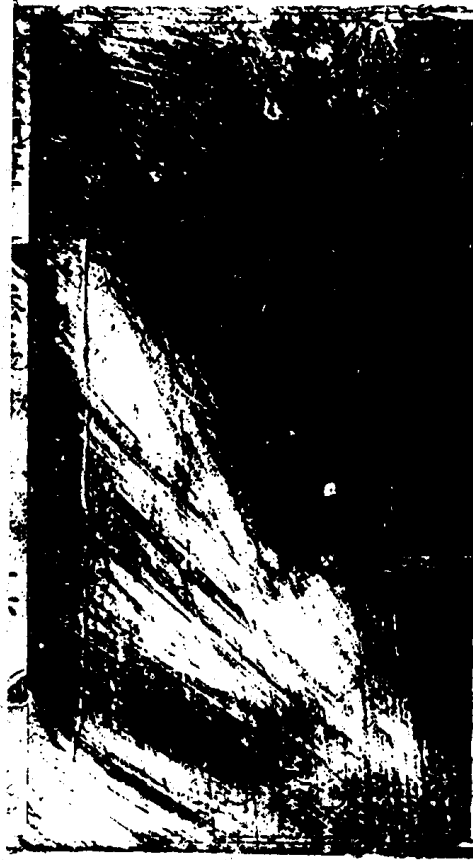
金沙泉

張君房脞說云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泉處沙中常無水湖常二郡守至于境會亭具犧牲拜敕祭泉其夕清溢及造茶畢水卽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卽涸守或還旆稽晚卽有風雷之變云○泉之神如此

三造里

秦宓宅漢之名儒蜀先守夏侯纂三謁不見因名其里爲三造里

北隰

北隰見三國志注亦可作號

檢蠹隨筆卷四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帝后類

象棊詩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内侍象奕因命曾子棨先生應制詩云兩君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强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御製瀟湘詩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有如此尊文錄

彭印山神童

彭印山神童寓京歸
上御奉天門觀燈召彭對句云燈明月明大明一
統彭云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任福

京城正月上元諸人皆登樓買酒挾妓喧譁樓有
內外兩廳
太祖出遊亦買酒在樓外寥寥獨酌任福登樓跪
伏

上搖手令勿言既問爲誰福曰某國子監生四川
重慶府巴縣人
上出聯云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福云一人
是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上悅次日除浙江布政使

太祖幸寺

太祖幸多寶寺見幡幢盡書多寶如來佛號
聖制一聯云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翰林學
士江懷素對曰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
太祖嘆曰善陞學士吏部尚書以彰其才

豫章

豫章士人兄弟同入太學夜夢人語曰七竅比干
心如是者數次翌日言夢兄弟不殊時五日競渡
諸生皆出觀惟二生讀書不出
太祖微行至號舍見諸舍一空而二生讀書不輟
甚喜指案上藕命之對曰一彎西子臂二生齊應
聲曰七竅比干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並授御史

劉三吾

劉三吾侍
太祖微行入市小飲有核俱無
上出聯云小村店三盃五酌無有東西店主對曰
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召至欲官
之店主辭不受盖元末不願仕者自斷其指店主
斷指人也

錢福

弘治三年會元錢福狀元及第

上遂爲句曰春闈得士狀元元是會元詞臣應制曰曉殿遷官少保保爲太保十月頒曆
上爲句曰鳳曆初頒春意遠孚於四海詞臣應制曰麟經繼作聖心遠契於百王

衛靈公

仲宜問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此之甚也見賢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余謂此說太謬焉有國君與妻浴而令臣下見乎雖倡家不至是也○近閱四明沈相公莊子通云此二事非一時事舊解失之可破千古之疑矣○則陽篇

漢武帝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耶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

宋太祖太宗

宋太祖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世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銀課宜減三分

宋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出銅廾定州出銀廾請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廾字或書作卝蓋篆文丱字今俗書從石從廣非也）

逆藩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

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又作早行詩有曰欲買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其悖逆之氣已露萌芽妻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不聽後宸濠兵敗成擒群小皆鼠竄獨妻妃投水死之宸濠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輒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又作詩曰池臺春色知何在紫燕黃鸝各自飛噫凶德叅會自底滅亡何悔恨之晚耶

隋文帝魂誅楊素

楊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 迷樓記

金雞放赦

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雞星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雞放赦

漢順帝

阮嗣宗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鳴鳥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聲命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此豈不樂哉此以悲爲樂者也○晉書樂志楚王升輕軒于彭蠡漢順聽鳴鳥于樊衢本此

長夜之飲

紂爲長夜之飲懽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韓非子

正寢燕寢

周禮云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夫人以下分居焉光武知此制矣

玉雞銜珠

昭靈后名含始遊于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吞此者王含吞之生漢祖劉季 出帝王世紀

尺一

尺一天子詔也坡詩尺一東來喚我歸今人以書爲尺一

宋太祖宋徽宗詩讖

宋太祖微時詠月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 見後山詩話 又宋徽宗初有詩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海宇玉乾坤後有金人之變金世界不其讖乎 見通鑑

世廟

上一日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 見西苑 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

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

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於天乃的對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

上曰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卽有復

召夏閣老言之

旨

坑儒

衛宏古文奇字序曰秦改古文以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

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冬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

公主

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 漢書

金主垂意文士

金主泰和丙戌春試進士躬出日合天統爲賦題試間進士楊奐聞殿檽間異香俄有紫衣人出問奐題之難易及其姓名年齒旣退喧傳適駕至蓋紫衣者卽金主也奐旣及第以詩紀其事曰月澹長楊曉色淸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出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鑪縹渺翠煙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虜主亦垂意文事如此

天后任人

唐明皇問天后時任人如何李白曰如小兒市瓜揀其肥大者

王莽爵人

王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縶之憂愁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安其身則是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以爲辱矣 徐幹中論

牖里玉門

戰國策文王拘于牖里武王羈于玉門 玉門未見所出

嫚秦

古語悠悠嫚秦上天不寧○按嫚秦猶戰國策稱

强秦暴秦漢書稱無道秦也

藏巳獨斷

藏巳獨斷○謂深居不見群臣也 論衡

那庚

中宗獵鳶䴕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那庚未詳或是梵語也

孝和謡

唐咸亨巳後人皆謡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閒捋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出朝野僉載

銀槽

魏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駿馬十餘疋皆以銀爲槽囪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珮謂人曰不帺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三代皇戚

獨孤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后至唐亦爲外戚三代結姻皇家自古未之有也

淇溪洹溪

紂爲天子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 災異○文獻通考失引此一條

吳蜀

先主所恃者惟關張之鬭將耳自得孔明始於基枰之一隅旋成活計惜乎得孔明之晩也欲與吳爲援者孔明之正也玄德既背借荆之德復懷吞吳之志先主殂而孔明始得行其志抑又晩矣夫孫權以妹妻先主又以荆州借之非惟孔明欲與吳援吳亦欲與蜀爲援也惟周瑜有吞蜀之志君臣異趣瑜死先主殂吳蜀方合而孔明卒矣天也

○此段見山堂考索議論極是

鬼兵

姚萇登位八年苻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其陰出血一石

宋高宗

宋高宗字君虎見高宗親筆有此圖記

岩郎

唐德宗小名岊郎

勞心勞力

後魏高祖子名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劭帝謂光曰朕子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光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以鳥名官

元魏以鳥名官郵亭長號曰鷺言延望如鷺也巡夜逴吏者曰鵂鶹言鵂鶹夜能撮蚤也其衣亦飾以鵂鶹之羽○梟鴨亦魏主置官名

留心經術

孝宗初臨御萬機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官奏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甚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駁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令入官除密院編修

呼萬歲

呼萬歲始于宋王偃

方中

百姓苦役方中○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曰方上謂覆坑方石上○抑文以方中對斥上

詐言皇子

魏胡太后以女詐言爲皇子其後立爲太子

煬帝

隋煬帝每巡幸以陳後主沈后自隨幸之於宮亦已甚矣又行幸隨輦辱之又甚矣其後蕭后爲宇文化及所妻又爲突厥閼氏天之報施如此唐太宗於其卒合葬於煬帝雷塘九原有知何面見煬帝也

雉奴狐媚

高宗小字雉奴可對武后狐媚

武后

史以武后爲哲婦先公謂二字不足以盡之聲如鴟梟心如蛇蝎淫如狗彘暴如狼虎

高洋有人君之度

裴謂之上書極諫高洋洋曰我且不殺你尔焉得名又笑趙道德曰天下有如此痴人乃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釋之

晉文公

晉文公反國至河舅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韓非子

太公金匱

太公金匱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氷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故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漢武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凉殿夢夫人遺帝蘅蕪之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帝因製曲名遺芳夢又賦落葉哀蟬曲

唐太宗朝

唐太宗朝将相固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思

邈陰陽有李淳風相法有袁天綱後世不及也 鳴道集

五始之文

春秋緯曰黄帝坐于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中有五始之文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東宮

太子常處東宮者四時春爲東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太子在東也又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春秋

檢蠹隨筆卷五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閲

身體類

睡訣

花竹幽窓午漏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相見不覔仙方覔睡方此宋無名氏詩也然則睡亦有方乎遺教經云煩惱毒蛇在汝心睡蛇旣出乃可安眠千金方有先睡心後睡眼之語

天馬仙源

手爲天馬鼻爲仙源 真誥

船礴

船礴謂箕踞也又曰箕坐

嗄

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嗄

幽憂

我有幽憂之病○幽憂猶今言暗疾也 莊

眼黑

眼黑猶言貪墨也

槁項黄馘

槁項黄馘○言其老也黄馘髮黄而被耳也槁項瘦而無肉也 莊

蒼華

蒼華髮神名白樂天和祝蒼華詩末云蒼華何用祝苦辭亦休吐

粉犀

人氣粉犀以犀寸許置人懷之候熱搗之如粉

梔臂

和凝詩玉腕重嫓金梔臂○梔臂今之鐲頭也又古樂府何以致拳拳約臂雙金鐶又晧腕約金鐶康伯可詞臂銷不奈黄金約

重研

百舍重研而不敢息 研音繭足生厚皮也

六根

六根眼如蒲桃朶耳如新捲荷鼻如雙垂爪舌如初偃月身如腰鼓顙

銜枚規瑱

舌銜枚漢書 耳規瑱國語○皆喻不言

治癭

以錫或鉛入水甕底能消癭○一說川塩川茶亦能消癭驗之信然

簪短帶長

簪短帶長○簪短髮不梳也帶長身瘦也

口方舌圓

口方舌圓○佛經云舌頭無骨言語貴圓也

額頰

額頰音料弔人長之貌

聖賢異相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項駢骭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武王駢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皐陶鳥喙

丈人

人形以一丈爲正人壽以百歲爲正故謂男子曰丈夫稱公嫗曰丈人

重瞳駢肩

虞舜重瞳顏回重瞳項羽重瞳王莽重瞳○晉文駢肩張儀駢肩

瓠犀微齞

茶山梅子詩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齞遠山顰○齞初去聲齒怯也

舌澁

南史劉義宣生而舌澁舌澁口吃也

鑷白

白須髮鑷去消蠟點孔中卽生黑者又云胡粉石灰以水和之塗髭鬢不白

人形象天

姚信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顧前多臨胷而項不能覆背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

檢蠹隨筆卷六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冠履類

繡領

傅玄詩顧繡領兮含暉梁簡文帝詩忌跌行衫領梁張率詩方領備蟲彩曲裙雜鴛鴦古者婦女之衫領多繡作蟲蟆之形教坊優人戲衣謂之紫花領蓋古之遺制

葛衣之始

韓非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世知之矣採葛以爲衣所未聞也

下宮

田需對齊王曰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下宮後宮也糅羅紈素也下宮字亦新奇

國策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按注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鵔鸃注曰私紕未詳一讀犀毗○毗者臍也犀牛皮堅而有文其色光潤西域人割取以爲腰帶之飾曹操以犀毗一事與人是也

華冠紕履

原憲華冠紕履○華冠以木皮爲冠紕履履不著跟也卽今靸鞋是也

白帽

古人首服多用白如皮弁白接䍦白綸巾白𢄼巾之類但以粗細爲吉凶之别耳霏雪錄云白帽隱者之服管寧不應州縣之辟故常着白帽老杜亦云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南史和帝紀百姓皆着高屋白紗帽再考杜少陵集因嚴中丞枉駕詩云皁帽應兼似管寧夫曰皁帽則又似有色非白帽矣且與前常念着白帽之句自相矛盾或者白字誤爲皁耶○今齊魯間人尚以葛苧爲帽亦白帽之遺意也

資章甫

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資字奇甚謂販貨也（逍遥篇）

象紗

象紗今之斜文是也

鬧裝帶

先太史公集謂鬧裝帶起於唐時引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近見樂天詩集一本作親王轡鬧裝○又薛田詩九包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韉韉馬飾也是則轡亦有之矣

袈裟

袈裟三色青色者銅青染黑色者雜泥染木蘭色者樹皮染也（敎乘法數）

一撒素積

博雅㯶裰謂之襬今之一撒也又作一裰○素積今之細褶布衫見俞玉吾腐談素積出荀子

狗冠犹服

狗著進賢冠○（漢靈帝事）○東觀漢記靈帝寵用便僻子弟賣關內侯直五百萬彊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犹衣元聖服莊子取猨犹而衣以周公之服

九璧錦

成都有九璧村出美錦

襪

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靿

霓裳羽衣

霓裳五色紅綠黃相間唐人謂之五色暈裙今彰德府虎班絹其遺制也羽衣以鳥之翠毛飾袖口

貂蟬

漢侍中皆戴貂蟬冠貂取其溫蟬取清潔也

檢蠹隨筆卷七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人物類

將相事業

裴度科舉鑄劍戟爲農器賦云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城中盡歸力稼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後平淮西入相天子以致太平已見于此文矣宋范仲淹試金在鎔賦云分別研磋願爲藻鑑削平僭亂請就干將異日出將入相以成大業亦先兆此時二事相類

口脂面藥

令狐綯謝口脂紫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雪花之狀職當喉舌匪效曾國之三緘任在燮調請獻謝莊之六出○令狐綯令狐楚子

湛元明

湛元明作京闈武舉錄序曰文經天武緯地文出神武没鬼上二句可也下句神出鬼没是何言與京師滑稽者戲其所取士曰爾輩一榜皆鬼也其年武進士多死者亦不祥哉元明爲白沙門生講學京師人爲之語曰前門講道學後門賣真珠歸廣州欲强占士人宅一日來視其士人凡門戶皆帖隨處體認天理六大字元明見之內愧不果買又與方西樵爭娶一寡婦得財數千兩噫今之所謂道學乃如是乎

阮籍

阮籍謂士之處今世如蝨處褌中○嗚呼籍附司

馬昭乃蝨之尤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儉得志籍尚有餘命哉

東坡三養

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霍渭先評蔡京

霍渭先家訓曰蔡京位宰臣上稱之曰公相蔡攸執政上稱曰相公同在宮中秘晏上戲之曰相公公相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幸京宅京表謝曰主婦獻壽請酧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時以爲榮曾幾何時父子祖孫分散死亡家宅荒蕪䰟骨無歸作姦臣何益也

蘇武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凛然固不可及矣然娶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周苦之者無所不至娶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廷豈不辱哉坡謂色慾之心雖武不能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汙其清風大節耶 日新要錄

傅玄

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于是貴近懾服臺閣生風

古今人改名

歷考古人無改名惟有弑君者三人楚公子圍弑君而改名熊虔吳公子光弑君而改名闔廬楚公子棄疾弑君而改名熊居

刑子才

北齊以犯大辟奴婢百口及貲與辛術二三辭不受刑子才遺之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鮑焦

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採蔬而食子貢見之謂曰何爲不仕食祿曰無可仕者子貢曰汙時君不食其祿惡其政不踐其土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遠也焦遂棄其蔬而餓死

謝靈運

謝靈運有云天下才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餘得

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

范純仁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張子韶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洎處不幸之列可悲也已

生員奇對

雪消獅子瘦月滿兔兒肥 一文宗出一生員對者

林環

狀元林環赴試試官出聯云尚書二典三謨臣謨君典林云大學一經十傳賢傳聖經至夕各給燭一仍出聯云一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林云三幅文成驚破試官之膽

傅咸

傅咸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十八學士

唐太宗初封為秦王時開館延賢人得十八人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本此

陳后山

陳后山追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潘氏以為却衣凍死是陳三之細事夫身者親之遺也子全而歸之孝之終也故曰死生亦大矣孰謂凍死而為事之細耶夫挺之人品固可鄙而其衣固可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綈袍

可假之禦寒耶易曰苦節貞凶后山之謂也

先文忠公作對

先曾大父文忠公三齡時提學高祖命對曰小子名斗以夢北斗而生斗對曰孔聖諱丘由父禱丘而降丘

文人之短

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敗德美新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

物以終此文人之短也

正楊

先太史公博極群書著作百數十種國朝以來宇內無兩即如近代王元美先生謂先公才情蓋代未嘗少有掎駁山獨不滿于一汝南陳晦伯故有正楊一書云其山引舛正無非皆洗垢索瘢余不暇條辨枚列姑舉其横逆不通者一二於左以告大方之家云

先太史異魚圖賛云鯤本魚子細如蟣茸莊周寓

言鯤化爲鵬譬彼詩頌雅有桃蟲千古言詮誰發其矇注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萬里此寓言也按内則卵醬卵音鯤國語曰無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皆不得其言詮雖郭象之沉思亦誤況司馬彪輩乎

陳晦伯正楊云晏子春秋載橘枳狗門之說史滑稽傳紀叔敖葬馬之詞以云滑稽開端豈周在楚莊齊景前耶

宗吾按滑稽二字其來古矣非因滑稽傳而始有也先公言莊周滑稽蓋以周放達詼諧開端謂鯤化爲鵬在逍遥篇首故云滑稽開端耳今晦伯拘定滑稽傳謂周豈在楚莊齊景前則膠固不通古今矣

先太史公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

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乃影傳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

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陳晦伯正楊云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傳耶

王元美云楊陳之證西施各有所出難以臆斷

弟陳引吳地記云大有可笑夫蠡必不爲此事語兒者就李也陳之駁楊可謂夢中說夢矣

宗吾按先公之引證詳矣陳晦伯所云裨官小說不足憑信勾踐棲于會稽夫差雄據姑蘇相去十餘舍不過五百里而遥豈有在路潛通三年生一子始達于吳之理道路傳聞蠡豈不懼况吳王讎雄之主必不爲蠡所愚即使吳出于不知不覺而納之焉有臥薪嘗膽之越王遣一親蠡五百里之內三年始得報命乎縱不畏吳豈不畏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元美云語兒本就李也此乃溪名一名語兒中涇在吳越時爲吳栖兵之地今俗訛爲女兒溪彼不觀統志乃謂先公逸篇爲影傳何耶昔二程先生有云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于當而已矣若晦伯者其學之不正而言之不當者乎

先太史公云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

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榦也五代書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爲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陳晦伯正楊云罔人可耳乃云欺天豈天亦讀書耶如此之類令人絶倒余一日舉此以閉汝南閎汝用汝用曰無傷也有非國語者有非非國語者有反離騷者有反反離騷者有正楊者

又有正正楊者矣相與大噱非國語乃柳子厚非非國語虞槃元末人

趙綽

趙綽爲大理文帝妄殺人綽諫之不聽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回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綽跪復前曰會有涼時

龍頭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余謂華歆手刃毋后伏氏狗彘不如安得稱爲龍頭乎

二玄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爲南北二玄

徐履

徐履省元秦檜欲以女妻之及廷對乃佯狂不答一字

薛元都

薛元都單騎斬曹爽人以比之關某刺顏良○此乃南宋曹爽非魏曹爽也

奚康生

東魏奚康生彎弓十石祈雨不應鞭石季龍像取西門豹舌

扁鵲

扁鵲河南府盧氏縣人姓秦名越人故名盧醫徧鵲封神應王

作者七人

孔子曰作者七人今列于後○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一說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檢蠹隨筆卷八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人物類

曹操

初操為司馬建公所荐及為王召建公至鄴謂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對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魏紀

介之推

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龍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遂隱不見○故世言龍蛇之章嘆恩之薄也

呂與叔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

羅含

羅含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人以為德行之

竹軒

譚用之送友人歸青社詩十云莫學袁生老竹軒○又文選應據書云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止清淡而已

滕王○王安石

先太史公曰滕王貪淫之人杜公稱之遂得末減王安石亂政朱文公稱之遂薄其惡聲

天隱注

天隱注云唐詩人之達者惟高適而已先太史謂唐詩人之達者李嶠李百藥蘇頲張說武元衡權德輿豈獨高適乎

劉滄許渾

先太史云劉滄與許渾同時而詩過渾遠甚劉滄脫洒許渾黏帶觀長洲懷古一首勝許渾百倍

塞翁

塞上翁姓李[illegible]八北叟即塞上翁也

縣官

漢之時稱天子爲縣官○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管子

蝸牛廬

焦先楊沛並作小廬形如蝸牛殼故曰蝸牛廬隱居自放之意焦先魏人

半面之識

漢應奉善識人一見輒不忘常訪友人不遇其家有造車匠自門出半面窺之奉後於路識而呼焉

章子之母

章子之母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此事不見於孟子及他書而僅見於國策特表出之

煮白石

韋蘇州云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烏中曾參

獸中有汲黯烏中有曾參○烏中曾參見白樂天

檢蠹隨筆 卷八

慈烏夜啼詩獸中汲黯未見出處

末品幽人

緯蕭末品拾艾幽人言貧賤也

太守

戰國策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按太守之名始此

期門郎

漢職官名期門郎即今之錦衣也

孔奮

漢孔奮爲姑臧長清儉自持人或譏之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言地腴而已瘠也

薛宣

漢薛宣爲臨淮太守民有持縑者出遇雨因以自蔽有一人後至求分蔽其半既別遂爭之聞于宣宣命斷爲二而分之因罪求分者駱賓王詩爭縑非易辨

六卿

世傳光祿爲飽卿衛尉爲餧卿鴻臚爲睡卿司農

爲走卿宗正爲冷卿暖卿謂其管儀鸞供帳之內冷卿謂其管玉牒所謂玉牒宗室世譜也

李刑

皐陶爲李李者理也刑官也漢書曰黃帝理法

同姓之婚

同姓之婚夷狄之俗也而韓忠獻之長女適韓忠憲億見于墓碑非誣也二公皆名臣而婚姻之際不辨姓如此吁可慨也又何怪於蠻夷之人乎

李密答王商

密答益州治中王商曰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户時翱翔于深林與沮溺等儔聽玄猿之悲鳴察鶴鳴于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判花詩草

劉後村詩判花人共羨詩字世爭傳 國初有士謁縣令正值歲除請寫春帖乃書云煙雲動色呈詩草桃李先春入判花令大喜厚遇之蕭藻伯事

錢癖

和嶠有錢癖○吝澁也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又嶺南楊雉窠老翁年二百餘

王安石

王安石新法毒流寰宇晚歸鍾山乃買魚放生與

梁武窮兵嗜殺而以麪爲犧生何異羅鶴林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邵子說

邵子云希夷說持身之術云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

李陵

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以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爲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殺

之而自謂黃帝之後魏收作史乃從而實之以欺後世

菰蘆中偉人

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

雌黃塗堂

英雲白雪雄律鳴春畫戟淸香雌堂麗曉 賀太守正旦蓋太守以雌黃塗堂也

左生

文翁弟子左生遂寧董朗字玄明 蜀志○左生如今東齋生員

時謠

韓朝爲王蜀僞相狗私鬻官時有謠云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涪壁侍郎不惜

古人所好

葉公之好龍支遁之好馬衛懿公之好鶴王右軍之好鵝 杜季楊雲林石譜序

張允

張允爲吏部侍郎家貲鉅萬而性吝常自係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

東省西臺

張震字東甫號鑑軒遂寧人爲諫官宋孝宗稱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時有語云張震去而東省空王十朋去而西臺空

執獸子

漢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執獸子獸子褻器也魏晉茂調蘇則曰仕官不止執獸子○虎子曾見不

曾見獸子也 初學記

呂溱

呂溱江都人嘗賦鵬詩云九霄離海嶠一旦到天池仁宗見之曰此當作狀元後果然

趙與夐

南康名宦有趙與夐夐字當考

六部侍郎

六部侍郎不與政諺曰在朝阿兩阿在部拖兩拖

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亦猶稱元凱爲
二八

麋角鴿羽

崔諶求麋角鴿羽於李繪繪答書云鴿有六翮飛
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體疎懶手足
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神門

宋世良爲東郡太守獄內稽生每日衙門虛寂謂
之神門

鈞陳

孫騰任關下妻招處鈞陳 辟孝通

冷語諷諫

煬帝大業十二年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
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

白芀子弟

文彥博論討盧夷只是本處白芀子弟白芀子弟
不知何解 芀草葦也

王著

王著成都人其先右軍之後善攻書筆跡甚媚太
宗效諸家字體洞臻精妙以示著著曰未盡善也
再問如故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
及也智永千文一半著所補也

晁迥義命

晁迥字明遠謚文元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
有以術命問之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
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子由著書

蘇子由著詩傳春秋傳今不傳

劉安世異人

劉安世字器之元祐全人金人伐其墓貌如生歎
曰異人也盖棺而去

立地書廚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號立地書廚

南園記

韓侂胄屬楊萬里作南園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

可棄記不可作也

子胥兵法

伍子胥兵法首云天無陰陽地無險易人無勇怯主有道德國有富强将有智謀此數言者孫吳不及也

錢神錢愚

魯褒錢神論王綜錢愚論

梅磵蠖居

胡三省號也

三臺

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侍御史侍書御史尚書曰三臺

飛豹

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

古人破敵

羊祜輕裘緩帶諸葛綸巾羽扇謝艾軺車白幍以破大敵

善射

賈堅善弢弢牛拂其脊毛養由基弢蜻蜓拂其左翼

龍頭蛇尾

任肇諫楊執曰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

王凝之

王凝之爲會稽内史孫恩兵至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曰我已借鬼兵數萬矣恩陷會稽執凝之殺之凝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冦至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凝之右軍不肖子也

杜黄裳

潘孟楊毋問末坐少年何人曰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陳后詩云絳帳未經親宋毋綠衣猶記識黄裳

張亮

司農卿張亮素怯懦敵至踞胡床直視不言将士見之更以爲勇乃勒兵鳴鼓擊高麗破之○余謂張亮直視不言彼時必破膽癡㾦矣近年一客自

邊塞來謂余言一兵備聞達虜至遂閉門堅壁不出後以虜逼近將吏强之扶掖往視彼蒙以眼罩方敢登城余曰如此兵備可謂目中無虜矣客乃失笑唾紙

李迥秀

李迥秀身居臺閣乃奉武后命爲張易之母臧氏私夫夜宿張氏晨入鸞臺其人又褚彦回之不若也史猶以出妻叱媵婢爲孝替之大節已虧小善奚贖

翰林之始

翰林之名始于天寶十三載

敲氷掃雪

王休敲氷煑茗陶穀掃雪烹茶王休逸人其事相類

陳嬰韓信

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豈其薄帝而不帝知帝王不可以力爭也

孫萬拜

孫浚上賈似道書稱浚萬拜號爲孫萬拜

太守事

金龜結紐銅虎分符○又金魚虎竹亦皆太守事

邵陵王陶弘景碑

平章風月組織煙霞○又云披老批風抹月陶公組織煙霞

莊子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姓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不可論也夫象見死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太平御覽

陶侃

陶侃嘗語之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傅游說夢

傅游執夢蚤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下獄死

○史戒人說夢

瞽叟

瞽叟拌五絃之瑟爲十五絃瑟事見呂氏春秋[illegible]

書不載也此瞽叟當別爲一人非舜父也

檢蠹隨筆卷九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閱

人物類

楊彦瞻

宋楊彦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劉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将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

星星字字

程篁墩舉神童至京有試之者曰星星二字何對蓋二十八宿首曰角星亢星至柳星二宿曰柳星星星也程應聲曰字字此雖二字而更無他可對也漆器有名朱紅二彩色字或以翠碧對之切當翠碧水中捕魚鳥名陸魯望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莫辭風雨坐多時

牛牢侯馥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嚴

光矣而世不之知也沒世之名亦有幸不幸哉其事僅見于寰宇記○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于李雄史亦失紀而見于地志其事類此

王右丞畫

王右丞畫有苔磯靜釣水閣閑棊二圖人言右丞畫中有詩此畫不必觀圖見題即詩矣

文虎詩龍

古人謂曹子建爲文虎鄭厚目李白爲詩龍正可作對

老聃

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信斯言也是二老聃矣

曾子介生

名臣奏議云曾子孝於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曾子沉水事罕聞

銀杏金桃

陳塤字和仲年四歲長者使屬對指案上銀杏塤

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以杜詩鷄武啄金桃爲對

老子父

老子父爲上御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老子○出太平廣記○沈瀛詞云清徹雲璈獻益壽

三字四字姓

自復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阿史那是也中國亦有之潛夫論有白巳公氏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

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

陽堅

戰國策云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陽堅卽陽堅聶政之副猶荊軻之秦舞陽也 西周

棼冒勃蘇

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由一卒也○王元美四部稿云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爲申包胥戰國策以爲棼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余曾見先太史公批國策簡端云棼

冒勃蘇卽申包胥蓋方言耳四部稿止云非二人亦未明言爲方言也 楚

刺客

余考古之刺客曹沫唐睢功成而生專諸聶政成功而死豫讓荊軻身亡而名立

潘江陸海

晉潘安仁人稱其才如江陸機人稱其才如海○二人俱爲縣令故有潘江陸海之說

阿買

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或問黃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魯直云退之姪也必有所據

稽機

唐諱用之寄閔記室詩云織錦歌城下翠微豈勞西去問稽機○注稽機嚴君平也未見出處

三李杜

漢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又有李固杜喬亦齊名一時并唐李白杜甫是三李杜矣

碧山學士

杜詩碧山學士焚銀魚註碧山學士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遂焚章長慵而去○先公云張褒無此人亦無此事乃僞蘇注所編捏以誑人者洪容齋嚴滄浪劉須溪已發其謬而邵公猶信之信乎博雅之難也

常琮

焦弱侯筆乘言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

上頭杜子美香積寺詩遂用之○先公曾云隋亦無常琮此亦爲僞注所誤

韓湘

韓文公宿江口示姪孫湘二首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首皆言姪孫而今傳奇者皆名爲姪何歟○按湘祖諱介生二子百川老成百川無後老成生二子曰湘曰滂滂善爲文見文公撰滂誌銘今人且曰韓湘子多一子字不曉何所從起○又見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

驤子

杜詩驤子春猶隔○余考驤子卽宗武熊兒卽宗文皆公子也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

阿戎

杜公守歲杜位宅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宋王思遠勸其兄晏自裁以全門户晏不從思遠後爲世祖佐命臣謂思遠曰阿戎昔勸我君從之豈有今日洙注曰晋宋人多呼從弟爲阿戎

甘羅

世傳甘羅十二爲丞相誤矣○按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因説趙有功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茂羅之祖也又戰國策甘羅説文信侯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余往來新安見城東五里道傍豎碑云秦上卿甘羅墓又曾見宋子虚詠甘羅云函谷關中富列侯黄童亦借上卿謀當年園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後見新安志云羅十二相秦卒葬於此詳見鄉賢

國朝劉元凱詩云聞説甘羅十二時已登丞相世爭奇至今三尺墳前土也許閒人任意犂想志書及劉元凱俱誤耶志云詳見鄉賢但未見鄉賢記耳余亦有詩云三尺碑題甘上卿道傍指點最分明世傳十二爲丞相千載胡然浪得名又云憶昔甘羅説趙時上卿十二亦稱奇可憐皓首窮經者不及當年説客詞

享阿封卽墨

齊世家卽墨大夫毁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至而

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齊威王卽位諸候共侵之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而反日譽之齊虞姬者名損之威王之姬也謂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卽墨大夫以萬户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孫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注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先太史公謂孫濟無此人亦無此事

牛哀

牛哀人名病七日化而爲虎搏其兄而殺之方其爲虎不知曾爲人也見淮南子

盧充

晉盧充以鬼子世族相承歷顯位

夷齊

伯夷姓墨名允字信諡夷一說姓姜後有稱爲姜夷者

鬼谷

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續仙傳曰鬼谷子卽王詡也得道爲地仙

王宗衍

王宗衍禁錦綺珍異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莊宗聞之怒曰宗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

同姓名

漢有兩張敞兩王成兩徐幹皆賢兩朱買臣一漢會稽太守一侯景之臣沉梁主棟于水

金匏銀鹿

金匏曹子建僕名銀鹿顏魯公僕名

窔子賤

韓非子云窔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于市○按此事不經見也

子胥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邊候釋之

魏卯

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将軍卯曰伯夷以将軍葬于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将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但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乘而履蹻

酒令

楊大年行酒令李耳生枯李樹為姓生而知之黄宗旦曰馬援死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

寇豹謝觀

寇豹謝觀同入崔裔相公門下觀甞作白賦有曰晚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嚴續

嚴續在中書備位而已無學術為朋列所輕江文

蔚[illegible]螃蠏賦以譏之曰口裏雌黄每失途而相照胷中兵甲甞聚衆以横行又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

諸葛亮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與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物理論

一人二名

驩兜即渾敦共工即窮奇鯀即檮杌三苗即饕餮

平原信陵

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諍矣平原君可謂輔矣信陵君可謂拂矣○夫以平原信陵配伊尹箕子荀子之取二公子坐矣

檢蠹隨筆卷十

成都楊宗吾伯相甫纂著
上海王尚修季高甫校閲

婦女類

卞壺夫人靈異

太祖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婦人之被服如此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

也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黄土一坏草木森翳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晋卞壺之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共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太祖以其爲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遵聞録

婦人娠戒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若不忌主半產蓋女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閟固多致半產牛馬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蹄之謂之護胎所以無半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

妖女

平涼府靈臺縣古密須之國妲己生於此其地有

妲己川褒姒生於褒城縣武后生於利州其地有則皇菴楊妃生於灌縣之蒲村其地浴妃池皆妖女傾人國家者也阮嗣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盖指趙主父幸姬吳姚之事應龍沉冀州之説不可考 見清暑録

一產四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陸文裕公外集

漆室女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歎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 國策

柳枝

白樂天妓有樊素小蠻所謂柳枝者即樊素爲善唱柳枝詞非別是一人也

倢伃

方言豐人楚謂之伃漢女官名倢伃言其豐滿而便倢也○又女面曰庬兒言其豐滿也

明妃村

余向讀杜詩生長明妃尚有村查虞註亦不注爲何地人近讀白樂天過昭君村詩白黑旣可變丹青何足論竟埋代北骨不返巴東魂始知昭君乃蜀巴東人也

竹王祠

漢夜郎國初有女子浣於水濱見大竹三節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取歸剖之得一男子極長有材武自立爲侯以竹爲姓今夜郎縣有竹王祠

嬌艶輕盈

古詩嬌艶輕盈香雪膩○先公云輕而不盈是粉骷髏盈而不輕是毋爸子

楊貴妃

楊貴妃被召入泣別父母天寒淚爲紅氷

桃根

白樂天閒營詩云桃根知酒渴晩送一甌茶○桃根乃婢子名也

畫贊序

陳思王畫贊序曰昔明德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如此爲君帝顧而笑

陽阿

陽阿○古妓名足蹤陽阿之舞是也

明妃五弄

琴集云昭君五弄辭漢跨鞍望鄉奔雲入林凡五弄焉

蔡琰

蔡琰字昭姬一說字文姬

婦駔

每歲荒及節迫往往使老婦駔攜書畫出售○婦駔今貴婆也○元章書史

妓稱録事

妓稱録事謂為酒糾也○相堂之東有録事巷名妓崔小紅所居

薛濤

成都薛濤者營妓中尤物也元微之使蜀屢陪燕癸元公後於松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干浣花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廢唯十色牋尚在 牧豎閒談

單氏

成都有妓單氏送陳摶先生詩有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想亦薛濤之輩但單氏失其傳矣

李昭儀

劉後主昭儀李氏遷于魏魏以宮人賜諸將昭儀自殺噫劉禪不能背城死社稷不止有愧其子北地王諶有愧於李昭儀多矣

鴛鴦圻

魚津在南溪縣津南有鴛鴦圻益部耆舊傳云樊道有張貝者娶黄氏女名帛真因乘船過河船覆設帛求夫尸不得遂自沉焉積十四日帛乃挾夫屍出於灘下因名為鴛鴦圻

君盧屋妾

君盧屋妾盧女自稱卑下之辭也 盧廬通

浮磬石

高琳字季珉母於泗濱得一石光彩朗潤夜夢人曰此石浮磬之精實之必生貴子

香雲膩雪

張泌詞雲朶輕盈香雪膩○香雲膩雪可為妓名

綰妓

劉靜甫戲友人綰琴妓○綰者開房上頭號為郎婿今云梳櫳

僞蜀二后

前蜀徐公有女美而奇艷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爲徐寓其二女直以惑之遂納焉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祀頻歲省方政歸國毋多行殺令亟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爲名恣風月煙花之勝駕輜軿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銷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已來妃后[illegible][illegible]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盛也

張麗華

張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進止詳華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唐詞七尺青絲芳草綠絶世難得

女将軍

華命記李商胡毋竇氏善騎射號女将軍○ 又見河洛記

漏月

秦始皇彈琴女子各傳意於秦王果脫荊軻之難

李白後裔

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鄭勸之妻皆編戶之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真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棄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illegible]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

檢蠹隨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宗吾撰宗吾字伯相成都人官錦衣衛指揮大學士廷和之曾孫修撰愼之孫也是書爲類二十有四採掇瑣碎分條編載體近類書而當時鄙報及其祖父遺事亦間附焉又有數條乃駁陳耀文正楊之非及陳建通紀載楊廷和事之誤又麗句瑣語二門專取詩文詞藻與全書體例皆不相類疎爲猥襍自序稱不問人之棄取惟意是採今古駁襍積成數卷蓋亦道其實也